克苏鲁神话

—图像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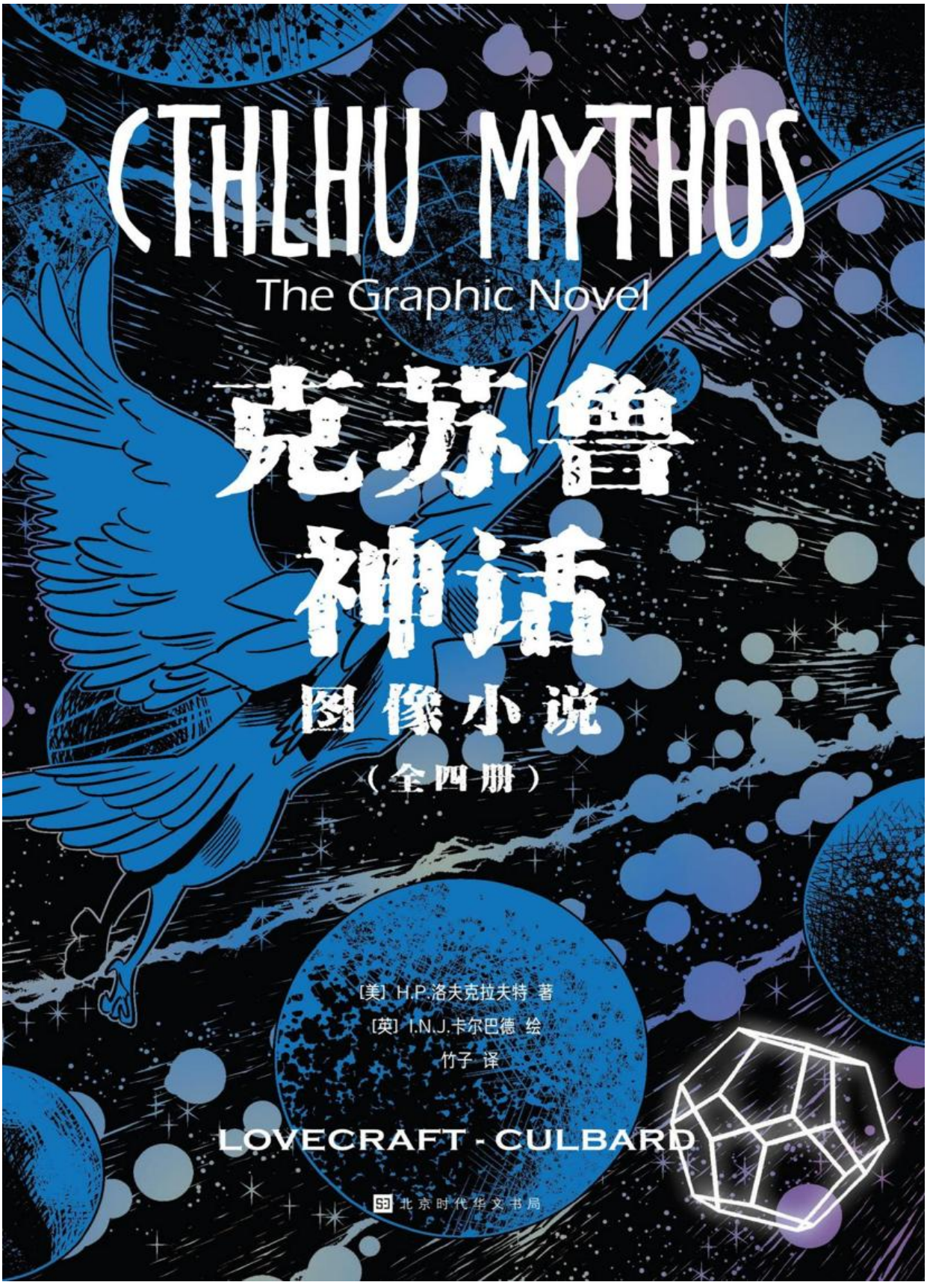
疯狂山脉

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

超越时间之影

梦寻秘境卡达斯




CTHLHU MYTHOS
The Graphic Novel
克苏鲁神话
图像小说
（全四册）
[美] H.P.洛夫克拉夫特 著
[英] I.N.J.卡尔巴德 绘
竹子 译
LOVECRAFT - CULBARD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AT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
疯狂山脉
LOVECRAFT - CULBARD
长篇克苏鲁神话图像小说
“在某个瞬间，这幅场景所显露出的超越
世俗的浩瀚魅力让我们屏息叹服……
接着，隐约的恐惧悄悄地爬进了我们的灵魂。”
[美] H. P. 洛夫克拉夫特 著
[英] I. N. J. 卡尔巴德 绘
竹子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AT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

疯狂山脉

[美] H. P. 洛夫克拉夫特 著
[英] I. N. J. 卡尔巴德 绘
竹子 译

长篇克苏鲁神话图像小说

LOVECRAFT - CULBARD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阿卡姆
ARKHAM

前言

创作于 1931 年的《疯狂山脉》是 H.P. 洛夫克拉夫特生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虽然最初被《诡丽幻谭》拒稿，但这篇小说依旧受到了恐怖文学读者们的喜爱。小说本身就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将科学与幻想融合到了一起，此外它也涉及并阐释了洛夫克拉夫特笔下“克苏鲁神话”里的元素。事实上，那些提及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可怖的《死灵之书》，以及许许多多的怪物的部分会让洛夫克拉夫特的忠实读者感到非常熟悉。而对于那些尚未冒险踏入未知的人而言，《疯狂山脉》是一篇既容易上手又令人兴奋的故事，同时也是洛夫克拉夫特创作过的最成功的小说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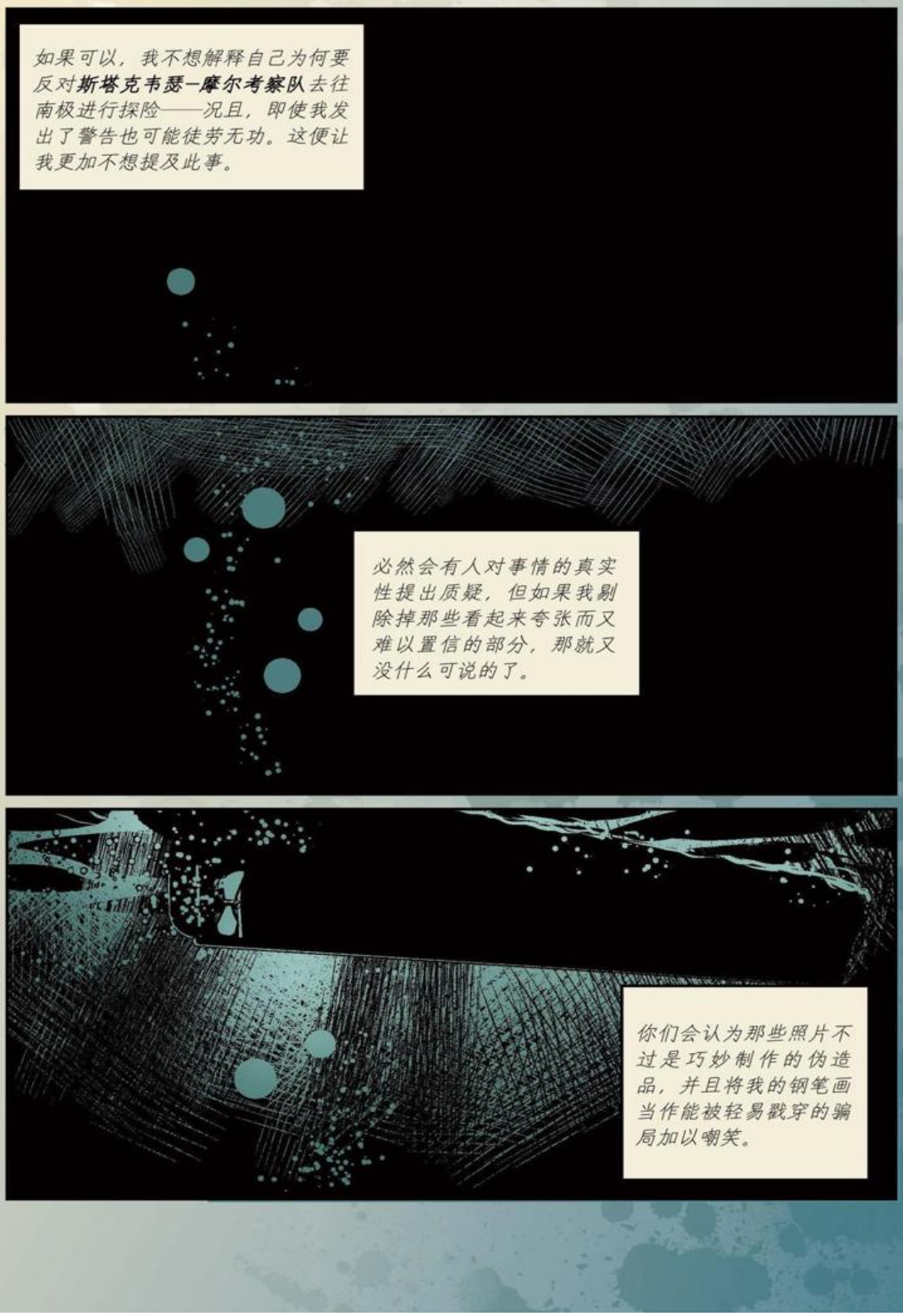
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南极洲一直是世界上最为人迹罕至的地方。从情节设计上来说，洛夫克拉夫特将这片土地作为一个起点。自他笔下的角色踏上那片神秘大陆起，洛夫克拉夫特的想象就开始无拘无束地奔驰起来——他能够自由地为极地风景加入不可能存在的险恶的城市，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科学事实能够反驳他的想象（至少，在当时不能）。这种自由使得《疯狂山脉》展现出了洛夫克拉夫特其他小说无法比拟的开阔尺度。辽阔的极地荒原在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令人着迷也令人恐惧的地方，也使得小说在向我们正式介绍这片荒原上的居民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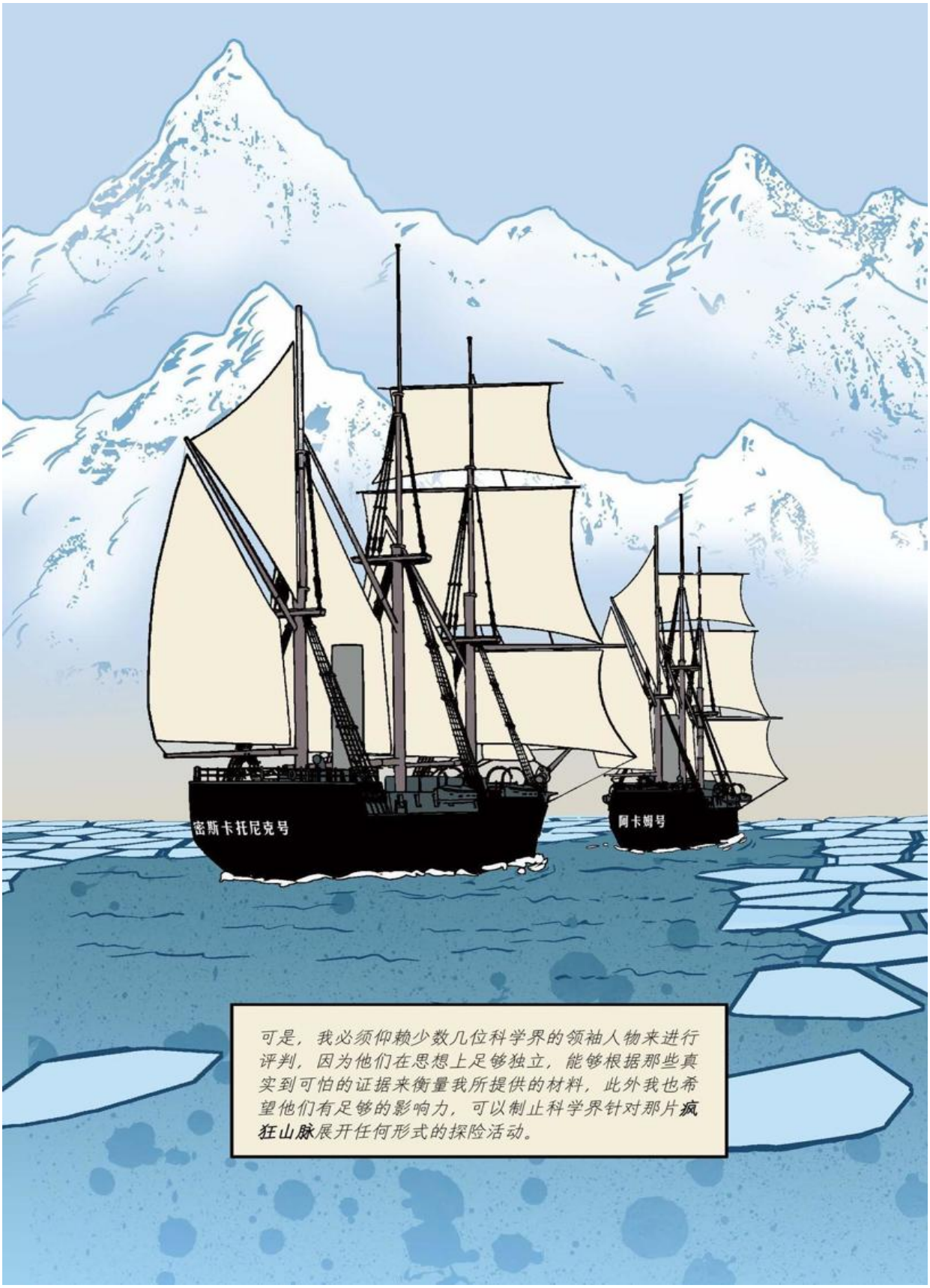
由于一生体弱多病，洛夫克拉夫特对于寒冷有着近乎恐惧的抵触心理，而这种心理反映到小说中便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并且贯穿整篇故事的末日氛围。另一方面，洛夫克拉夫特对于极地探险的痴迷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于严寒的厌恶。因此，在《疯狂山脉》中，迷恋与排斥的情绪被强行混在了一起；而两种心态间的摇摆也使得本篇成为洛夫克拉夫特最具冲击力的故事之一。卡尔巴德的出色改编非常完美地捕捉到了这种冲突，首先调动起男孩子的冒险热情，然后又抛出一系列令人恐惧的发现，越来越明显地阐释着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

“《疯狂山脉》是我尝试创作的最为严肃的作品，”洛夫克拉夫特曾这样写道，“拒稿一事让我觉得非常沮丧。”虽然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在他生前从未受到大众的欢迎，但这次令人沮丧的拒稿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毫无道理的决定。这本改编的图像小说证明这本书的确有资格与那些最杰出的类型小说相提并论。


TERMINAL
COMPANY
南站
PAPERS


阿卡姆广告人
斯塔克韦瑟-摩尔考察队
准备出发前往南极洲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由于科学家们在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前拒绝听从我的忠告，所以我不得不发表这篇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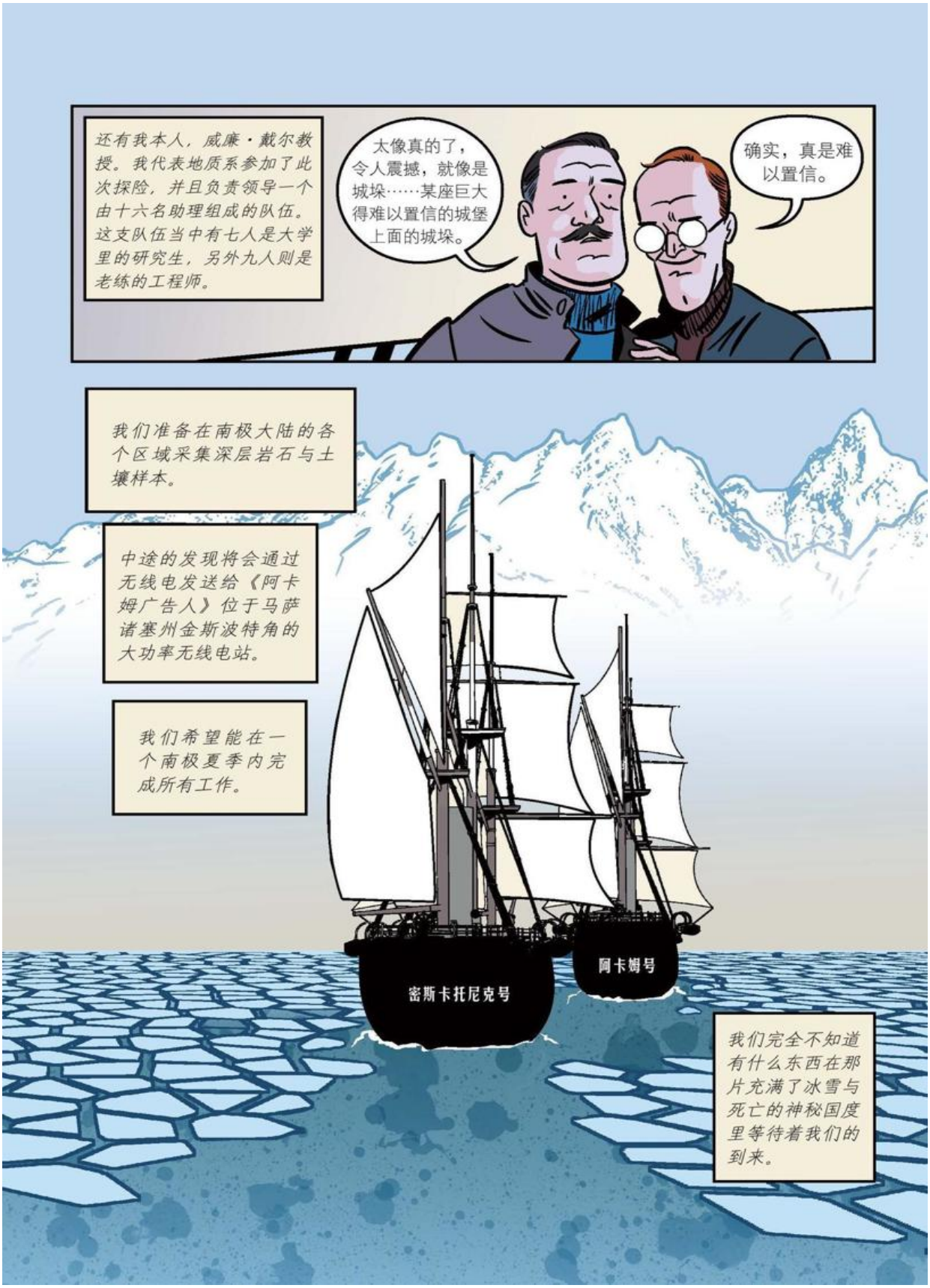

如果可以，我不想解释自己为何要反对斯塔克韦瑟-摩尔考察队去往南极进行探险——况且，即使我发出了警告也可能徒劳无功。这便让我更加不想提及此事。
必然会有人对事情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如果我剔除掉那些看起来夸张而又难以置信的部分，那就又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们会认为那些照片不过是巧妙制作的伪造品，并且将我的钢笔画当作能被轻易戳穿的骗局加以嘲笑。



*可是，我必须仰赖少数几位科学界的领袖人物来进行评判，因为他们在思想上足够独立，能够根据那些真实到可怕的证据来衡量我所提供的材料，此外我也希望他们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制止科学界针对那片**疯狂山脉**展开任何形式的探险活动。*


咚咚咚
教授?
戴尔教授?
丹福思?
阿特伍德教授让我来叫你——你没准想看看这个。
噢，好的。
我们的探险队于1930年9月2日从波士顿起航。


我们这支探险队由四位来自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专业人士组成……
来自生物系的莱克教授……
你能康复真是太好了。
先是赤道，现在又这么冷。
来自工程系的帕波第教授……
精神点儿，糟糕的还在后面呢。
来自物理系的阿特伍德教授——另外，他还是位气象学家……
别跟我说那是真的山脉。
不是，只是大气效应而已。海市蜃楼。


还有我本人，威廉·戴尔教授。我代表地质系参加了此次探险，并且负责领导一个由十六名助理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当中有七人是大学里的研究生，另外九人则是老练的工程师。
太像真的了，令人震撼，就像是城垛……某座巨大得难以置信的城堡上面的城垛。
确实，真是难以置信。
我们准备在南极大陆的各个区域采集深层岩石与土壤样本。
中途的发现将会通过无线电发送给《阿卡姆广告人》位于马萨诸塞州金斯波特角的大功率无线电站。
我们希望能在一个南极夏季内完成所有工作。
密斯卡托尼克号
阿卡姆号
我们完全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那片充满了冰雪与死亡的神秘国度里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10月20日，我们重新回到了开阔水域，进入了南极圈。六天后，一片坚实的陆地突然出现在南方的海面上。等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阿德默勒尔蒂山脉了——这座高耸、雄伟、被积雪覆盖着的山脉正是那片广袤未知之地的前哨。
航程的最后一段需要绕过阿代尔角，整个过程为我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并且激起了无穷的遐想。
突然涌起的狂风席卷过那些与世隔绝的山巅。而某种狂野的、如同音乐般的笛音则若有若无地夹杂在狂风之中，让我觉得焦躁不安，甚至略微有点儿恐惧。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阿米蒂奇
图书馆馆长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阿米蒂奇
图书馆馆长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死灵之书
阿拉伯人阿卜杜·阿尔哈兹莱德之书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 该神明的中文正式称呼为“厄瑞玻斯”（EREBUS），埃里伯斯火山 (Mount Erebus) 就是以它命名的。
** 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与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皆为 20 世纪早期的南极探险者。


如今，**远古的神明**
就在我们的面前。


11月9日，我们艰难地登上了罗斯岛冰封的海岸，并在那里建立了临时营地。
大家的状态都不错，真是太好了。
我觉得没比新英格兰的冬天冷多少。
我们得把总部设在“阿卡姆号”上。
应该能够在夏天结束前完成所有工作。
如果完成不了呢？
那我们就在“阿卡姆号”上过冬，让“密斯卡托尼克号”赶在海面被冻上前北上，筹备下个夏季的补给。
行，听你的。

“我们会在冰架上建立另一个营地，在那里组装好飞机，然后将那个基地当作一个储存站。”



“我们需要四架飞机运送探险物资。”



“让一个飞行员和两个船上的人带着第五架飞机留守原地，万一我们损失了所有的飞机，至少还有备用。”


后来，我们往南前进了六七百英里，抵达了比尔德莫尔冰川的另一边，并且在海拔八千五百英尺的高原上建立了一座永久基地。
12月15日，我们选择一些地区进行了钻孔与爆破作业。那些在我们之前抵达南极的探险家们从未想过在这些地方寻找矿物样本。
我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三块板岩碎片。
看这个奇怪的三角形条纹痕迹。
可能是由某些高度进化的大型未知生物留下来的。


像是沉积岩里常见的波痕作用。
你说你是从哪里找到这些东西的?
西面。靠近亚历山德拉皇后山脉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三叶虫、海百合还有腹足纲动物的化石，全都能和这一地区的史前历史对应上。这些痕迹为什么不可能是生物留下来的?
因为这种解释没有道理。这块板岩是地质历史的早期形成的。那个时候不存在比单细胞生物更高级的生命形式，最多只会有三叶虫这样的生物。
这些碎块肯定有五亿到十亿年的历史了。


后来，为了证实南极洲究竟是一块大陆，还是两块大陆拼接的产物，我们决定将基地向东迁移五百英里，但莱克非常固执地认为我们应该向西北方向进发。
几天时间。我只要几天时间。
那三块板岩碎片极大地刺激了他的好奇心。
怎么样?
你是在浪费时间。
好吧，听着，戴尔——
但是——
如果我们按照计划行动，现在把营地移往东面，只要动作够快、够小心，我们就能在3月结束工作，避免在南极过冬。
按计划行动？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说不定能彻底颠覆我们所知道的整个科学体系。
该死的！戴尔！你多年来探索未知的精神都上哪儿去了?
都见鬼去吧！


他说得的确有道理。
在这件事情上，我已经把所有该说的都说了。
结果呢?
你太犟了，完全不讲道理。就算他是错的，你是对的，你也得给他一个证明自己是傻子的机会。
1月11日，莱克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他与帕波第以及其他五个人前往西面，剩下的人则留在营地里待命。


一个星期后，莱克的小队带着更多的太古宙板岩样本回来了。
我依旧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暂停勘探行动，抽调四架飞机和许多人手跟随你去探险，更别提你还要带走探险队的全部机械设备。
或许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投票表决。
想要前往西北方向进行一次探险的人，请举手。
我明白了。好极了。


剩下的人会留在这里，做好向东转移的最后规划。那些愿意与莱克教授一起前往西北方向的人最好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
好了，你们都听到了。快行动起来，动作快点儿。
跟我们一起去吧，戴尔。
祝你们好运。


1月22日，凌晨4点。莱克的队伍离开基地两个小时后，我们收到了他们的第一通无线电报告。
莱克说他们降落在了大约三百英里外的地方，并且开始进行小规模的融冰和钻孔作业。
六个小时后，我们收到了第二条消息。他们发现了更多拥有古怪痕迹的板岩碎片，那些痕迹与那些让我们感到困惑的第一批样本非常相似。
又过了三小时，他们再度升空。
风……有点儿太猛烈了……
能听到我说话吗？立刻降落，就地扎营，等情况好转再行动。


相信我，戴尔……为了新样本，我们认为冒这点儿险是值得的！
莱 克?！ …… 滋 滋 滋 …… 降 …… 滋 滋 滋……降落……莱克?
莱克！……滋滋滋……
不行，戴尔。听不清楚……
莱克！
他兴奋过头，已经不听我的命令了！！
我**就不该**相信他。他这种**不计后果的愚蠢行为**会危及整个探险行动的**成功**。
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们只能等着。


10:05 p.m.
……滋滋滋……前往的山脉比任何……滋滋滋……见过的……都高……
绵延不断……从视野右边到左边……滋滋滋……锥形……滋滋滋……
伙计们！快来！是莱克！
……滋滋滋……山峰是黑色的，没有覆盖积雪。


莫尔顿的飞机……迫降在高原上的丘陵地带——没人受伤，我想……能够修复。
他提到了山脉。他见过的最大的山脉。
莱克？
……回程时会将重要设备转移到其他三架飞机上……目前不需要再进行长距离飞行。
莱克？你能听见吗？
戴尔？我能听到！！非常响亮、清楚。


要是你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你肯定觉得难以置信。山脉的高度超过了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就像是梦里的神秘土地，或者一扇大门通往充满奇迹的禁忌世界。
真希望你能在这里看到这一切。


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没有人想要休息。当我们想到那条矗立在七百英里外、如同城墙般的巍峨山脉时，内心最深处的冒险渴望被点燃了。
接着，晚上11点的时候，莱克发来了第二条消息……
与卡罗尔一同飞越了地势最高的丘陵地区……
在这个海拔飞行很困难，但这是值得的。
巨大的山脉，挡得很严实……看不见后面的景色。
我们之前飞近查看了一些奇怪的立方体，好像是坐落在地势最高的山坡上的岩层构造。


看到许多岩洞——洞口轮廓极度规则，不同寻常……
你得来看看这个，戴尔。
你派一架飞机过来，我立刻就过去。
目前高度大约海拔三万到三万五千英尺……
TEKELI-LI!!
TEKELI-LI!!
还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哨音或者笛音，肯定是风吹过这些岩洞时发出的。
我们准备在莫尔顿的飞机迫降的地方安顿下来，打算周全地建立一个合适的营地。这里的风况和我们之前遇到的完全不同。
TEKELI-LI!!
TEKELI-LI!!


是时候返回了——今天经历了太多。
好的，我们明早再联系。你们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必须得考虑汽油的问题——在哪里汇集我们的补给，还有用什么方法汇集补给。
好吧，现在情况再好不过了，不是吗？
你也变调子了，好小子，我喜欢这调调。
往东的飞行安排还要继续吗？
这个季度不行。我要立刻联系道格拉斯船长，告诉他计划有变。


第二天早晨——
所以，你会派一架飞机来接我们？
剩下的燃料该怎么办？
我们最后肯定还得重新启用这个基地，但如果我们推迟东进的计划，那么至少在明年夏天到来前，我们不太可能会用上这个基地。
那得看戴尔教授打算怎么处理东进的计划。
那么，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在新发现的山脉与麦克默多湾之间建立一条直航线路？
同意。


帕波第与我开始准备关闭基地，为无限延期做好准备。接着，那天下午4点的时候，莱克发来了最为离奇也最令人兴奋的消息。
我们在距离营地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架设了一口钻井，并且抽调了五个人开始钻探作业——由格德尼负责。
三小时后，他跑来营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他们挖到了一个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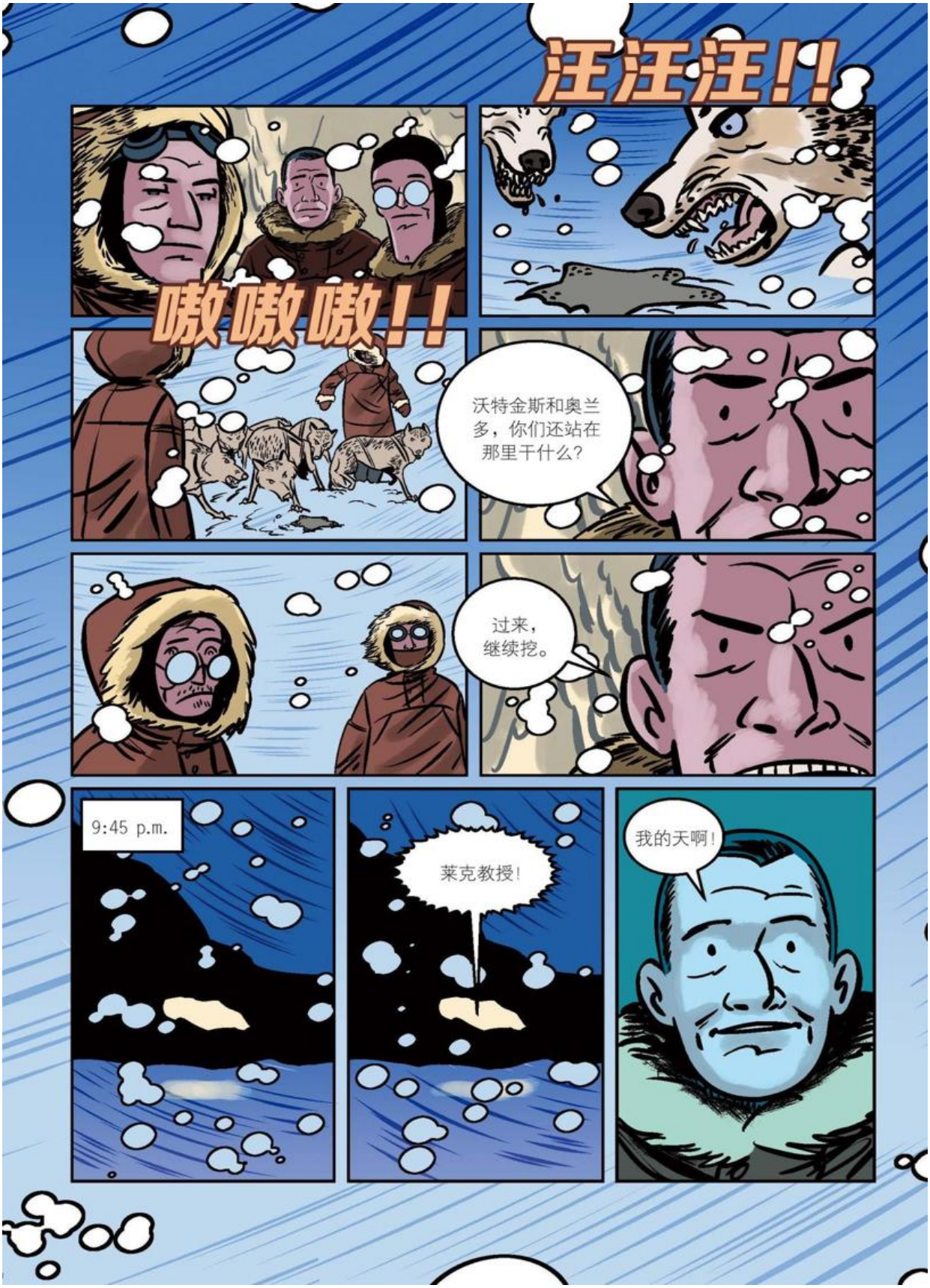

可能是处巨大的地底洞穴网络……之前南极洲位于热带地区时，由地面水体渗流形成的洞穴。
最新的沉积作用肯定发生在渐新世，这地方至少有三千万年的历史了。
但这只能告诉我们洞穴是什么时候被封上的。
这些发现对于生物学的意义不亚于爱因斯坦对于数学和物理学的意义！
这里的土地见证了有机生命的整个循环。问题是，这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的，以及又是如何发生的？


看见那个洞了没?
像是某种伤口……
没错，但我觉得已知的掠食或者肉食动物都不可能造成这样的伤口……你觉得呢?
让人去营地取些照明设备来。我们得扩大搜索范围。


晚些时候……
看看这些奇怪的滑石碎片。
有意思。


看!
汪汪汪汪汪汪汪!!
那些狗怎么了?
汪汪汪汪!!
嗷嗷嗷!!


汪汪汪汪汪汪汪!!
嗷嗷嗷!!
汪汪汪汪!!
是这些滑石。
嘿!!
看。
嗷呜嗷呜嗷呜嗷呜!!!
嗷嗷嗷!!


汪汪汪!!
嗷嗷嗷!!
沃特金斯和奥兰多，你们还站在那里干什么?
过来，继续挖。
9:45 p.m.
莱克教授!
我的天啊!


格德尼！
什么事，头儿？
把所有人都叫来，清空这块区域——让我们看看这儿还有些什么东西。


11:30 p.m.
这边，快过来！
多少个？
十三个。
其中有些不怎么走运。
不过，我们走运了。
把它们都挖出来，运回营地去。在正式休息前，我得先解剖一个这东西。
狗怎么办？
狗怎么了？
那些狗只要逮住机会就会把这些东西撕成碎片的。
没错。不过，我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需要九个人——留下三个人看着狗……
“我们应该有办法自己把雪橇拉回去。”


没有谁会否认莱克的发现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我希望能够尽快赶去莱克的营地，但山脉上刮来的狂风变得越来越强，我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是没出一个半小时，我们的兴趣又被勾了起来，先前的失望情绪也随之烟消云散。
现在，我准备针对一个样品进行粗略的解剖。
我手上的工具不太适合这种工作。


目前的生物学体系必须要进行修订——现有的细胞生长理论没办法解释这些生物的情况。
嘶
尽管有大约四千万年的历史了，内部器官依旧非常完整。
从外观看，你会毫不迟疑地说它是动物，但从里面看却完全不同。
咔
煤气炉和帕波第的照明灯产生的热量融化了一些东西，看到一种黏稠的暗绿色液体……是它的血液。
啊，那气味！
我们修建了一道雪栅栏，把狗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外。这种气味让它们变得更加焦躁了。
我本希望这次解剖能够给我们一些答案，但只得到了更多的疑问。


有明显的消化与循环系统。两套高度发达的呼吸系统——既有鳃又有气孔……
它们显然是两栖生物，而且能够在缺乏空气的状态下进行冬眠——不过这些膜翼意味着它们能够在空中……
发声器官与主要的呼吸系统相连——很难想象它能够发出很清晰的声音……
“应该是某种更加基础的声音……像是音乐般的笛音。”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肌肉系统有点儿过度发育了……
神经系统复杂得难以置信……
它有高度发达的大脑。大脑分为五叶，看到了一些感觉器官的痕迹——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或许，它有不止五种感官？嗯……
至少可以肯定，这是一种感官非常敏锐的生物，而且具备高度精细的分工——很像是现代的蚂蚁和蜜蜂。
当！


你给它们命名了吗?
是的，记得阿米蒂奇教授一直紧紧锁在大学图书馆里的那本书吗?《死灵之书》?
死之书
阿拉伯·阿尔哈兹莱德之书
我……我记得。
那我说起“远古者”这个词的时候，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戴尔？
我在。
我觉得……嗯……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暂时别告诉外界这个消息——至少在我们证实这些发现前，别把消息泄露出去。
你最好休息一下。干得不错，莱克。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戴尔。等风暴一过去，我就派架飞机接你过来。
明天早上 10 点再联系你们。


他说的“远古者”是什么意思?
莱克教授提到了《死灵之书》……是吗?
都是胡扯，小鬼。你没必要去关心那本满是鬼话的古书。
《死灵之书》到底是什么?
是一本书，里面的一部分内容记载了远古者的历史——书里说它们是来自地球之外的古老存在，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它们从群星上降临到这里，并且因为一个玩笑或者说错误，创造了地球生命。
“这本书是公元8世纪时候编写的，作者是一个生活在也门萨那的疯子诗人。据说他名叫阿卜杜·阿尔哈兹莱德。”
你漏掉了最棒的部分。那个人真的害怕恐惧这些东西……


“据说，他最后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个看不见的怪物给吃掉了！”
他是个默默无闻的阿拉伯人，崇拜着某些未知的存在……
他更可能是死在那些反对他的人手里。
那本书原来的名字叫作 Al-Azif——是个阿拉伯词，意思是“风的哨音”，“奇怪的声音或噪音”……
或者也有人说它的意思是夜间昆虫发出声音，据说是“恶魔的号叫”。
TEKELI-LI!!
够了。
把这些胡话留到早餐的时候再说，怎么样？是时候睡觉了。


我猜，那天凌晨，没人能够睡得安稳。莱克汇报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发现以及越来越猛烈的风暴让人实在难以入眠。
有消息吗？
没有，不过我们刚才联系上了“阿卡姆号”。道格拉斯船长说他也在试着和莱克联系。
好吧。他手上有四架飞机，每架飞机都有短波无线电。没有什么寻常事故能够同时破坏他的所有设备。
可是，无线电里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
考虑到这场风暴肯定也在他们那里展现了狂暴的力量，我们不禁产生了一些最为可怕的联想。


6点的时候，我们的恐惧变得更加强烈、更加肯定了。
你们还有架飞机留在麦克默多。那架飞机状态不错，随时可以使用。
那么，我会联系谢尔曼，命令他尽快与我们会合。
希望一切都好。
但是做好最坏的打算。
在这期间，我依旧试图联系莱克，但仍然毫无结果。


谢尔曼同意道格拉斯的两个手下——冈纳森和拉森，在午夜时分抵达了我们的驻地。
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贸然飞行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先生们，我想我们都明白这一点。我们没有选择。
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短暂休息了一会儿。四个小时后，我们重新爬了起来，完成了剩下的打包与装载工作。


1月25日，早晨7点15分，我们开始飞往西北方向。
莱克的营地依旧没有对呼叫做出任何应答。
我们总共飞行了四个半小时，期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失去了一个平凡的心智在习惯了自然法则后所获得的一切安宁与平和。
自此往后，我们将面对一个潜伏着无数恐怖的可怕世界，一个我们竭力避免让全人类了解的世界。


拉森第一个看见了前方由丑恶山峦与尖峰组成的锯齿状山脉。
我不由得开始觉得这些山峰是邪恶的——它们是一片疯狂的山脉，而它们另一侧的山坡正俯瞰着某些该被诅咒的终极深渊。


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该去读那本令人憎恶的《死灵之书》。
在降落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发送了一份谨慎的报告，描述了我们看到的悲惨情景。


啊，
该死！
这真是好
极了！


钻井坏了，我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嘿，怎么了？
人都哪去了？
你不会想进去的。
怎么？里面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呕!!
上帝啊！


解剖工具都不见了……汽油炉也是……
书，书写用品……
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我们已经见识得够多了。


其他人都哪儿去了？
我们找过了其他的帐篷……
戴尔教授，快过来。
“我们找到其他人了……”


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干的?
肯定是风暴把他们给逼疯了。
他们……自相残杀?
这里显然发生了某种冲突。
狗和人身上都有一样的伤口。
有绞勒和撕扯的痕迹。


麻烦肯定是狗引起的。
没错，我们听说了，那些狗是怎么发疯的。
也许那些把狗逼疯了的东西也把人给逼疯了。
不管是人是狗，那些比较肥胖、健康的躯体上的大块组织都被切除了——切口非常精准。
每个受害者周围……都撒着奇怪的盐粒。
可能是从补给箱里翻出来的。


我数过了，只有十一具尸体。
有人不见了。
格德尼！
狗娘养的！
这是格德尼做的？
我看不出有其他的解释。
还有些东西，你们必须得来看一看。
“就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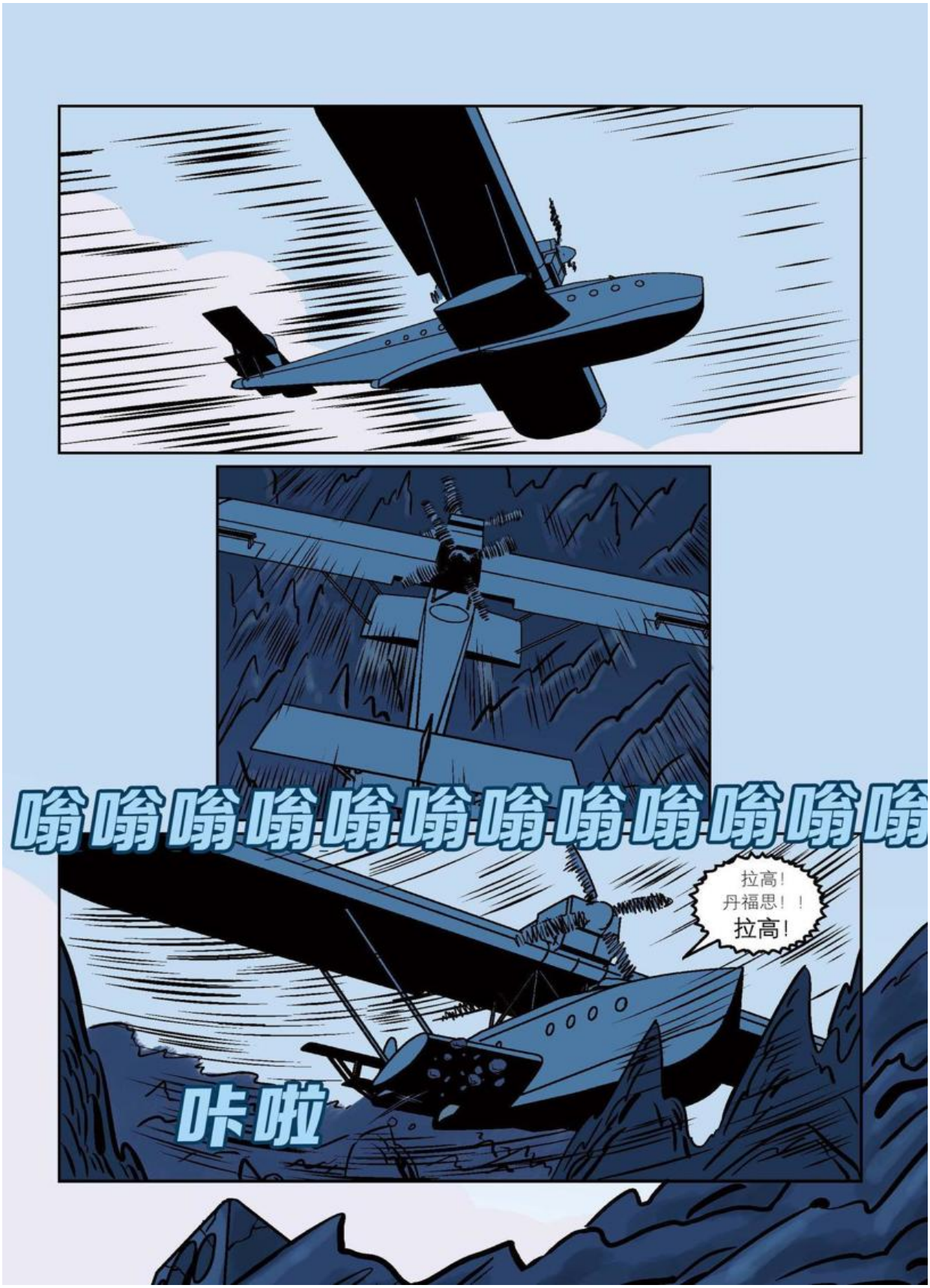

莱克不是说他们发现了十四个样本吗?
这里只有六个，还有八个不见了。
那些东西——莱克自己也说了——它们都死了。这是格德尼干的。
他一个人对付了十一个人?
他精神崩溃了，戴尔——他疯了。
你试过抓住一个疯子吗？他肯定带走了一条狗、雪橇、还有那些样本。
先打住!
他肯定跑不远!谢尔曼，麦克泰格，你们跟我来。
搜寻格德尼的工作没有任何结果。在度过了惊恐和困惑的一天后，我们安葬了死者，然后在一个临时营地里安顿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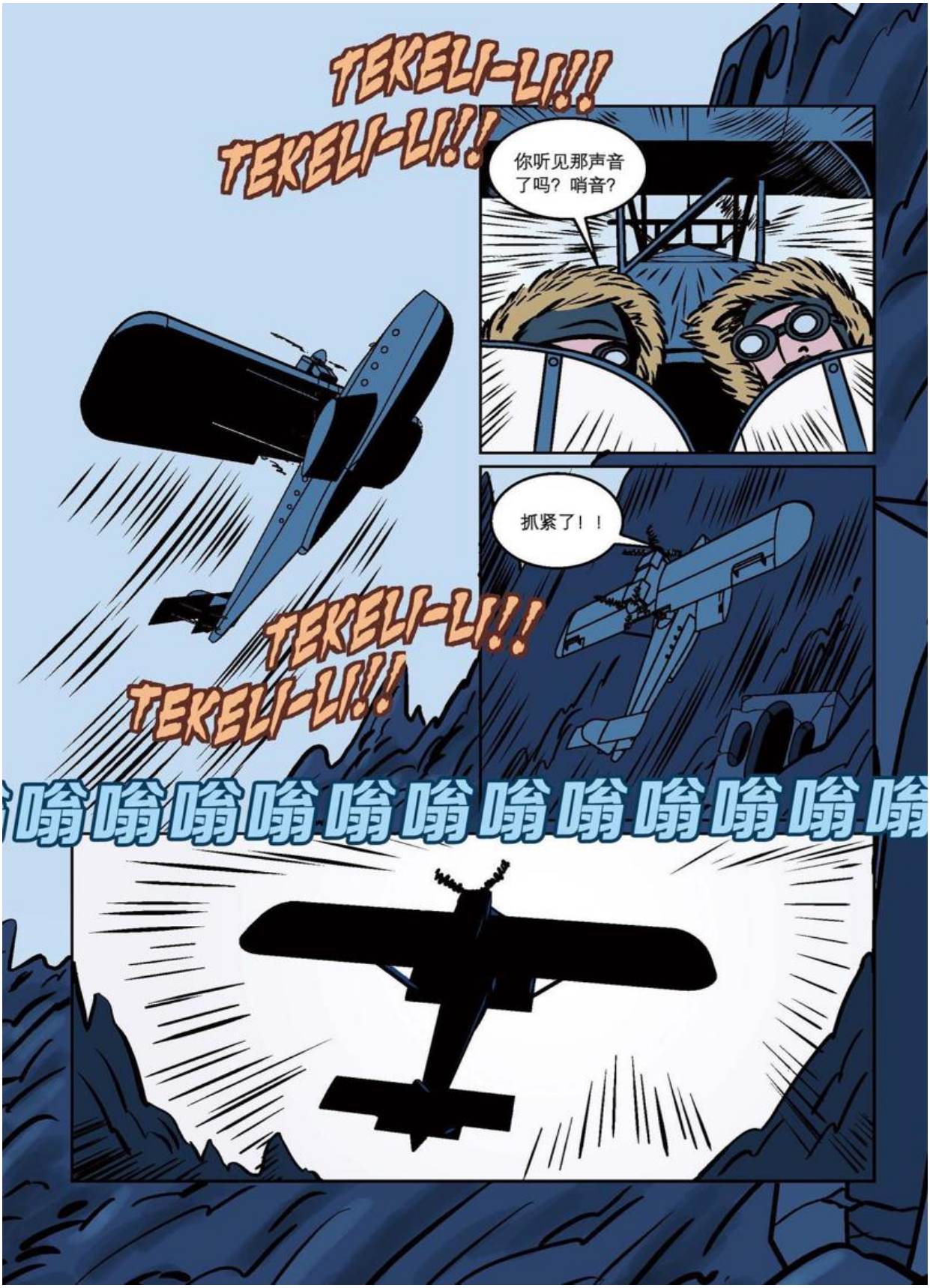

我们该怎么把这件事情告诉外界?
我们不告诉他们。
但是那些人有自己的家人，我们总得说些什么。
他们只需要知道大自然展示了它凶狠的一面。所有人都死了。
格德尼呢?他该怎么办?
除非我们能让他认罪，否则他也一样。他也有家人。


这不太对劲儿。
没错，这肯定不太对。
好吧，钻机已经坏了——没有什么可回收的。我建议我们打好包，明天就打道回府。
我同意，但在回去之前，我想最后看一看那些山脉。
为什么？为什么你还想着去看那些山脉？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莱克和其他人……
“为了多年来探索未知的精神。”


1月26日。
你测出来有多高?


我们已经在一万两千英尺的位置了。能翻过那条山脊的最低可通行隘口大约有……两万三……两万四千英尺高。
我们得轻装上阵。
也许只带半箱油?
好吧……
“我们还等什么？”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拉高！
丹福思！！
拉高！
咔啦


TEKELI-LI!!
TEKELI-LI!!
你听见那声音了吗？哨音？
抓紧了！！
TEKELI-LI!!
TEKELI-LI!!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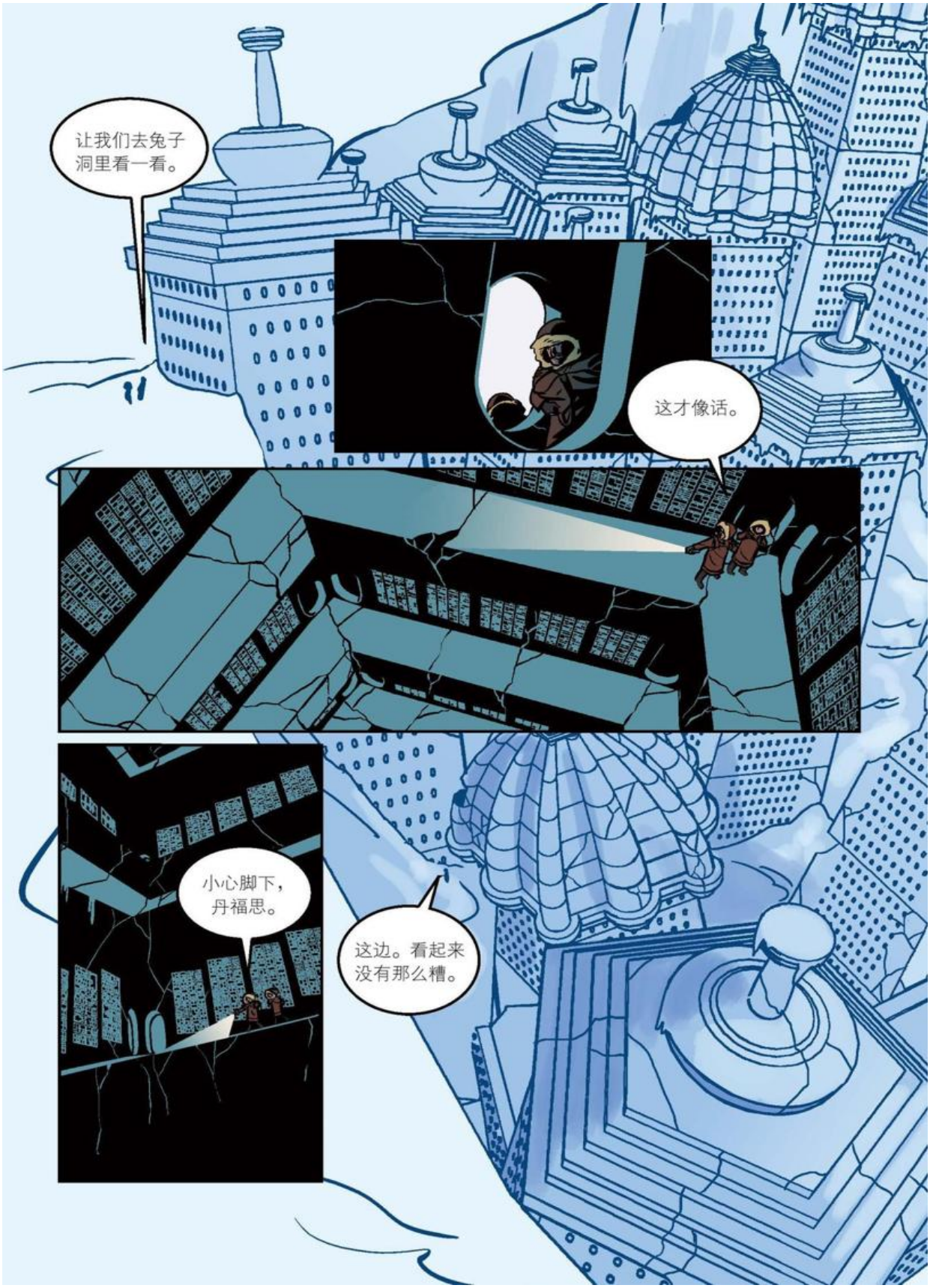

老天啊！
可是……
怎么会？


什么样的人会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教授?
我们得找个地方降落，靠近看一看。
那儿有地方可以降落。



* 一种儿童玩耍的游戏，充当兔子的人先出发，并在身后留下线索，充当猎犬的人需要根据线索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兔子。


真是雄伟。
看起来是用侏罗纪时代的砂岩修建的……
看里面的墙壁。
城市里的许多建筑可能不会像这样被冰塞满……
想找条路去地面应该不会太难。


让我们去兔子洞里看一看。
这才像话。
小心脚下，丹福思。
这边。看起来没有那么糟。


可惜我们没有带上帕波第。
他或许能够帮我们猜到这里的居民是怎么用这些巨型岩石修建整座城市的。
TEKELI-LI!!
那是什么?
?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那种哨音……帕波第说什么来着?“恶魔的号叫”……如果——
别走神，丹福思。


你拿着相机吗?
?


怎么了，丹福思？
我觉得我看见……
一些东西……
我还没见到任何比上新世更古老的东西，说明这地方有五十万年的历史了。可能更古老些。
这地方不可能还有什么活物，你担心的只是影子和回声而已。
但是莱克营地里发生的事情——
这儿好像没什么气流，是个开始留下标记的好地方。
这边走，丹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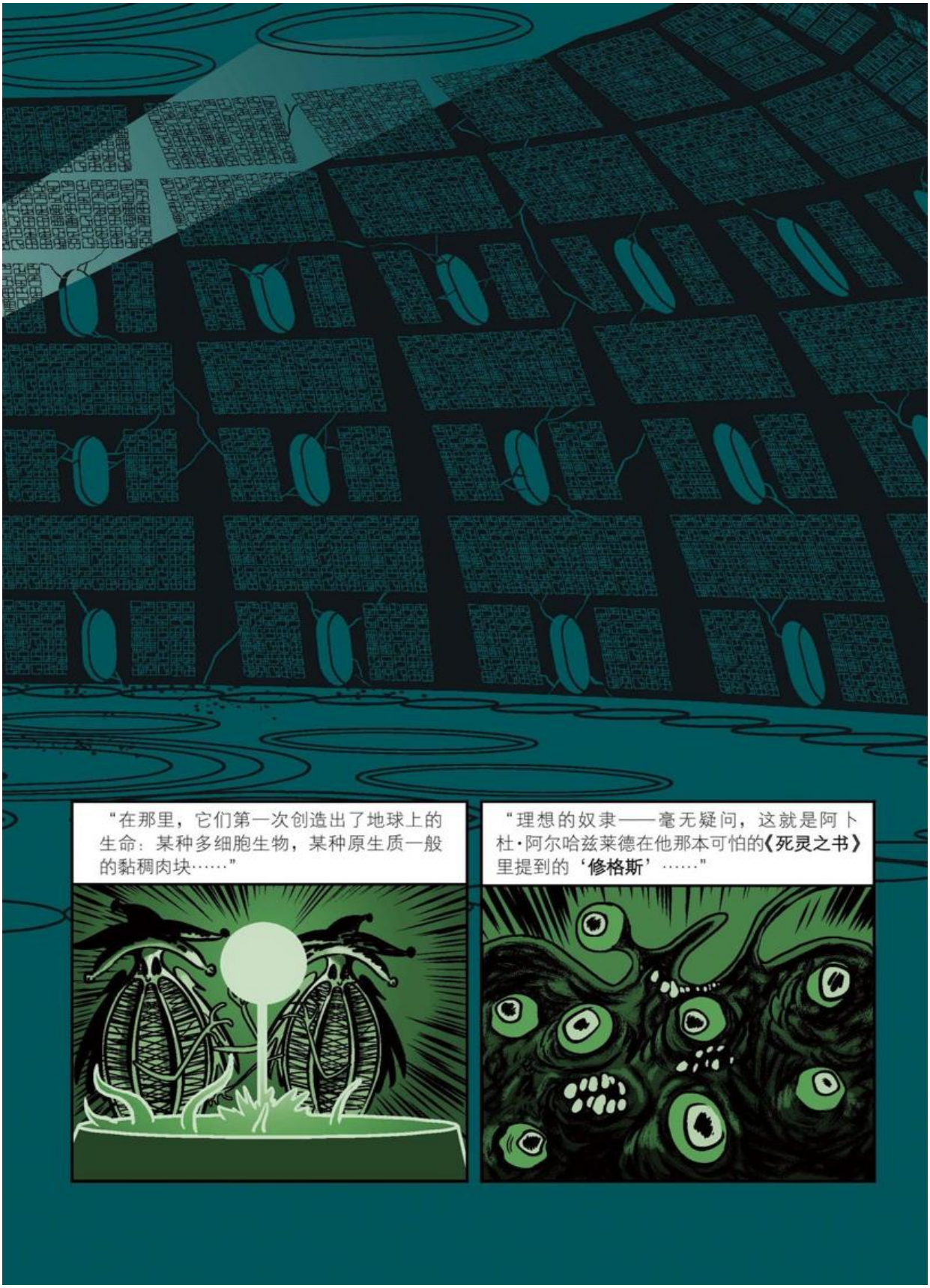

真是奇怪。
这东西已经变成化石了——原来应该是木头的——我还能分辨出上面的纹理。
咔!
这些遮板是在冰川形成之前关闭的。
可能这里的居民预见了冰期的到来。
……所以这些没有名字的居民集体搬走了。


这些壁画，
非常生动。
错综复杂，有很高的绘画技巧，
但又让人觉得完全怪异陌生。
教授?
看地板。


是张地图……
现在我们有了大概的了解。
这些东西是一个宏伟整体中的许多片段，是这个千百万年前就已经死亡的文明的历史。
不要问怎么发生的，或者为何会发生……
这里只告诉了我们地点……
时间……
以及事件。
这个世界有着辉煌的过去，而这些隔间就讲述了其中的不同时期。这些地图与星图则为墙上描绘的事件交代了背景。


快跟上，丹福思，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看，这里的故事是它们抵达地球之前的历史。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脚下的地图已经不同于地球上的任何地理学构造。
你头上的星图也和地球上的任何一处天空都不尽相同。
那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东西……它们不是没有脑子的恐龙。
它们非常古老，非常聪明——早在地球刚诞生的时候，它们就从群星之间降临到了这里……
这些东西是经由另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进化路线诞生的。这颗星球从未孕育过它们那样的力量。


而这里——这里肯定是一处教育中心之类的地方。
一所学校?
一所大学。
它讲述了这些远古者的降临——它们的降临以及其他许多外星存在的降临……
“它们利用自己宽大的膜翼穿越了星际空间……”
“它们生活在海底——建造了奇异的城市……”


“在那里，它们第一次创造出了地球上的生命：某种多细胞生物，某种原生质一般的黏稠肉块……”
“理想的奴隶——毫无疑问，这就是阿卜杜·阿尔哈兹莱德在他那本可怕的《死灵之书》里提到的‘修格斯’……”


所以说，那个阿拉伯疯子写的东西都是真的？
在修格斯的帮助下，海底的城市发展成了石头修建的复杂迷宫，就和这座城市一模一样。
它们能生活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山峰顶端还是大洋的最深处。这些生物有着很强的适应性。
除暴力因素外，只有很少的个体会死亡。
终于，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图案。


我们不过是偶尔出现在餐桌上的食物，以及用于消遣的娱乐而已。
我们只是个笑话？一个错误？！
是自由进化的副产物。
天哪！
怎么了？
在大陆漂移后，远古者们依旧生存了下来。
不过，南太平洋上隆起了一片新大陆，这意味着非同寻常的事情。
画在这里的这个生物……
“伟大的克苏鲁。”

“它发动了一场战争，将远古者赶进了海里。”



“后来，它们达成了和解。可是太平洋上的大陆又沉入了海底，就连传说中的拉莱耶城也不能幸免。远古者再度统治了整个世界。”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者的奴隶修格斯开始间歇性地表现出相当危险的智能。


“它们逐渐变得独立，偶尔还会表现出难以应付的怒意。”
所以，我猜，它们反抗了自己的主人?
是的，它们反抗了。
“这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

“在侏罗纪时代，远古者们遇到了新的威胁——一种兼具真菌与甲壳类特征的混合生物。《死灵之书》将它们称为米·戈，也就是可憎的雪人。”





“远古者们试图与米·戈在太空中展开战争，却发现自己已经忘记了穿越星际空间的秘密。”



“最终，米·戈将远古者们赶进了海里。这些古老生物的活动范围日趋狭窄，慢慢收缩到了它们最初在南极大陆建立的栖息地。”


远古者们似乎会回避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某个地方，它们认为那块土地是邪恶的。
那些土地上曾有过许多城市，但早在远古者们降临之前就已经崩塌废弃了。
“后来，那里经历了一场剧变，在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喧嚣与混乱中，群山陡然拔地而起，造就了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也形成了一道可怕的天际线。”
那儿距离这里大概有三百英里。
远古者们会向那些山峰祈祷，但绝对不会靠近那里。
它们害怕那些山脉？
这也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去害怕它。


“我不认为人类是地球最古老的主人，也不是地球的最后一任主人……”
“旧日支配者昔在，旧日支配者今在，旧日支配者永在。”
“风会喋喋转述彼等声音，地会喃喃转述彼等意识。”
“冰冷荒漠之上，卡达斯知晓彼等，而谁人知晓卡达斯呢？”
“南方的冰雪荒漠与沉没大洋的小岛上承载着刻有彼等印记的石头……”
“汝当视彼等为邪秽。”
“彼等耐心等候，因为彼等终将再度统治此地。”


恐怕，现在我不会像过去那样怀疑那些古老的故事与恐惧了。
那些古书里提到的“冰冷荒漠里的卡达斯”或许有着非常真实、非常可怕的含义。
不过这座城市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同样怪异。它们在城市边缘的巨大山脉上安置了那些最重要的神殿。
那些依附在山峰顶端的奇怪立方体。
正是。


“它们探索了地底深处那些被地下暗流掏空了的石灰岩矿脉，并且在那里发现了一片不见天日的海洋。”
“它们当中只有少数个体知道这些地底暗流就是从西面那条可怖的山脉上流淌下来的。”
当冰期即将来临时，它们从这座城市撤出，躲进了那个巨大的深渊。


我猜，这意味着我们得调整一下眼前的目标。
我们永远也找不到那里，这可是座迷宫。
别忘了——我们知道“目的地”，根据这张地图来看，那儿距离这里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英里。


我们肯定很接近了。
我们没有足够的电池让手电筒一直亮着。
等等，你闻到了吗?
什么?
汽油味……
该死的，他肯定徒步走到了这里。他领先了我们至少一天……
谁?
格德尼!
丹福思，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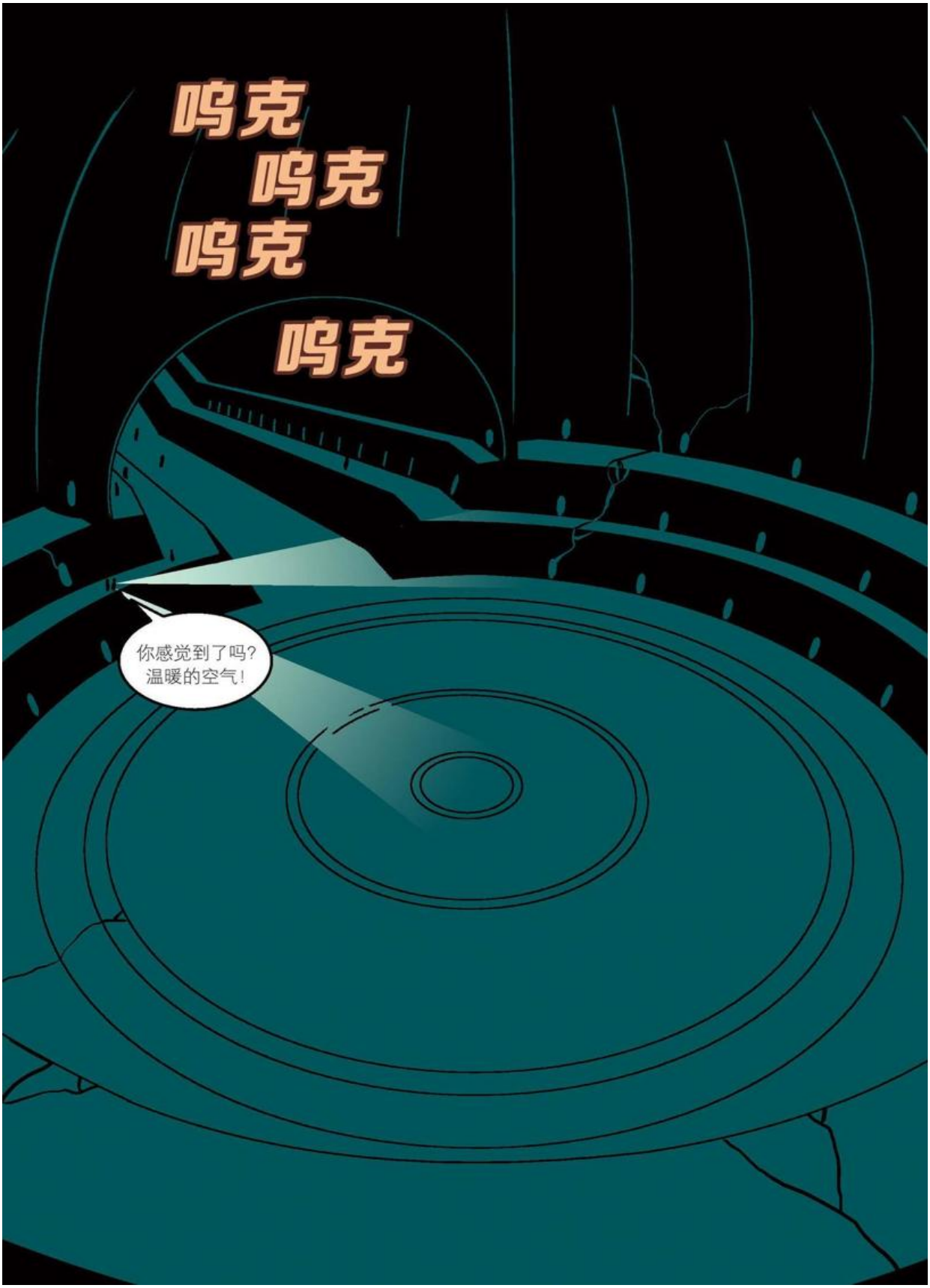

TEKELI-LI!!
那种哨音！
你听见了吗？
TEKELI-LI!!
丹福思，天哪，
等等！！


丹福思?
那些东西，教授……它们没有死，是吗?
它们只是睡着了。
呜克 呜克 呜克


丹福思?
等等我!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从现在起，小心点儿。
它们的眼睛！它们的眼睛去哪儿了？
嘶嘶嘶嘶嘶嘶
它们生活在不见天日的海洋里，在永远的黑暗里，要眼睛有什么用？
嘶嘶嘶嘶嘶嘶
你觉得它要去哪儿？
我们跟上？
只要我们别发出太大声响，这位看不见东西的朋友应该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大的麻烦。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你感觉到了吗?
温暖的空气!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越来越暖和了。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这里的斜坡变陡了。
教授！
小心，你——
啊！！


当!
噢!
嘭嘭嘭!
你还好吗?
还好，有点儿擦伤，没有骨折。
这是什么?


营地里的东西。
它从这边走的。
墙上的符号……它们不太一样了。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那股味道！
它们就是魔鬼。
是它们的血。这些可怜的家伙！
你没发现吗，丹福思？它们也是人，另一个时代的人。另一个时代的科学家，就像我们。
但是，它们在营地里做的事情，对莱克和其他人所做的事情……
说到底，它们做了些什么？它们只是在寒冷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陌生的时代——面对着一些咆哮的四足动物与包裹在奇怪织物里的白色猿猴……
直到最后一刻，它们依旧怀抱着追寻科学的精神。换到它们的位置上，我们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说，我们得走了。
现在就走。
等等！
没得商量，我要离开这里。我看的已经够多了，我听的也够多了。谢谢。
它们的头，丹福思！它们被扯下来了！
那正是我为什么不想留在这里的原因——
唔？
又来了……那声音……自从我们到这个地方，就一直听到那个声音。
TEKELI-LI!!
TEKELI-LI!!


不过现在……听起来……像是一列火车……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丹福思?
TEKELI-LI!!
什么事，教授?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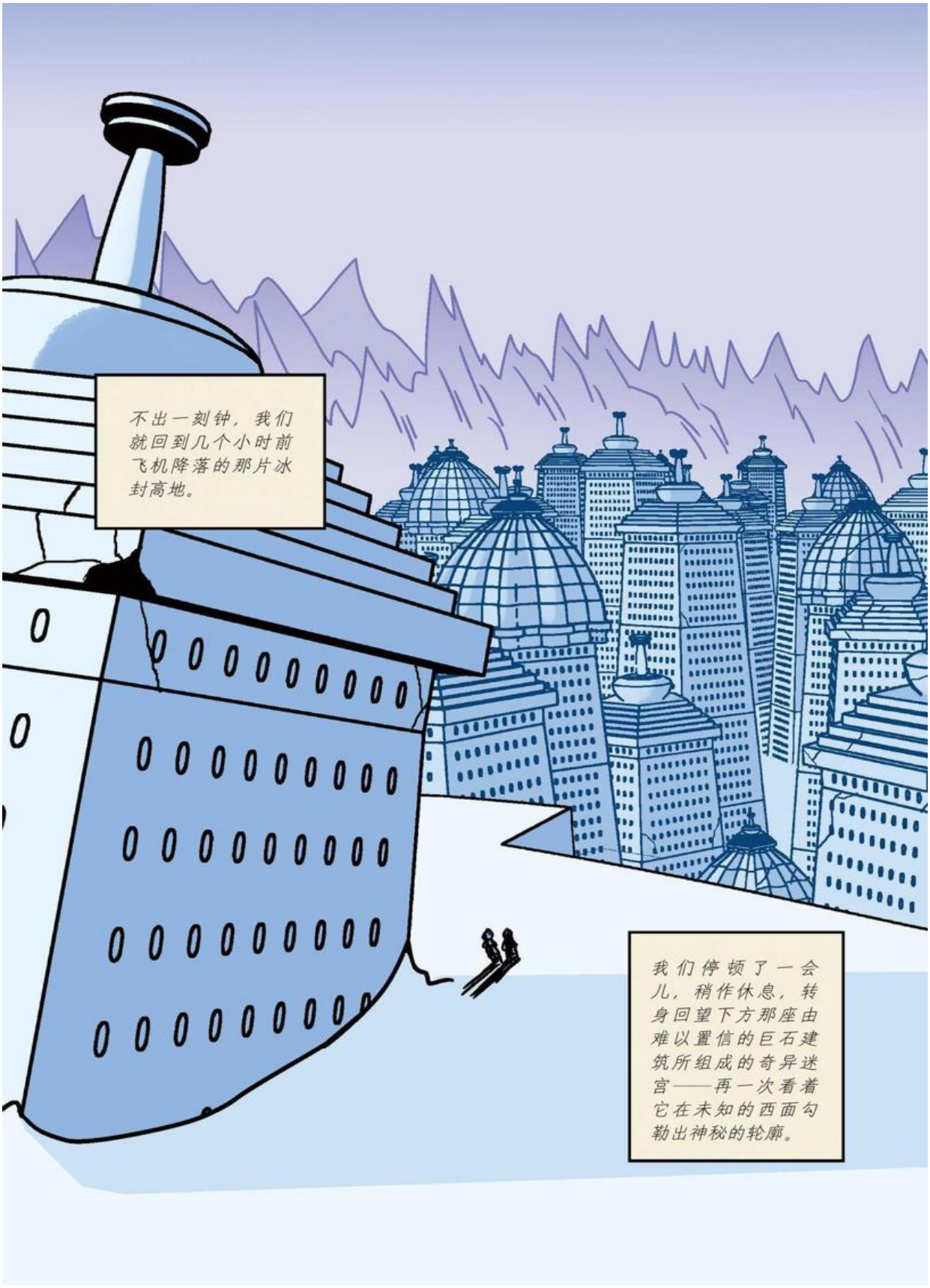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呜克
呜克
呜克
呜克
跑！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呜克
呜克
TEKELI-LI!!
TEKELI-LI!!
呜克 呜克 呜克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它要追上来了！
别往后看！
这里！


南站……
TEKELI-LI!! TEKELI-LI!!
华盛顿站……肯德尔—公园街站……
TEKELI-LI!! TEKELI-LI!!
中央站……哈佛站……
天哪！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华盛顿站……
肯德尔—公园街站……
TEKELI-LI!!
TEKELI-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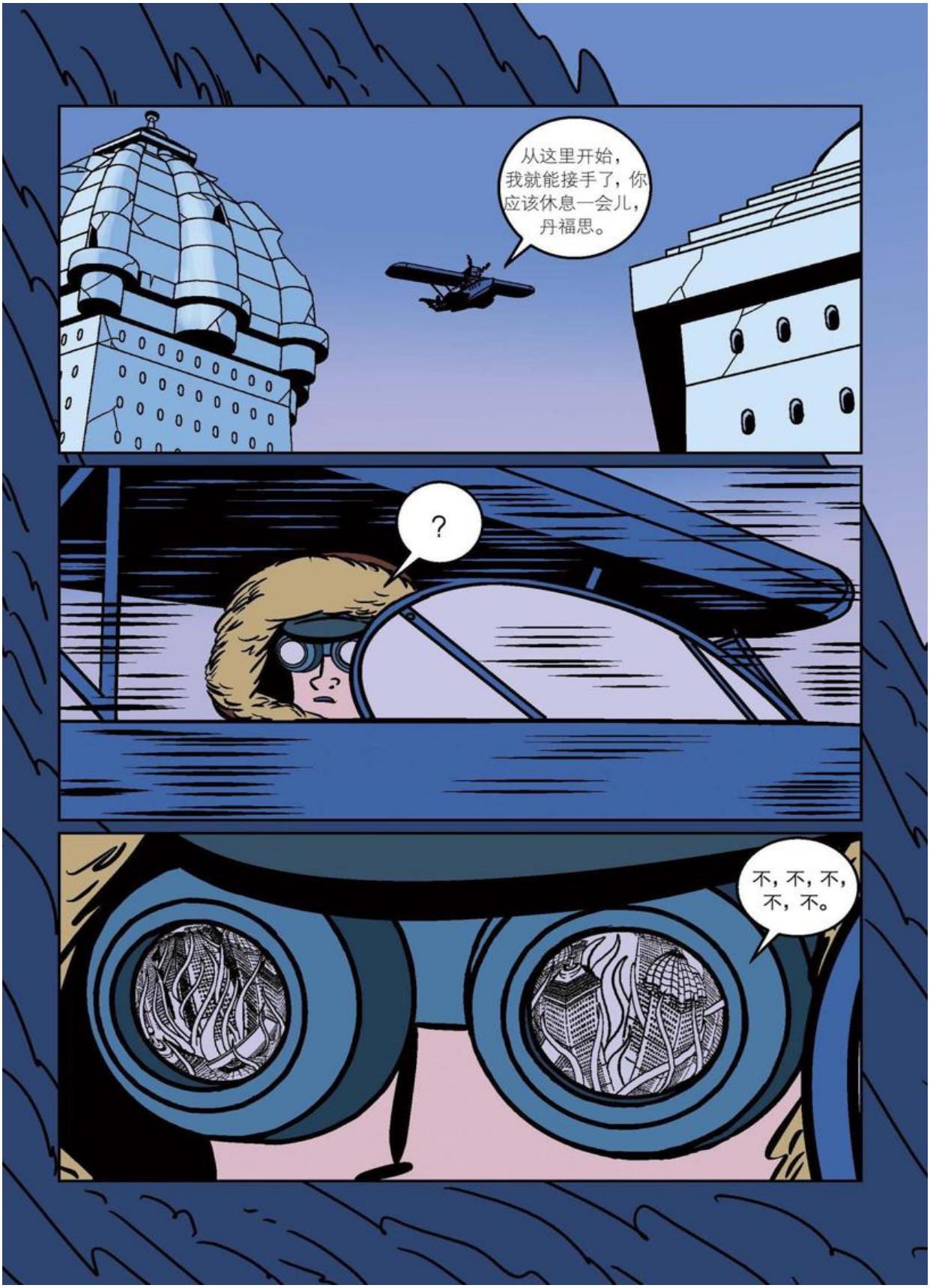

南站……
TEKELI-LI!!!
TEKELI-LI!!!
中央站……
哈佛站……
已经没有威胁了，快！
我们沿路返回，穿过这座死城，回到了地表。


不出一刻钟，我们就回到几个小时前飞机降落的那片冰封高地。
我们停顿了一会儿，稍作休息，转身回望下方那座由难以置信的巨石建筑所组成的奇异迷宫——再一次看着它在未知的西面勾勒出神秘的轮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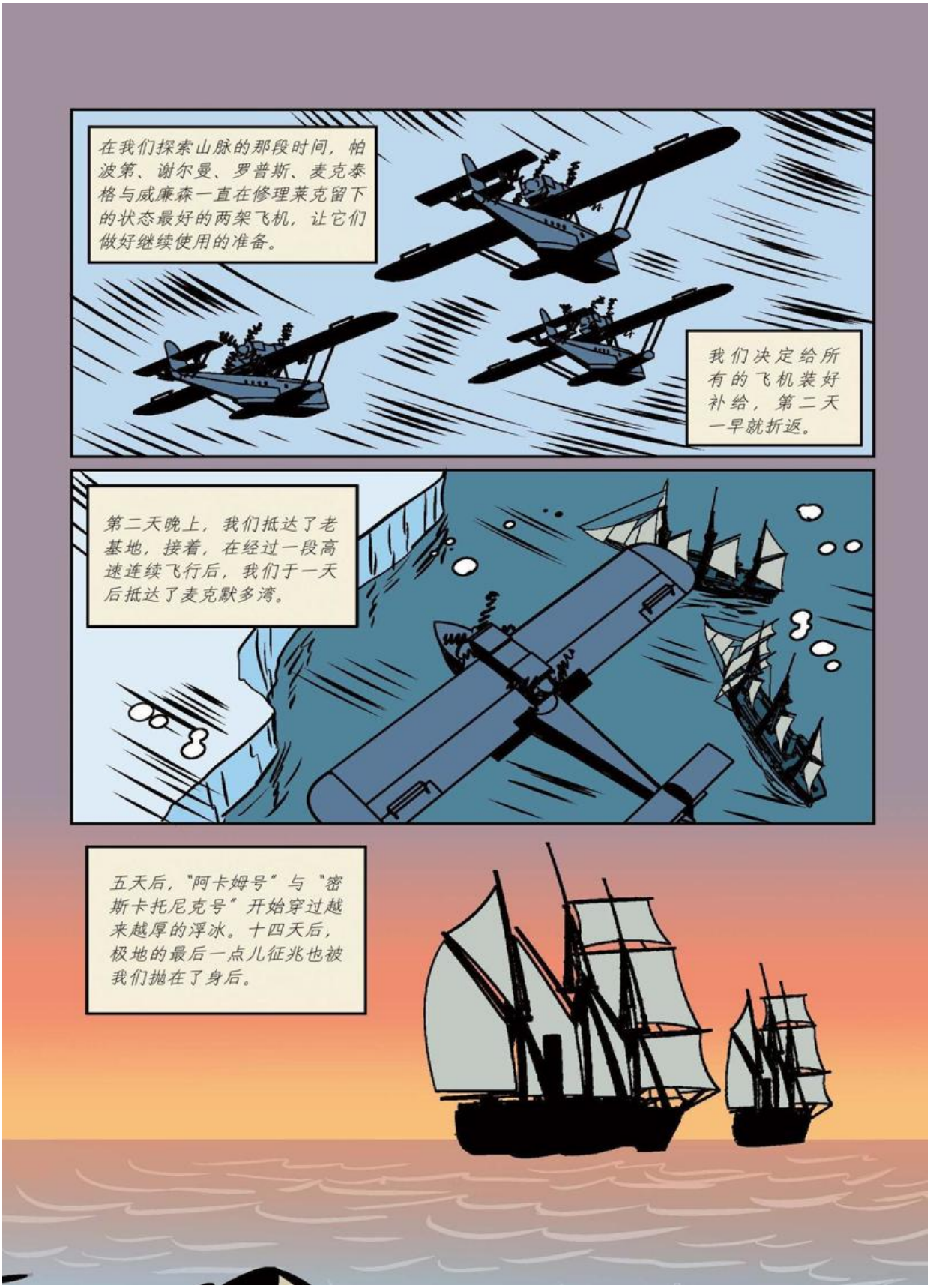
在某个瞬间，这幅场景所显露出的超越世俗的浩瀚魅力让我们屏息叹服——接着，隐约的恐惧悄悄地爬进了我们的灵魂……

因为，远方那条紫色的天际线，那座映衬着西面天空的巅峰，可能正是矗立在冰冷荒漠里的卡达斯。


从这里开始，
我就能接手了，你
应该休息一会儿，
丹福思。
?
不，不，不，
不，不。


不！不！
不！不！
不！不！
什么东西，丹福思？
你看到了什么？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任何人都不该
知道。我们永
远都不该说。
我们永远都
不能说！！
为了人类的平和
与安全……任何人都
不应该知道，任何人
都不应该知道！！
不！
不！不！


我们发誓要保护大众心智的平和与安宁。返程时，丹福思几乎已经歇斯底里了，但他还是令人钦佩地紧紧闭上了嘴。
我们只说了我俩一致同意透露给其他人的内容，并且将收集到的样品、草图与相机胶卷统统藏了起来，留作私下研究。
关于我们离开营地的这十六个小时，我们谎称自己一直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飞行，并且如实地告诉其他人我们降落在了远方的山麓上。
幸运的是，我们的故事听起来足够真实，足够平淡，因此其他人都没有兴趣重复我们的冒险。


在我们探索山脉的那段时间，帕波第、谢尔曼、罗普斯、麦克泰格与威廉森一直在修理莱克留下的状态最好的两架飞机，让它们做好继续使用的准备。
我们决定给所有的飞机装好补给，第二天一早就折返。
第二天晚上，我们抵达了老基地，接着，在经过一段高速连续飞行后，我们于一天后抵达了麦克默多湾。
五天后，“阿卡姆号”与“密斯卡托尼克号”开始穿过越来越厚的浮冰。十四天后，极地的最后一点儿征兆也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回来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在不断地尝试说服探险界放弃任何与南极洲有关的探险计划，并且极其团结而忠诚地守住了真相。
但年轻的丹福思……
如今，他已经完完整整地阅读了那本满是虫蛀的《死灵之书》副本。只有少数人胆敢这样做。


他依旧备受折磨。
TERMINAL
COMPANY
南站
APERS
不!


斯塔克韦瑟-摩尔考察队
准备出发前往南极洲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天哪！
不！！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TEKELI-L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疯狂山脉 /（美）H.P. 洛夫克拉夫特著；（英）I.N.J. 卡尔巴德绘；竹子译 .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10
书名原文：At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

ISBN 978-7-5699-3172-3

Ⅰ. ①疯… Ⅱ. ① H… ② I… ③竹…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0950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1906

First published in 2010 in English by SelfMadeHero
139-141 Pancras Road
London NW1 1UN
www.selfmadehero.com

Original story by H. P. Lovecraft
Adapted and illustrated by I. N. J. Culbard
Edited by Dan Lockwood

At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 © 2010 SelfMadeHer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疯狂山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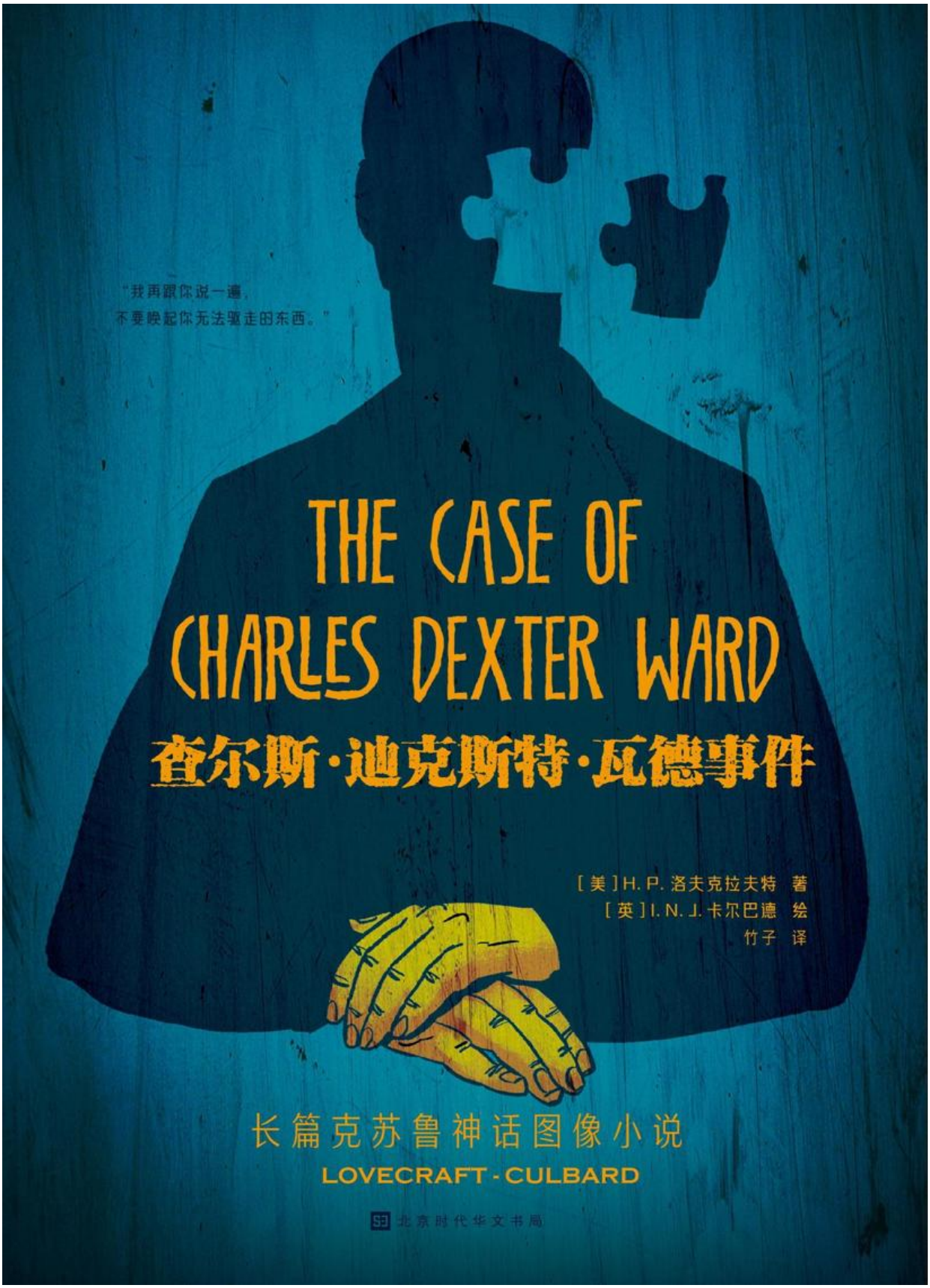
FENGKUANG SHANMAI

作　　者 | [美] H.P. 洛夫克拉夫特
绘　　者 | [英] I.N.J. 卡尔巴德
译　　者 | 竹　子

出 版 人 | 陈　涛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王雅观
责任编辑 | 黄思远　王雅观
装帧设计 | 迟　稳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 - 8021507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mm 1/16　　印　　张 | 7.75　　字　　数 | 66 千字
版　　次 |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3172-3
定　　价 | 59.9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我再跟你说一遍，
不要唤起你无法驱走的东西。”
THE CASE OF
CHARLES DEXTER WARD
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
[美]H. P. 洛夫克拉夫特 著
[英]I. N. J. 卡尔巴德 绘
竹子 译
长篇克苏鲁神话图像小说
LOVECRAFT · CULBARD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THE CASE OF CHARLES DEXTER WARD

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

[美] H. P. 洛夫克拉夫特 著
[英] I. N. J. 卡尔巴德 绘
竹子 译

长篇克苏鲁神话图像小说

LOVECRAFT - CULBARD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阿卡姆
ARKH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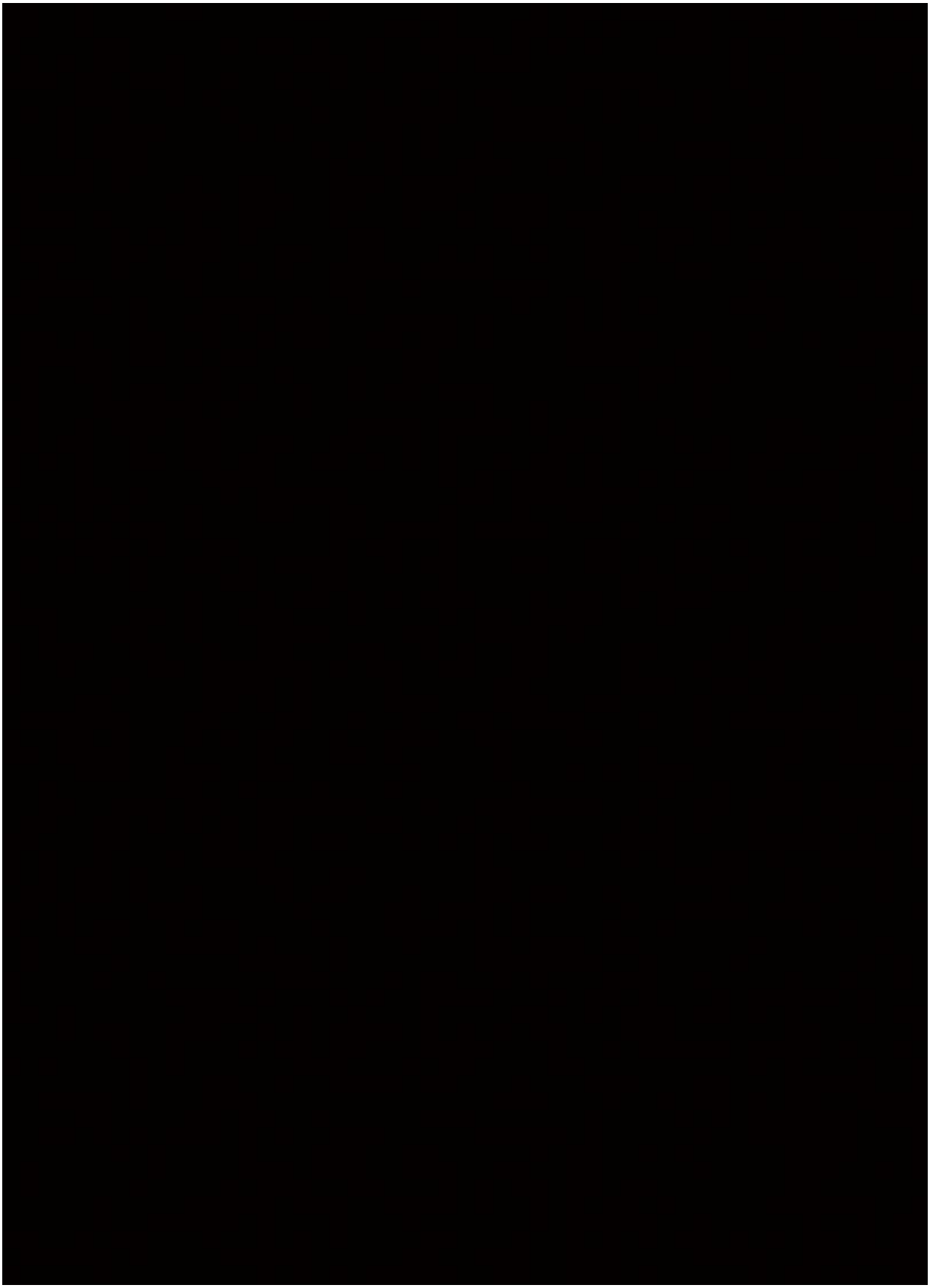
前言

于1927年到1928年间完成的《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是H.P.洛夫克拉夫特所创作过的最具雄心的几个故事之一。由于洛夫克拉夫特在世时并没有将之投稿给任何一家杂志社，这篇小说直到1941年才以删节版的形式首次发表在了《诡丽幻谭》上，而它的完整版则等到1943年才由阿卡姆之屋出版社刊印在了故事集《翻越睡梦之墙》中。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将这篇小说视为洛夫克拉夫特在营造恐怖氛围方面做得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小说以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从一家私人医院里逃走为起点，很快地为读者展现出一系列令人惊骇的家族历史，以及一个涉及盗尸罪行和其他复杂邪恶的阴暗地下世界。由于涉及一些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常见主题——疯狂与禁忌的知识——这篇小说也对作者所创造的那些“神话”故事进行了补充。它还深化了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中他最引以为傲的核心理念：一些险恶的力量正在我们的世界之外，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运作着，而这些力量对我们毫不关心。在更加广阔的宇宙面前，世俗之事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这种渺小的感觉暗地里挑起了读者不安的情绪，创造出了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

由于洛夫克拉夫特对自己笔下作品的质量一直抱有深深的怀疑，因此他在世时一直拒绝发表《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故事中对于自我身份以及存在本质所做出的一再探讨或许也反映了他的这一想法。但是，那些关心死亡这一主题的读者并不会同意洛夫克拉夫特的看法。对他们而言，小说里包含了许多令他们感兴趣的内容。由于洛夫克拉夫特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在自己的家乡——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因此他为这个奇妙而病态的故事创造了一个熟悉可信的现实环境，也让恐怖情节的出现变得更加骇人起来。卡尔巴德对小说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改编，极富技巧地将这些想法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在了纸上，重新定义了小说的内容，并为之增添一种令人屏息静待真相揭露的紧张感。虽然洛夫克拉夫特对小说的质量有过许多担忧，但是——即便小说的正式发表不能完全消除这种担忧——卡尔巴德所改编的本书也足以证明他错了。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妥善准备与保存的动物的精盐，如此一来，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便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摆进整整一艘挪亚方舟，并且能随意地从动物的灰烬中唤起它完好时的模样；而通过相似的方法，利用人类灰烬中的精盐，一位哲人或许能够在不借助任何罪恶的死灵巫术的情况下，在尸体被焚化的地方，从灰烬中召唤出任何一位死去的祖先的模样。"

——勃鲁斯




不见了？！你说
不见了是什么意思？
唰 啦
基督在上！
把这该死的
门打开！


咔嗒
咔嗒
最后一个拜访病人的人是谁?
是威利特医生，先生。


威利特？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三个小时前，先生。
你看见他离开了吗？是一个人走的吗？
是的，他是一个人离开的。
他有什么奇怪的表现吗？
他看起来……有点儿心不在焉。
是吗？
“我们从头再来一遍，你看行吗？”


这扇窗户设在距离地面六十英尺高的垂直墙壁上，而且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通过窗户爬到屋顶上去。
我们也搜索了地面，没有找到任何痕迹。就好像他就这么消失在空气里了一样。
真是**难题**啊，你觉得呢，威利特医生？
你与这个案子的联系本身就是个谜，你也是难题的一部分。
作为瓦德家族的家庭医生，你一直都很清楚病人的生理与心理状态，而且从他生下来那天起就一直了如指掌。


在病人逃跑之前，你是最后一个见他的人。现在，他消失了，你看起来却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诉我，威利特医生，**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到底怎么了？
威利特医生？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威利特医生？
“你的母亲与父亲都非常担心你。”
“他们告诉我，你和以前不一样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市
瓦德家族宅邸
1920 年 5 月
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的，查尔斯?
为什么要把自己和整个世界隔开?


你父亲告诉我，你有了一个……奇怪的兴趣，迷上了一些东西。
我迷上蛇和青蛙的时候，我的父亲也说过差不多的话——但他不知道，这种迷恋引导我选择了药剂学……
当父亲的常常会因为很多事情产生误解。你为什么不自己亲口说说呢？告诉我，你在老普罗维登斯进行考古探索时究竟发现了什么？
一些……家族记录？
是的。


有两页纸被粘在了一起，伪装成只有一页的样子。档案的页码也被重新改过，以便能够将事实完全掩盖掉。但是黏胶已经失效了——我很容易就能将那两页纸给分开。
然后呢？
那两页纸之间提到了一条名字变更的记录。
1772 年，来自塞勒姆的**约瑟夫·柯温**的遗孀伊丽莎·柯温夫人申请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出嫁前的娘家姓氏——蒂林哈斯特。
当时，她有一个七岁大的女儿，那是我的曾曾祖母，安·蒂林哈斯特。
所以这个**柯温**是你的祖先。
为什么会有人要大费周折地把他从历史记录上给抹掉呢？他是谁？他做过什么事？
他是个商人，航运巨头兼奴隶贩子，1662 年 2 月 18 日出生在塞勒姆。
1662 年？ 荒唐。肯定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


我已经检查过了好几百封过去的信件和日记，还有好几摞没有出版的回忆录。那里面有很多关于柯温样貌的叙述，但我没能找到有哪条将他的模样描述成一个三十岁以上的男人。
"他的年纪引起了很多的猜测……"
他已经活了很多年了，时间长到让大多数人都觉得不正常……他说这是合理膳食与大量运动的结果。
我们都曾看见他……很多次在夜晚……在墓园里……他有着奇怪的作息习惯。
我听说他是炼金术士……
"有许多私人书信和日记里都提到了柯温令人害怕的原因——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最后，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避着他。"
哈！流言蜚语和迷信的胡话！有更加可信的来源吗？
好吧，的确有一条很有意思的叙述，是一位叫约翰·梅里特的先生在 1746 年留下的。

"梅里特是位专注研究文学与科学的英国老绅士。有一次，他听说柯温拥有全普罗维登斯最好的图书馆后，就决定去见一见这个柯温。在会面中，招待他的图书馆主人向他展示了许多摆得满满当当的书架，这让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听到他的赞叹后，柯温进一步邀请梅里特去自己位于波塔克西特的一座农舍里看一看。"







"梅里特没有提过那些声音。但他明确地表示，柯温'特别'的图书馆里有一小部分书让他对这个人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厌恶情绪。"

"那是个摆满了禁书的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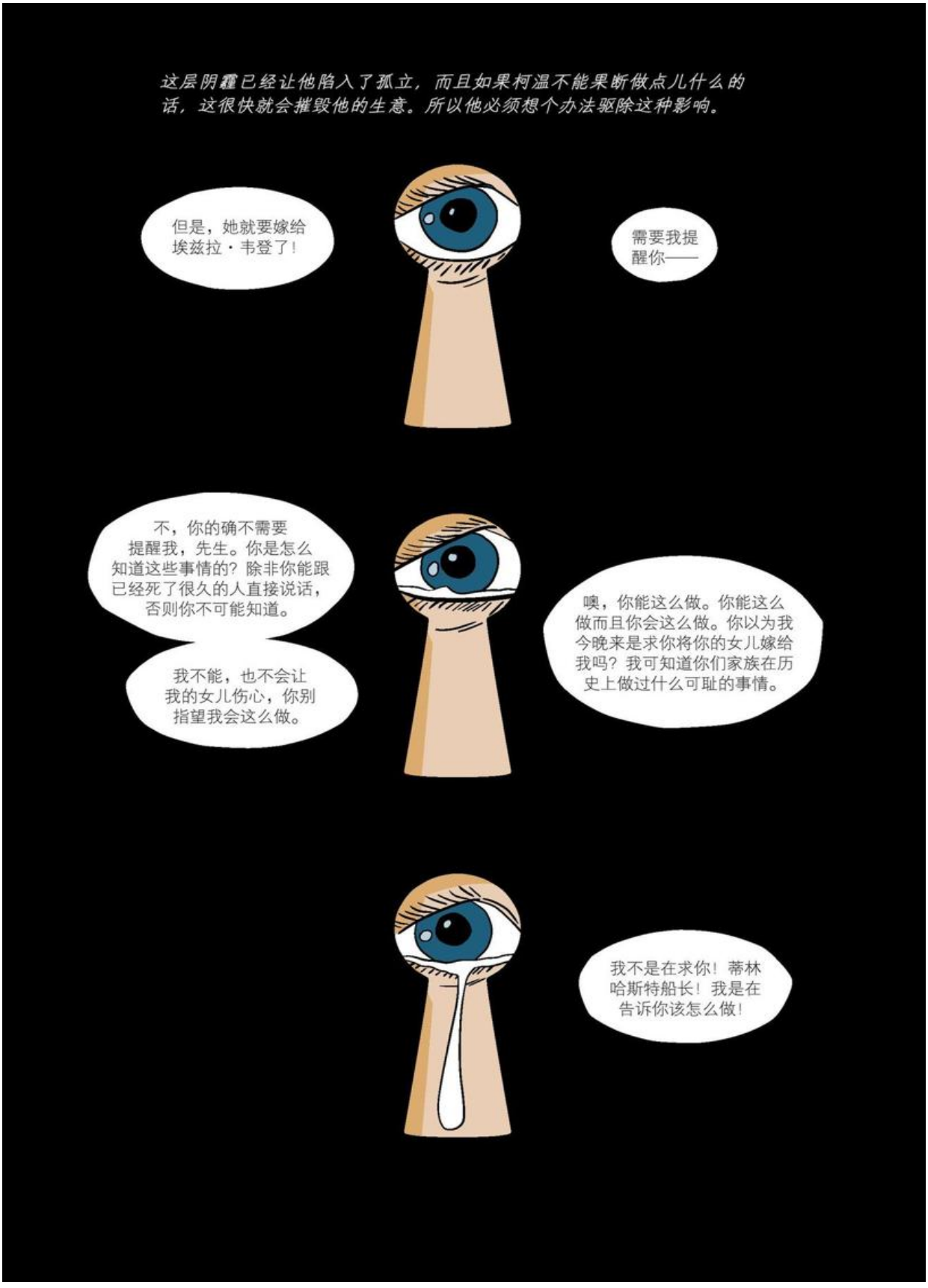



"其中有一本特别的书引起了梅里特的注意，这本书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一生余下的日子里都记得自己在那本书里读到了什么。"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妥善准备与保存的动物的精盐，如此一来，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便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摆进整整一艘挪亚方舟，并且能随意地从动物的灰烬中唤起它完好时的模样；而通过相似的方法，利用人类灰烬中的精盐，一位哲人或许能够在不借助任何罪恶的死灵巫术的情况下，在尸体被焚化的地方，从灰烬中召唤出任何一位死去的祖先的模样。"
一名死灵术士？
非常有趣的故事，但不过是一群心存怀疑的人所产生的集体幻想而已。不管他是不是有学识的人。


"在码头上，关于柯温的传闻则更加可怕……"
他安排了一艘装满黑人的船，停靠在了波塔克西特河的北面。他把那群人赶下了船，穿过乡村，去了他的农场，然后把他们锁在一座巨大的石头建筑里。那座建筑只有狭窄的细缝作为窗户。
送进那地方的食物实在是太多了！不正常！他和他的仆人不可能吃那么多东西。
不久前有一个皇家步兵团被调派到了新法兰西，我看见柯温和那些穿着红色制服的陌生人说了一会儿话，后来他们就失踪了。
从来没有人从那座农场里出来，这肯定不是好事。
水手们在听说过普罗维登斯码头上的流言蜚语后全都罢工了，于是大商人柯温用从西印度群岛雇来的人替换了他们，但这些替补很快变成了大问题。
1760 年的时候，柯温实际上已经成了边缘人物。想一想，当时镇子贸易的很大一部分份额还是由他掌控的，这就显得非常奇怪了。


"大多数商家完全依赖他的货物补充自己的库存，他与本地蒸馏酒贩子、乳制品商人、养马人甚至蜡烛工的来往让他成为了殖民地的主要出口商之一。"
"有一两条记录特别提到，他用一种非常神秘不祥的方法去挖掘其他人的家族秘密，并且用这些秘密做些不太正当的事情。这肯定不是什么巧合。"
"偶尔，他会做出一副很有公民精神的样子，在一段时间内，那些引起争议的行为也减少了。不再有人神秘失踪，也再没有人见过他在墓地附近游荡。"
"但那些流言蜚语并没有消失。他名声上的污点已经完全无法洗脱了。"

这层阴霾已经让他陷入了孤立，而且如果柯温不能果断做点儿什么的话，这很快就会摧毁他的生意。所以他必须想个办法驱除这种影响。




晚上好，
亲爱的。
不要害怕，
所有事情都在
我的掌控中。
"他们那晚之后就结婚了。"
我找到了一堆
书信，里面生动地展现
了愤怒给公众情绪带来的
影响，还有应运而生
的深远后果。


"在他们的女儿安出生后不久，柯温就将许多在奥尔尼庭院处理的事务都转移到了位于波塔克西特的农场里。他的妻子从未去过那个地方，也没有人会去那里查看。起码他是这么想的……"
我不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埃兹拉。我们不能靠得太近。
啊啊啊啊啊啊！
告诉我……不然就受苦吧！
跟我说说利摩日与黑太子的事情。黑太子下令屠城是因为军队在利摩日大教堂下方古代罗马地窖里的圣坛上找到了山羊印记，还是因为上维埃纳省那个女巫教团里的邪恶之人说了那三个词？告诉我。要不告诉我，你就等着烂在这个地狱里吧！
我不记得了，我……不，求你了！
啊啊啊啊啊啊！
上帝啊！


谁在那里?
救我!
快，趁他还没有放狗!
啊!
你还好吗?
我还好，我只是——等等……
你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我——
嘘。听！地下。
我能听见……尖叫!
肯定是地道。这就可以解释他怎么能在不被人看到的情况下进出这里。
汪!
汪!
狗来了!快跑!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汪！


"那条河里漂着一些东西，哪怕顺流往下一英里都能看到——他们看到那些东西最后顺着瀑布掉下去。"
"其中有些甚至还在尖叫。"


下暴雨那阵子，柯温家农场后面的河堤被冲垮了。我们没在那里看见任何隧道或者地洞，不过……
我们找到了一扇橡木门，后面是一个通向山丘地下的洞穴。我想尽办法打开它，但是没有成功。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先生们。
谢谢你，马修森船长。
我还担心你不会相信我们的话。
并且认为它们是因为嫉妒炮制的幻想？我很了解你的性子，埃兹拉·韦登。另外，我也听过见过很多东西，足够证实我的一些阴暗揣测了。
今年早些时候，海军上将华莱士和他的手下拦截了一艘从埃及开罗来的船，“堡垒号”。
“他们登船进行了搜查，想要找到一些违禁品，却发现货舱里只有送往柯温农场的埃及木乃伊。”
“纽波特的域外海事法庭后来释放了那艘船，但是禁止它在罗得岛水域靠岸。”
我和许多人讨论过这件事情——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我们下一步要截获柯温的往来书信。


“很高兴听到你还在继续工作。在塞勒姆镇的哈钦森先生那儿做得并不好，那里……唤起了活生生的恐怖。
你寄给我的东西失败了……我的化学技术不够，《死灵之书》也让我觉得有些恼火……
我再说一次：不要召唤那些你搞不定的东西。
另外，写我名字的时候写杰迪代亚，不要写西蒙……你知道的，我打算假装成自己的儿子回去。
告诉我，黑暗之人从西尔韦纳斯那里学到了什么……我很期待收到你说起的手稿。”
“我明白要靠你的船来送信……但我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来。
你告诉过我，如果想要实现最好的效果，就不能落下任何东西……
我在去年 10 月唤醒了一个，我知道它不够完美，我也知道在 1766 年找到正确的方式之前究竟你消耗了多少个活的样本，所以我会严格遵照你的指示——
会天天去比德尔先生的码头上打听的。”
显然约瑟夫·柯温对这个镇子乃至整个殖民地的安定构成了威胁。
跟我来，还有些东西得让你们看一看。


昨天夜里韦波斯特角出现了一些骚乱，今天早晨，有人在格雷德大桥南面桥墩的冰堆上发现了一具尸体。
是谁的?
看起来很像是丹尼尔·格林。
谁?
一个铁匠，死了很久的铁匠。
我派人去北边的老墓地看了看他的坟墓，是空的。
那现在怎么办?


消化系统似乎从没有使用过。
皮肤像是一种粗糙、松散编织起来的织物……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向州长汇报我们的行动。但现在不是通常情况，而且我们需要的似乎也不是一般的法律途径。
约瑟夫·柯温不是那种只要得到警告就会乖乖离开的人。而且我们确定我们要采取些行动，一场可怕的围剿在所难免。
我非常确定，如果我们强制驱离他，不过是将这种邪恶的负担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必须彻底消灭约瑟夫·柯温，不惜一切代价。


1771年4月12日，星期五
他现在就在农场里。只要他回去，一道明亮的光束就会从那座建筑里射出来，直接冲向天空。一直都是这样。
又来了。
你是个好邻居，芬纳先生。
"好了，伙计们，计划是这样的。"
"我们有三个分队。埃利埃泽·史密斯带领二十个人渡河过去占领对岸，然后驻守在登陆点，准备对付任何可能出现的增援……"
轰隆！
肯定是山丘下面的那扇门！！


"霍普金斯船长带领另外二十个人偷偷潜入河谷，绕到柯温农场的后方，用斧子或火药捣毁掉那扇修建在山丘下面的橡木门……"
"第三支队伍分散靠近柯温农场里的那些建筑，其中由马修森船长带领三分之一的人占领那座窗户又高又窄的石头建筑。"
"我带领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去农场的农舍。剩下的分散成一个包围圈，环绕在建筑群周围，等待我们的信号。"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听我的信号，等你们听到哨音，我们就从三个地方同时进攻。"


上帝啊，
保守你的仆人！！
快发信号！
它是从天上
掉下来的！
快发信号！
开枪！！开枪！！
快发信号！
嗷嗷嗷嗷嗷嗷嗷嗷


轰！！！！
砰！
砰！ 砰！
砰！ 砰！
砰！
快发信号！
快发信号！
“但是我听见了枪声！”
嗷嗷嗷嗷！！！



* 这段话是 17 世纪新英格兰地区流行的一种扶乩仪式上使用的咒语，据说它能够用来强迫一名恶魔为自己服务。


看那里！
你们觉得惠普尔会派个信使过来吗？
谁在那儿？
是敌是友？
回家去吧，永远别对其他人说起今晚的事，或者说起约瑟夫·柯温这个人。
天哪，他发疯了。
快！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太晚了。


惠普尔船长!
发生了什么事?
它在哪儿?
它在哪儿?
该死的魔鬼。他没道理在尖叫着的时候还在大笑!
它在哪儿?
为了那半个克朗，我必须得把他的房子烧了!
"柯温的尸体后来被运给了他的遗孀，他们编了个故事，说他是在一起海关冲突中被杀死了。其他的事情基本没有提及。"
真是个非常不错的故事!
不过，那个燃烧着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是什么?


"好吧，根据一个从波塔克西特来的村民说，在柯温的死讯公布了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在田里发现了一具烧焦了的扭曲尸体。"
"那具尸体与村民们见过或者读到过的任何动物都没有丝毫共通之处。"
"改名后的伊丽莎·蒂林哈斯特卖掉了自己名下位于奥尔尼庭院的宅邸，搬去她父亲家生活，并在1817年过世。所有人都对那座农场避之不及，所以那地方最后成了一片废墟。"
"有记录显示，到了1780年，那里只剩下了一些石头与砖块。到了1800年，这些东西倒塌成了一堆看不出形状的土堆。"


但是，你看，威利特医生，柯温并不是唯一一个活了那么久的人。他有自己的朋友……
爱德华·哈钦森与西蒙·奥恩。
“哈钦森有一座房子，就在塞勒姆边上的树林里。他喜欢在那里邀请许多奇怪的客人。”
“他对那些死去很久的人，还有那些早已被世人遗忘的事情有着非同一般的了解，很多人都认为他的知识渊博到了完全不正常的地步。”
“有人宣誓作证称，四十名女巫以及一个被称为‘黑暗之人’的人在哈钦森房子后的树林里举行了集会。乔治·伯勒斯牧师给奥恩与柯温打上了魔鬼的印记。”
哈钦森在塞勒姆巫术恐慌时期失踪了，再也没人见过他。
也是那个时候，柯温离开塞勒姆，来到了普罗维登斯。但奥恩在塞勒姆一直待到1720年，后来他不会变老的模样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接着，他也失踪了。


"接着，三十年后，他的儿子杰迪代亚·奥恩回到塞勒姆，继承了他的财产。但这个杰迪代亚·奥恩长得实在太像西蒙·奥恩了。"
"这个杰迪代亚不仅长得和他父亲一模一样，而且他俩的笔迹也几乎完全一样。"
就好像他们是同一个人？但这其实很可能和这个杰迪代亚·奥恩所宣称的一样，他们的确是父子关系。我觉得柯温的事情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况。这个杰迪代亚后来怎么样了？
"他在那里住到了1771年，柯温的农场出事后，普罗维登斯的几位居民写信寄给了塞勒姆的几名群众领袖，后来，他就下落不明了。"


这种群体性的歇斯底里妄想所波及的范围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当年的巫术审判运动。
我找到了一份哈钦森的藏书清单，是他们在哈钦森失踪后清点出来的。此外，我还找到一封他亲笔写的手稿，但内容是用加密方式书写的，没人看得懂。
我照着手稿抄录了一份，想要努力破解它。
"另外，奥恩的文件也都被保存了下来，算是他从事邪恶活动的证据。"
"里面有用密文书写的配方、图表和一封显然是柯温寄来的书信。上面没有日期，但肯定是1750年之后很久的事情。"

我想出了一个归来的办法，而且找到了一些提到犹基·索托斯的词句。我见到了伊本·S提起过的那张脸。《断罪之书》的第三章诗篇中包含着锁骨。当土星在三分一对座时，画下火的五芒星，说出第九个韵文三次，那个东西会在天穹之外慢慢发育。

“过去的种子将由某个回溯历史的人来承担，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不过，如果没有继承人，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做盐的方法需要太多的样本，我几乎没有办法弄到足够的数量。周围的人开始觉得好奇了，但我还能对付得了。化学品很容易弄到。

我在按照勃鲁斯的方法继续，把《死灵之书》当作辅助。不论我得到什么，都会有你的一份。与此同时，每个十字架节和万圣节之夜都用一次我给你的那些词句。《约伯记》14:14。

我很高兴你又回到了塞勒姆，希望在不久后能见到你。

以阿摩西恩—梅塔特隆之名，
你的老朋友与仆人
约瑟夫·C

《约伯记》14:14？

“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


好吧，他们显然都是疯子，起码这是肯定的。
这封信里提到了奥尔尼庭院的地址。住在庭院的人——老阿萨和他的老婆汉娜——带我游览了整个地方。我想在那里找一张柯温的肖像，它曾经被画在一面墙上。
我找遍了所有房间，最后在一楼一个房间的壁炉上方找到了它。它被藏在一块儿木板后面。我带我的父母去看了看那张画。
噢，西奥多，天哪，不！
我不要把那东西放在房子里，你明白吗？


听我说——
我不要把那东西放在房子里！你难道看不出那东西不正常吗，西奥多？
看它的眼睛，那眼睛里透着邪恶。这不正常！！
我不要把那个邪恶的东西放在房子里！看看它！你看看它！
它就像一面镜子。
我能看看它吗？


父亲找到了房子的主人——一个老鼠脸的矮小男人——然后把整个壁炉和装饰架买了下来。
我监督了它的拆卸、复原与安装过程。
"在肖像后面有一个暗格，大概一立方英尺大小。"
"有几张发黄的纸和一份抄写本，全都裹在灰里。"
"我发现文件里有柯温的笔迹。"
"它们大多数都是密文。我得非常仔细地研究它们。"


现在你每天都忙到深夜，学校对你来说也没什么意思了，对吗？
蛇和青蛙，威利特医生。
这些文件里有着丰富的知识。
这些知识分散来看对于现代世界已经毫无意义了。必须有一个熟悉它们演进背景的人来将这些东西相互关联起来。
这是我致力完成的任务。
甚至就连爱因斯坦所造成的影响也不足以与这些秘密媲美。
那么你去墓地干什么呢？那些事情在你的……研究里起什么作用呢？
柯温那块被毁坏的墓碑上留有某些神秘的符号。你不能指望那些捣毁它们的人了解它们的意义。
我能看看你找到的那些文件吗？你能向我展示一下它们吗？
当然。
这些。看！


“1754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我的船自伦敦返航，已于今日入港……在印度群岛捎上了二十个人……我想，我能诱使他们留下来……
昨夜呼唤沙巴阿三次，却未见有人现身。
必须听听特兰西瓦尼亚的 H 先生有什么建议……很难联系到他……他用的方法在数百年间一直有效，却不愿告知我，真是奇怪。
已经有五周没见到西蒙的回信了……很是想念。”


“我相信在天穹之外孕育的东西。它会吸引将要到来的人，受吸引之人将追溯过往之事。我必须准备好盐……”


够了。
真是一幅不错的肖像。和你真是像，甚至都有些离奇了。
“你的评估结果怎样，医生？”


我认为你的儿子没有什么精神问题，他只是花了太多时间在古书上。现代世界以及现代生活里重要的事情，比如教育问题，在他脑子里都被挤出去了。谁能责怪他呢？
查尔斯挖掘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故事，一个令人惊奇的、如同谜一般的神秘男人。
如果柯温等人的长寿秘诀背后有什么医学基础，我肯定很想听一听，但它太荒唐了。我觉得查尔斯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西奥多……"
"聪明到他能够看清自己的路。"
"请放心，我不觉得他有什么疯病。"
"只是犯傻而已。"


1926 年 11 月
他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关于旅行的事吗？
他只是说那些旅行对他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过去几年，他的生活变成了一堆明信片，而不是一张学位证明。
要不是他从他的祖父那里继承了那些小才能，我要念叨的恐怕就不只是这些了。
亲爱的母亲与父亲，
我已经安全抵达伦敦。在大英博物馆对面的大罗素街找到了一间不错的公寓。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与实验上。
——查尔斯
后来他去了巴黎，继续研究那些手稿。然后到布拉格，去见一位非常年长的人，因为那个人知道些非常古老的事情。
最后他去了特兰西瓦尼亚，拜访了一位名叫费伦奇的男爵。这是他回来前最后寄给我们的信。回来后，他就一直把自己锁在阁楼里。
“我们听见有人在诵念什么，偶尔还有奇怪的刺鼻气味从楼梯上飘下来。”


这里!
你看见了吗，威利特?
"你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很……让人头晕。
你还好吗?
是的，我很好。
我……该走了。
保持联系，西奥多。我想知道全部的事情。
当然。
亲爱的威利特医生，我听从了你的建议，详细记录了我儿子的举动……


1927年1月
午夜
轰!!


砰
砰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保证，父亲，房子一切都好，风暴也很快就会过去……
"……马上就会……"
"……过去。"


1927年3月20日
咄噔
噔噔噔
咄咄咄咄


咚咚咚咚咚咚
那些人是谁?
人? 母亲，您在说什么?
我看见了，在窗户那儿看见的，一辆卡车，还有——
您一定是做梦了。
你往房间里搬了什么东西？！
母亲!
老天啊，那是什么气味？！
一只猫头鹰不知道怎么飞进了阁楼窗户，但我已经抓住了，等会儿就处理掉它。您不需要担心。
让我看看。
您不需要担心。我说得不够清楚吗?
好的。
我清楚了。
"随后几天，他对早上的《公报》做了些奇怪的事。"


怎么个怪法?
他赶在其他人看报纸前，故意从报纸上撕掉了一篇文章，然后把它烧掉了！
那他是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的?
他说他突然打了个冷战。
你还有那张报纸吗?
最后一页。
啊，是的……
"我明白了。"

惊现夜间挖掘者

北墓地守夜人罗伯特·哈特今晨在墓地中最为古老的区域发现了数个陌生人和一辆卡车。那些陌生人受到了惊吓，在达成目的前就匆忙逃走了。

事发时是凌晨4点，哈特听到他的房子外传来了一阵汽车的声音。检查过四周，他在主干道上发现了一辆大卡车。那些人将一个大箱子装进了卡车里，然后开车逃走了。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已知的墓穴遭到损毁，哈特认为那些人可能是希望将那只箱子埋藏起来。

在被发现之前，这些挖掘者肯定已经挖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哈特在阿马萨坪中距离公路非常远的一处地方发现了一个极为巨大的洞坑。那一地区的老墓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哈特所发现的洞不论大小还是深度都像是一座坟墓，但是空的；墓地档案中也没有发现与洞坑位置相符的埋葬记录。第二警局的莱利警官检查了现场，认为是一群精明并且冷酷的私酒贩子挖出了这个洞坑。他们可能想将之当作一个不太容易被发现的储存地来私藏酒精。在接受问询时，哈特称他认为那辆卡车是朝着罗尚博大道逃走的，但他并不敢肯定。






4月15日
你能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我听见了些声音……
"诵唱的声音。"
佩尔-阿多乃-耶洛因-阿多乃-耶和华阿多乃-萨巴斯,梅塔特隆-翁-阿各拉-玛通法勒布-潘斯利库,米斯特里-沙罗曼德雷康维多斯-斯瓦珞,安特瓦-诺莫洛迪莫尼亚-彻利-迦得,埃莫森,基波尔,耶瓦索伊瓦,查里亚缇娜米克,维,维,维
"你说那声音持续了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老天啊。
然后出现了一道闪光,像是闪电,还有一个声音。
查尔斯的声音?
"其他人的,整个房子都震动了。"
DIES MIES JESCHET BOENE DOESEF DOUVEMA ENITEMAUS
"就好像太阳暂时被遮住了。查尔斯又重新开始诵唱了。"
Yi-nash-Yog-Sothoth-he-lgeb-fi-throdog!


砰砰
砰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然后我昏了过去，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到底是为什么。"
记忆有时候会仁慈地漏掉些东西。
先休息休息，喘口气。你丈夫与我会讨论后面的事情，你不必担心。
只管休息。


你发现你的妻子之后发生了什么?
想起那些事情，我就心惊胆战。我能听见……声音。是的。有人在谈话，而且很清楚。
"有一个声音是查尔斯的，另一个声音更深沉空洞。那声音让我觉得毛骨悚然，亵渎神明，而且很反常。我猜他们注意到了我，因为我突然听见那个声音说……"
嘘！写给我！
在确定我的妻子没有大碍后，我觉得应该和查尔斯谈一谈。
"去他房间的门半开着。"
我们得谈一谈。
您真的不应该像那样偷听别人。


我没时间和您说话。
那么就挤点儿时间出来。
你的母亲因为你的事受了很大的刺激，而且你一直都在挑战我的耐心！
那些噪音，那些悄悄话，那些咒语，那些化学品气味——
您不用说了，父亲。
您说得没错。


您说得一点儿也没错，我知道我引起了很多麻烦，您不可能原谅我，但我必须向您道歉。
从现在开始，我要你保持安静。
我同意，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会保持安静。
我将来的工作会都集中在书本研究上。以后，要是我还得进行一些有声音的仪式，我会去其他地方找个房间来做那些事情。但我向您保证，从现在开始，我会保持安静。
吓到了母亲，我真的很后悔。
"他从自己的书架里抽出来的都是些与现代世界有关的书籍，像是历史、科学论述、地理学、文学读物、哲学著作还有一些现代的报纸。与他这一段时间阅读的东西完全不同。"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儿。自进入房间起，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感觉有些东西不见了。最后我终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哪里。
一点儿都没剩下？
我只看到一层很细的蓝灰色尘土。


1927年4月15日
查尔斯？你为什么不和妈妈说话？
查尔斯？
"你母亲说她很担心你。"
不过她没必要担心。
是啊，你现在急着填饱你的新胃口——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吧，你的母亲似乎更关心——
我一点儿都不关心。
我真的应该去别的地方找个实验室。


也许这样就不会有人在我这里嗅来嗅去了。
我注意到，那幅肖像画不见了。
“起先，他偶尔会离开家……”


……很长时间。汉娜过来帮忙春季大扫除的时候，她说她经常看见查尔斯出入奥尔尼庭院的老房子。
她说过他在那里做什么吗？
她只知道他经常会带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而且还会在地窖里待很长时间。她认识查尔斯的时间和你一样长，威利特医生。她说他看起来很焦虑。
焦虑？
一些住在波塔克西特的朋友也跟我们说了些事情。
他们说看见他在科诺大宅里。
他会在河堤上来回走动，往北走。然后从其他人的视线里消失一段时间。
"查尔斯！！"


1927年5月
听到我说话了吗？查尔斯！！！开门！！
不，你不能！！
我不需要您来告诉我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必须要红上三个月！！
那些见鬼的胡话是怎么回事？
意识的几个区域发生了冲突和争论，只有用非常高超的技巧才能避开这些问题，但我会把它们转移到其他领域去的。
砰!!


6月14日
"他又来了……"
咄!!!
砰!!!
嗡!!!
"他一直在早晨的《公报》上撕掉文章。"
更多的墓穴被掘
北墓地守夜人罗伯特·哈特今晨发现又有盗墓者在墓地的老园区活动。盗墓者从附近的工具棚里偷了一把铁锹，然后挖开并洗劫了一座坟墓。此外，盗墓贼还掀翻了坟墓的墓碑，粗暴地砸碎了它。根据墓碑的记载，墓穴中埋葬的是埃兹拉·韦登（生于1740年，卒于1824年）。
不论这座历史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坟墓里还剩下什么东西，它们全都被盗墓者夺走了，现场只剩下部分腐烂的木头碎片。墓穴附近没有车轮的痕迹，但警方在临近地区发现了一组脚印，并进行了测量。留下脚印的是一个穿着考究靴子的男性。
我猜肯定是上次那伙人。



得到消息后，韦登家族的成员表达了他们的震惊与遗憾，同时也完全想象不出有什么敌人会想要破坏他们祖先的坟墓。安吉尔大街598号的哈泽德·韦登回忆起了一则家族内部的传说，称埃兹拉·韦登曾在独立战争前不久牵涉进了某些非常古怪，同时也不太光彩的事情。至于现在有什么宿怨或秘密，他表示完全不知情。



坎宁安督察被指派负责此案，他表示希望自己能在近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波塔克西特地区狗群骚动
今日凌晨3点波塔克西特地区有许多狗突然异常地狂吠不止，当地大量居民被吵醒。骚动的中心似乎是在波塔克西特路罗得斯大楼正北面的河边。
根据大多数听到骚动的居民的叙述，狗群号叫的声音非常古怪，不同寻常。
那是什么鬼声音?
"那些号叫听起来像什么?"
像很多狗发出来的，但是中间混着些好像是人极度恐惧时候的尖叫。接着，从河堤那边传来了非常突然的雷声，然后就全都没有了，完全安静了。
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吸血鬼袭击！
普罗维登斯—罗得岛州发生了一系列吸食受害者鲜血的袭击案件。
夜间赶路的旅行者与睡觉时开着窗户的居民都遭到了袭击。
那些活下来的人统一提到有一个目光如炬、瘦削、轻盈、跳跃着的怪物，声称它会用牙齿紧紧咬住受害人的咽喉或上肢，贪婪地疯狂吸食。
"我建议瓦德夫人离开家，去大西洋城无限期地休养一段时间。我觉得她因为过度紧张，神经已经有些绷不住了。"


我提醒你俩，写信给她的时候，记得只提那些让人高兴的事情。
那是自然。
你看起来面色不好，查尔斯。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查尔斯!
我很抱歉，威利特医生。
不必。
他肯定又去他的库房了。
哦?


"在波塔克西特。一间破旧的小木头房子加上一间混凝土修建的车库。我听说他用高得不合理的价格买下了那个地方。"
昨天深夜，他叫了一辆货车把自己阁楼实验室里的东西都运到那边去了。
在那之后，他就搬回了三楼他自己的房间，再也没有靠近过阁楼。不过，他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那个仓库里。
"还有另外两个人也在那个仓库里。一个面相凶狠的葡萄牙混血儿，他是查尔斯从水滨区找来的，好像是他的仆人。还有一个身材很瘦、看起来像是学者的陌生人，他戴着太阳镜，留着络腮胡子，名叫艾伦博士。我猜他在和查尔斯一起共事。"
"那一带流传出了一些奇怪的故事，说整晚都能看见光芒在燃烧。另外还有些当地人嘴里的古怪传闻，比如他们会从屠夫那里买了很多肉，多到他们根本不可能吃得掉；还有人听见了一些模糊不清的叫喊、朗诵、带节奏的吟唱和尖叫，他们觉得那些声音都是那个地方下方某个非常深的地窖里传出来的。"
所有这些事情听起来都像是另一个时代的重演……


1928年1月
POLICE
让我们检查一下你的车后面装了什么。
我跟你们说了，我没有偷运私酿。
那你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咚咔!
哗啦!!
天哪!这是血吗?
我跟你们说了，我没有偷运私酿。
老天在上!
"警官，请听我解释。"


我需要某些解剖样本作为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都是我从一个机构那里订的，我猜它们都是合法的。
如果你想要，我可以把地址拿给你。
是的，先生，这会帮很大的忙。
那个孩子说得都是真的。
给你。
我会检查这个地址，如果有什么进展我就告诉你。
谢谢您。

普罗维登斯市 普罗斯佩克特街
1928 年 2 月 8 日

亲爱的威利特医生，

我没有获得成功，相反，我发现了极为恐怖的事情。我在此恳求你的帮助与建议，希望能从一个全人类都无法想象与估量的恐怖中拯救我们：我发现了一个可怖的暗形。为了寻求知识，我发现了它——而现在，为了一切生命与整个世界，你必须帮助我再度将它推进黑暗里。

我已经离开了波塔克西特，而且再也不会回去了（不论你听说了什么，都不要相信）。我们必须彻底消灭那里的所有东西，不论是死的还是活的。我会在见到你之后告诉你其中的缘由。我已经回家了，而且将一直待在家里。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请立刻来找我。事情已经命悬一线，而我的性命与理智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环。

我不敢告诉我的父亲真相，只告诉他我处在危险当中。他从一家侦探事务所里找来了四个帮手看守房子——但我不认为他们能起多大作用，因为他们要对付的东西非常强大，甚至就连你也几乎难以想象。

所以如果你还希望见到活着的我，希望听到如何能拯救宇宙免于完全陷入地狱的方法，请快点儿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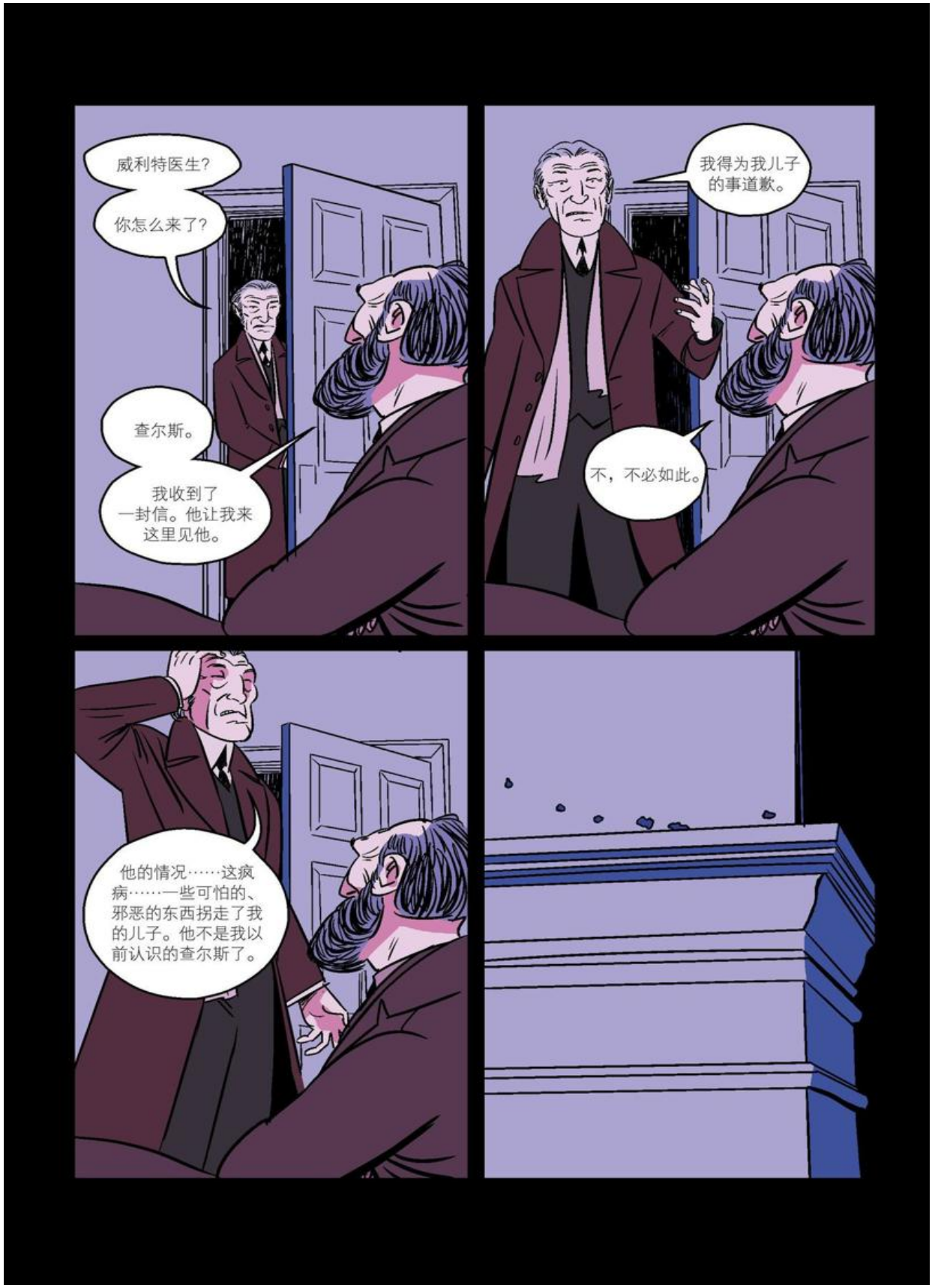
最庄重、最绝望地敬上
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

另，若见到艾伦博士，立刻开枪杀掉他，用酸溶掉他的尸体。




他不在这儿。
哦?
早些时候，他从我们这里溜出去了，然后在一点钟的时候又回来了。
他没说自己去过哪儿，直接就进去了。
他去了他的图书馆，我听见他在恐惧地哭泣着。我冲上去想弄清是怎么回事，这时我听见了呜咽的声音。
咦～啊！！
"但那之后……"
你还好吗?
"之后他很快就离开了。"
他让我来这里见他，说很紧急。他有留下什么口信吗?
没有，先生，他没留下什么。能帮个忙吗？威利特医生……呃……能给我点儿缓解精神紧张的东西吗?
当然。


什么？！他去哪里了？我跟你说过！他不能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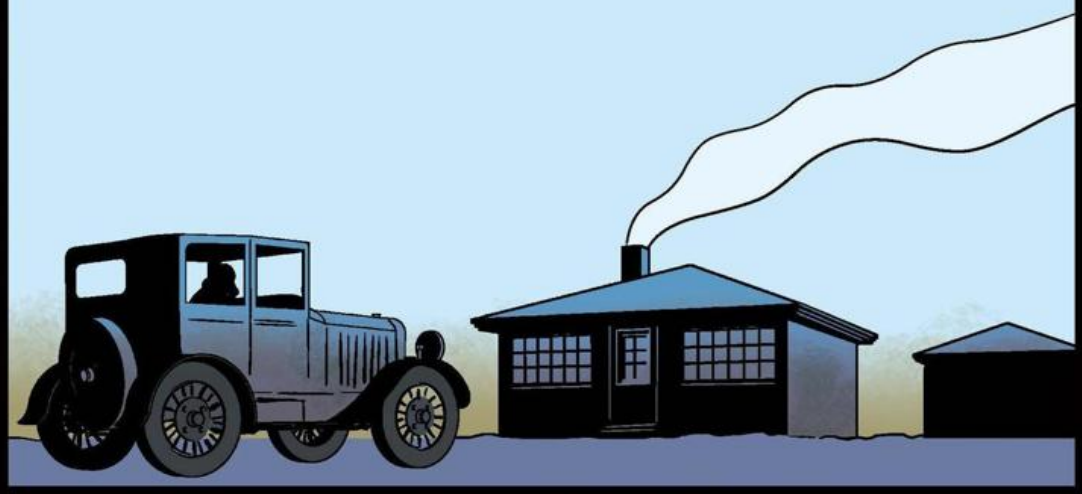

威利特医生?
你怎么来了?
查尔斯。
我收到了一封信。他让我来这里见他。
我得为我儿子的事道歉。
不，不必如此。
他的情况……这疯病……一些可怕的、邪恶的东西拐走了我的儿子。他不是我以前认识的查尔斯了。

普罗维登斯市 普罗斯佩克特街
1928 年 2 月 25 日

亲爱的威利特医生，

查尔斯没有回来。艾伦博士打电话跟我说，查尔斯会在波塔克西特待一段时间，还说他不想被打扰。艾伦要离开一段时间，研究工作需要查尔斯多加留心。他同时还说查尔斯向我问好，并且很遗憾自己造成的各种麻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艾伦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耳熟，这让我觉得很可怕。

敬上
西奥多 · 瓦德






我要见查尔斯，现在就要。
……
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明白吗？我不想听任何借口。要是你不让我进去，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父亲。
让他进来。我们可以像过去一样好好谈谈。
查尔斯？
抱歉，我的声音变成了这样。该死的河边空气让我的肺结核加重了。
请不要对我的父亲提起这些事情，我不希望他担心。
你记得你给我写的信吗？你在信里说得很疯狂，也很紧急……


现在我的精神状况很糟糕……就快实现某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它们实在是太卓越和伟大了，让我觉得有些头晕。
我会让你来判断我的……发现的重要性。
你的邻居报告说在晚上听到古怪的声音，以及一些别的东西。
人们不像以前那样迷信了……
这次肯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尤其是那些害怕我的蠢货不会再惹出什么乱子了。
请忘掉我写给你的东西，不要害怕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东西。艾伦博士是个英明之人，我说了他很多不好的话，我欠他一个道歉。


艾伦博士去哪儿了?
他必须去别的地方做些事情。
"我把话题引到了一些过去的事情上，却只得到了最……古怪的结果。"
他关于现代世界的记忆似乎完全消失了。另一方面，他对考古方面的知识倒是非常熟悉。
你是什么意思?
一个时代曾有过的很多没有记录在册、已经完全被人们忘掉的细节。像是萨宾那辆开往波士顿的长途汽车"该死的不舒服!"——就好像他自己用过一样。他简单的几句话就把有关现代的话题推到了一边。他只希望尽可能地让我感到满意，好让我赶快离开，不要再去找他。
我还注意到了一些别的。
"那里的书并不多，和查尔斯书架上留下的空缺不成比例。他房子里那个所谓的'实验室'也非常简陋——最敷衍的那种。这是个障眼法，假的。我觉得他在别的地方还有一个藏书室和实验室。"


在哪里?
难说。
他疯了。
我有点儿同意你的看法。我真的很想看看查尔斯在那幅肖像画后面找到的文件。
但是，我们该做些什么?
现在先不要轻举妄动，而且我认为我们得完全瞒着瓦德夫人。
我能帮上什么忙?
通常人们更愿意和我开诚布公地说话，西奥多。我是个医生。
我想见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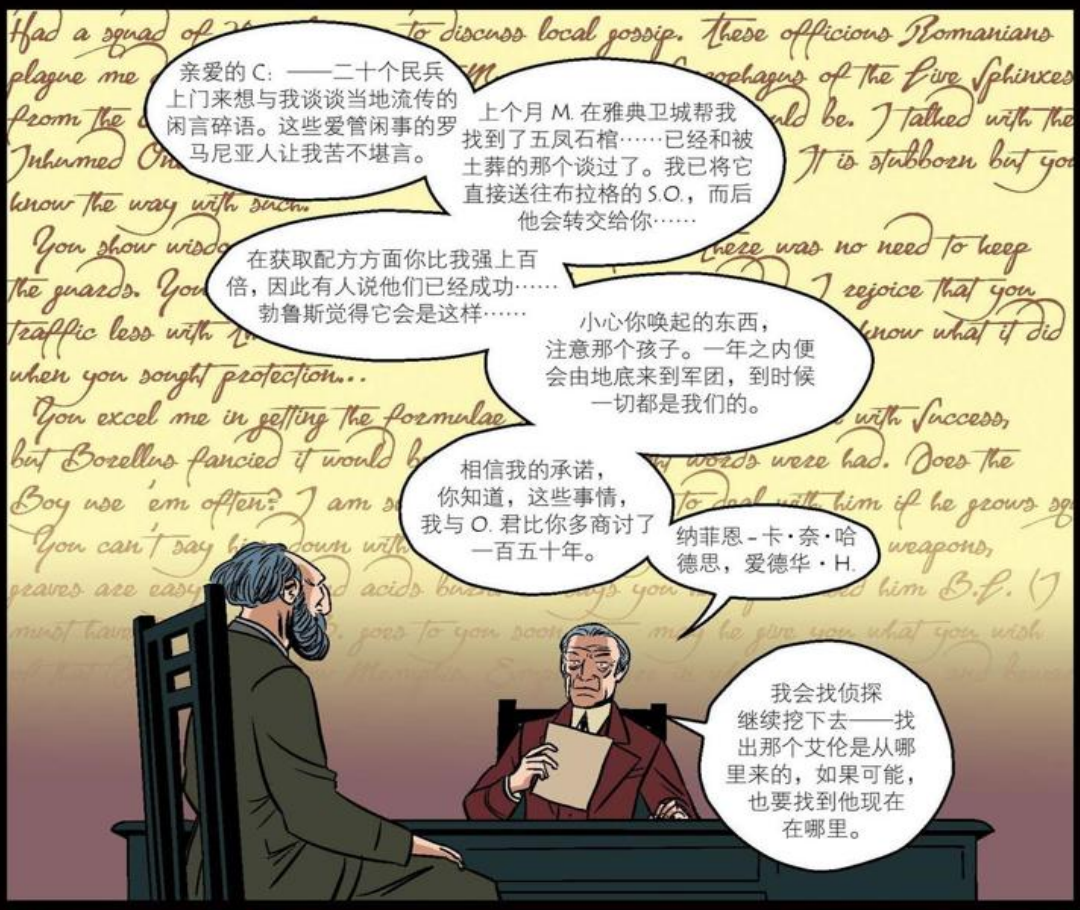

"我想亲自见见他。"
他……
我们必须做任何我们能做的事情……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儿子从这种精神状态里救出来。
那么我们要……


1928 年 3 月 6 日
伪造签名？！
每一张支票都是。
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精神紧张，他的手有些不听使唤。但银行不太相信这个说法。
确实！
他显然没办法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那么，是时候了。
"在科南尼科特岛上有一家医院，是一个名叫韦特的医生开办的。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这会对我的儿子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对大家都好，查尔斯。
的确如此。


医疗笔记——
马里纳斯·B.威利特
我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
他出生的时候，臀部上有一块橄榄色的胎记。
现在不见了。
他的胸口有一颗巨大的黑痣，或者黑痂，但我之前从未见过。
他的右眼上方有一个印记。
他的脸上有一种很细微的表情，我只在那些非常年老的人脸上才见过。
呼吸与心跳都缺乏规律。皮肤冰冷干燥，似乎粗糙得像是某种松散编织起来的织物。
我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如今我却不认识他了。
"我严密监视了所有写给查尔斯与艾伦博士的信件。"


1928 年 3 月 26 日
上个月 11 日的信。从布拉格寄来的，说是寄给一个住在普罗维登斯，名叫 J.C. 先生的人。
好的，非常感谢，威利特医生，让我来。
没有可靠的推论。但从内容上看，这封信应该是写给艾伦博士的。
我那阿摩西恩 - 梅塔特隆之下的兄弟，已读到你的来信。信中提到你从我所送去的盐里得了些东西。
但事情弄错了——墓碑已经被调换过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记得 1769 年你在国王教堂墓地中找到的东西吗？ 75 年前我在埃及也找到了一个（最后给我留了一块儿伤疤，1924 年那个孩子也曾见过这块儿伤疤）。
……不要唤起你无法驱走的东西。随时准备好安息的咒语……
H. 说遇到了一些麻烦，特兰西瓦尼亚被割让给罗马尼亚一事很可能让他有些后悔。如果城堡里不是装满了我们所知道的那些东西，他没准儿会搬去别处。
……会送来些在东方一座山丘墓穴里找到的东西，你肯定会非常高兴。
犹基 - 索托斯·尼伯罗 - 辛，西蒙·O。


查尔斯曾经给我
看过西蒙·奥恩留下的配方，
这封信的笔迹与那配方
上的一模一样。
一个 1771 年消失的人。
我不会太关注这些往来书信。
病人总倾向于和拥有类似偏执心理
的病人聚在一起。查尔斯与艾伦可能与
一个身居国外的人有书信来往，而这个人
见过奥恩的笔迹，并且有意地模仿它，
试图将自己装成他的转世。
艾伦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况，他说服了
查尔斯，让查尔斯以为他是很早以前就死掉的
那个柯温的转世。这不是什么稀罕的幻想。他
们只不过是在模仿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这种类
型的疯子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病状。


亲爱的C：——二十个民兵上门来想与我谈谈当地流传的闲言碎语。这些爱管闲事的罗马尼亚人让我苦不堪言。
上个月M.在雅典卫城帮我找到了五凤石棺……已经和被土葬的那个谈过了。我已将它直接送往布拉格的S.O.，而后他会转交给你……
在获取配方方面你比我强上百倍，因此有人说他们已经成功……勃鲁斯觉得它会是这样……
小心你唤起的东西，注意那个孩子。一年之内便会由地底来到军团，到时候一切都是我们的。
相信我的承诺，你知道，这些事情，我与O.君比你多商讨了一百五十年。
纳菲恩-卡·奈·哈德思，爱德华·H.
我会找侦探继续挖下去——找出那个艾伦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可能，也要找到他现在在哪里。


我们应该让韦特医生看看这封信。


我敢说他和之前一样，会漠不关心地称之为无稽之谈。我们最好还是自己留着这封信。谢天谢地，查尔斯已经被安全送到了医院里，就算艾伦动了谋杀的念头也行不通了……


好吧，我希望你有如何继续深挖这件事的主意。
的确，我有个主意。


让我们扩展思维，看看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毫无疑问，有一个死灵术士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塞勒姆驱巫案之前。
至少有两个活人——可能是一个——被某种最早在 1690 年就已经存在的念头或者人格给完全控制了。
上帝啊。这话听起来就好像我已经完全发疯了一样。
根据书信，我们很清楚这些……生物——还有你的儿子——在做什么，或者想要做什么。
他们一直在洗劫各个时代的墓穴，包括这世界上最伟大、最睿智之人的坟墓，希望从那些过往的灰烬里找到一些意识的残余，并且学习到那些曾经鼓舞、影响过这些逝者的东西。
他们在交换遗骨——
就像学生交换书本。他们找到了一些邪恶的方法来保证大脑一直活下去，可能是在同一具躯体内，或者不同的躯体内。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我们只能靠猜测。但很显然，一部分真相就藏在勃鲁斯关于“精盐”的叙述里。显然有一个咒语能够复活很久以前就死掉的人……
……还有一个能够让它们再度平静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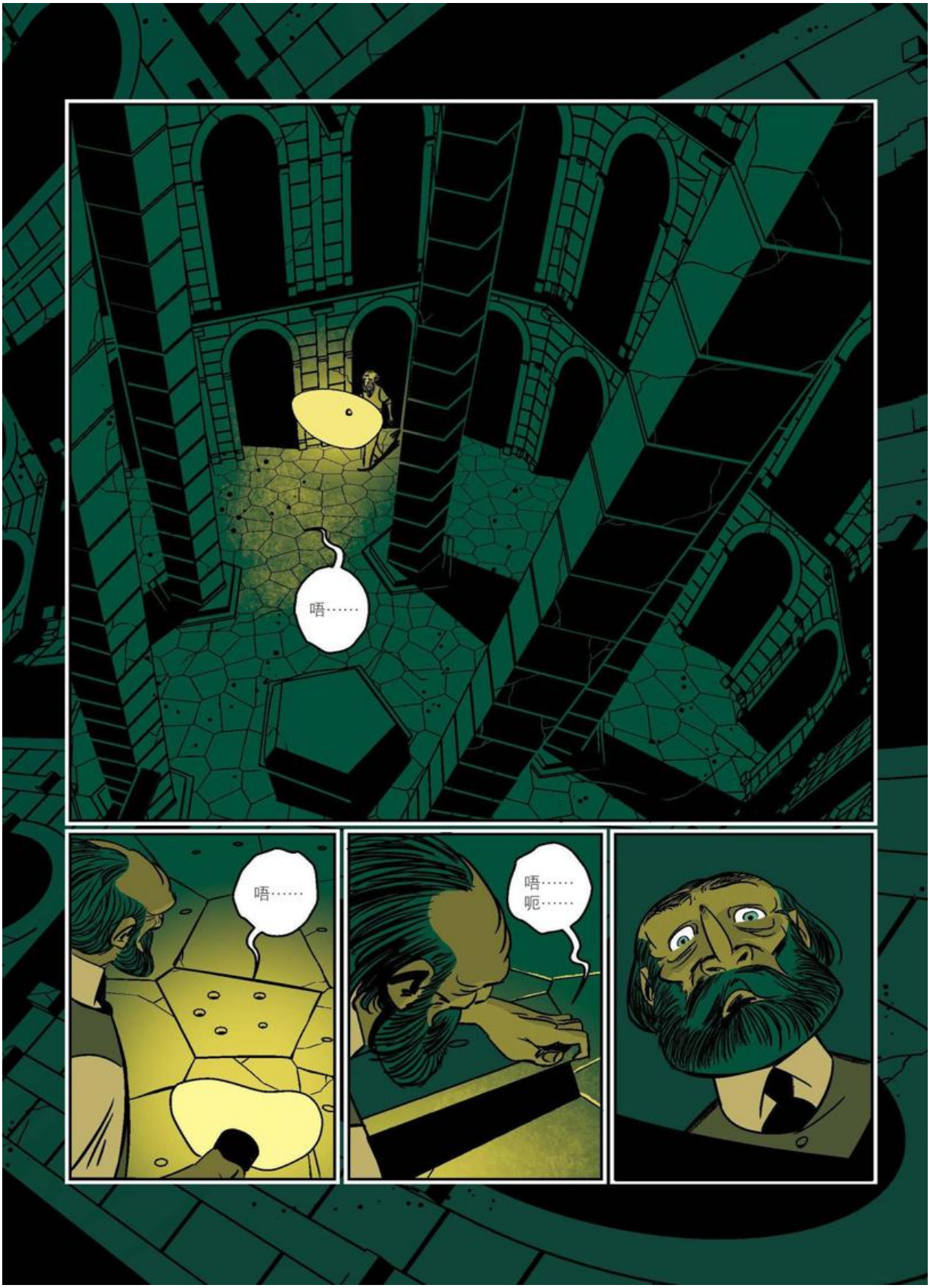

显然，做这件事的人必须非常小心，因为那些古老坟墓上的墓碑并不总是准确的。
柯温毫无疑问唤起了许多被视为禁忌的东西，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但你的儿子，你觉得他究竟接触到了怎样一种曾存在于柯温的那个时代，并且来自“天穹之外”的力量，居然会让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那些被遗忘的往事上？
他曾与那个生活在布拉格的可怖之人有过谈话，并且还与那个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群山里的家伙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肯定找到了柯温的坟墓。报纸上的新闻与他母亲在夜间听到的声音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他召唤了什么东西，而且那个东西真的现身了。
受难节那天的洪亮声响，还有那些实验室里的不同嗓音！在艾伦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声音里有什么让我觉得特别可怕的东西！
还有我从锁着的门后听到的那句争吵：“必须要红上三个月！”上帝啊！
那正巧发生在吸血案件大量爆发之前。
没错！埃兹拉·韦登的坟墓被洗劫，之后波塔克西特的平房传来叫喊声？
从坟墓里来的复仇。约瑟夫·柯温已经来了，而且重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必须找到那些地下墓穴。


1928年4月6日
这不对劲儿，肯定在哪里有个入口。
的确，肯定有个入口。你的儿子花了很大力气才弄到了这块地方。
等等！那个洗衣盆下面……


西奥多？
你没事吧？
唔？
什么？
是的。
我……
"我们不
能冒险，
西奥多。"
你需要些
新鲜空气，
休息一下。


"我会继续探索这个地方。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


伊哎，尼格，
尼嘎，犹格－索托斯，
嘿伊－利格布，发伊，
索罗多戈，呜啊。
奥格索德，哎弗，
格布利－伊嘿，犹格－
索托斯，尼嘎，尼格，
哎伊，扎若……
唔……


唔……
唔……
唔……
呃……



* 此处念的是圣经中使用的主祷文。



B.没有逃进墙里，他发现了那下面的地方。
看见老V.说了沙巴阿，学到了方法。
唤起犹格-索托斯三次，次日已经托人寄走。
F.曾经想销毁一切唤起外来之物的办法。


伊哎，尼格，尼嘎，
犹格－索托斯，嘿伊－
利格布，发伊，索罗
多戈，呜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
"不要唤起你无法驱走的东西。"


"威利特医生，
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刚才很担心。你离开太长时间了。


你还好吗？
那胡子！！！
那双眼睛！！！
上帝啊，
你是谁？！
是我，
西奥多！
那个洞去
哪儿了？
我不知道。
但它之前
就在这儿！


你在下面找到了什么?
那些通道！那些书！所有的东西！全都在下面！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长着胡子的人。
是的。
"是个意外。"
118
"我说了些词语……"
"它就从它的精盐里出现了，就像勃鲁斯说的那样。它出现了，然后……"
"我肯定昏过去了。"


在那些通道里？所以他把你搬到了这里，然后用什么办法把洞给封上了！
是什么？
Cepuynur gleandur cft.
Cadaucr aq ponzi aiiiolucndum
nc alıgd pzzinchaum.
Tacc ut poccr.
"它是什么意思？"
我能确定的是，这是公元 8 世纪或者 9 世纪的手写体，那个野蛮时代里所能记得的拉丁文。
它的意思是“柯温必须死，其尸首必须溶在镪水里，不得有任何存留。保持沉默，勿要言语。”


好吧。你该怎么解释这个？
我要把你那张笑脸给撕下来。
西奥多！
我再问一遍。那些……东西……它们已经在下面有一个月了……它们在挨饿！
该死的东西。它们根本不用吃东西！你说一个月？太谦虚了。
这种下地狱的事情到底哪里好笑了？！
哈！哈！哈！哈！
我在笑惠普尔，这就是好笑的地方！哈哈！他以为他了解了所有的东西。他被枪声弄得有点儿聋了！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你说一个月？从柯温死掉算起，那些东西已经在那下面挨 157 年的饿了！

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

那里有一个房间，里面有绿色的粉末……

我读出了上面写的东西。

对于任何不曾深入了解魔法历史的人来说，那些词语不可能有任何重要的意义。

哈！

你如果知道咒语去唤起我准备好的东西，那你就不可能站在这儿向我说起这些事情了。那是 118 号！是的，如果你在另一个房间里看过我的目录册子，你肯定会被吓坏的。我从没唤起过它，但那天你们……邀请我来这里的时候，我正准备这么做呢。哈！

柯温必须死，其尸首必须溶在镪水里，不得有任何存留。保持沉默，勿要言语。


它的意思是——
我知道它的意思。
可你们却来了这里！
我必须要告诉奥恩和哈钦森！我必须警告他们，他来了！我必须警告他们！！！
你愚蠢地相信了那些人。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建议艾伦博士杀掉你。
你必须让我出去。我必须警告他们。
你不明白吗？你在这里很安全，他们伤不到你。
不！不！


西奥多，我觉得我们应该走了。
不！求你！
你必须警告他们！
走吧，免得精神病医生说我们又在加重他的幻想了。
你不明白！他们现在很危险！
"我们找到了一副假胡须，我们认为它应该是艾伦博士的东西。"


我们还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一张铅笔便条。当地商人认出那上面是艾伦的笔迹。
一些州警去那间平房调查过一起卡车抢劫案，我们和他们谈了谈。他们说，他们看清楚了他的脸。
他们说，他的胡子看起来有点儿奇怪，而且右眼上方有一个小伤痕。
码头那边呢？
没有线索。


艾伦的笔迹和柯温留下的那些老手稿上的字迹一模一样。
是啊。
假胡子和那副眼镜、字迹、那幅老肖像画，还有那个小伤疤。
查尔斯现在也有一样的伤痕了。那个电话里的声音……
想一想，西奥多，看在上帝的分上，仔细想一想。你有没有看见查尔斯与艾伦同时出现过?
警官们不是说看见他们俩一同出现吗?
有过一次。但你看见他们一起出现过吗?
没有。


艾伦离开的那个时候，查尔斯突然就不再害怕了，而且还搬到平房那里去住了，不是吗？
不……不……不。
为什么艾伦和查尔斯都要模仿柯温的笔迹呢？
我的儿子。
不！！
"你的儿子从虚空中召来了某个东西，某个他没办法驱走的东西。"
"我劝你，西奥多，这个时候，还是让我来继续调查吧。"


"毫无疑问，接下来，我们会遇上一些让我们极为厌恶的事情……"
"……有些真相应该由一位朋友来承担，而不是一名家属来承担。"
噢，上帝啊。


1928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
你又去那里挖东西了？
我们在平房里发现了假胡须，还有墨镜。
是不是比你的胡子更别致？
那个样式不适合我，但和你很搭配。
这就是你急着来见我的原因？假设有个人突然发现拥有双重身份是件好事，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本来和我没什么关系，但问题是他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该毁掉那个将他从虚空中召唤来的人。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我在壁炉饰架后面找到了那个孩子。我将他的骨灰埋在了那座应该用来埋葬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的坟墓里。
去你的！你都跟谁说过了？谁又会相信你的话？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不是普通的事情。这是超越了时间的疯狂行径，是从天穹之外来的恐怖怪物，当局不会理解的。我知道你的那些应该被诅咒的魔法是真的。你骗不了我，约瑟夫·柯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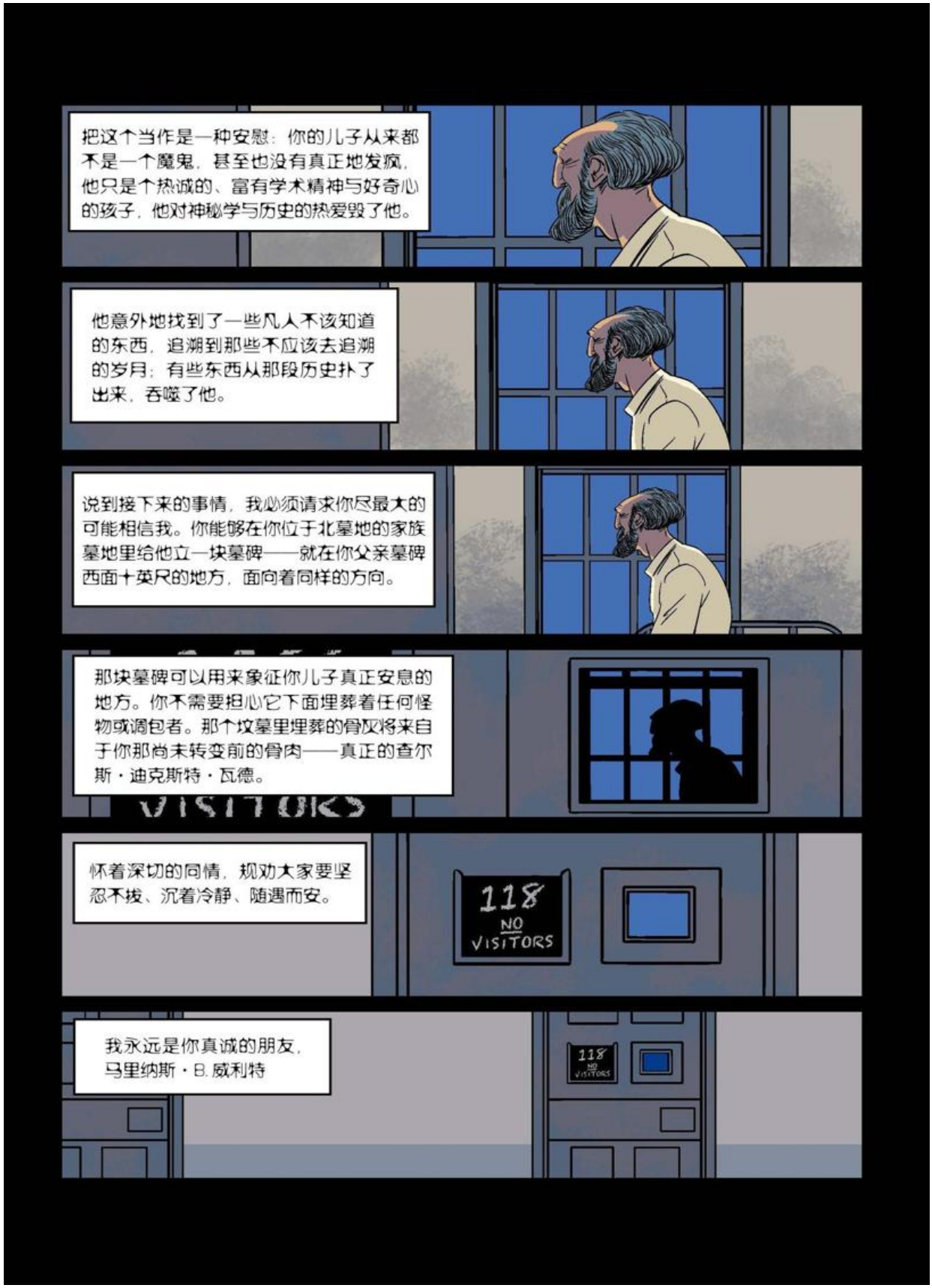

没错，**约瑟夫·柯温**。真名中存在着无比强大的力量。
我知道你的魔法将那个孩子吸引了过去，让他从遭人厌恨的坟墓深坑里唤起了你。我知道你一直藏在他的房间里，后来又戴着胡子与眼镜外出露面。当他反对你洗劫坟墓的可怕行径时，我知道你决定做些什么，我还知道你已经做好了后面的计划。
"我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骗过了那些警卫……"
"他们以为是查尔斯回来了，他们也以为后来离开的也是查尔斯……"
"但你勒死了他。"
"而且我敢说，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但没有聪明到能够估计出你们两个的脑子里装着的是不一样的思想。"


你是个蠢货，柯温！你以为一点点视觉上的相似就足够了。你忘记考虑你们的声音，还有笔迹这样简单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愚蠢让我震惊，真的让我震惊。
你失败了。
我花了些力气联系到一个从各国收集整理新闻的剪报公司，让他们帮我留意发生在布拉格与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发生的重大案件与事故。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他们的消息……
"一间位于布拉格最古老城区里的房子被毁掉了。住在房子里的人名叫约瑟夫·纳德卡，没人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搬来的。但事故发生后，他就消失了。"
"特兰西瓦尼亚境内也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拉库斯东部山区里的费伦奇城堡已经不复存在。"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孤身一人了。"
"不要唤起你无法驱走的东西。"他们是这么说的，不是吗？你失败过一次，也许是因为一模一样的原因，你自己的邪恶魔法会再次让你失败。
柯温，人不应该僭越自然的某些限制，你所编织的所有恐怖都会反扑过来，将你消除得干干净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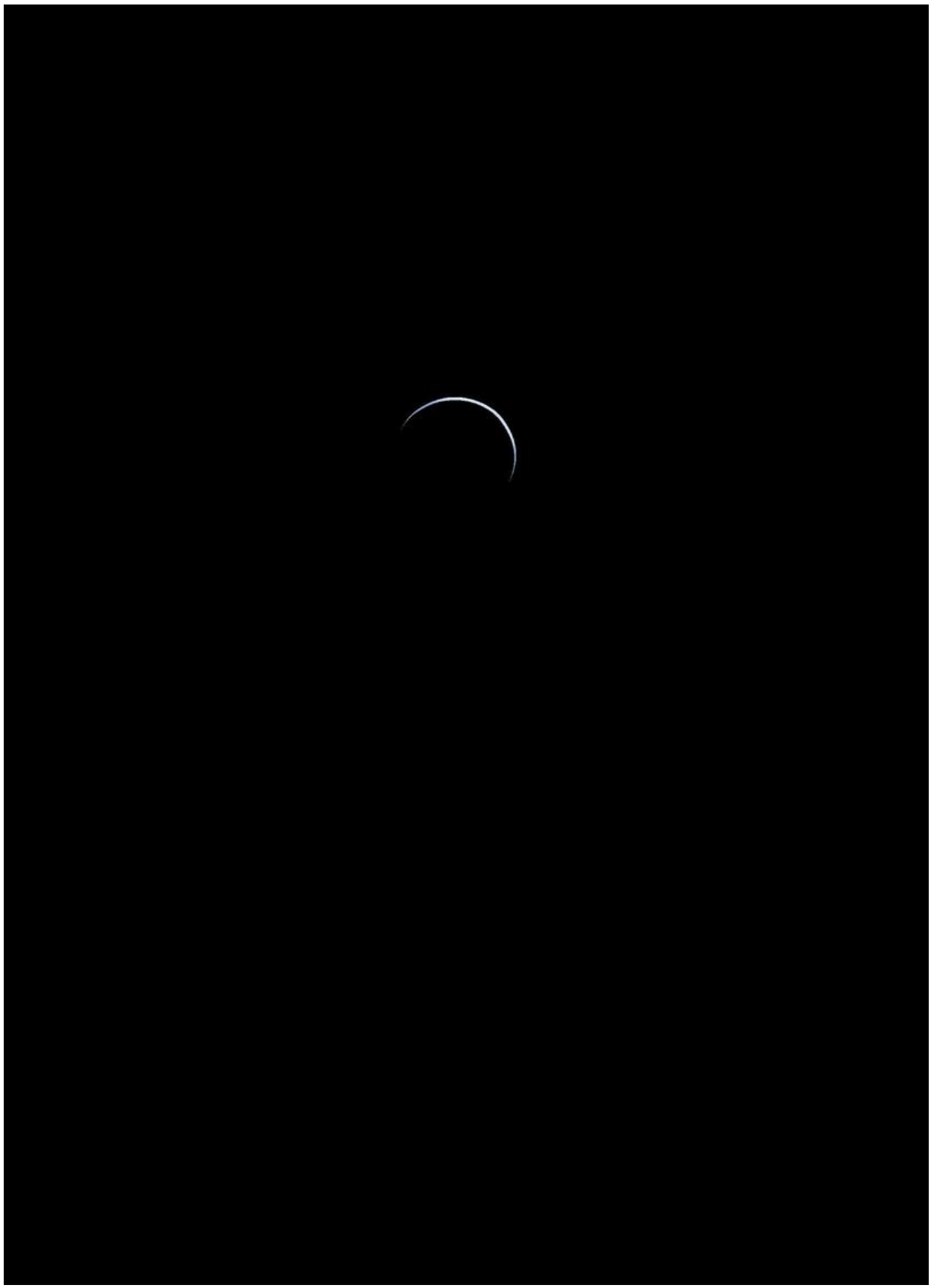

佩尔－阿多乃－耶洛因
阿多乃－耶和华
奥格索德，哎弗，格布利－伊嘿，扎若……
阿多乃－萨巴斯
犹格－索托斯，尼嘎，尼格，哎伊，
梅塔特隆－
扎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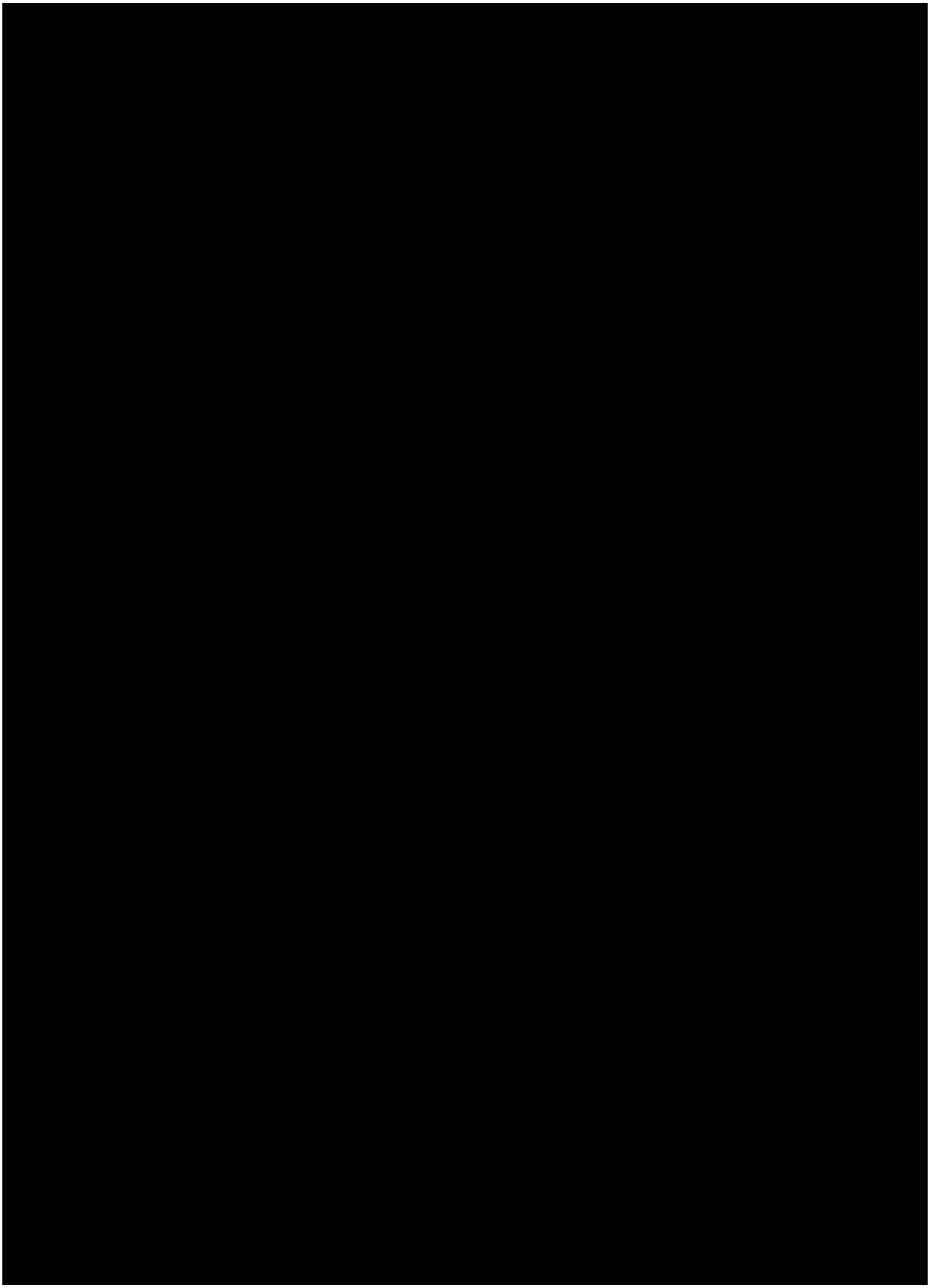

"威利特医生？你能听见我吗，威利特医生？"
威利特医生？
对不起，你能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吗？
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到底怎么了？


查尔斯卷进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但他已经因此付出了代价，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怪物或者恶人。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愿意相信那个过去的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已经在这个过程中死掉了。
很好，威利特医生，我们换个时间再试一试。
亲爱的西奥多：——我要给这件可怕的事情做个了结，而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对你说几句话。
明天，查尔斯会从医院里逃走。所有人都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我建议你搬去大西洋城与你的妻子团聚。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因为查尔斯已经安全了，比你所希望的更加安全。你不需要再担心艾伦，因为他还有他的同伙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把这个当作是一种安慰：你的儿子从来都不是一个魔鬼，甚至也没有真正地发疯，他只是个热诚的、富有学术精神与好奇心的孩子，他对神秘学与历史的热爱毁了他。
他意外地找到了一些凡人不该知道的东西，追溯到那些不应该去追溯的岁月；有些东西从那段历史扑了出来，吞噬了他。
说到接下来的事情，我必须请求你尽最大的可能相信我。你能够在你位于北墓地的家族墓地里给他立一块墓碑——就在你父亲墓碑西面十英尺的地方，面向着同样的方向。
那块墓碑可以用来象征你儿子真正安息的地方。你不需要担心它下面埋葬着任何怪物或调包者。那个坟墓里埋葬的骨灰将来自于你那尚未转变前的骨肉——真正的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
怀着深切的同情，规劝大家要坚忍不拔、沉着冷静、随遇而安。
118
NO
VISITORS
我永远是你真诚的朋友，
马里纳斯·B.威利特
118
NO
VISITOR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 /（美）H.P. 洛夫克拉夫特著；（英）I.N.J. 卡尔巴德绘；竹子译 .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10
书名原文：The Case of Charles Dexter Ward

ISBN 978-7-5699-3173-0

Ⅰ . ①查… Ⅱ . ① H… ② I… ③竹… Ⅲ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0945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1905

First published in 2012 in English by SelfMadeHero
139-141 Pancras Road
London NW1 1UN
www.selfmadehero.com

Original story by H. P. Lovecraft
Adapted and illustrated by I. N. J. Culbard
Edited by Dan Lockwood

The Case of Charles Dexter Ward © 2012 SelfMadeHer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

CHAERSI DIKESITE WADE SHIJIAN

作　　者 | [美] H.P. 洛夫克拉夫特
绘　　者 | [英] I.N.J. 卡尔巴德
译　　者 | 竹　子

出 版 人 | 陈　涛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王雅观
责任编辑 | 黄思远　王雅观
装帧设计 | 迟　稳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 - 8021507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mm 1/16　　印　　张 | 7.75　　字　　数 | 66 千字
版　　次 |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3173-0
定　　价 | 59.9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LOVECRAFT - CULBARD

“我醒着……同时也在做着梦。”



超越时间之影

THE SHADOW OUT OF TIME



长篇克苏鲁神话图像小说

[美]H. P. 洛夫克拉夫特 著

[英]I. N. J. 卡尔巴德 绘

竹子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THE SHADOW OUT OF TIME

超越时间之影

长篇克苏鲁神话
图像小说

LOVECRAFT - CULBARD

[美] H. P. 洛夫克拉夫特 著
[英] I. N. J. 卡尔巴德 绘
竹子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阿卡姆
ARKH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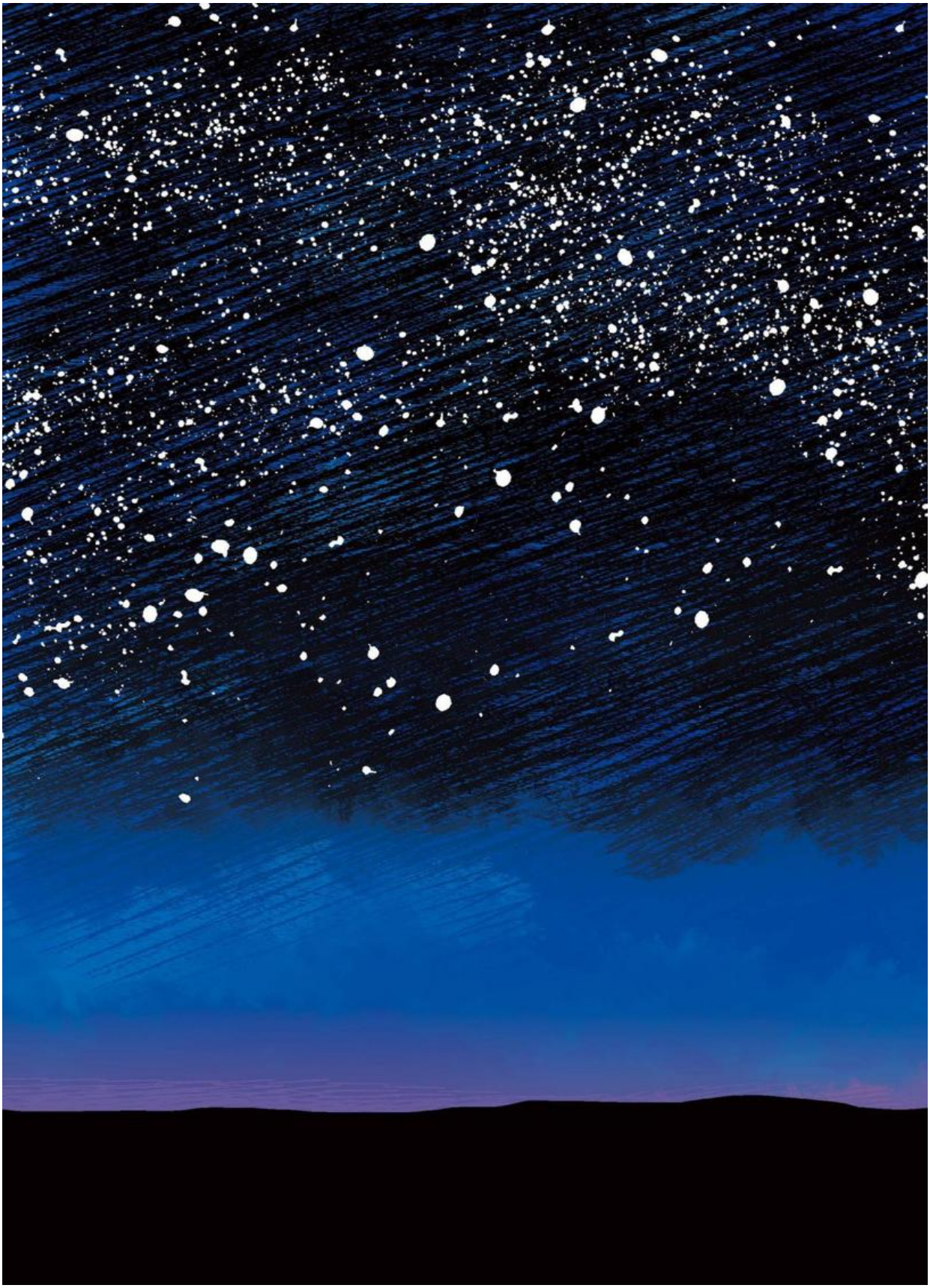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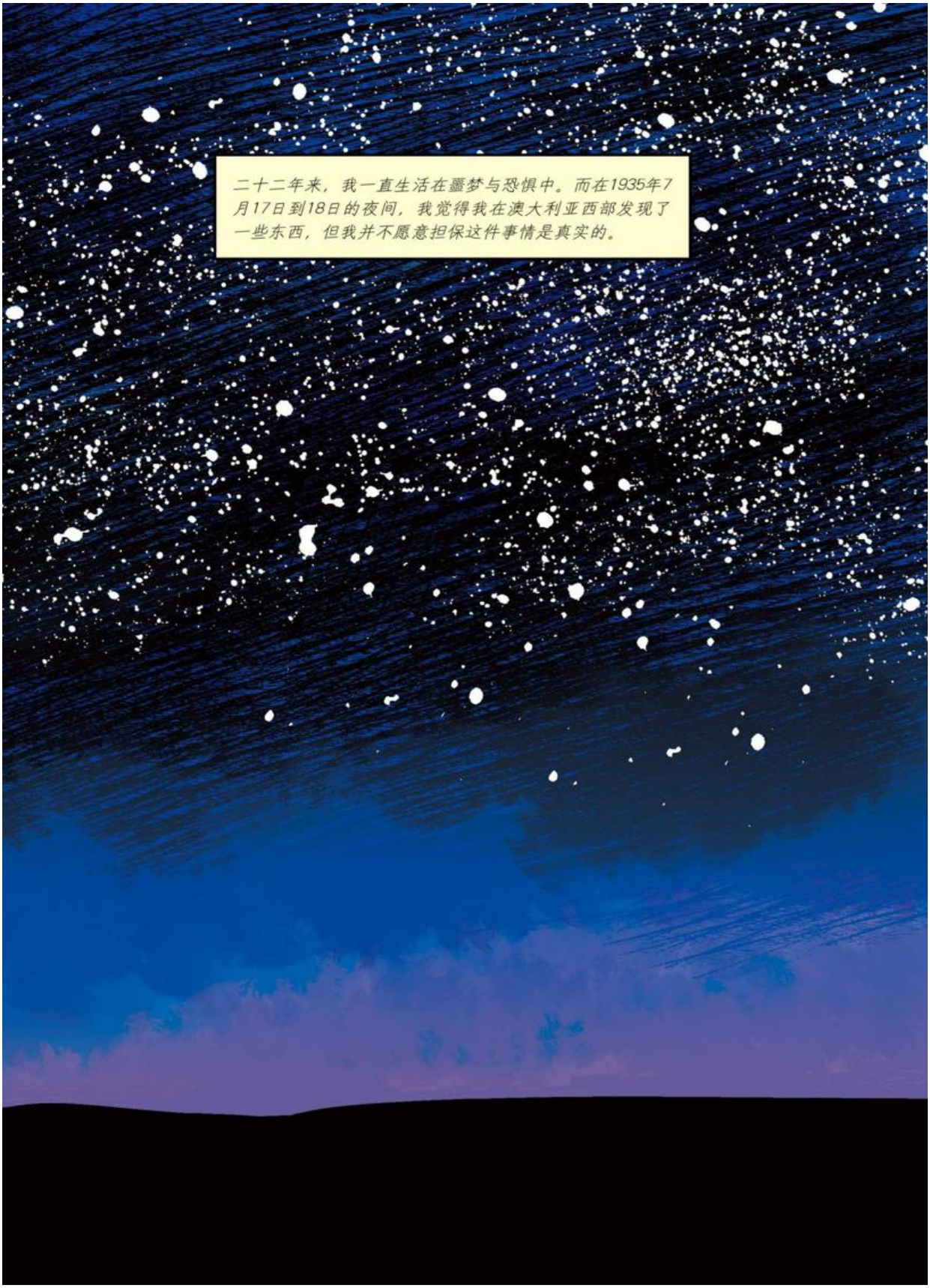
创作于1934年到1935年的《超越时间之影》是H.P.洛夫克拉夫特生前最后一篇长篇小说。由于一贯的自我否定心理作祟，该故事的最终版本并没有让作者感到满意。但是，这篇小说仍然于1936年6月首次发表在了《惊天传奇》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被人们视为经典的怪奇故事作品之一。

小说跨越了无比宽广的时空，讲述了纳撒尼尔·皮斯利——一个在阿卡姆城那座恶名昭彰的密斯卡托尼克大学里工作的教授——试图解开自己患上失忆症的五年里所留下的谜团。在早期“神话”故事《克苏鲁的呼唤》以及《疯狂山脉》的基础上，《超越时间之影》巩固了洛夫克拉夫特的核心主题：揭示宇宙的真相，展现人类在面对远古力量的入侵时是如何渺小无力，以及重新评估我们在整个宇宙中的位置。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逐步揭露，我们的英雄——以及读者本身——逐渐沉浸在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追寻知识的奇异旅程中。但它真的曾经发生过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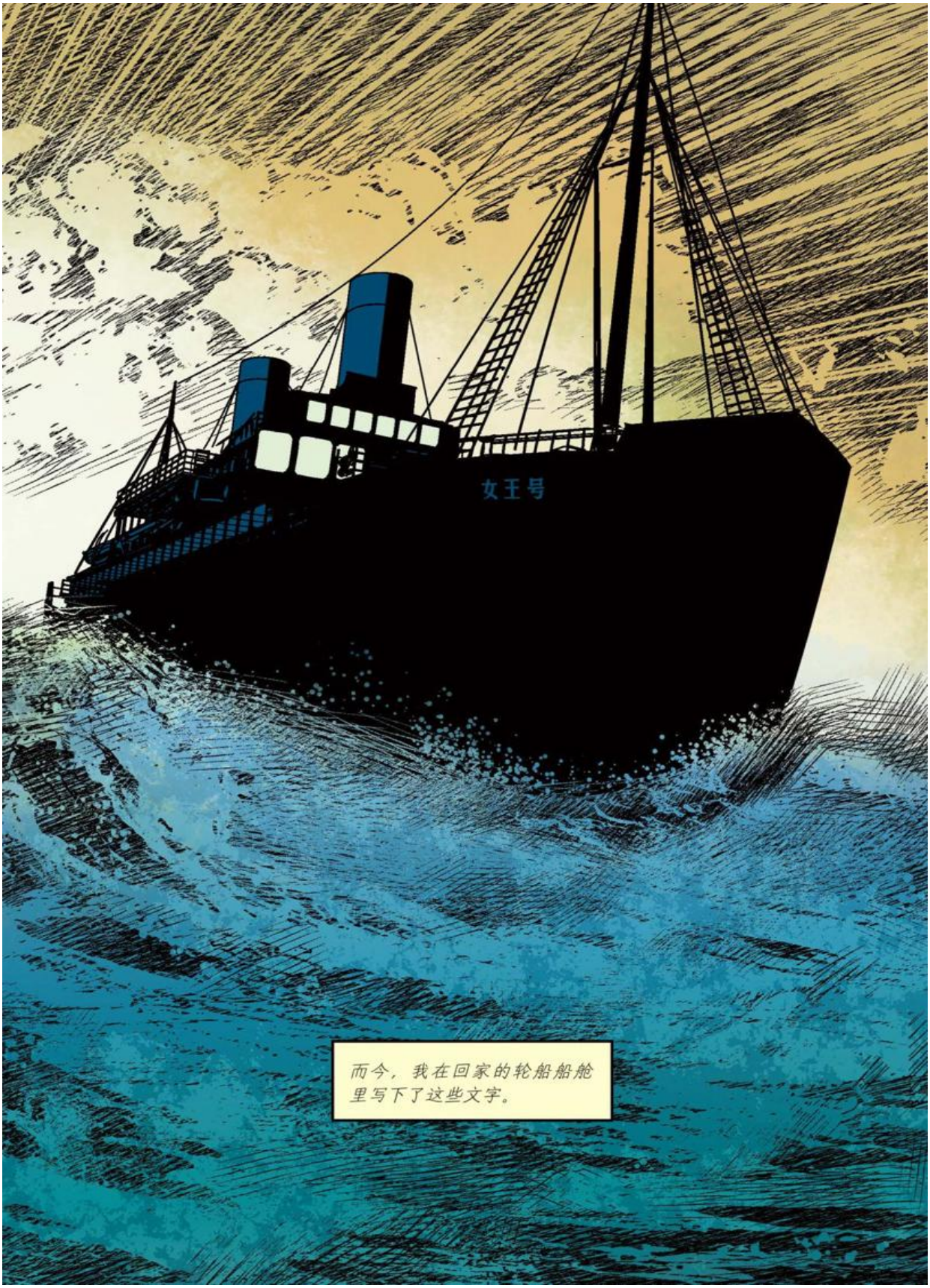
故事中的主角皮斯利是洛夫克拉夫特笔下最让人喜欢的角色之一——他被一股冲动牵引着去探索并理解那些无法想象的事情，与此同时，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仍旧保持着人性的温暖与对儿子的爱。

卡尔巴德的生动改编完美地捕捉到了皮斯利在二十二年的调查生涯里经历过的冒险与体验到的神秘氛围，让故事保持着一个紧绷的节奏，为读者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同时也让读者明白了《超越时间之影》为何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此类故事中最为引人入胜的作品之一。




二十二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噩梦与恐惧中。而在1935年7月17日到18日的夜间，我觉得我在澳大利亚西部发现了一些东西，但我并不愿意担保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我有理由希望自己的经历只是一场噩梦。但它真实得令人毛骨悚然，因此我有时候觉得事情不会如我所愿。
你，我的儿子，你是我唯一的希望。
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那么人类必须准备好接受一些关于宇宙的全新看法，以及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真实处境。这将会让我们呆若木鸡。此外，我们也必须防范某些潜伏着的威胁，它们将会给我们中的某些人带来可怕的恐怖经历。
我独自一人发现了那一切。运气以及那些移动的沙丘使得其他人没能找到我所见到的东西。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没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女王号
而今，我在回家的轮船船舱里写下了这些文字。


整件事情——起码我能清晰分辨的部分——是这样的……
我非常清楚，而且始终毫不怀疑地明白，我是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
我是乔纳森·皮斯利与汉娜·(温盖特）皮斯利的儿子，在黑弗里尔市出生，并在那里上学。
在我十八岁那年——1889年，我考入了密斯卡托尼克大学。


毕业后，我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经济学，并在1895年返回密斯卡托尼克大学成为了一名政治经济学讲师。
划啊，划啊，划小船，顺着溪儿慢慢淌；乐啊，乐啊，乐开花，生活好像梦中花。
1896年，我娶了你的母亲，来自黑弗里尔的艾丽斯·吉泽尔。然后在1900年，你出生了。
1898年，我当上了副教授，然后在1902年被提拔成了教授。
37
我的家族没有任何疯狂或邪恶的历史，而我本人也对神秘主义与病态心理学没有一丁点儿的兴趣——鉴于我在阿卡姆这座逐渐衰落、流言盛行的城市里遭遇的突发变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1908年5月14日，星期四，我患上了一种奇怪的健忘症。但这一病症并不是无法治愈的，我待会儿会提到这一点……
你忘记带上你的书了，亲爱的。
是的，是的。
你还好吗？
我……还好，没事。
不过，我要迟到了。
为什么我总是迟到？


啊！
噢，天哪！
你还好吗，教授？
还好，我……我的头……有点儿痛……喝杯水，我就会好了。
那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有人正在试图占据我的思想。


灾难发生在上午大约10点20分的时候，当时我正在给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
噢！


我的学生发现事情好像非常不对劲儿……
他在干什么?
教授?
我陷入了昏迷，而且直到十六个半小时后才再度爬起来。
然而，对我而言，恢复正常，再度见到我们世界的阳光时，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铃—铃—铃—铃—铃

喂?

我是威尔逊医生。

请问……


威尔逊医生?
是的，你好，巴尼。我接到一个电话……
他的呼吸不太规律，你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这样了吗?
是的。房门开着。
你知道是谁打的电话吗?
外国人口音。他没说自己的名字。
我整晚都在巡逻，11 点的时候碰巧从这附近路过，看见一个皮肤黝黑、身材很瘦、外国人模样的男人进了房子。他是开汽车来的。
房子里的灯一直亮到凌晨 2 点 15 分。汽车一直到 4 点才离开。也许是那名访客打的电话。
是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过来的。听声音像在火车站，不是这附近。
好吧，没有闯入的迹象。
这里曾摆过什么东西，但是被拿走了。


噢……
那……
纳撒尼尔？！
“……那个时期的正统的经济学家，以杰文斯为代表，普遍想要将经济周期与科学理论联系起来。他试图证明经济周期中的繁荣和衰退与太阳黑子的物理周期有关，也许活动的高峰意味着……”
哦，老天啊！威尔逊医生？你……
在这里……
做什么？
你能恢复真是太好了。
我想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巴尼。谢谢你。
好吧，现在，我……


放宽心，事情有什么进展我会通知你的。皮斯利教授是我的病人。
好极了，医生。
丢失五年带来的问题麻烦得超过你的想象，你这种情况，有无数的事情需要调整……
五……五年？我不明白……
纳撒尼尔……你在 1908 年 5 月 14 日上经济学课的时候昏迷了……
是星期四。
那天是的。今天是 1913 年 9 月 27 日，星期六。
你在说什么？为什么我在这里？
我觉得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能解释……
艾丽斯在哪儿？温盖特呢？发生了什么事？
仔细听我说，纳撒尼尔。非常、非常仔细地听我说。


"1908年5月14日，你在上课的时候突然精神崩溃了。你摔倒在地，并且在一段时间里一直都不省人事。"
5月15日，凌晨3点
咕……呼……
喀啦……
纳撒尼尔？
不，是我，艾丽斯。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噢，天哪！
医生！
快来啊！
刚才他睁开了眼睛，然后开始说话。有些不对劲儿。他在说胡话。还有他的脸，你看他的脸。


纳撒尼尔？你记得我，对吗？我是你的医生，威尔逊医生。
你记得艾丽斯吗？你的妻子？
纳撒尼尔，你能说话吗？
或者你可以给我个信号，让我知道你能听懂我的话。
皮斯利夫人，把孩子带过来。
这个时候？我不想让他看见他的——看见纳撒尼尔这个样子，我——
皮斯利夫人，拜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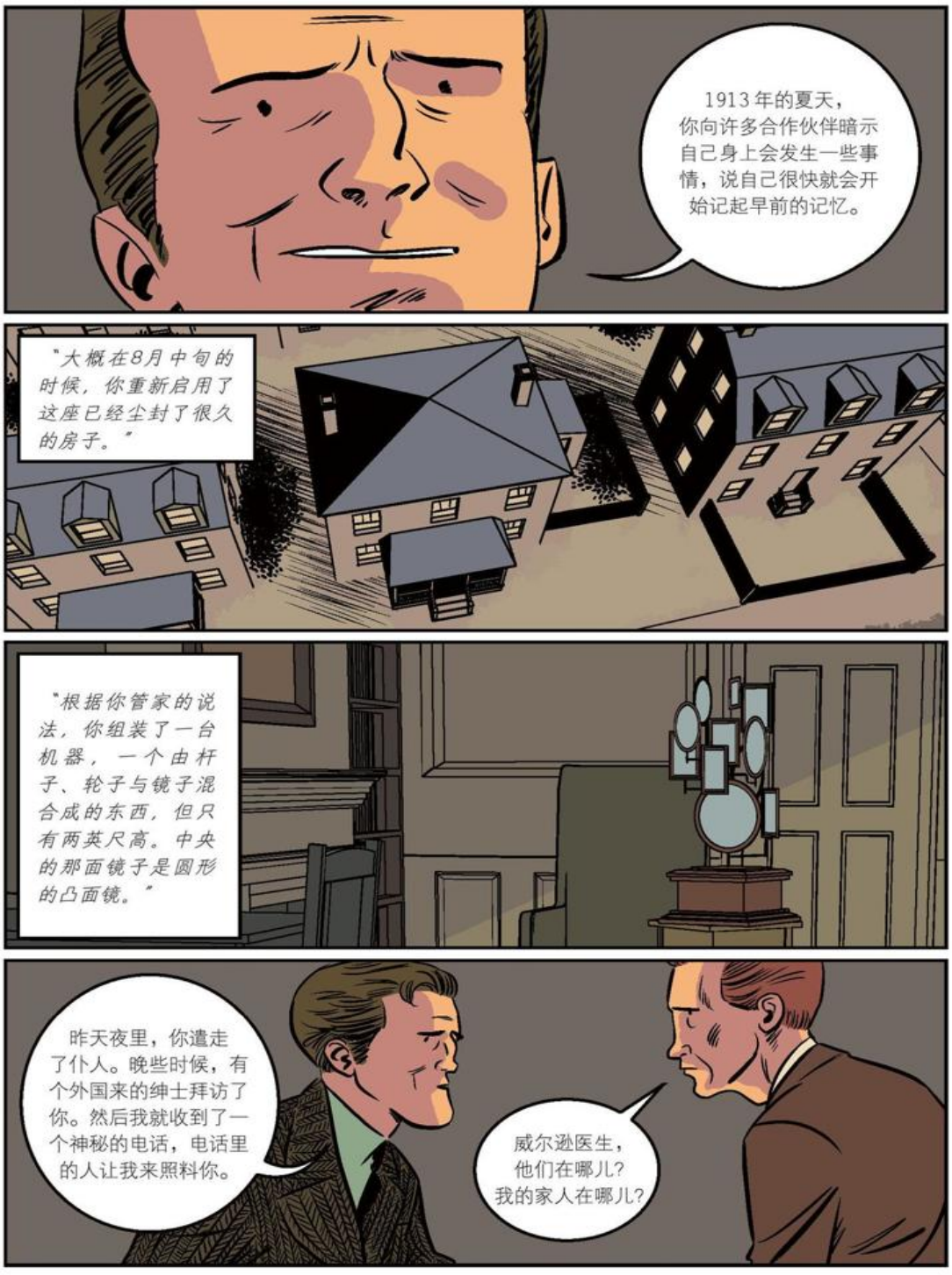

"……把孩子带过来。"
你记得温盖特，对吧？
温……基……特……
他是你儿子，纳撒尼尔。你儿子。你记得，对吗？
记……得，是……的，是……的。
划啊，划啊，划小船，顺着溪儿慢慢淌……


"虽然你的精神恢复了正常，但你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使用你的四肢。"
"你仍然需要接受严格的医学观察。"
"你承认自己患上了失忆症，对自己的身份一无所知，此外，你还对历史、科学、艺术、语言以及民俗知识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很多人都觉得你在谈论知识与未来的时候，会展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态度。"
"你就像是一个勤奋的、来自遥远异国的旅行者，对一切充满了好奇。"


"在被允许进入大学图书馆后，你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那里。"
"然后，你又开始安排一些奇怪的旅行，并在美国与欧洲的大学参加一些特殊的课程。"
"你的案例得到心理学界的一些关注，这让你得到了许多学习交流的机会。"
"你被当成了一个用来研究第二人格的典型案例。"
你说奇怪的旅行?
是的，你获得了使用自己研究经费的权力。


"1909年，你在喜马拉雅山区待了一个月。"
"1911年，你骑着骆驼去了阿拉伯沙漠中的一些未知区域。"
"1912年的夏天，你还租了一艘船前往北极，斯匹次卑尔根岛以北的地方，回来的时候显得特别失望。"
我进行这些探险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当时很显然不想给出任何形式的说明。


大学的图书馆长……
阿米蒂奇。
"他说你在阅读与独立研究时的效率令人叹为观止。"
"他曾经非常惊异地看见你一面以最快的速度翻阅书页，一面匆匆扫过上面的内容，然后就完完全全地掌握了整本书的内容。"
"你阅读的那些书籍引发了一些丑化你的报道，那些报道宣称你与各式各样的神秘学组织的领袖有密切来往。"


1913年的夏天，
你向许多合作伙伴暗示
自己身上会发生一些事
情，说自己很快就会开
始记起早前的记忆。
“大概在8月中旬的
时候，你重新启用了
这座已经尘封了很久
的房子。”
“根据你管家的说
法，你组装了一台
机器，一个由杆
子、轮子与镜子混
合成的东西，但只
有两英尺高。中央
的那面镜子是圆形
的凸面镜。”
昨天夜里，你遣走
了仆人。晚些时候，有
个外国来的绅士拜访了
你。然后我就收到了一
个神秘的电话，电话里
的人让我来照料你。
威尔逊医生，
他们在哪儿?
我的家人在哪儿?


"你的模样还有言语有些奇怪……让人感到不安，你的家人也不例外。"
乐啊，乐啊，乐开花，
生活好像梦中花。
不！
离他远点儿！
那不是我的丈夫……
上帝，我的上帝。
温……
基……特！
我说了，
离他远点儿！


"你的儿子不知为何似乎能够克服那些因为你的变化而产生的恐惧与厌恶情绪。"
"他那时候只有八岁，却一直相信真正的你有一天会回来。"
父亲！
现在你回来了。
你必须好好休息。
等你好好睡一觉后，我们可以再详细地说一说。
听说了我在1908年后的各种举动，我感到震惊与不安。
我试着尽可能理性地看待整件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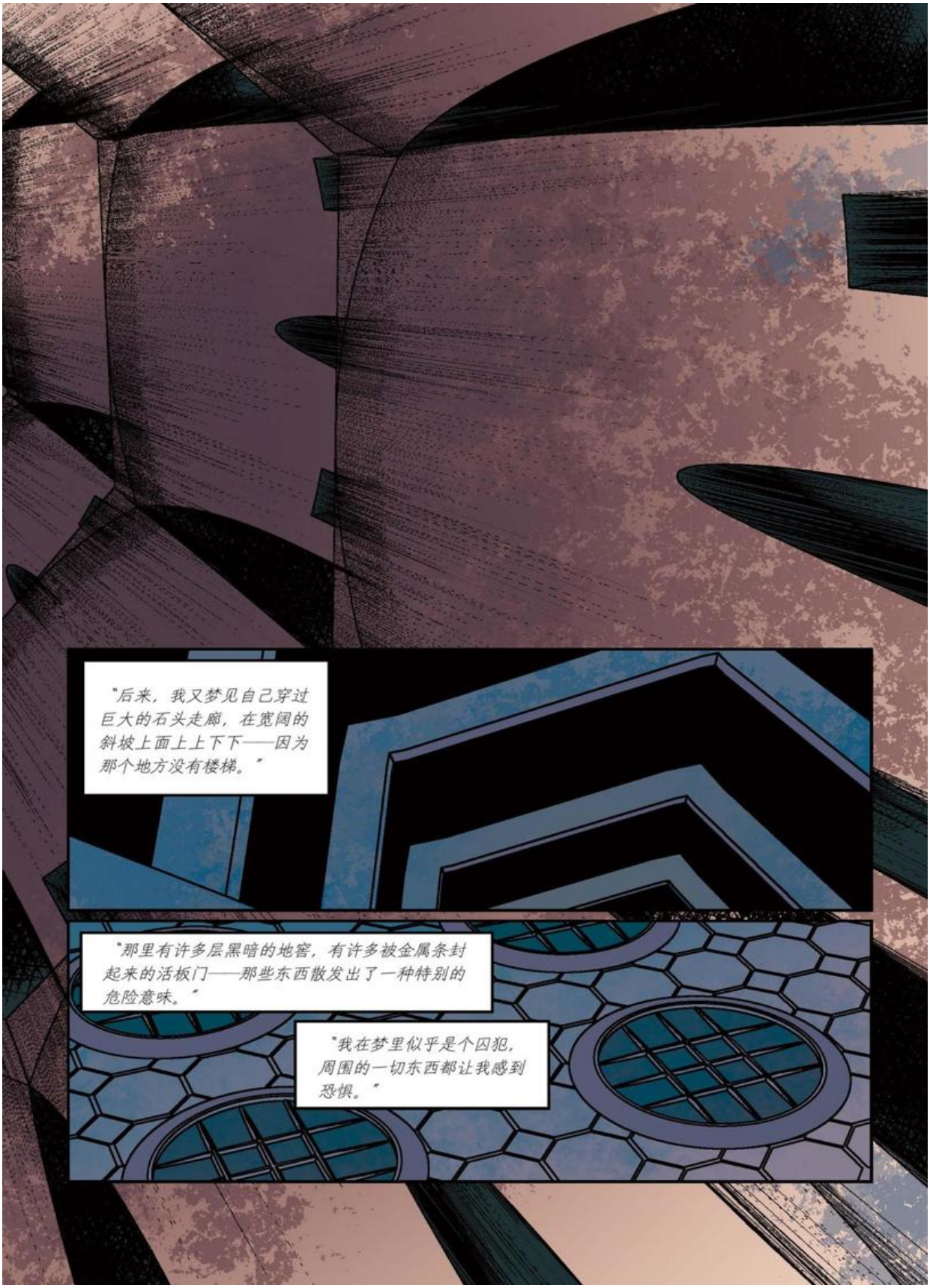

学习重新开始普通生活是一个充满困难的痛苦过程。
啪
你在做什么?
好吧? 怎么了? 你往我家的窗户扔石头干什么? 我要……
你是谁?
你……
温盖特?


儿子！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母亲，她——
她嫁给了克莱门茨先生。
我觉得他不太喜欢我，不过对我来说正好。
快过来。
你回来了！
是的，我回来了，我就在这里。
当我想办法重新赢回监护权后，我们两个就在克兰街的房子里住下来。之后不久，我再度开始教书。


我于1914年2月那个学期开始工作，并且干了整整一年，直到那些梦境与不安的感觉降临到了我的身上……
啊！！
1915年10月
那些梦——那些奇怪的念头快要把我逼疯了。
战争的爆发，例如……我发现自己在思考一些最为古怪的事情。
我对于时间的概念似乎……被扰乱了。过去、现在、将来……
我发现自己在用最为奇怪的方式思考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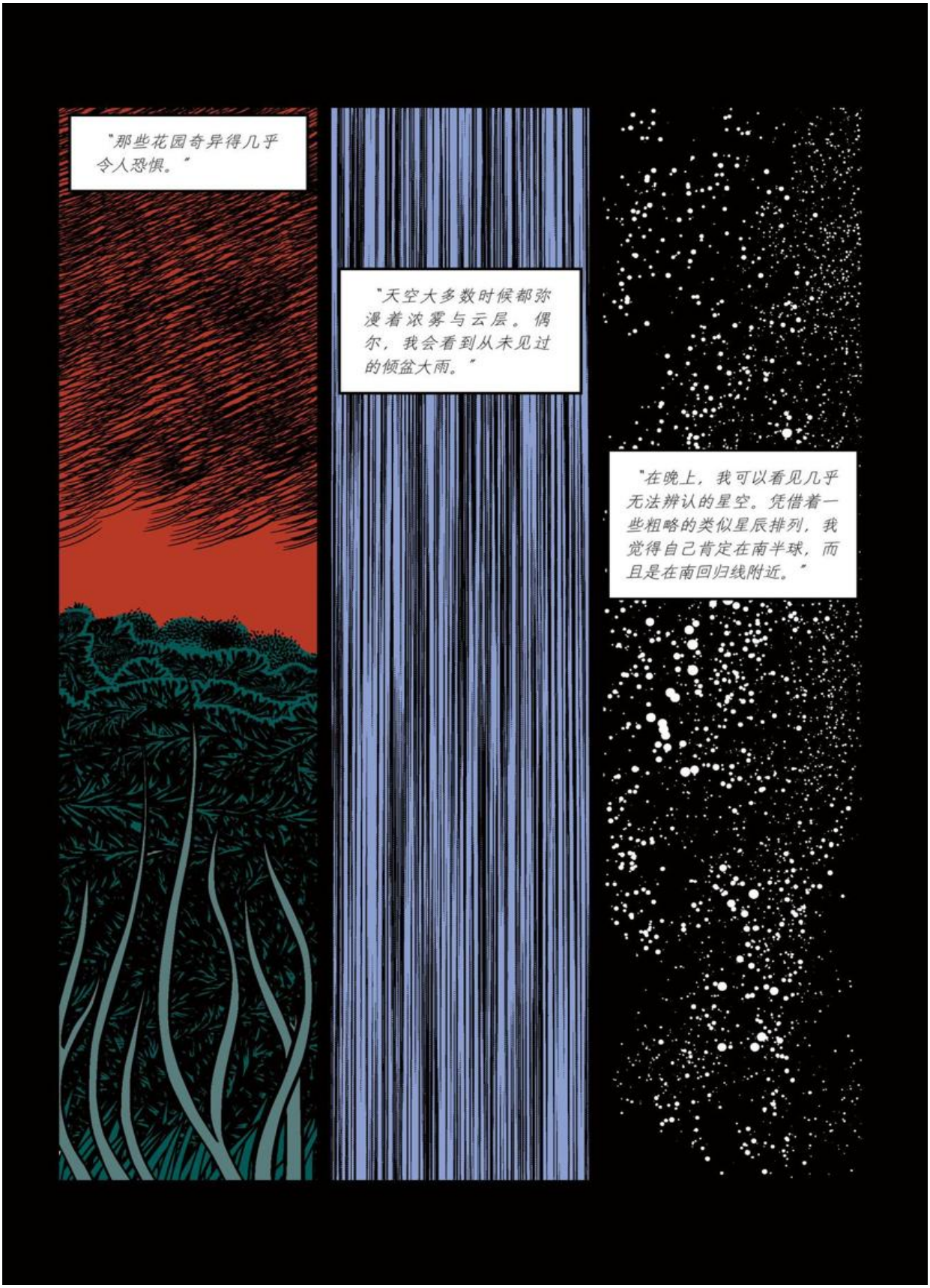

"大战只不过是最早出现的念头，而且我能回忆起它带来的许多深远后果——就好像我知道它会如何发展，而且能够用未来的眼光来看待它一样。"
"感觉我的记忆触碰到了某些阻碍——一种存在于思想中的壁垒。"
"那种痛苦令人恐惧。"
我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尝试掐灭这些奇怪的想法，它想要把它们都藏起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一些黑暗的记忆正在我脑子的空白里滋生。
这还只是我清醒时的念头……而我的梦……天哪……


“刚开始，我梦见的东西只是有些奇怪，并不可怕。”
“我似乎在一个有穹顶的巨大房间里。”
“虽然我不敢靠近窗户向外张望，但我能透过窗户看见一些奇怪蕨类植物的顶端在轻轻摇晃。”


"后来，我又梦见自己穿过巨大的石头走廊，在宽阔的斜坡上面上上下下——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楼梯。"
"那里有许多层黑暗的地窖，有许多被金属条封起来的活板门——那些东西散发出了一种特别的危险意味。"
"我在梦里似乎是个囚犯，周围的一切东西都让我感到恐惧。"


"再后来，我梦见自己开始透过早前梦见的那些巨大圆窗向外张望……"
"那里似乎有移动的痕迹……"


"在某些地方，我看见没有窗户的巍峨的黑色巨塔。它们历经无数岁月的侵蚀，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
"我觉得它们散发着一种难以解释的险恶感觉、浓缩了的恐惧，很像那些被封死的活板门所带来的感觉。"


"那些花园奇异得几乎令人恐惧。"
"天空大多数时候都弥漫着浓雾与云层。偶尔，我会看到从未见过的倾盆大雨。"
"在晚上，我可以看见几乎无法辨认的星空。凭借着一些粗略的类似星辰排列，我觉得自己肯定在南半球，而且是在南回归线附近。"


"我能看见城市外绵延着巨大的丛林。"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梦见自己飘浮着飞过城市的城墙，开始在周围的区域探索。"
"一些巨大的、不成形的阴影在海洋上移动着。"


我敢肯定有许多人做过更加离奇的梦……但我从来都不是做怪梦的人。
假设我根本不是在做梦。
假设我的失忆症是某种邪恶交换的结果。
假设那个来自某些未知的世界的第二人格侵入了我的脑子，我自己的人格被它调换了。
那么当那个人格劫持了我的身体，真正的我这些年又在哪里呢?
我做过研究，我发现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情况。那些人在失去了一段记忆后开始产生类似的妄想。
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至少有三起这样的案例，最近的一个就发生在十五年前。


如果有什么东西正在时间中漫无目的地摸索，如果我的梦根本就不是梦，如果它们其实是记忆，那么我在那五年间的记忆呢？
你的潜意识在试图用一些虚假的记忆来填补失忆造成的空白，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可能是你在那五年时间里读到、听到的东西丰富了你的梦。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说这是“发疯”。也许是精神紊乱，但纳撒尼尔，我亲爱的朋友……
你没有发疯。
那我为什么不敢看自己？
……
我逐渐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恐惧情绪，非常害怕看见自己的模样。我害怕当我查看自己的模样时会看见某些完全异常、丑恶得无法想象的东西。
我试着尽可能地避开镜子。


我继续记录自己的梦……那些梦像极了记忆……那些梦变得越来越生动，越来越具体。
没过多久，我看见了活物。
它们的动作虽然无害，但比它们的模样更加令我恐惧。
个体之间的差异开始变得明显起来，而其中的一部分似乎受到了某种限制。
那些个体虽然模样上没有差别，但有着不同的姿势与习惯，这让它们不仅与其他大多数个体有着鲜明的区别，而且它们之间也各不相同。


它们使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字不停地书写。我觉得，其中一小部分个体使用的是我熟悉的字母。
一直以来，在梦中，我似乎只是一个没有具体形态的意识……
就和醒着时一样，在梦里，我依旧努力地不去低头看自己的身体。
但那种病态的好奇变得越来越强大，直到我无法再抵抗下去了。
啊啊啊啊！！！
我看见了……我……
父亲?
"你看见了什么?"
最后，我渐渐习惯了自己变成一个怪物的梦，并且开始在其他怪物间活动。
和它们一样，我不断地阅读那些从长得没有尽头的书架上拿下来的可怖书籍，并且一连几个小时地在巨大的桌子上不停书写。

梦中阅读和书写的内容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比一个缺乏具体细节的梦境更加清晰。

那是其他世界甚至其他宇宙的历史，还有一切宇宙之外那些无形生命的躁动。

其中有些记录提到了过去曾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奇异存在，也有些记录叙述了那些我们消亡许久之后才出现的怪诞智慧生物的编年史。

大多数记录都是用某些象形文字书写的，其他一些则使用了完全未知的语言，但借助一些嗡嗡作响的机器与简单易懂的图画，我仍然能弄懂它们。

与此同时，我似乎也在用自己的语言记录自己时代的历史。

尔·温盖特·皮斯利
·皮斯利与汉娜·（温
盖特）皮斯利的儿子，他们

虽然在梦中，我似乎完全掌握了那些语言，但醒来后，我却只记得一些毫无意义的片段，不过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历史的完整篇章——依旧留在我的脑子里。


1917年，当我开始在大学里学习心理学，而你也开始进行那些最后让你得到教授职位的研究时，我花时间阅读了我的第二人格非常感兴趣的那些书籍。
让我看看……
啊，是的！在这里！
德雷特伯爵编著的《尸食教典仪》，《蠕虫的秘密》，《无名祭祀书》，《伊波恩之书》，还有疯子阿卜杜·阿尔哈兹莱德的《死灵之书》……
我看不懂法语，更别提说法语了……
德语也不会……
好吧，那个时候，你可一点儿问题也没有……这些的的确确是你处在另一个人格时读过的副本。
比方说，这里，这本冯·容兹的《无名祭祀书》里还有你用德语写的奇怪边注。还有这里，看，这是非常奇怪的笔迹……
你看。
Es ist nicht tot,
und in fremden
Es ist nicht tot, w
bis dass die Zeit
我没有认错……那些笔迹与我在梦中的文字属于同一种类——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能看懂，并且能将它们读出来一样。


你还在这儿?
是的。
已经很晚了。
是啊。
你学到了什么?
"我发现这颗星球漫长且大部分完全空白的历史出现过许多高度进化并且占据星球统治地位的生物，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员——可能是最不起眼的一员。"
还有呢?
"三亿年前，早在我们的第一批两栖动物祖先爬出温暖海洋的时候，许多匪夷所思的东西就已经建立起了无数的通天高塔，钻研了自然界中的每一处秘密。"


"有些来自群星……"
"少数甚至和宇宙一样古老……"
"跨越了万亿年的历史，甚至涉及其他银河与宇宙。的确，人类所知道的'时间'这一概念并不是真实的。"
但大多数传说与印象都集中提到了一个出现得相对较晚，并且直到人类出现的五千万年前才消失的种族。我梦中的那些东西——
伊斯人。


"它们是最为伟大的种族。它们征服了时间，并且将成员的心智送往各个时代展开探索。"
"它们巍峨的图书馆里记录了每个曾经出现过，以及将会出现的种族——它们记录了这些种族的艺术、成就、语言与心理特点。"
"在拥有了包容万古的知识后，伟大种族会从每个时代中挑选出那些思想、艺术与行为跟自己的秉性和情况最为相宜的研究对象。"
"它们能够将自己的心智投射进时间之河，前往它们想要去的时代。"


"然后，它们会从那个时代的最高级生命形式中选择一个代表……"
"……进入它的大脑，建立自己的脑波频率，并将被取代的心智送回侵入者所属的时代。"
"随后，这个心智会利用自己占据的躯体，伪装成那些生物中的一员。"
"它们尽可能地迅速学习所处时代里的一切事物。"


"与此同时，那个被调换的心智则被送回了入侵者所属的时代，安置进了入侵者原本的身体里。在那里，它会被细心地看管起来。"
"伟大种族会想办法提取出它所知道的一切知识。而等到恐惧退去，它也会被允许学习和了解身边的新环境。"
"了解宇宙里那些隐匿秘密的机会安抚了许多囚犯。"
"偶尔，伟大种族也会允许这些被俘获的心智去会见其他有着同样命运的心智——让它们与那些生活在一百年、一千年乃至一百万年之前或之后的意识交流想法。"
"此外，伟大种族还要求所有被俘获的心智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与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世界有关的事情。"


"在那当中有一类非常特殊、令人悲伤的俘虏，它们会获得比其他俘虏多得多的特权……"
"它们是被永久流放的个体，因为某些生理上即将死亡的伟大种族为了避免自己的心智随着身体一同毁灭，从而抢走了这些俘虏原本的躯体。"
"但这类俘虏并不常见。伟大种族漫长的寿命使得它们对于生命并不十分热爱。"
"当那个入侵者的心智在未来学习到自己想了解的东西后，它会建造一个设备——类似于自己最初开启这段旅程时使用过的设备——然后逆转整个精神交换过程。"
"被俘虏的心智会回到自己原本的躯体里，但这段经历只会在它脑中残留下极为微弱、完全破碎的印象。"
"所有的记忆都会被抹去，从它被交换的那一刻起到它回归的时候为止，只留下梦一般的空白。"
我的研究印证了我的梦，而我的梦也印证了我的研究。传说与幻觉已经纠缠在了一起。
"《死灵之书》甚至暗示有一个教团有时候会帮助那些穿越万古来到我们世界的心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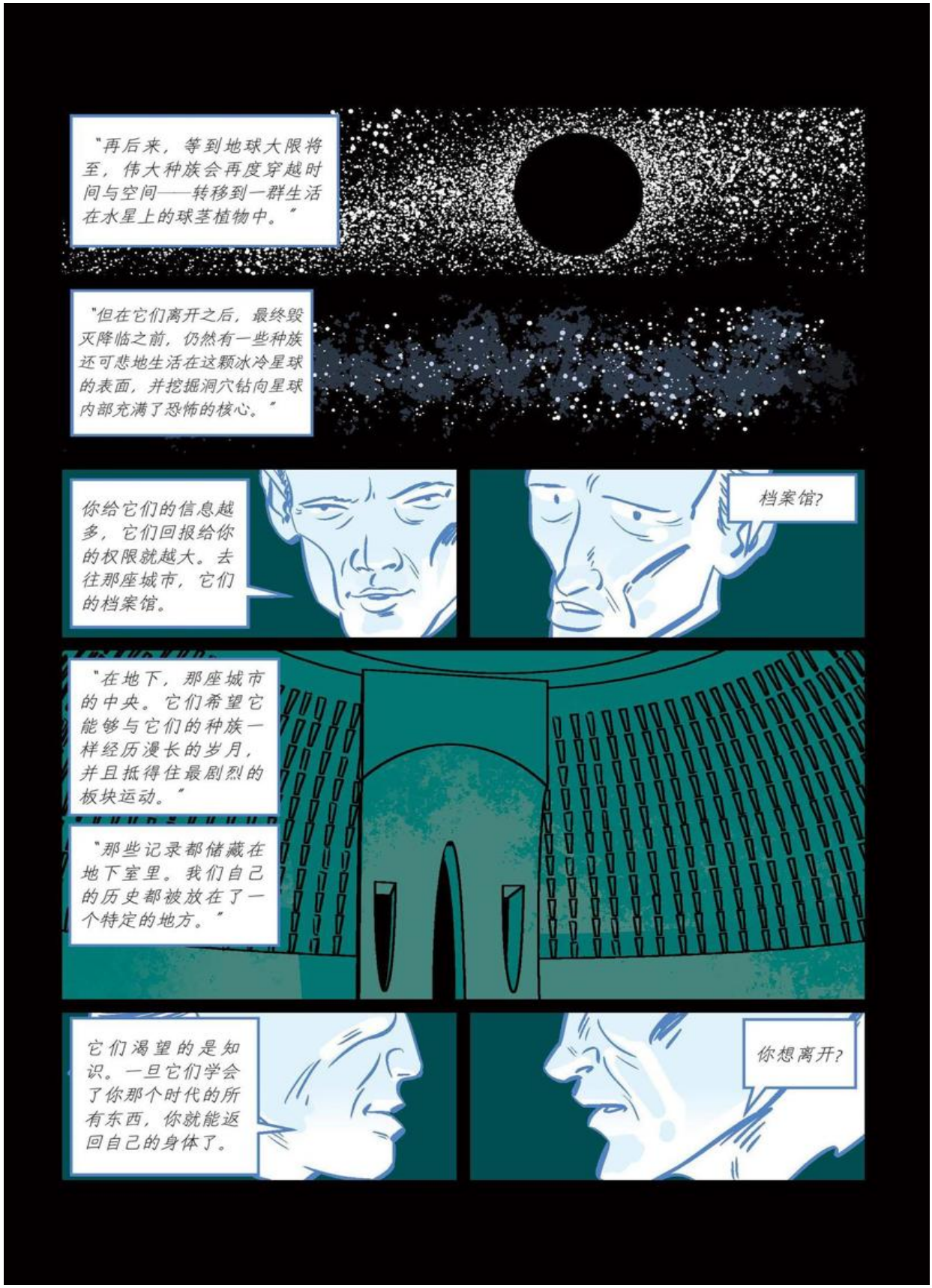


* 此处出自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故事里守财奴斯克鲁奇遇到了拍档雅各布·马利的鬼魂。但他不相信鬼魂真的存在，认为只是自己吃坏了肚子，因而出现了幻觉。


"为什么我总是迟到?"
好吧，对不起，纳撒尼尔，你在政治经济系的位置很久以前就给别人了。
而且，现在的教学方法也与你那时候有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
我们想给你提供一个心理学讲师的职位，你觉得怎么样?
你的儿子会在这个学期开始他的研究生学习。你们可以一起共事。
谢谢，非常感谢。
不客气，纳撒尼尔。欢迎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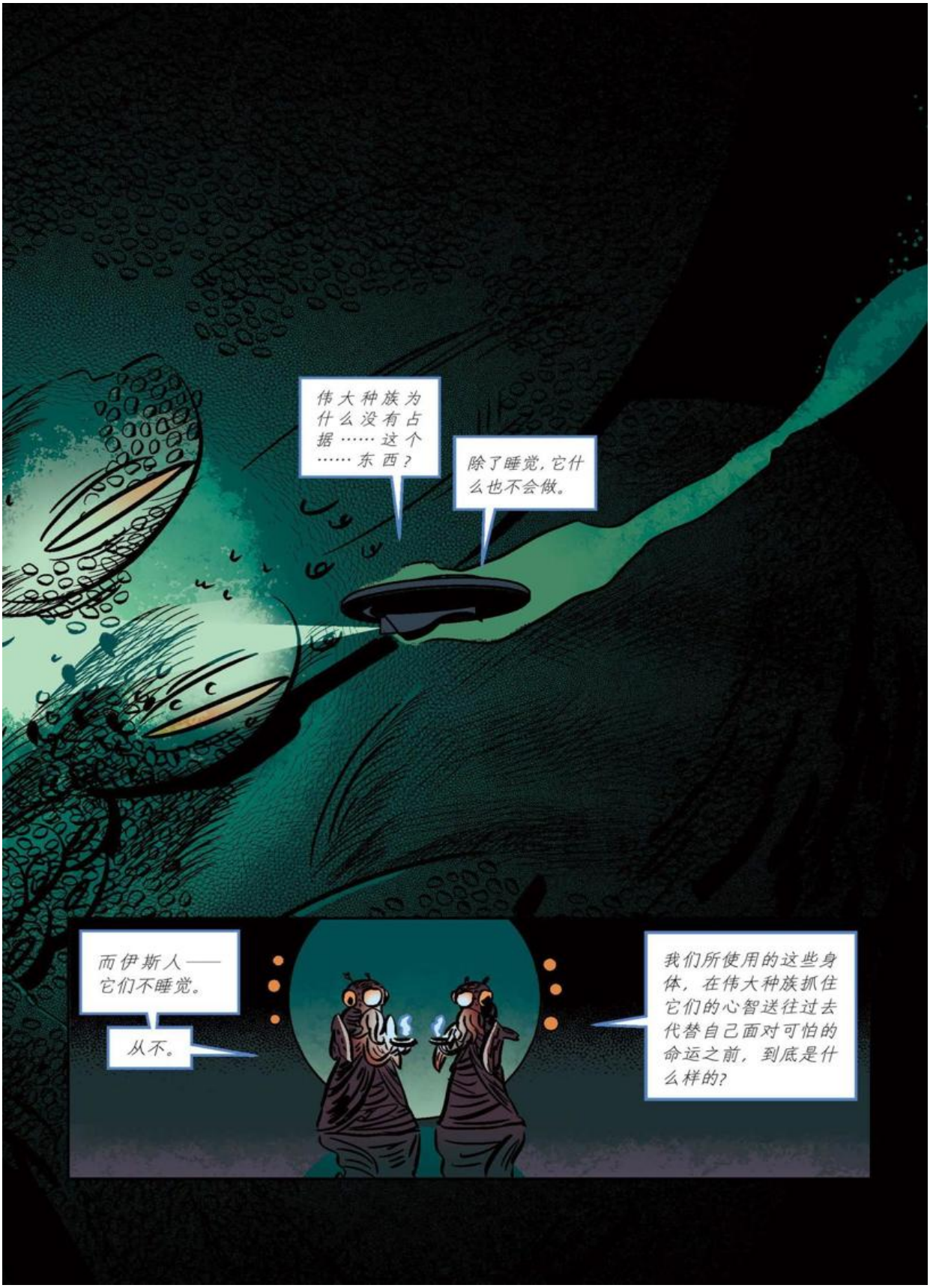

但是，那些梦变得更加频繁了，详细得令人不安起来。
我梦见自己在与来自太阳系的各个角落，以及所有我可以想象的时代的心智进行交流。
我叫巴尔托洛梅奥·科尔西。我来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时间是基督纪元1142年。
我叫杨利，是位哲学家。我来自公元5000年的赞禅朝。
我是克罗姆·亚，西米里人。
我是提图斯·辛普罗尼厄斯·布莱斯乌斯，苏拉将军治下的一个财务官。
内维尔·金斯顿-布朗。我是个物理学家，住在悉尼，或者说悉尼在2518年还剩下的那一部分。
向诸位问好……我被称为斯格哈……


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告诉了我许多令人惊骇的秘密与令人眩晕的奇迹，这超出了我的大脑所能承受的范围。
伟大种族远比它们如今的身体还要古老。
“它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名叫伊斯的垂死世界里。”
“它们集体将精神投射到了一个最适合承载它们心智的未来种族身上——就是这群亿万年前生活在地球上的锥形生物，因为它们有着很长的寿命。”
“就这样，伟大种族诞生了，而无数属于那些锥状生物的心智则被送去了那个垂死的世界，留在令它们恐惧的身体里等待死亡的降临。”
“在人类灭绝之后，将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甲虫文明。当这个古老世界面临可怖的末日时，伟大种族会再次迁徙，夺取它们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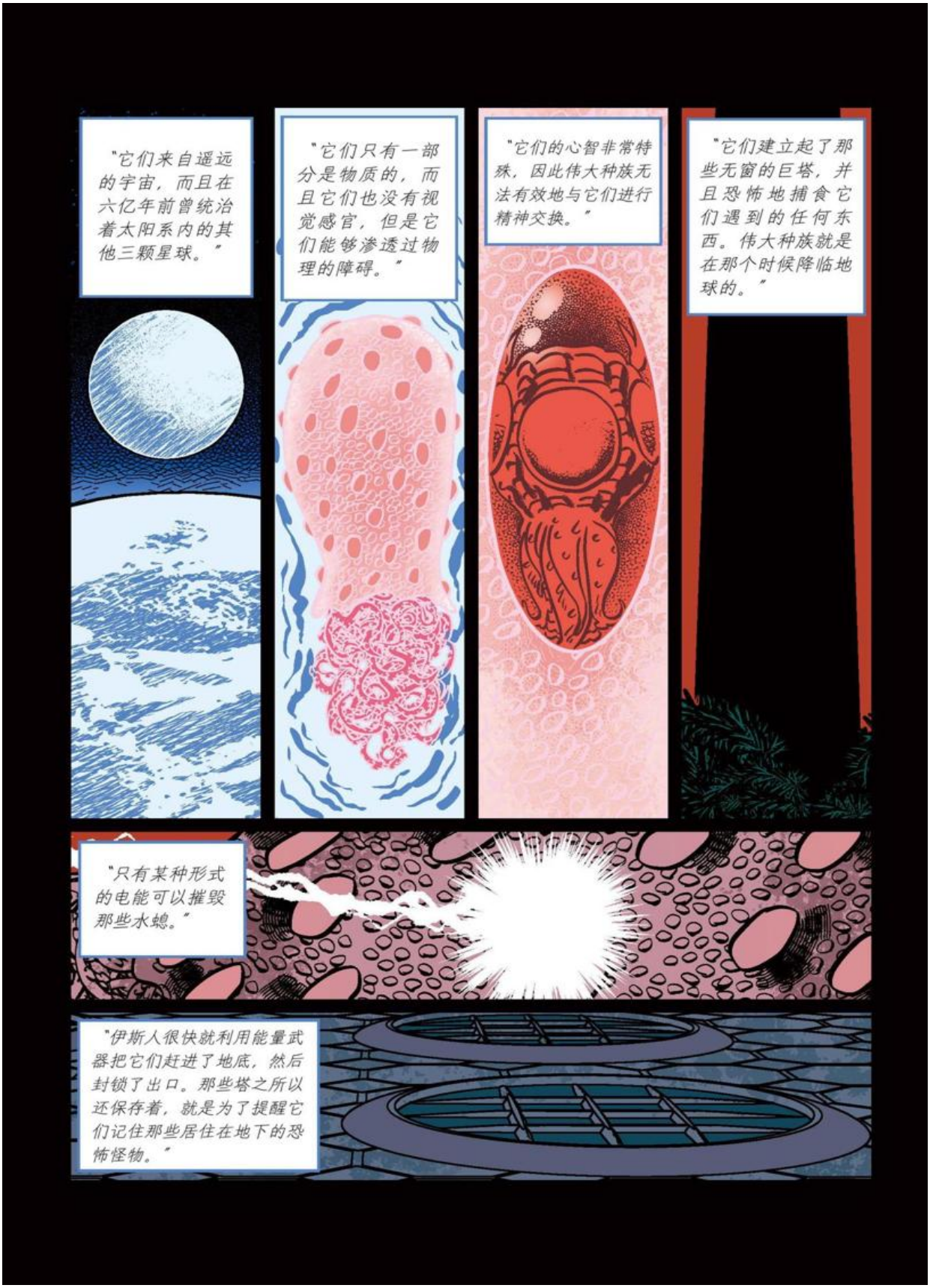

"再后来，等到地球大限将至，伟大种族会再度穿越时间与空间——转移到一群生活在水星上的球茎植物中。"
"但在它们离开之后，最终毁灭降临之前，仍然有一些种族还可悲地生活在这颗冰冷星球的表面，并挖掘洞穴钻向星球内部充满了恐怖的核心。"
你给它们的信息越多，它们回报给你的权限就越大。去往那座城市，它们的档案馆。
档案馆?
"在地下，那座城市的中央。它们希望它能够与它们的种族一样经历漫长的岁月，并且抵得住最剧烈的板块运动。"
"那些记录都储藏在地下室里。我们自己的历史都被放在了一个特定的地方。"
它们渴望的是知识。一旦它们学会了你那个时代的所有东西，你就能返回自己的身体了。
你想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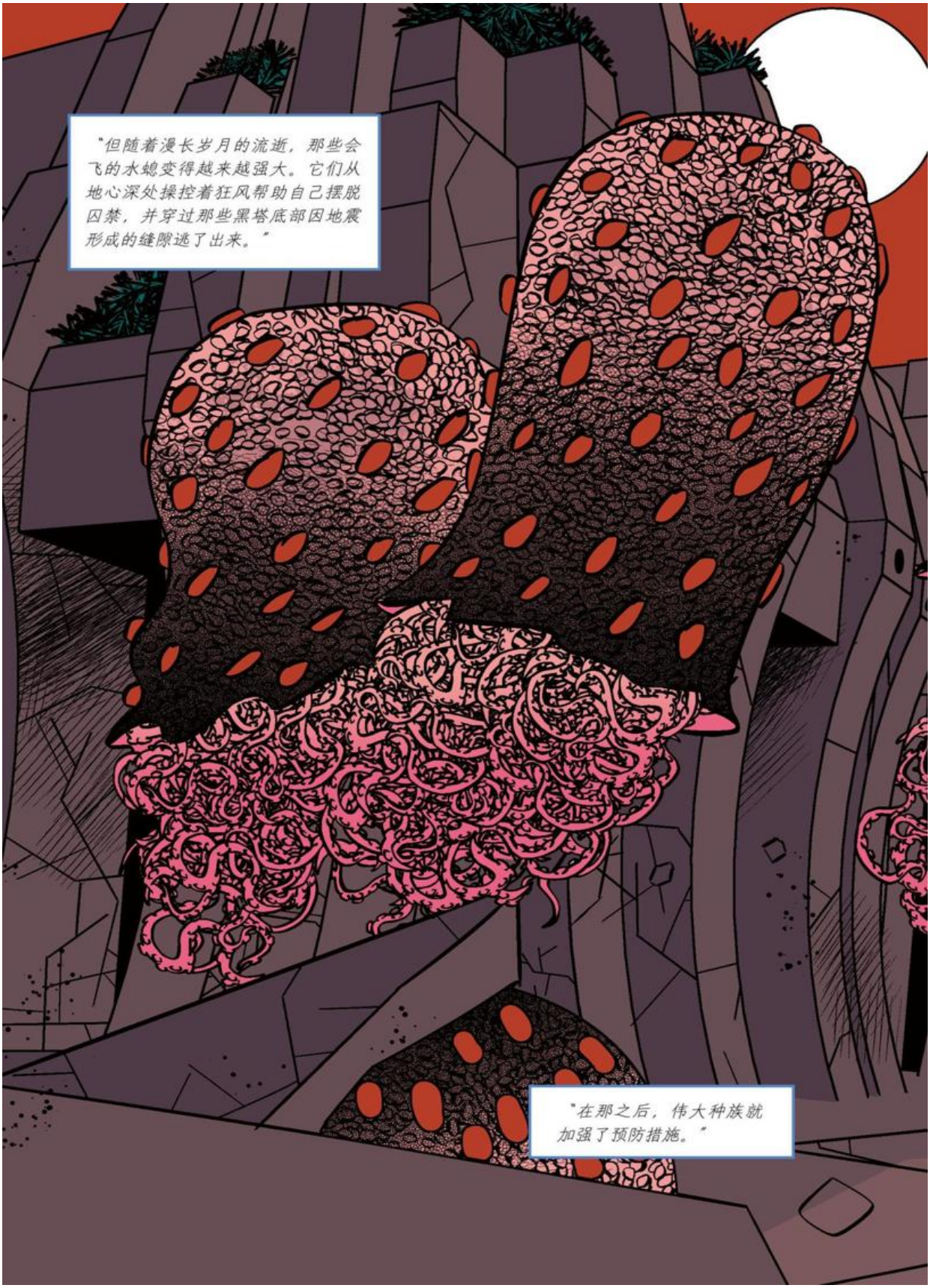

你不想吗?
唔……
我有个女儿，温利。你应该明白。
我明白?
你有个儿子。
父亲!
我不知道是因为某些压倒性的父爱，或是突然间对家的想念，在短暂的一瞬间，我越过了辽阔的时间鸿沟听见你的呼喊。
在那个短暂的瞬间，我感觉到了一丝希望。


待到我不再被当作一个囚犯受到各种限制后，我开始登上飞行器穿过丛林间的道路，前往其他的城市。
此外，我也曾在大洋上方以及大洋深处遨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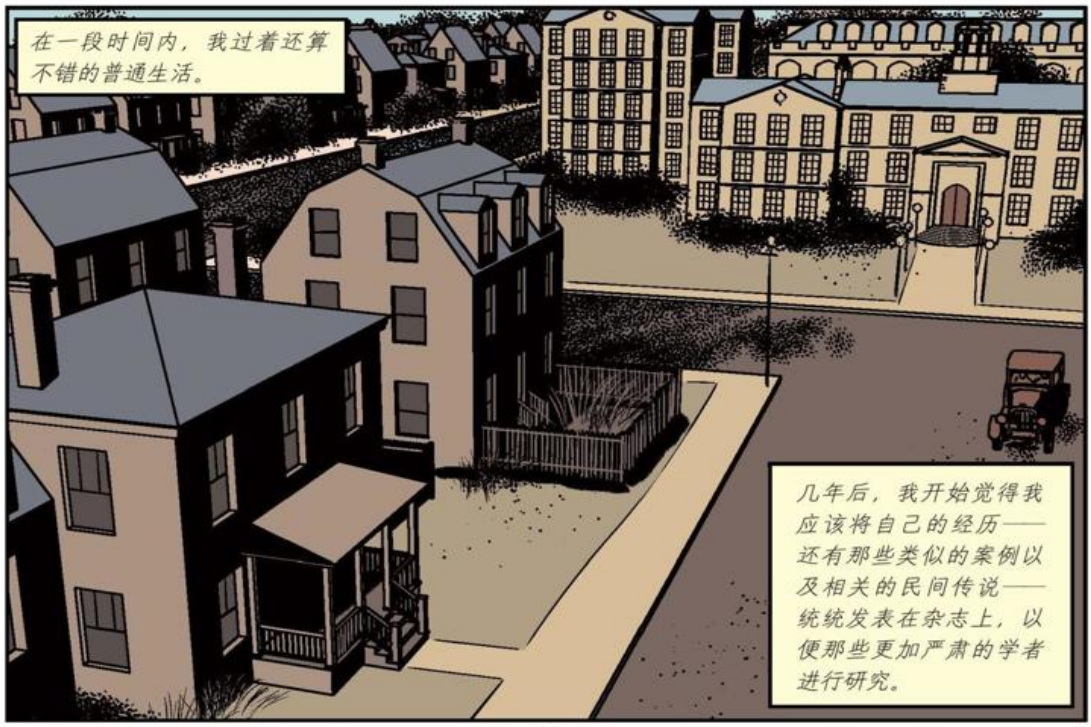

伟大种族为什么没有占据……这个……东西？
除了睡觉，它什么也不会做。
而伊斯人——它们不睡觉。
从不。
我们所使用的这些身体，在伟大种族抓住它们的心智送往过去代替自己面对可怕的命运之前，到底是什么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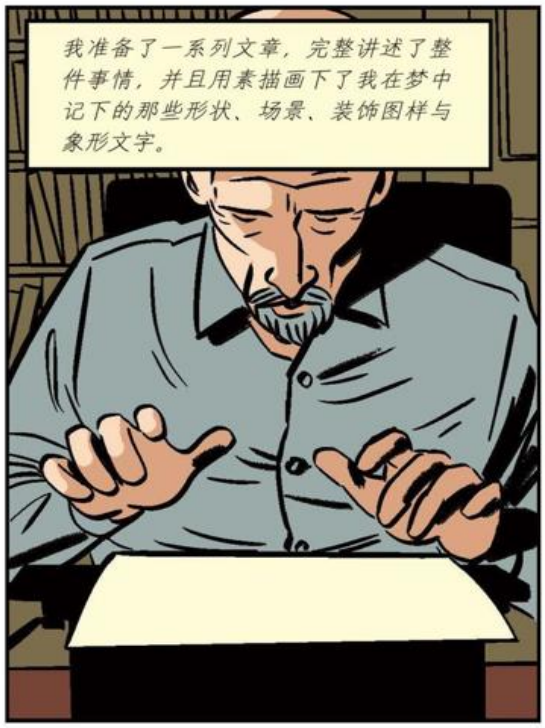

它们甚至都不值得在档案馆里留下一个注脚。
它们没有性别，通过孢子生殖，而且有长达四到五千年的寿命。
它们过去的行为活动已经被遗忘了。现在，伊斯人的心智控制着这些躯体。
所以，它们的政治与经济体系变成了一种法西斯式的社会制度。主要资源都被理性地分配给每个个体。
伊斯人对历史有收集癖。它们会利用从各个时代找来智力与美学娱乐来打发闲暇的时间。
你知道伊斯人为什么会害怕那些无窗的废墟和地下深处被封起来的活板门吗？
因为它们是过去战斗时留下的根子，以及未来将要降临危险。它们与一个更加古老、有些像水螅的种族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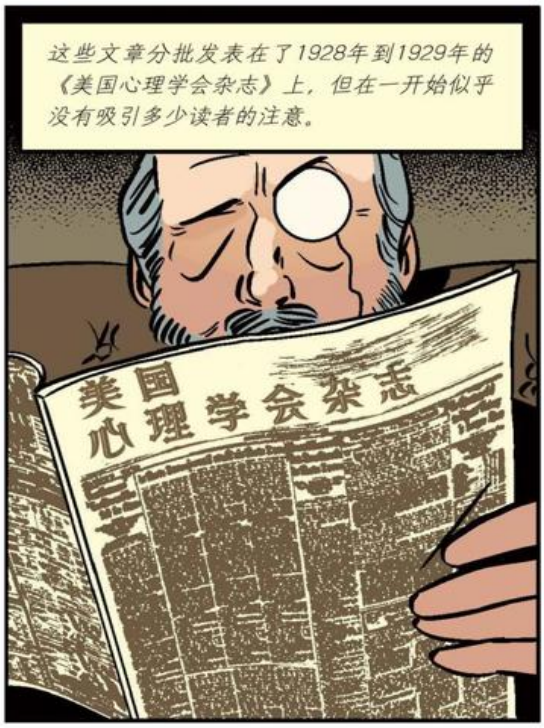

"它们来自遥远的宇宙，而且在六亿年前曾统治着太阳系内的其他三颗星球。"
"它们只有一部分是物质的，而且它们也没有视觉感官，但是它们能够渗透过物理的障碍。"
"它们的心智非常特殊，因此伟大种族无法有效地与它们进行精神交换。"
"它们建立起了那些无窗的巨塔，并且恐怖地捕食它们遇到的任何东西。伟大种族就是在那个时候降临地球的。"
"只有某种形式的电能可以摧毁那些水螅。"
"伊斯人很快就利用能量武器把它们赶进了地底，然后封锁了出口。那些塔之所以还保存着，就是为了提醒它们记住那些居住在地下的恐怖怪物。"


"但随着漫长岁月的流逝，那些会飞的水螅变得越来越强大。它们从地心深处操控着狂风帮助自己摆脱囚禁，并穿过那些黑塔底部因地震形成的缝隙逃了出来。"
"在那之后，伟大种族就加强了预防措施。"


依靠自己精神投射的能力，伊斯人知道这些会飞的水螅会在将来再度崛起，并向它们展开报复，将它们完全消灭。然后，那些水螅就会永远地回到地下的黑暗深渊里去。
这就是每天夜里，模糊而破碎的梦境将我带去的世界。


在一段时间内，我过着还算不错的普通生活。
几年后，我开始觉得我应该将自己的经历——还有那些类似的案例以及相关的民间传说——统统发表在杂志上，以便那些更加严肃的学者进行研究。


我准备了一系列文章，完整讲述了整件事情，并且用素描画下了我在梦中记下的那些形状、场景、装饰图样与象形文字。


这些文章分批发表在了1928年到1929年的《美国心理学会杂志》上，但在一开始似乎没有吸引多少读者的注意。
美国心理学会杂志


1934年2月
这些蠢货。我完完全全地说清楚了他们可能会发现的东西，但他们没有理会我的警告。
阿卡姆广告人
斯塔克韦瑟-摩尔考察队准备出发前往南极
冷静点儿，威廉。你总说这是白费工夫。
亨利？
啊！皮斯利教授，有什么事吗？
我只是想说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这没什么，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
呃……纳撒尼尔，这是威廉·戴尔教授。
我是地质系的，我最近读到了你的文章。
戴尔教授，几年前我听说了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去南极探险的事情。你知道的。
戴尔的一些言谈举止让我觉得他也有着某些秘密。
后来我得知，自他从南极回来后就一直在积极地打消其他人继续前往南极探险的念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信任他，更重要的是，他也学会了信任我。


1934年7月10日
今天寄来的，给你的。
从心理学会寄来的……我想……
啊！看看这是什么？
邮戳是西澳大利亚州，皮尔巴拉……
越奇越怪，越奇越怪。*
是什么？
日期1934年5月18日……
"亲爱的先生——"

*语出《爱丽丝梦游仙境》。


"我最近和住在珀斯的E.M.博伊尔博士谈了谈，他后来寄了一些你写的文章给我。我读了那些文章，然后觉得应该和您谈一谈我在我们金矿东边的大沙漠里看到的某些东西。"
"考虑到你描述的那些古怪传说里提到了由巨大石头建筑组成的城市，以及奇怪的图案与象形文字，我觉得你可能会对我要说的事情感兴趣。"
"两年前，我在沙漠东面大约五百英里的地方进行勘探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经过抛光的奇怪石头……"
是这个地方吗?
没错，那些土著根本不敢靠近这里。


他们说过为什么吗?
和传说里一个名叫布戴的家伙有关，一位巨大的老人，他枕在自己的手臂上在地下睡了很多年……他们说，他有一天会醒过来，然后吃掉整个世界。
棒极了。
他们还说了一些非常古老的故事，里面提到了巨大石头修建的地下小屋，小屋里的通道一直往下，往下，然后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他们说曾经有一些从战场上逃走的战士走进了一间小屋，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但他们走进小屋后，里面就刮起了可怕的狂风。


他们——那些土著——念叨的东西通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的，我知道，先生。
等等……
就和土著说的一样……
是的，好吧，劳埃德。先别高兴得太早。架好相机，我要些照片，很多很多照片。


"后来我遇见了博伊尔博士，他读过你在《美国心理学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你说你把这些照片交给了珀斯的政府部门？
是的，但他们不打算做任何事情。
非常有意思，麦肯齐先生。非常有意思。
这些标记和叙述的完全一样。
你说你是个采矿工程师，你熟悉地质学吗？
没错。它们大多数都是砂岩和花岗岩，但有一块我几乎可以肯定是某种古怪的水泥或者混凝土块。
这些石块上有证据显示，这部分东西曾经被淹在水里，而且在水里泡了数十万年——或者天知道有多久。
这些石块古老得让我害怕。



如果您——或者您知道的某个组织——能筹措到资金的话，我和博伊尔博士随时准备好协助您的工作。

欢迎您写信与我交流这方面的事情，如果您有任何的计划，我也热切地想要出一份力。

由衷期待能尽快收到您的消息。

您最忠实的朋友
罗伯特·B.F.麦肯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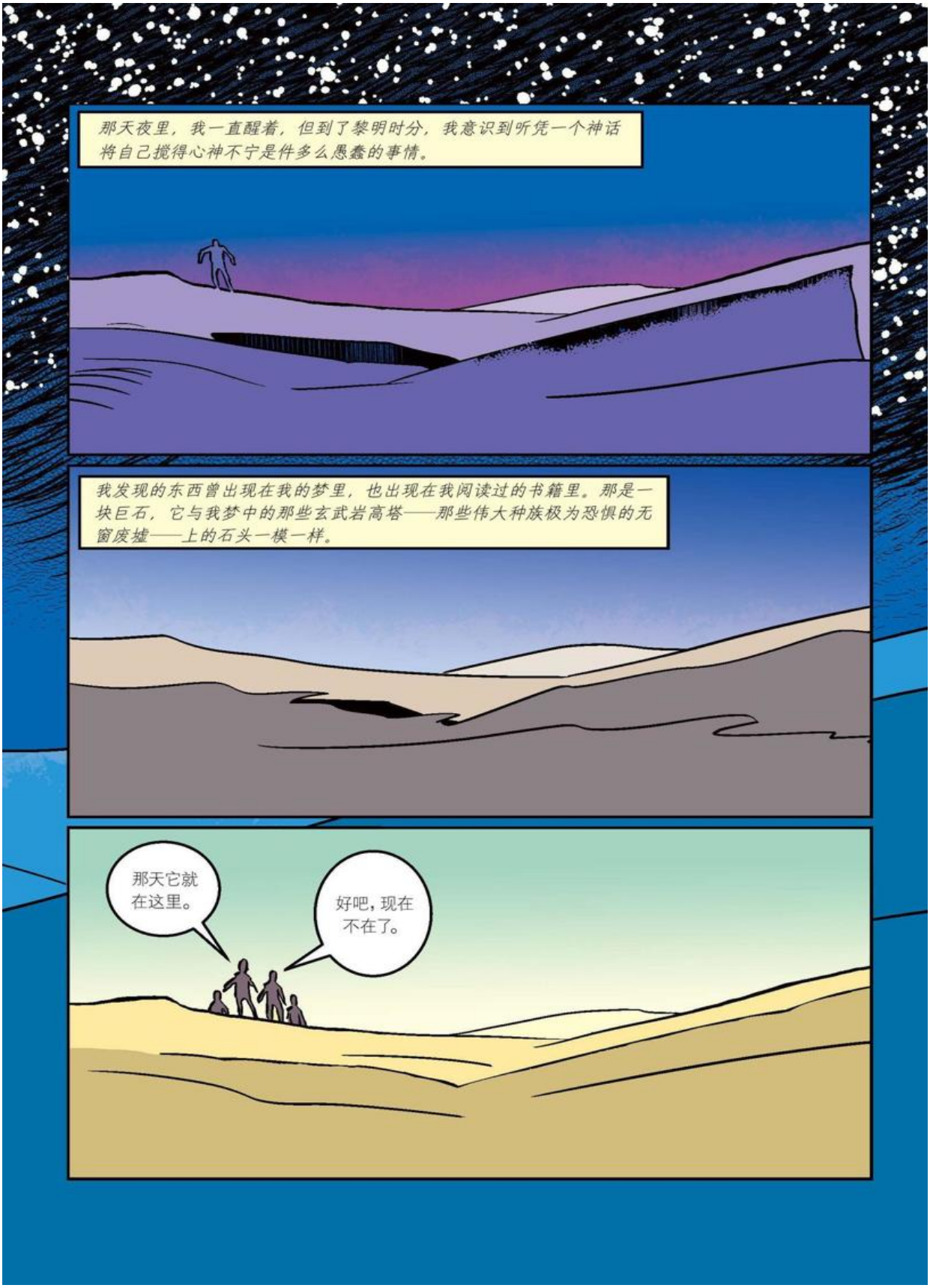
* 过去的一种距离单位，1 里格大约等于 5.56 公里。


6月3号，星期一，我们见到了第一批半掩在沙砾下的巨石。
就是这个。
那是一座巨大石头建筑的碎块，从各个方面看都很像我梦到的那些建筑的墙壁所使用的巨石。
当我实实在在地——在这个真实世界里——触碰到这样一块东西时，我很难描述自己的心情。


经过一个月的挖掘，我们发现了大约一千二百五十块有着不同程度风化与破坏的巨石。
我们越往深处——以及越往北部与东部——挖掘，发现的石块就越多，但我们依旧没能发现它们之间存在任何形式的排列规律。
这些是地砖。
你确定吗?
非常确定。
大约在7月的第一周，我逐渐对挖掘场东北面的区域产生了一种无法描述的复杂情绪。
其中有恐惧，有好奇，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令人困惑的，如同记忆一般的幻觉。


1935年7月11日
在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我渐渐地养成了一种奇怪的习惯。我会在深夜的沙漠里走上很长很长的路——通常是往北，或者往东北方向，一些新出现的奇怪冲动似乎在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牵引着我。
在这片地方能看到的石块要比我们开始挖掘的那块区域少得多，但我很确定，在地面之下肯定埋着非常多的巨石。


地面并不像营地那么平整。偶尔，狂风会将沙粒堆成山丘——暴露出一些更加古老的石头。
一方面，我迫切地想在这片区域展开挖掘工作，另一方面，我又对我们可能会挖掘出的东西感到恐惧。
然后，我有了非常古怪的发现……


那天夜里，我一直醒着，但到了黎明时分，我意识到听凭一个神话将自己搅得心神不宁是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我发现的东西曾出现在我的梦里，也出现在我阅读过的书籍里。那是一块巨石，它与我梦中的那些玄武岩高塔——那些伟大种族极为恐惧的无窗废墟——上的石头一模一样。
那天它就在这里。
好吧，现在不在了。


7月17日，晚上11点
接下来便是整个叙述中最为关键同时也是最为困难的部分——此外，我并不确定它们是不是真实的，而这让叙述变得更加困难……
睡不着吗，先生？
是的，劳埃德。你呢？
一样。有些晚上，在没有刮这样的风的时候，那种安静几乎让人觉得很吵了。
的确啊。
好吧，我得试着再睡一会儿。
祝你好运。
我的确需要些运气。晚安。
晚安。




7月18日，凌晨3点30分
在凌晨的早些时候，刮起的一阵烈风吵醒了营地里的所有人……
你父亲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大概11点30分的时候，我看见他往外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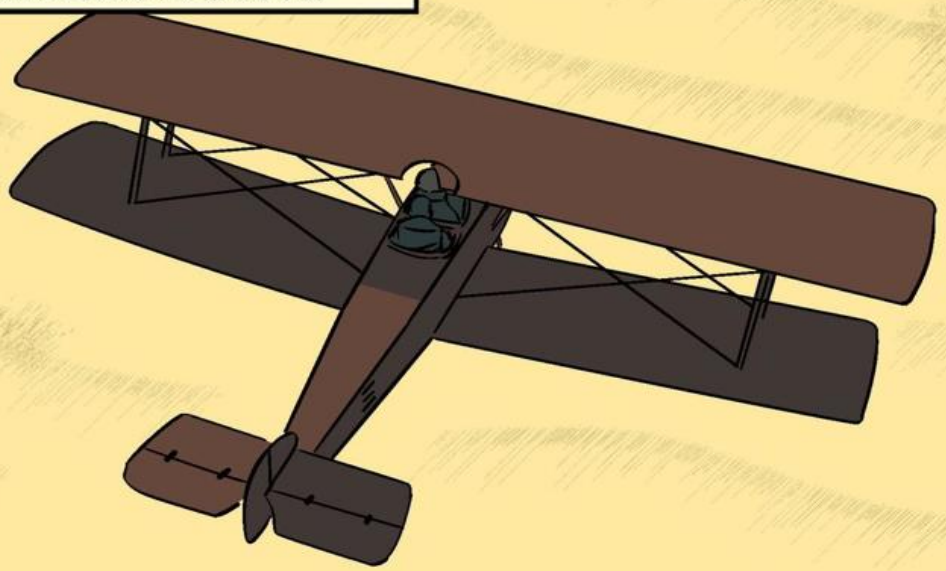

有些不对劲儿。
你能从空气里感觉出来。
就像那些土著说的……


7月18日，清晨5点10分
博伊尔博士！
快来！
放心，
我扶住你了。
把他带到这个
帐篷来。
轻点儿。
不！不！
我不能睡觉。
不！


父亲！
不！不！
来，放轻松，
你很安全。
那些梦！
那些梦！
你必须把他捆好。
我没有镇静剂。
我睡着了……
我在沙子里睡着了……
我们不能再挖了。我们必须停
下来，东北面什么也没有。
我弄错了……我……
那只是个
梦……
我丝毫没有提
起那些自己曾看
见或者经历过
的怪事……


第二天，我起床后在营地周围走了走，但没有参与挖掘行动。在意识到自己没办法让其他人停下手里的工作后，我决定尽快回家……
你必须开飞机送我去珀斯，我必须得回家。
但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完。
我的已经做完了。我的梦，我的噩梦……我现在已经没用了，只是个累赘。
你究竟在怕什么？你昨天夜里到底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你昨天夜里到哪里去了？
开飞机送我去珀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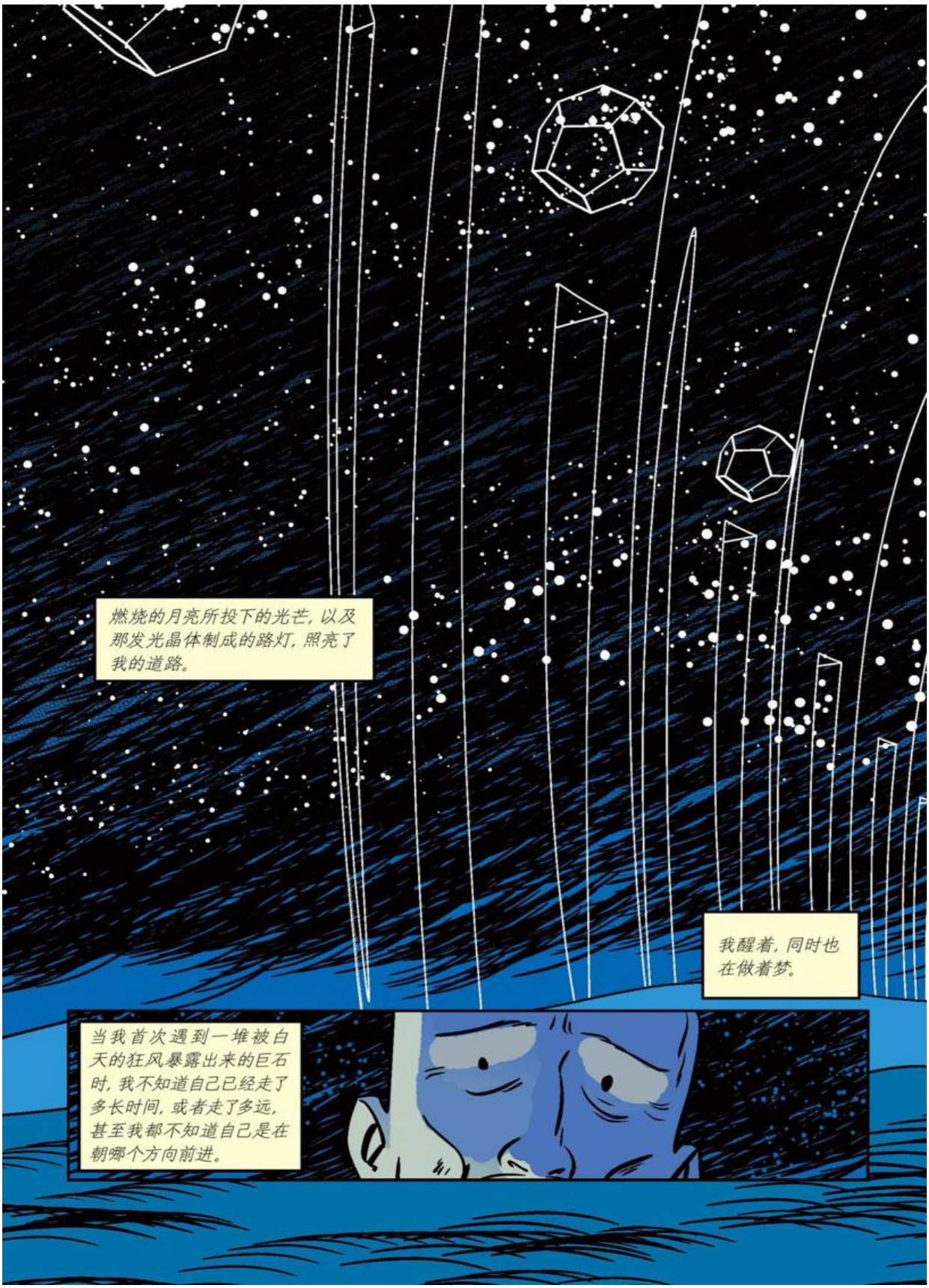
我没有再看见任何我之前发现过的东西。我依旧可以选择相信自己的经历只是一场幻觉——如果没有人找到那个可憎的深渊，我就更有理由这样相信了。而我由衷地希望永远都不会有人找到它。



我很感激你愿意陪我一同等到轮船起航。在这间船舱里，我独自考虑了整件事情，并且决定至少要让你知道真相。

至于是否要将这件事情分享给其他人，则完全取决于你。出于周全的考虑，我将扼要地记录下那个可怖的夜晚，当我离开营地后，似乎发生过的事情。


那天夜里没有风。苍白的沙漠绵延起伏，就像一片冻结了的海洋。
我的梦境渐渐地渗透进了清醒的世界里。每一块嵌在沙子里的巨石都变成了无穷无尽的房间与走道的一部分，而那些房间与走道里充满了由符号组成的雕刻与象形文字。


燃烧的月亮所投下的光芒，以及那发光晶体制成的路灯，照亮了我的道路。
我醒着，同时也在做着梦。
当我首次遇到一堆被白天的狂风暴露出来的巨石时，我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多长时间，或者走了多远，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朝哪个方向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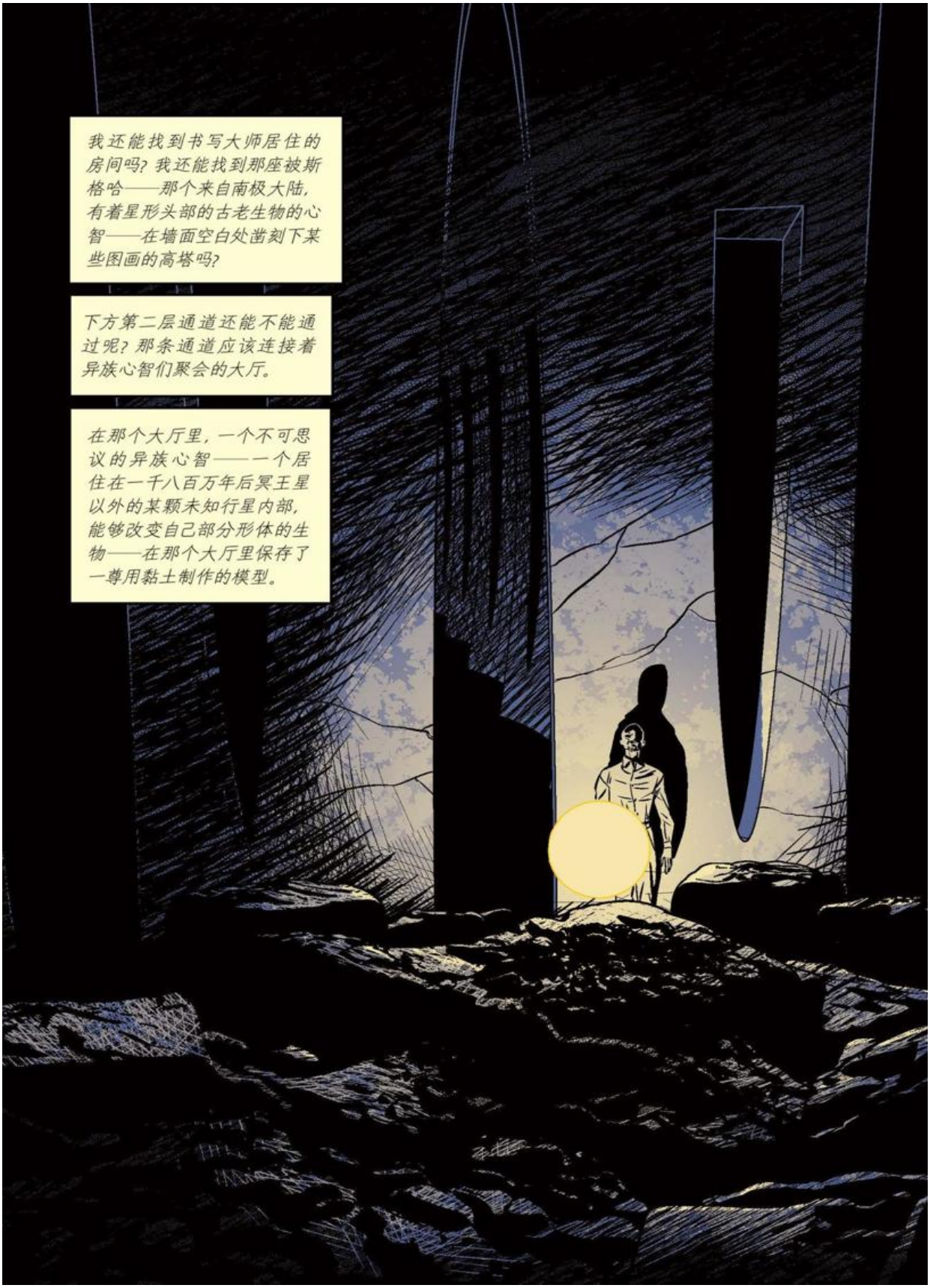

我感觉到了一股微弱得难以察觉的寒冷气流从下面传了上来。
我最初以为是当地传说中提到的那些埋在地下的小屋，那些会发生恐怖怪事，并且刮出猛烈狂风的地方。
我将会发现什么？
我只犹豫了一小会儿，因为好奇与对科学的热情压倒了逐渐增长的恐惧心理，也影响了我的判断。



突然间，我决定独自走进这个可疑的深渊。现在回想起来，光是这样一个念头，已经和彻彻底底的疯癫没什么两样了。




突然之间，我意识到我很清楚自己身处何处，清楚得令我害怕。
我认得这个地方。
自我梦中的那个时代后，这座有着百万年历史的可怕都市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还能找到书写大师居住的房间吗？我还能找到那座被斯格哈——那个来自南极大陆，有着星形头部的古老生物的心智——在墙面空白处凿刻下某些图画的高塔吗？
下方第二层通道还能不能通过呢？那条通道应该连接着异族心智们聚会的大厅。
在那个大厅里，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族心智——一个居住在一千八百万年后冥王星以外的某颗未知行星内部，能够改变自己部分形体的生物——在那个大厅里保存了一尊用黏土制作的模型。


通往中央档案馆的路还通畅吗?
来自太阳系的各个星球与各个时期的心智在那里写下这个宇宙时空的全部历史，从过去到未来。
宇宙的所有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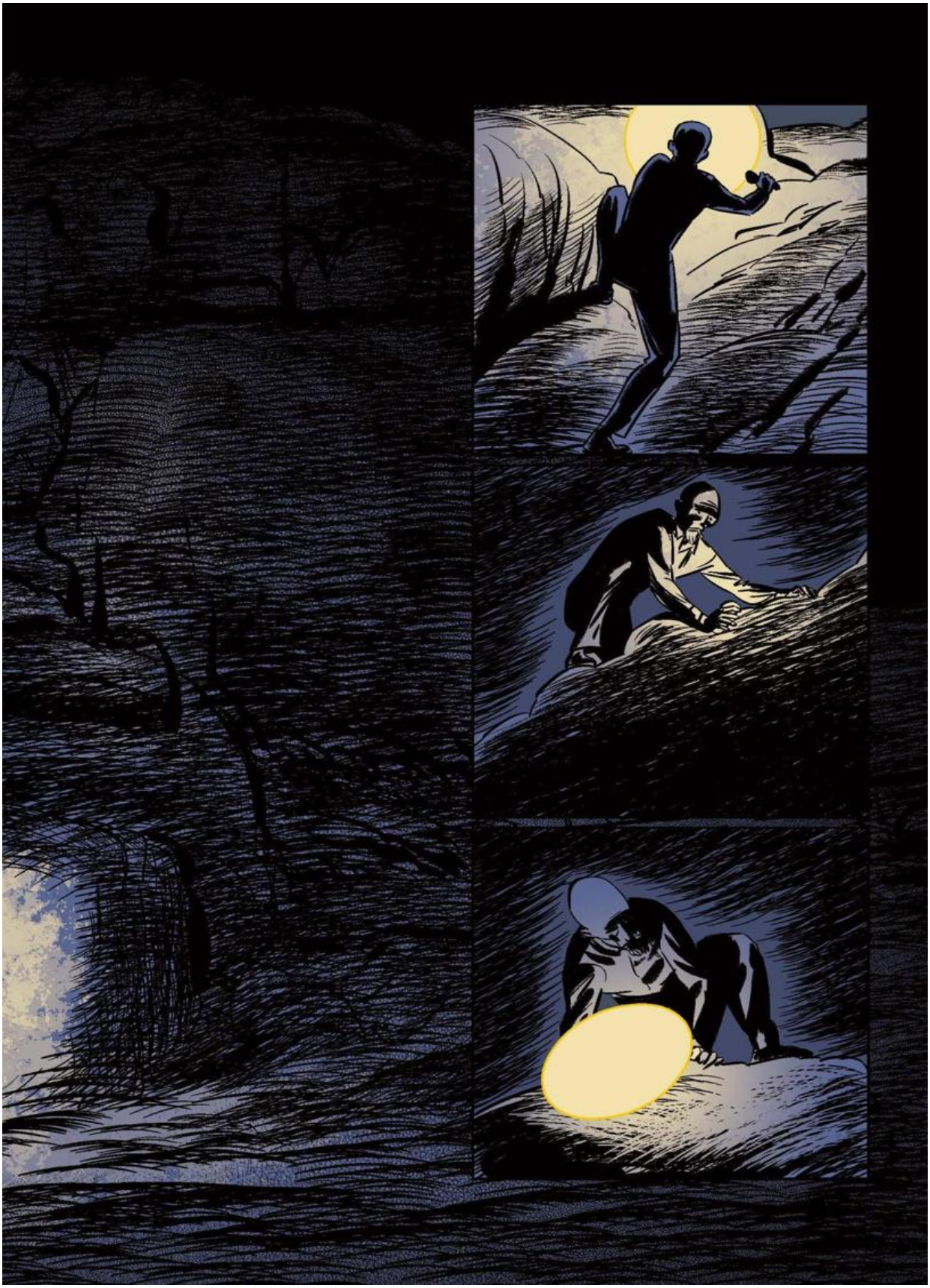

自那时起，我脑中的印象就变得不再可靠了——的确，我依旧怀着最后一丝奢求，绝望地认为这些经历全都是某些魔鬼般的噩梦中的片段，或是谵妄导致的幻觉。


一股狂热的情绪
在我脑中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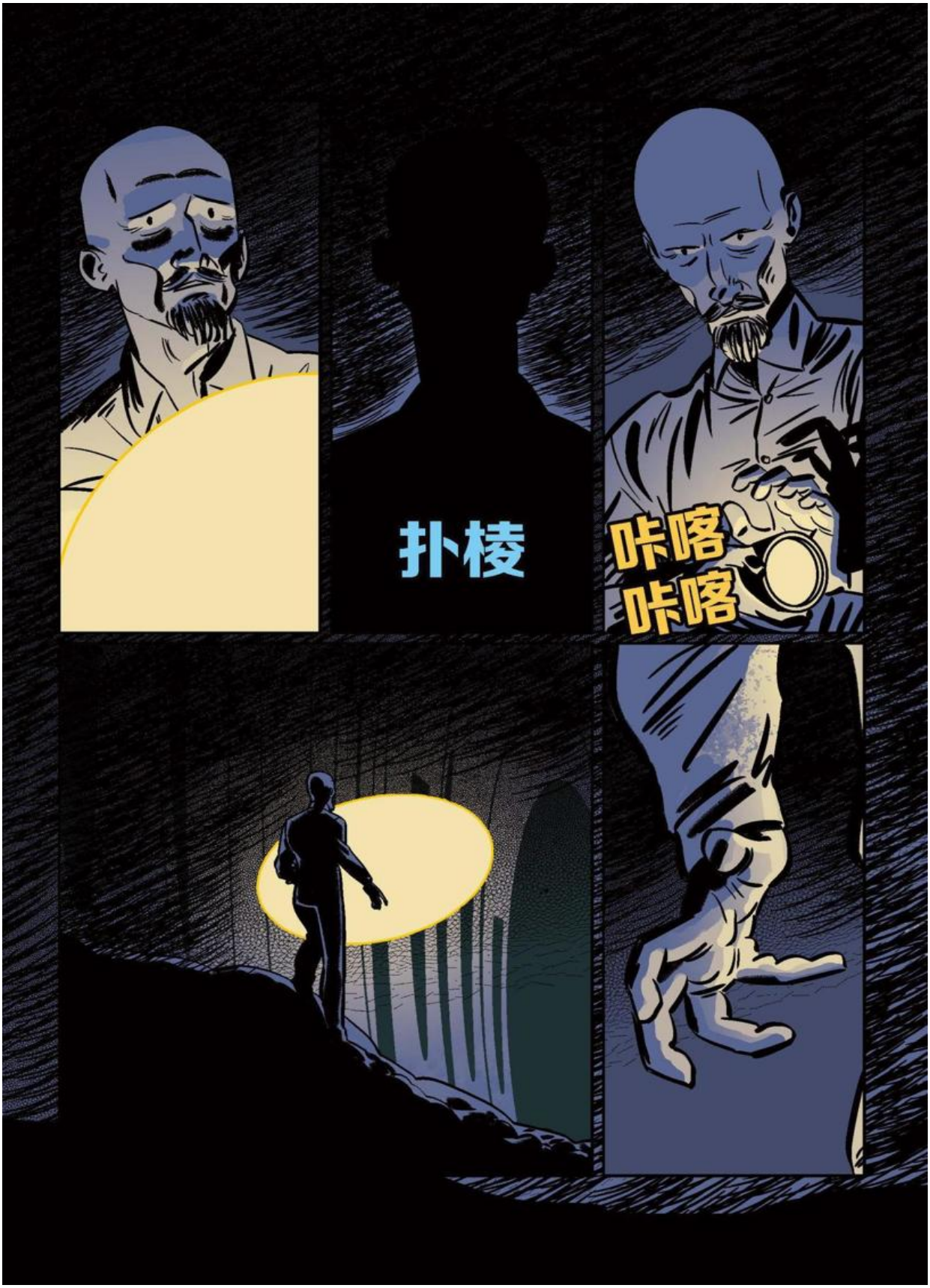







我抵达了那个用来存放太阳系所有年鉴的房间。它在建造之初就被设计成能够与这个星系一样长久地保存下去。


这些书写与我熟悉的弯曲象形文字，或者人类知晓的任何字母，都不尽相同。
这是另一个被囚禁的异族心智所使用的语言。在梦里，我认识这个异族心智——它来自一颗较大的小行星，而那颗小行星是某颗远古行星的碎片，它上面保存了许多先前行星上的生命与知识。
这一层是专门用来存放地外行星卷宗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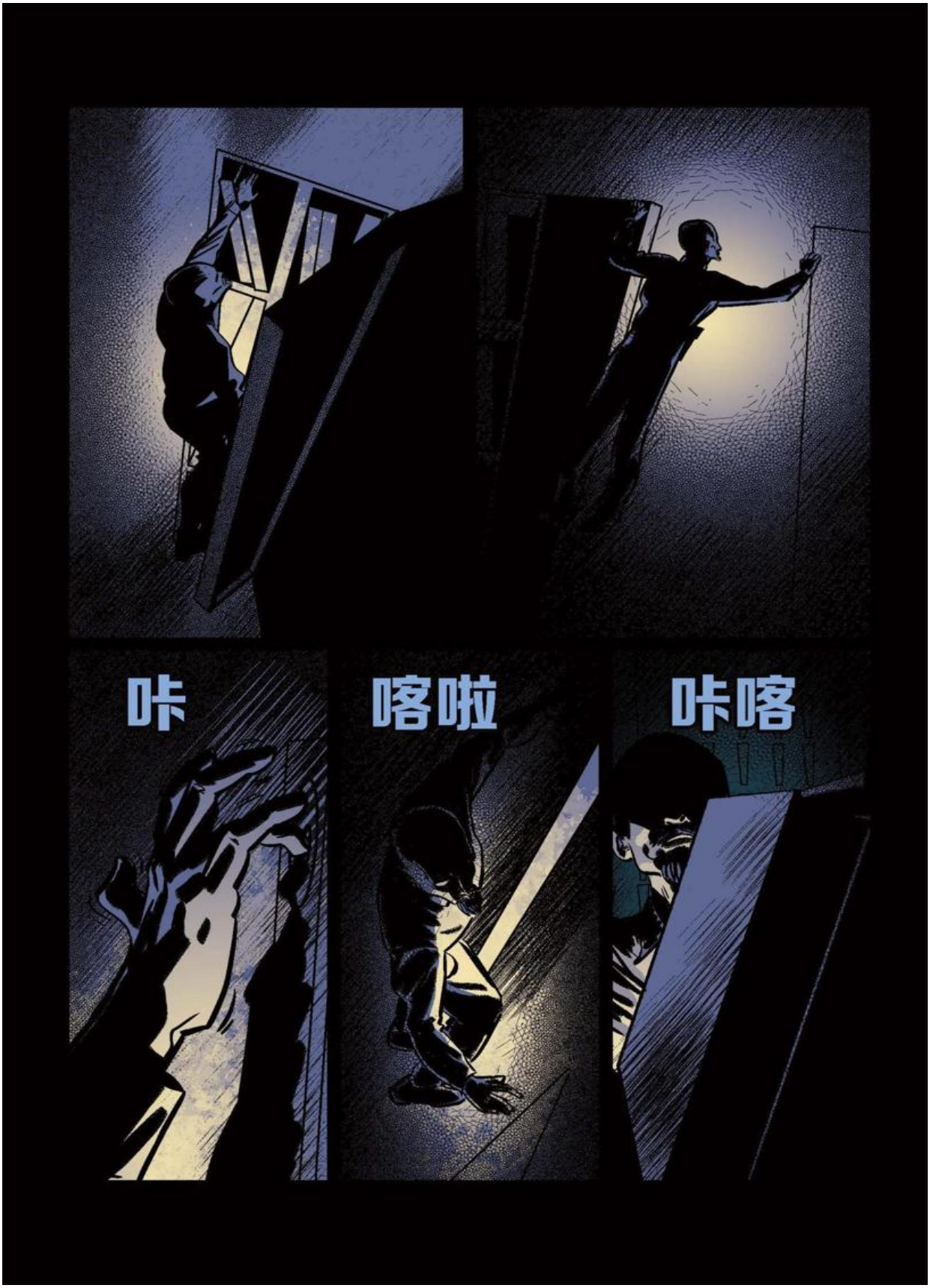

扑棱
咔喀
咔喀


我晕眩的脑中开始回荡起某种旋律，而我的右手也开始跟着这种旋律抽动起来。
我想打开某个东西，而且我觉得自己知道打开那个东西的每一个步骤，那些错综复杂的扭动和按压。
不论是不是做梦，我曾经知道如何打开……而且此时此刻，我依旧知道如何打开它……








咔
喀啦
咔喀


突然间，我的心中涌起了一种无法解释的情绪。
在我右手可以触及的范围内有一个箱子。箱子上的曲线象形文字让我感到无比恐慌，这种情绪远比单纯的害怕更加复杂。


我所畏惧和期盼的东西就在这儿。
要么我是在做梦，要么时间与空间已经变成了一个玩笑。
我必须让其他人看到它。我必须让你看到它，我的儿子。
我必须把它带回到外面的世界去，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如果这个深渊真的存在的话，如果我，以及整个世界，真的存在的话。


我亲爱的温利——嘶嘶——
我只希望这条讯息能到你手上，我希望届时你——一切安好——嘶嘶——
当我得知那些带我来此的东西的所作所为后，我以为我还有机会，我还能再看到你——嘶嘶——
我该想到的——嘶嘶——
事实上，我被——嘶嘶——带到了一个远远早于我做出承诺的时代——嘶嘶——
——嘶嘶——事实是，自你看到我发生改变的那天起，我就不在你身边了。
在你出生前，我做了一个承诺——嘶嘶——我会永远做一个好父亲，并且永远在你身边——嘶嘶——


我应该知道的——嘶嘶——抱歉我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抱歉，我永远也无法抱起你，或者亲吻你了——嘶嘶——
——嘶嘶——但你要知道，我一直在远方守护着你——嘶嘶——
——嘶嘶——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永远的将来，你都是我最爱的孩子——嘶嘶——
我爱你——嘶嘶——嘶嘶——嘶嘶——
我该知道它会发生的——嘶嘶——
我该知道——嘶嘶——
我该知道它会发生的——嘶嘶——
我该知道——嘶嘶——
我该知道它会发生的——嘶嘶——
我该知道——嘶嘶——
我该知道它会发生的——嘶嘶——






上帝啊，不！
噗咻
不，不，不！
快想起来，老天在上，快想起来。


这就是我那夜经历的最后一部分，我能记得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再之后的印象则充满了谵妄的臆想。


当我坠入黑暗时，宇宙的秘密从我脑中闪过。
我知道的某些事情，甚至是之前那些最癫狂的梦境也不曾暗示分毫。
与此同时，潮湿水汽的冰冷手指抓住了我，将我提了起来，那怪诞、可憎的风声在黑暗中魔鬼般地尖叫着。
飒飒飒飒飒
在那之后，我在幻觉中看到了梦里的那座巍峨城市——不是它的废墟，而是我梦见的那个样子。
我再度回到了自己非人的身体里，混在伟大种族与其他被俘获的心智之间。


飒飒飒飒
随后的片段印象里没有任何视觉的图像，我绝望地挣扎着、扭动着，从呼啸狂风的爪子中逃走，疯狂地像蝙蝠般在半凝固的空气中飞翔，疯狂地穿过旋风抽打的黑暗，跌跌撞撞地爬过倒塌的石头建筑。
然后我梦到被风追赶着，不断攀登或者爬行——最后扭动着进入狞笑着的月光照亮的地方，回到了我曾熟悉的、客观的、清醒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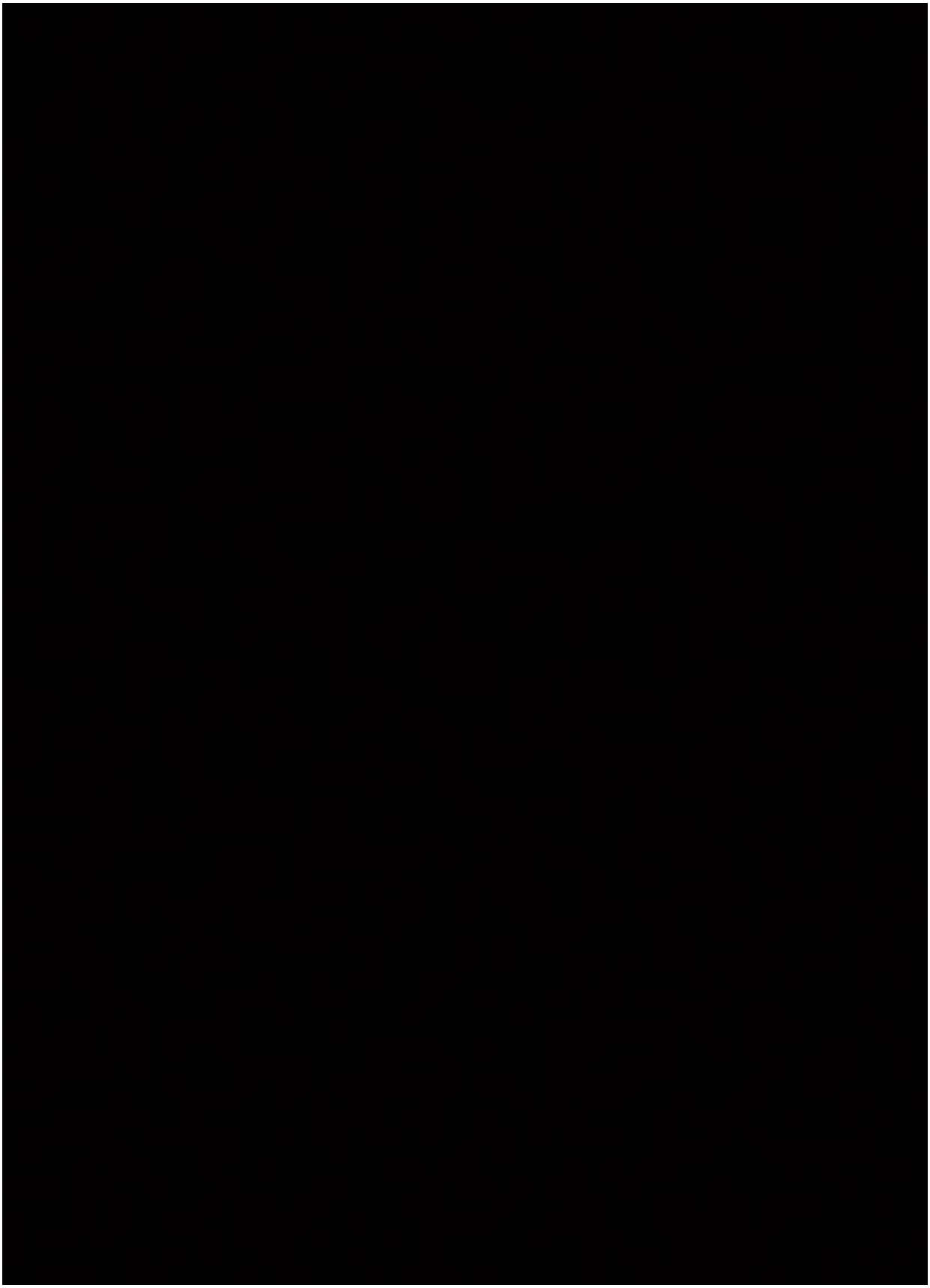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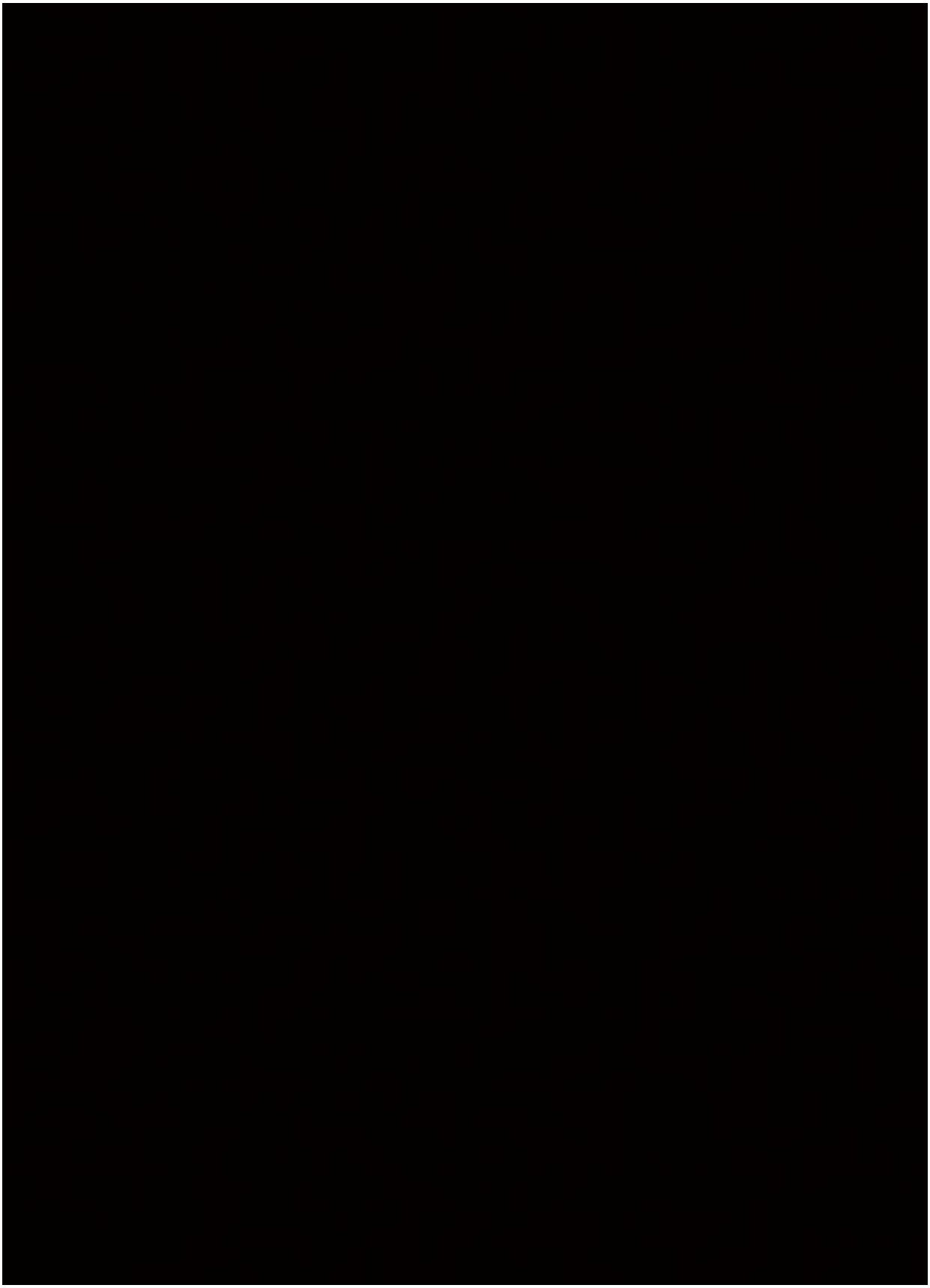

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噗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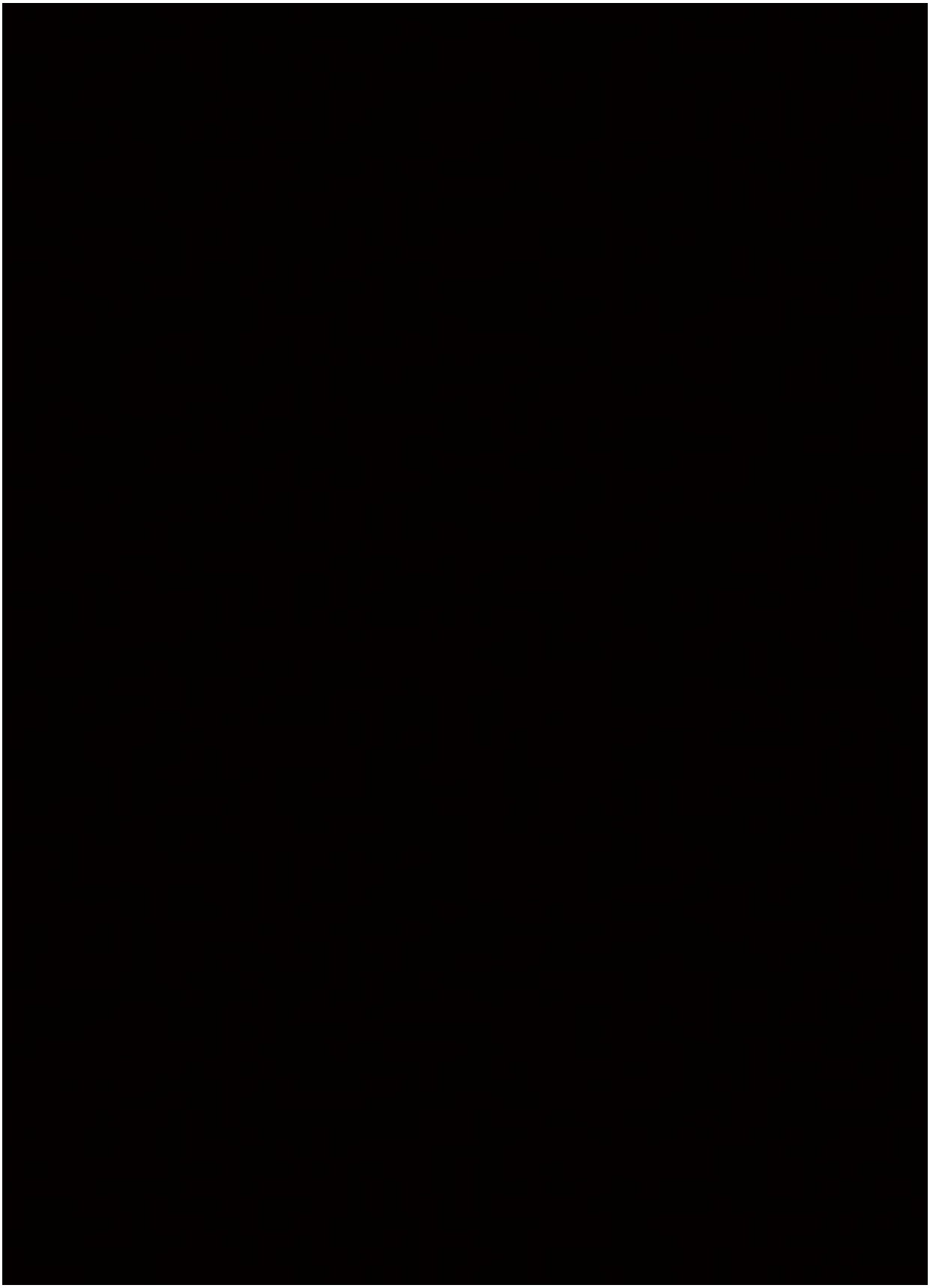

难道我仅仅是在沙漠里崩溃了，并且拖着被梦境折磨的躯体在沙地与毁坏的巨石间走了好几英里？
或者我的心智真的被带去了一亿五千万年前那个非人的世界？
难道一个来自古生代的可怖异族心智曾跨越时间的鸿沟寄宿进了我的身体里？




如果那个深渊以及它所包含的东西都是真的，那么，你——我亲爱的温盖特——就是我唯一的希望。
因为有一片难以置信的超越时间之影正嘲弄地俯瞰着我们人类的世界。
·温盖特·皮斯利是
乔纳森·皮斯利与汉娜·（温盖
特）皮斯利的儿子，他们在黑弗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时间之影 /（美）H.P. 洛夫克拉夫特著；（英）I.N.J. 卡尔巴德绘；竹子译 .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10
书名原文 :The Shadow Out of Time

ISBN 978-7-5699-3175-4

Ⅰ . ①超… Ⅱ . ① H… ② I… ③竹… Ⅲ .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Ⅳ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0947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1908

First published in 2013 in English by SelfMadeHero
139-141 Pancras Road
London NW1 1UN
www.selfmadehero.com

Original story by H. P. Lovecraft
Adapted and illustrated by I. N. J. Culbard
Edited by Dan Lockwood

The Shadow Out of Time © 2013 SelfMadeHer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超越时间之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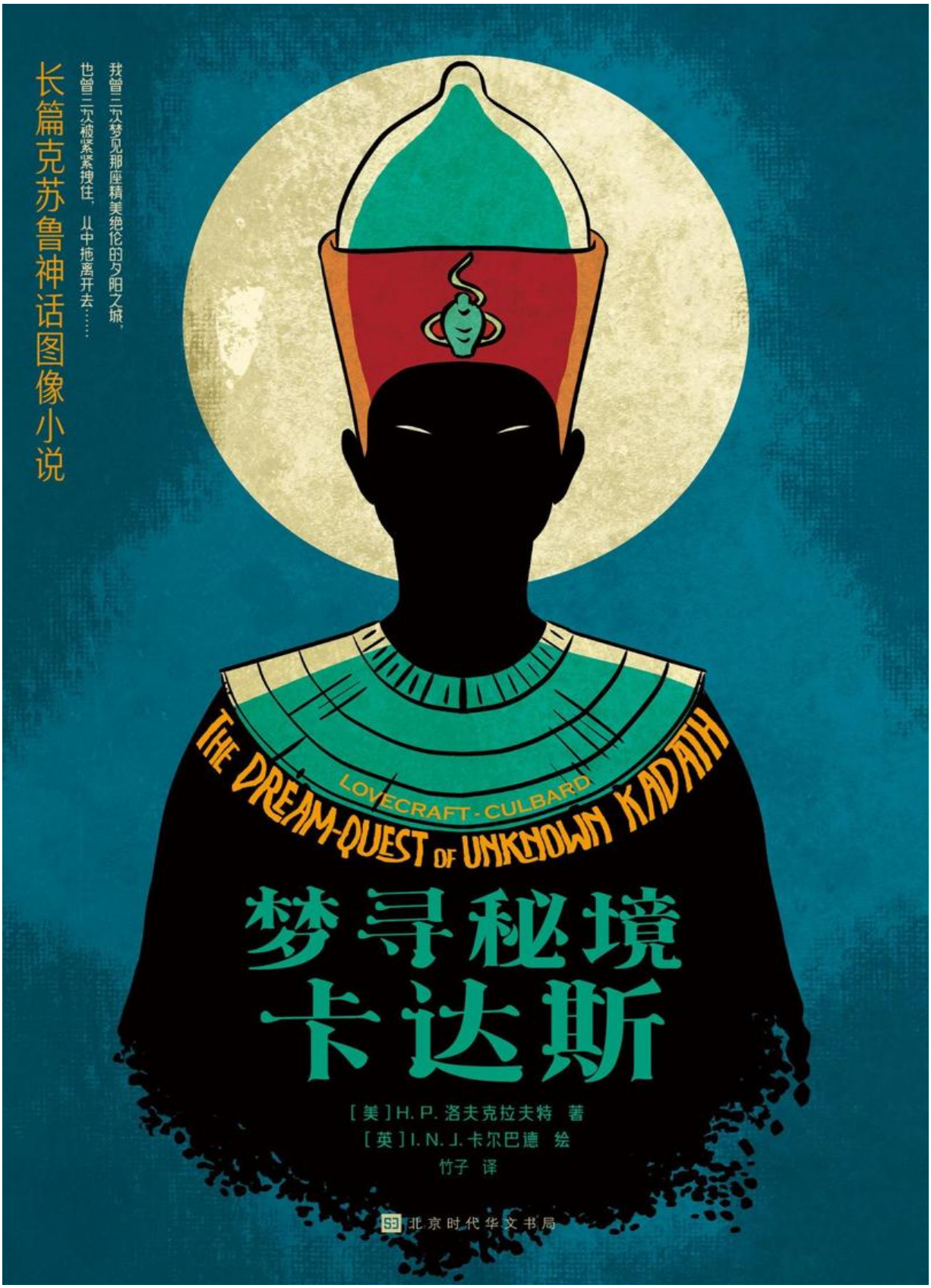
CHAOYUESHIJIANZHIYING

作　　者 | [美] H.P. 洛夫克拉夫特
绘　　者 | [英] I.N.J. 卡尔巴德
译　　者 | 竹　子

出 版 人 | 陈　涛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王雅观
责任编辑 | 黄思远　王雅观
装帧设计 | 迟　稳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 - 8021507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mm 1/16　　印　　张 | 7.75　　字　　数 | 66 千字
版　　次 |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3175-4
定　　价 | 59.9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长篇克苏鲁神话图像小说
我曾三次梦见那座精美绝伦的夕阳之城，
也曾三次被紧紧拽住，从中拖离开去……
THE DREAM-QUEST OF UNKNOWN KADATH
LOVECRAFT - CULBARD
梦寻秘境卡达斯
[美] H. P. 洛夫克拉夫特 著
[英] I. N. J. 卡尔巴德 绘
竹子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THE DREAM-QUEST OF UNKNOWN KADATH

梦寻秘境卡达斯

[美] H. P. 洛夫克拉夫特 著
[英] I. N. J. 卡尔巴德 绘
竹子 译

长篇克苏鲁神话图像小说

LOVECRAFT - CULBARD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阿卡姆
ARKHAM

前言

虽然未能在 H.P. 洛夫克拉夫特（1890—1937）生前得以发表，《梦寻秘境卡达斯》仍然是其笔下与梦境有关的故事中最长，同时也可能是最成功的故事。与洛夫克拉夫特创作的大多数故事不同，这篇写于 1926 到 1927 年间的小说从未得到大范围的校订，因而它呈现出一种松散、变幻的感觉，一如它所描绘的那些梦境一般。本文与《查尔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一道被认为是作者在那一段创作高产时期完成的最有现实基础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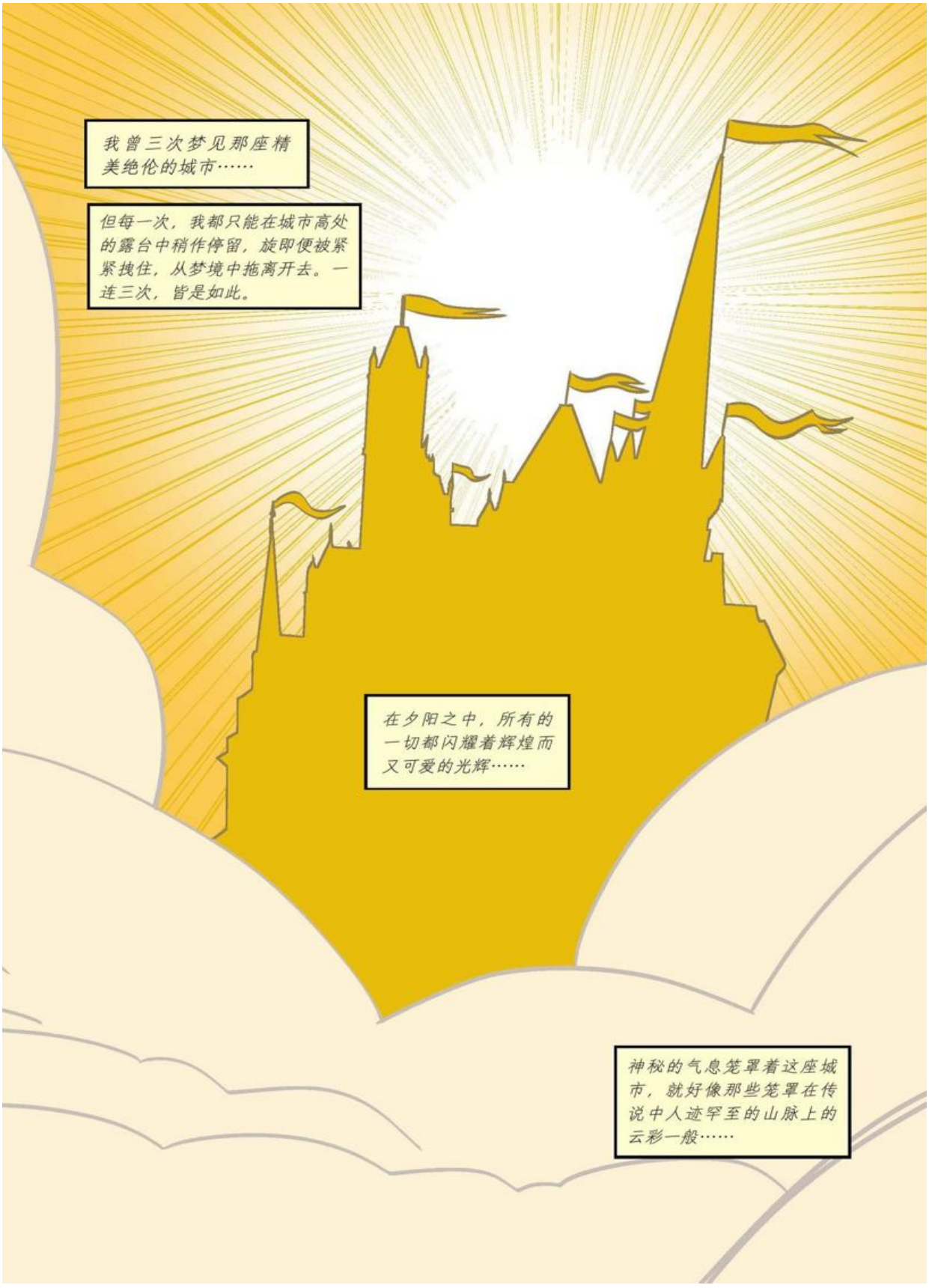
故事跟随伦道夫·卡特的视角，讲述了他旅行前往诸神的家园，恳求他们允许自己前往梦中的奇幻之城的过程。叙述者引领主角穿越了一个有着美丽（以及时而恐怖）风景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难以想象的盟友与离奇荒诞的怪物。由于在创作过程中受到了邓萨尼勋爵作品的强烈影响，洛夫克拉夫特通过这篇小说将许多恐怖与奇幻的元素融合成了一个史诗般的故事。它着重聚焦于在想象与逻辑上的非凡跳跃——而这正是构成梦的基础。这本书将洛夫克拉夫特之前创作的许多故事都画在了一起，其中不仅包含了那些故事的主题，也涵盖了其中的人物，虽然严格来说它并不是洛夫克拉夫特的“神话”的一部分，但其中某些元素无疑能够将它与作者笔下那个更加巨大的虚构宇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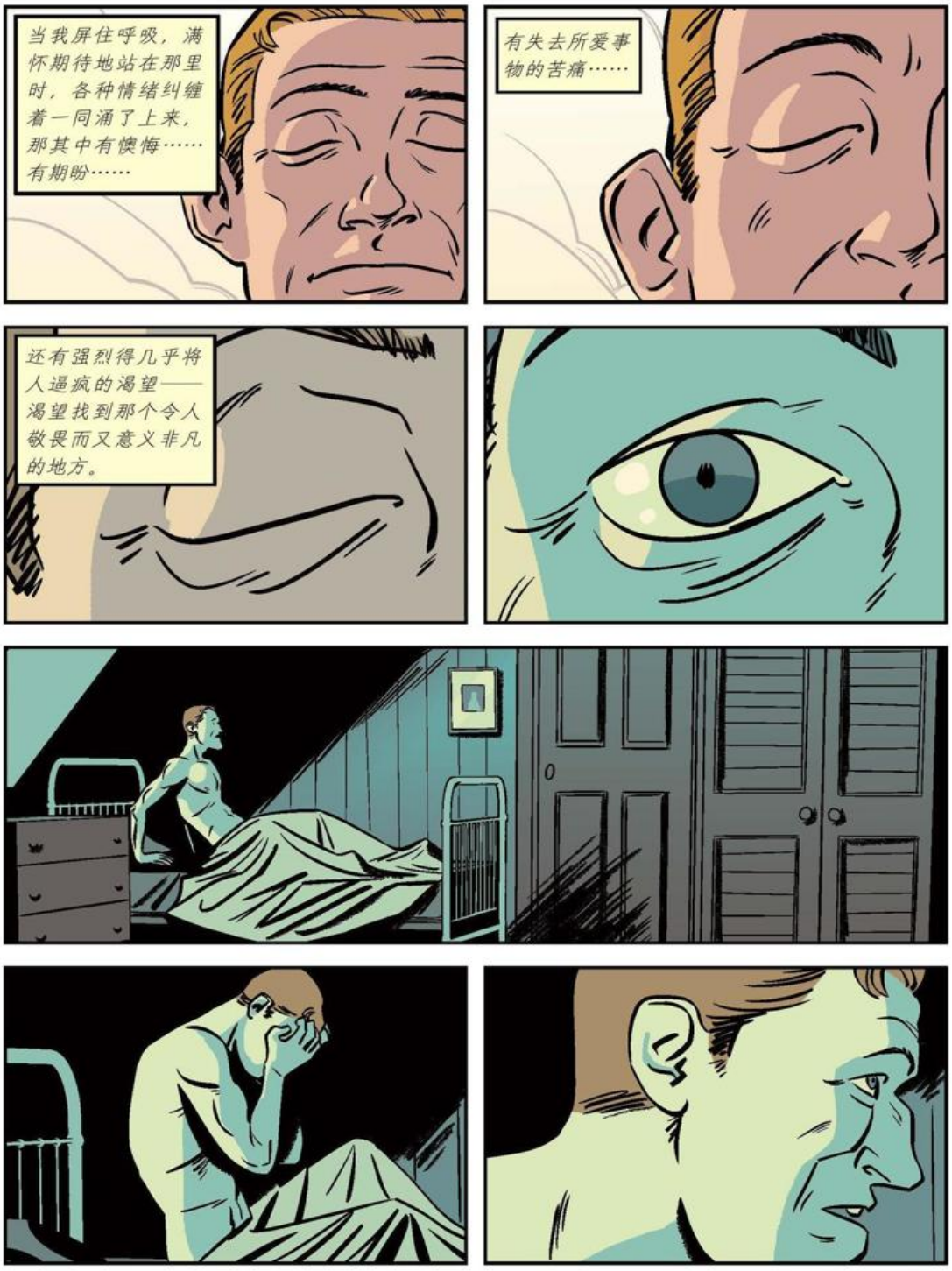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在洛夫克拉夫特笔下一再出现的角色，我们不难从伦道夫·卡特身上看到洛夫克拉夫特心中那个理想的自己——一个受到良好教育，心思缜密，更习惯于沉浸在幻想而非真实世界里的人。在这里，作为一个梦境之地中的探寻者，他在被动的观看者与主动的实践者之间来回转换，正如我们所有人在夜间世界里的所作所为一样。卡尔巴德充满活力的改编极富技巧地捕捉到了这种孪生的梦中状态，不仅让洛夫克拉夫特的叙述变得更加合理，也为一桩桩超现实的、令人恐惧的奇幻情景赋予了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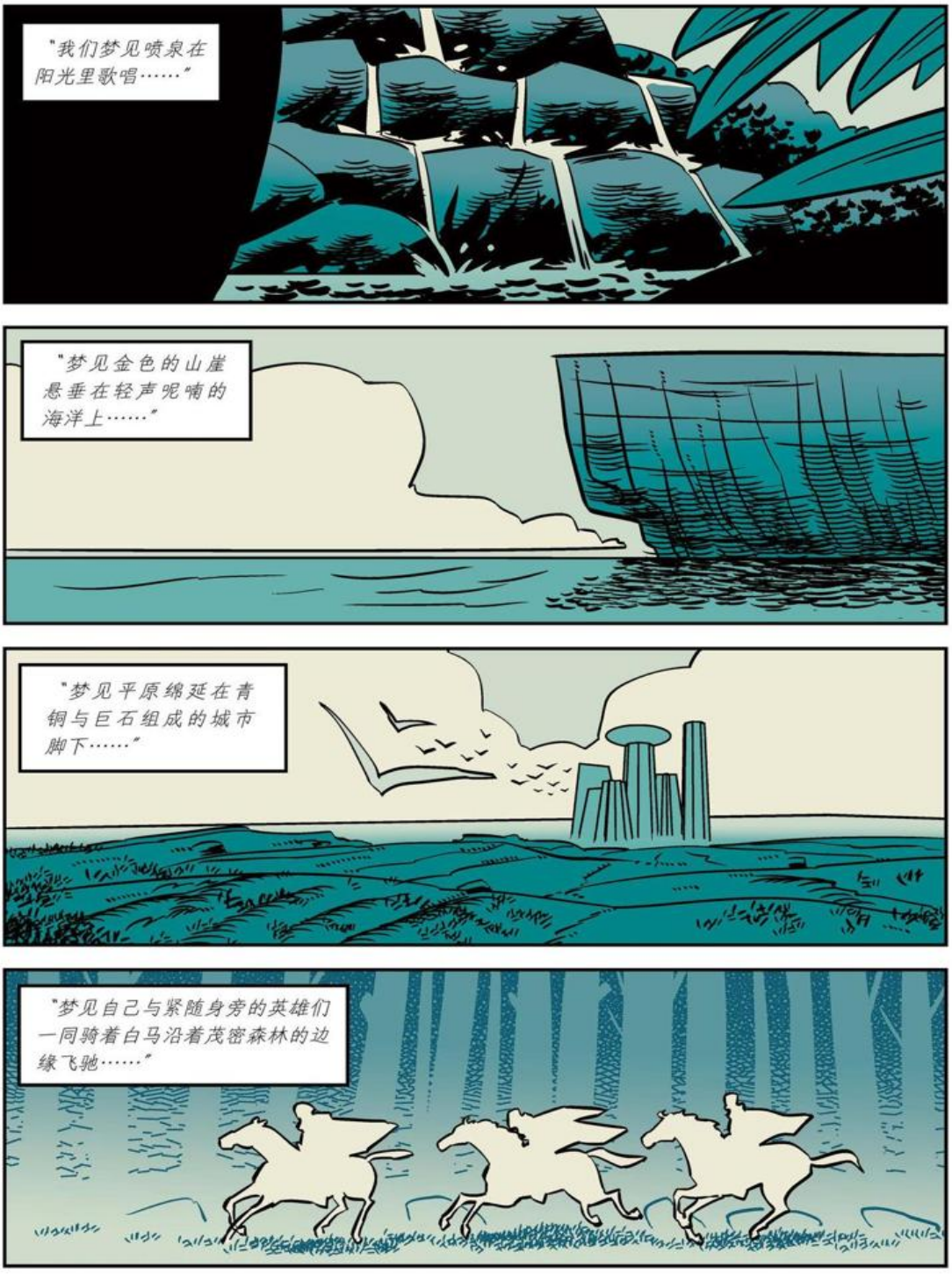



我曾三次梦见那座精美绝伦的城市……
但每一次，我都只能在城市高处的露台中稍作停留，旋即便被紧紧拽住，从梦境中拖离开去。一连三次，皆是如此。
在夕阳之中，所有的一切都闪耀着辉煌而又可爱的光辉……
神秘的气息笼罩着这座城市，就好像那些笼罩在传说中人迹罕至的山脉上的云彩一般……


当我屏住呼吸，满怀期待地站在那里时，各种情绪纠缠着一同涌了上来，那其中有懊悔……有期盼……
有失去所爱事物的苦痛……
还有强烈得几乎将人逼疯的渴望——渴望找到那个令人敬畏而又意义非凡的地方。


"皮克曼去哪儿了?"
波士顿
茶
咖啡
我可不是他的奶妈，卡特。
你跟他说过我们今天碰面的事情吗?
我也不是他的私人秘书，今天是星期二，就和之前的每个星期二一样。
作家，艺术家，你们全都一个德行，一个个孤僻又冷漠，没有一丁点儿时间观念。
我从不迟到。
别反驳我，伙计，我正说话呢。
你知道吗?我又做了那个梦。
所以?


我一直在记录这些事……写一本日记。我想要完全弄清楚它……想把那些片段都拼凑起来，至少把那些连贯的部分拼起来。
我在很早以前就放弃了，不过，当初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些梦全都变得更加生动了。
所以，一直以来……
我把它留在这儿。
你从未想过要把它写下来吗？
小时候，我们听故事、做梦，但我们只能形成一些不成形的念头。
长大后，我们想要记住些什么，但是“生活”这剂毒药已经把我们磨钝修平了。
我们想要弄明白它，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丢掉了它本来的意思。
伦道夫，你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在夜晚醒来，脑子里却是有关美妙山丘与花园的奇异梦境……


"我们梦见喷泉在阳光里歌唱……"
"梦见金色的山崖悬垂在轻声呢喃的海洋上……"
"梦见平原绵延在青铜与巨石组成的城市脚下……"
"梦见自己与紧随身旁的英雄们一同骑着白马沿着茂密森林的边缘飞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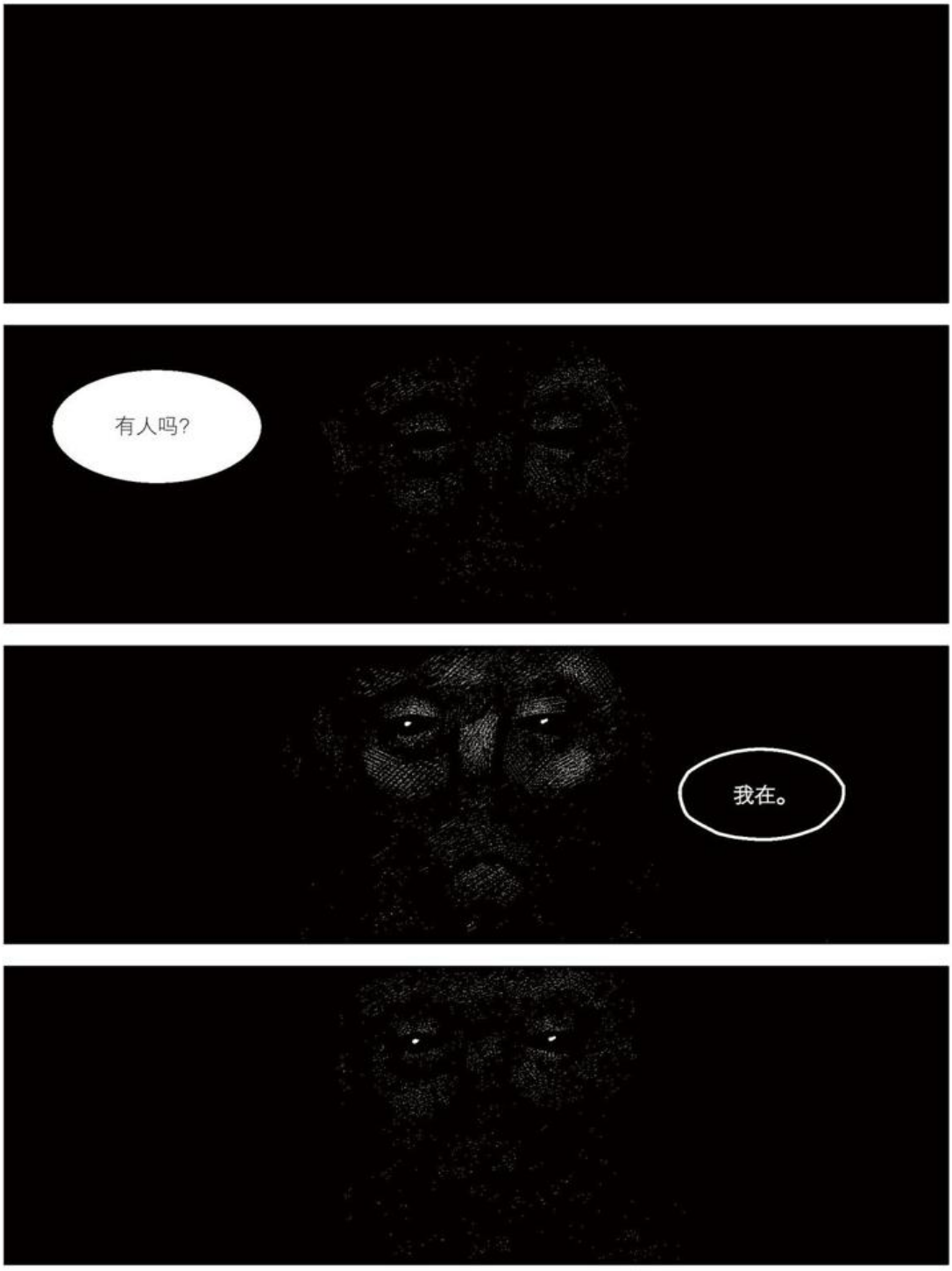

我们瞥见了早就被自己忘掉了的童年，那个白昼里的一切神秘事物都充满了奇妙与快乐的过去……那段我们不够睿智，也没有失去快乐的日子。
我们被理性惯坏之前的日子。
当我第一次瞥见塞勒菲斯，那座位于塔纳利亚丘陵另一边的欧斯－纳尔盖山谷里的城市时，我被护士给叫醒了。
当时，我正要坐上一艘金色的桨帆船出海远航……我简直要发疯了。
哈！
我花了四十年才重新找到它。
它就在那里，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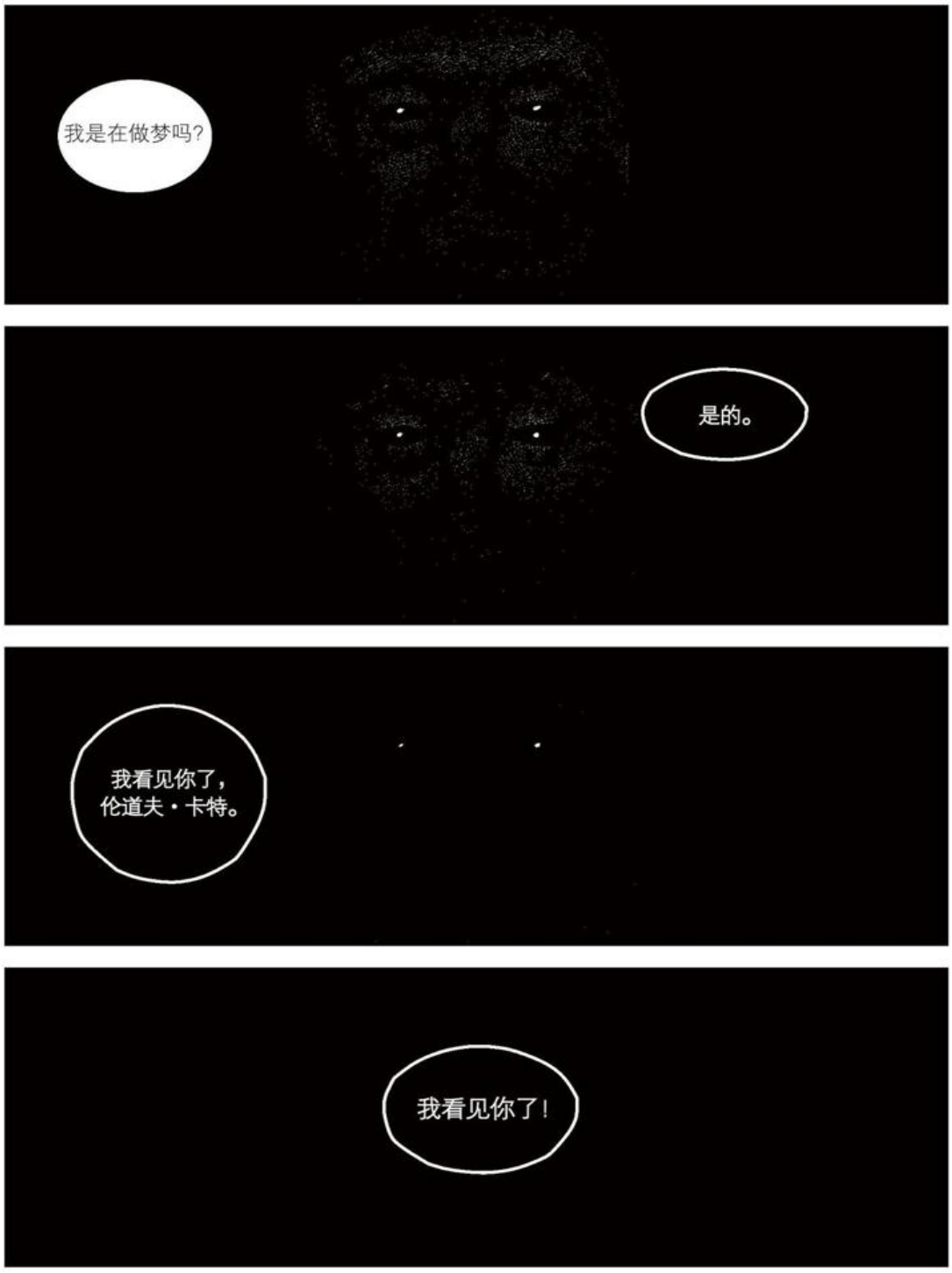

城市的尖塔在远方闪闪发亮，优雅的桨帆船停泊在凉爽的蓝色港湾里。
我觉得……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家。


你应该向那些躲起来的梦境诸神祷告，他们徘徊在秘境卡达斯的云层上，你可以去求他们告诉你该去哪里寻找你梦里的城市，就像我发现塞勒菲斯一样，你也能够知道那座城市的名字。




我恳请您的恩惠，噢，隐匿的梦境诸神哪，请告诉我，应当如何找到那座美妙又超凡脱俗的夕阳之城……
请告诉我……
请告诉我……
请告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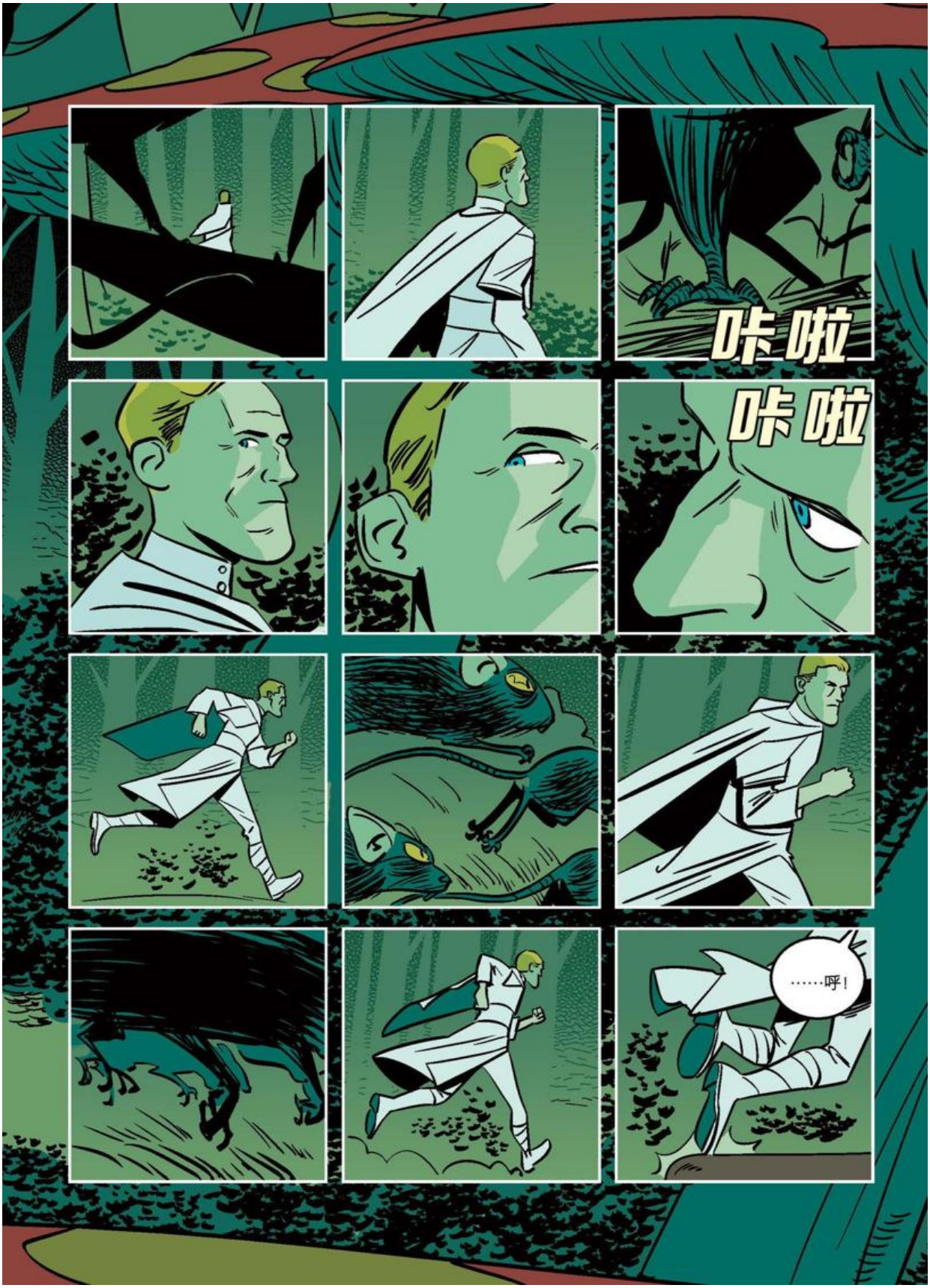

有人吗?
我在。


我是在做梦吗?
是的。
我看见你了，
伦道夫·卡特。
我看见你了!


？
梦境诸神已向你明示其等意愿，一再祈愿去招惹他们并非明智之举。
一再祈愿？可我——
无人去过卡达斯。
亦无人知晓卡达斯位于何处，它或在这片梦境之地里，抑或在别处。
如果它存在，那么或许有办法去那里……
太初至今只有三个人类灵魂曾跨越深渊，去往别处的梦境之地。


而在这三人之中，有两个回来时已然陷入疯癫，因为令人惊骇的终极危险就藏在那些深渊之中，它在一切有序宇宙之外的无垠中央，任何梦境都无法触及的地方。它翻滚冒泡，亵渎着一切神明……
那是无所限制的恶魔之王，无人胆敢高声言及它的名讳。
即便如此，你依旧决心要去往冰冷荒漠中的卡达斯，寻找诸神……
从他们那里赢回重新见到那座夕阳之城、记起那座夕阳之城，并住进那座夕阳之城的权利？
我……是的。
如你所愿。
如你所愿。


"小心脚下，卡特，前方的道路充满了危险。"
"这些阶梯后面的森林是迷魅鼠的家园，这些迷魅鼠知晓许多关于梦境世界的秘密，亦对清醒的世界有些许了解，因为这片森林有两处地方与人类的世界相连。"
"它们有点儿偏爱人类的血肉，但倘若你想要寻找秘密，就要勇敢地承受它们的注意。"


咔啦
咔啦
……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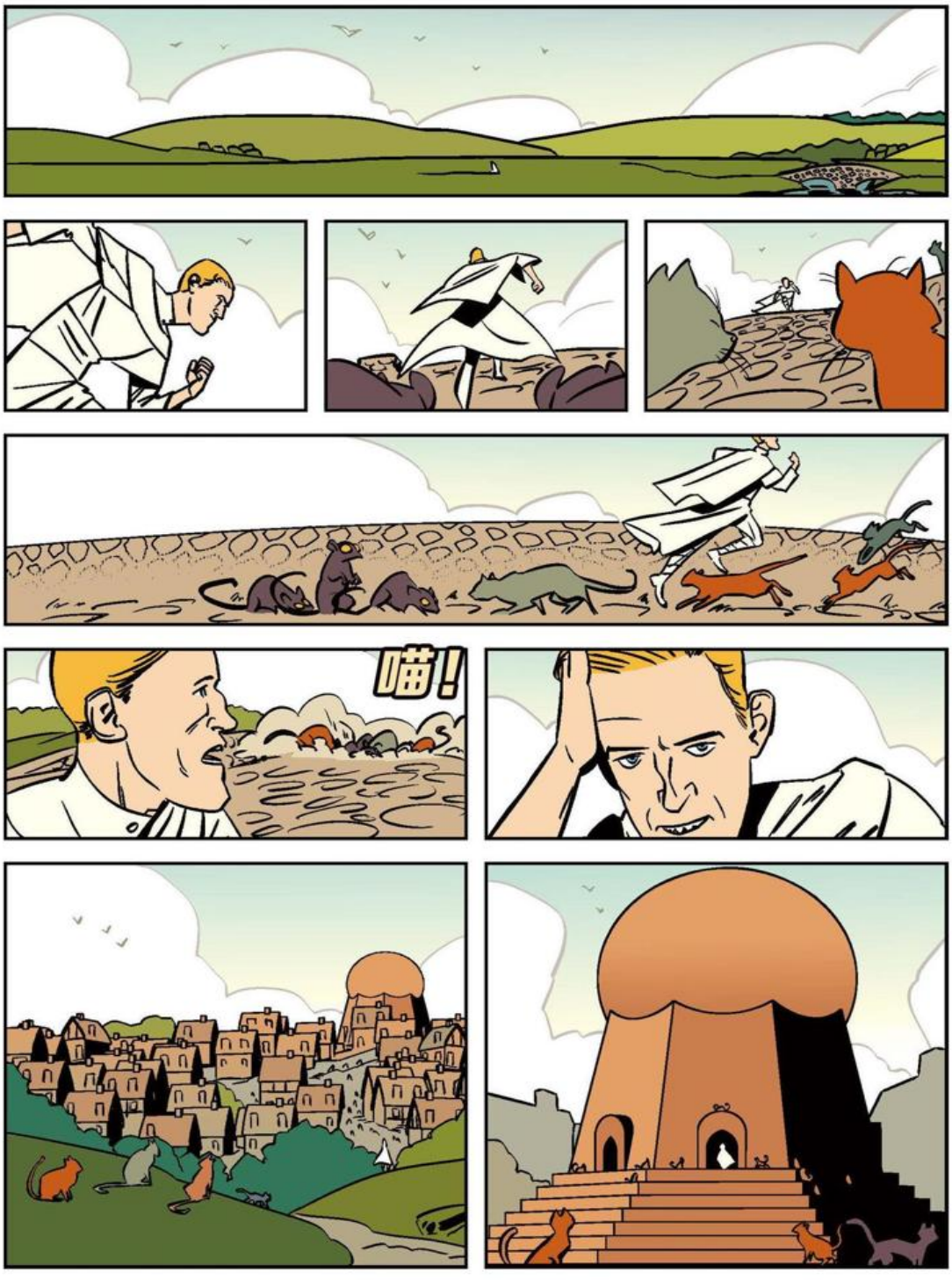

你们害怕了？
你们在害怕什么？
我知道，
你们不是在怕我。
是这东西，
我猜得对吗？
提咔
提咔
提咔
提咔


我倒是很想知道这下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居然能让你们如此害怕？嗯？
提咔提咔提咔提咔
提咔提咔提咔提咔
我警告你们，保持距离。
我估计这里的链子应该够长，可以保证我一直走到森林的边缘。
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安全通过这里？
我想要你们的秘密。
休想！
唰唰唰唰唰咔咔咔！


我说，
我说！
你想知道
什么？
我想去拜见那些行踪隐匿、据说居住在卡达斯的梦境诸神。
卡达斯？
是的，
它在哪里？
啊！
你在问我？
我在问你。
唰唰唰唰唰咔咔咔！
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我甚至都不确定它是不是在这个世界里。
如果你想知道它的方位，这里没有你想要的线索。
不过，在斯凯河对岸的乌撒，有人曾见过诸神——一位老祭司，他曾爬上一座高山观看诸神起舞。


"如果你去那里，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锵！


喵！


来者何人?
我叫
伦道夫·卡特。
我知道，您曾登上过一座山峰，亲眼见过诸神，并且活着回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是又如何?
我想前往秘境卡达斯，与行踪隐匿的梦境诸神会面。


我猜，你已向他们祷告过，但他们并未回应，是吗？
智者巴尔塞仅仅因为攀登人们所熟悉的哈提格－科拉峰，就在尖叫中被拖进了天空。
如果你找到了这个……秘境卡达斯，事情肯定要糟糕得多。虽然一个睿智的凡人可能在某些时刻胜过那些俗世里的神明，但这些神明被来自宇宙之外的另一些神明保护着，因此凡人们最好还是不要讨论与那些神明有关的事情。
历史上，那些宇宙之外的神明曾两次在地球上的原始花岗岩中留下他们的烙印。根据保存在这里的《纳克特抄本》上的绘画推测，第一次发生在上古之前，另一次则发生在智者巴尔塞试图爬上哈提格－科拉峰窥探俗世诸神在月光中起舞的时候。
因此除了委婉的祈祷外，最好还是不要去理会所有这些神明。
但我想要寻找一座奇迹之城……我曾瞥见过它，我觉得我必须到那里去。
那么我能不能在不打扰这些神明的情况下找到这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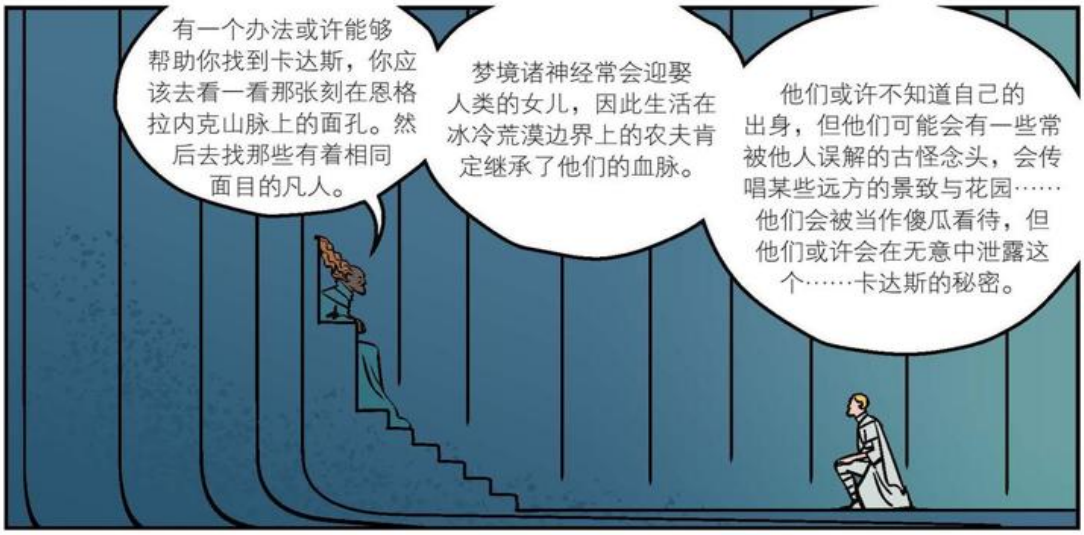

智者巴尔塞没有在意那些农夫的警告，我很害怕，但巴尔塞的年纪很大了，他知识渊博……
毫无畏惧……
因此他带了路，而我像个傻瓜一样跟上了他。
事情发生得太快，他在我前面攀登的时候，我突然就看不见他的踪影了。


"我听见他在喜悦中疯狂叫喊……"
我听见诸神的声音了！
我的智慧让我胜过了这些俗世的神明，他们设下的魔法与障碍毫无用处，我会亲眼见到诸神，见到那些自大的神明，那些隐秘的神明，那些禁止人类观看自己的俗世神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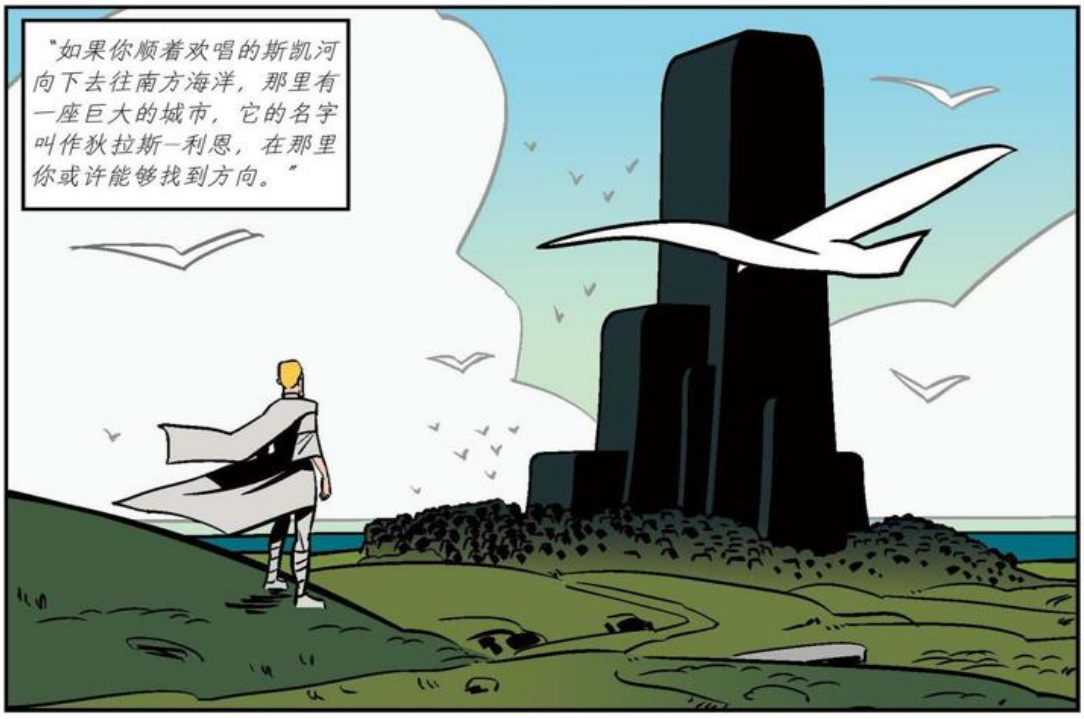

"我听不见他所听到的声音，我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越来越尖，越来越响。"
"他在叫我，告诉我他能看到的所有景象，告诉我神明是如何舞蹈的。"


"我感觉空气发生了鬼魅般的变化。就好像某些更加强大的法则扭曲了尘世的规律，我觉得自己正在向上落去。"
是蕃神！蕃神！
那些居住宇宙之外的地狱里的神明，他们守护着这些弱小的俗世诸神！
转过头去！回去！
不要看！不要看！
是无尽深渊的复仇……那该被诅咒的，那该被憎恨的深坑……
仁慈的俗世诸神啊，
我正落向天空！


于是，我闭上了自己的眼睛，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而当我再度睁开眼睛，松开捂住耳朵的双手后，我发现自己正安全地站在山脚下。
但智者巴尔塞不见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恩格拉内克山。
什么？
旅行者们说那座山的一侧雕刻着一张巨大的面孔。
那可能是过去诸神在那座山脉顶端伴着月光翩然起舞时亲自雕刻而成的画像。
据说那张面孔的特征非常奇怪，所以任何人都能轻易地认出他们。


有一个办法或许能够帮助你找到卡达斯，你应该去看一看那张刻在恩格拉内克山脉上的面孔。然后去找那些有着相同面目的凡人。
梦境诸神经常会迎娶人类的女儿，因此生活在冰冷荒漠边界上的农夫肯定继承了他们的血脉。
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出身，但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常被他人误解的古怪念头，会传唱某些远方的景致与花园……他们会被当作傻瓜看待，但他们或许会在无意中泄露这个……卡达斯的秘密。


你能够在南方海洋里的奥瑞巴岛上找到恩格拉内克山。但那座岛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顺着欢唱的斯凯河向下去往南方海洋，那里有一座巨大的城市，它的名字叫作狄拉斯-利恩，在那里你或许能够找到方向。”


有几艘从奥瑞巴岛巴哈那港来的船，其中一艘应该会在大约一个月内返回这里。
要是你乐意，我可以帮你搭上那艘船，等你到了港口后再骑上斑马走两天的路，就能抵达恩格拉内克山。
你见过那张刻在石头上的脸吗？
没有，没几个人见过，那座山的那一边很难攀登，而且俯瞰下去又只能看到一些陡峭的岩壁和满是岩浆的山谷。
不过，你也很难找到其他人问这件事了，
大多数人都忙着悄悄讨论那些不知从哪里驶过来的黑色桨帆船。
不出一个星期就会有一艘带着满舱的红宝石靠岸了。


那些船怎么了？
那些来做交易的人全都长着特别宽的嘴，而且他们缠头巾的方式也特别难看，他们会在前额奇怪地隆出两个小包。
他们的鞋子也很奇怪。
他们的鞋子？
哈！是的，他们的鞋子，但最糟的还是那些不出面的桨手。
那些船会在港口停上好几个星期，那些商人会下来做生意，但从来没有人见过那些船员。
酒馆老板、杂货商人，还有屠夫，他们特别讨厌那些船。
一般来说，只要有船进入港口，那就意味着要铺好更多的床单，喂饱更多的嘴巴，卖出更多的鞋子——所以酒馆老板、杂货商人，还有屠夫都会大赚一笔。
但是那些黑色桨帆船到来的时候，那些商人只会拿走黄金和从河对岸的帕格运来的矮胖黑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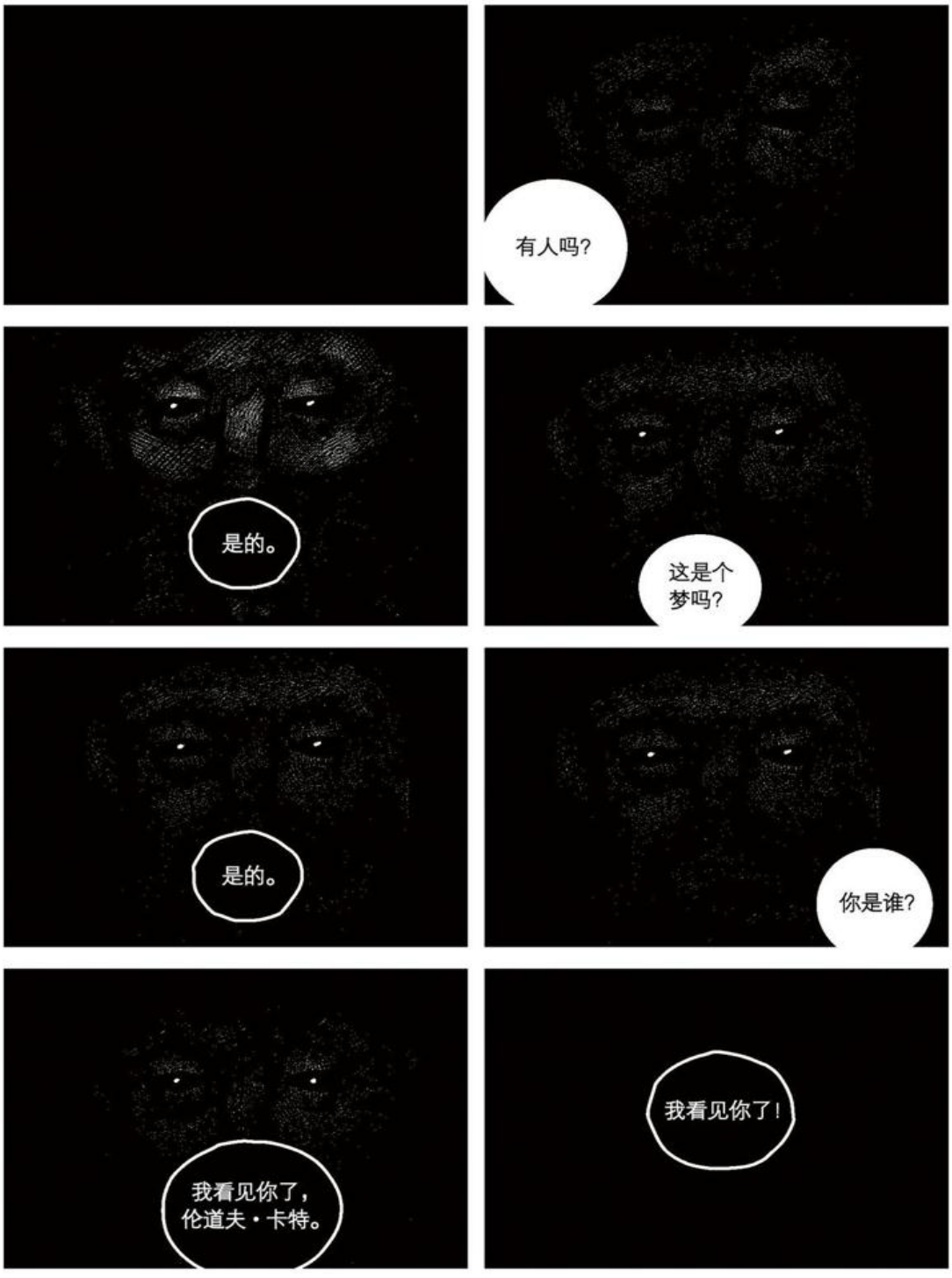

"至于那些味道……我跟你说，如果不是那些红宝石，他们根本不会允许那些桨帆船靠岸。"
你在打听有关卡达斯的事情?
是的。
那边的那个家伙或许能帮上忙。
你在和另一个家伙打听事情的时候，我看见他在偷听，你说起冰冷荒漠的时候，他看起来特别奇怪，像知道些内情的样子。
据说他在与冰冷荒芜的冷原上面的一些可怕石头村落有贸易往来，没有哪个正常人愿意去那里，而且晚上的时候，有人还在远处看见村庄里有邪恶的火光。


甚至有些人说，他和那个不应该被提起的高阶祭司打过交道，那个祭司带着黄色的丝绸面具，独自住在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
这么一个人说不定也曾和你想要去的地方做过生意。
晚上好。
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
我在寻找一个位于冰冷荒漠里的地方，我听说你可能曾和那里做过生意，而且——
噢，天哪。


关上所有的百叶窗，灭掉灯光。
我可不想他那类人打搅我们的客人。


我猜，你有生意要做。
我？不，我——
你的好奇心可不这么说，你的心思全都写在脸上了，你像是想要打听些消息。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这门生意？
所有东西都有一个价钱。
喝一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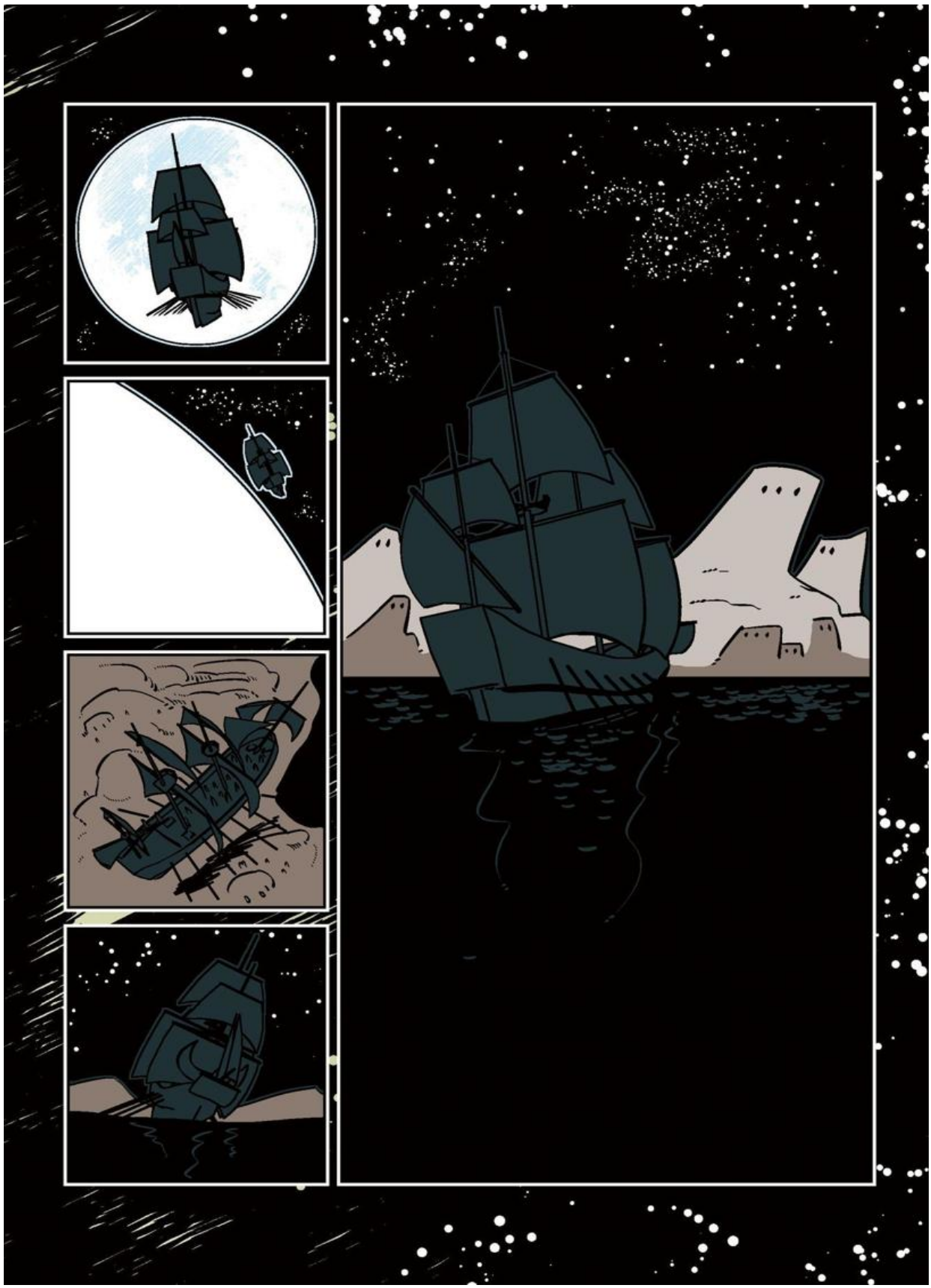

现在，你能告诉我什么有关恩格拉内克山的消息呢？
咦，确实，我能告诉你什么呢？
我听着呢。
喝！喝完我们再说！
啊！
所以，嗯……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有人吗?
是的。
这是个
梦吗?
是的。
你是谁?
我看见你了,
伦道夫·卡特。
我看见你了!


啊！
我在哪儿？
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你们要去哪里？
看看你周围，你看不到吗？
你看到西面的玄武岩石柱了吗？你知道那后面是什么吗？
任何睿智的旅梦人都知道我们正在去往其他世界的大门前……去往属于蕃神的领域。


你要带我去卡达斯?
不对，这事是因为我在**寻找**卡达斯，对吗？有人出钱要我的脑袋?
所有东西都有一个价钱。








天哪，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哈！
咔啪
你不是他们的主人……
对不起！请停下！
你是他们的奴隶！
不！
滋啦！






上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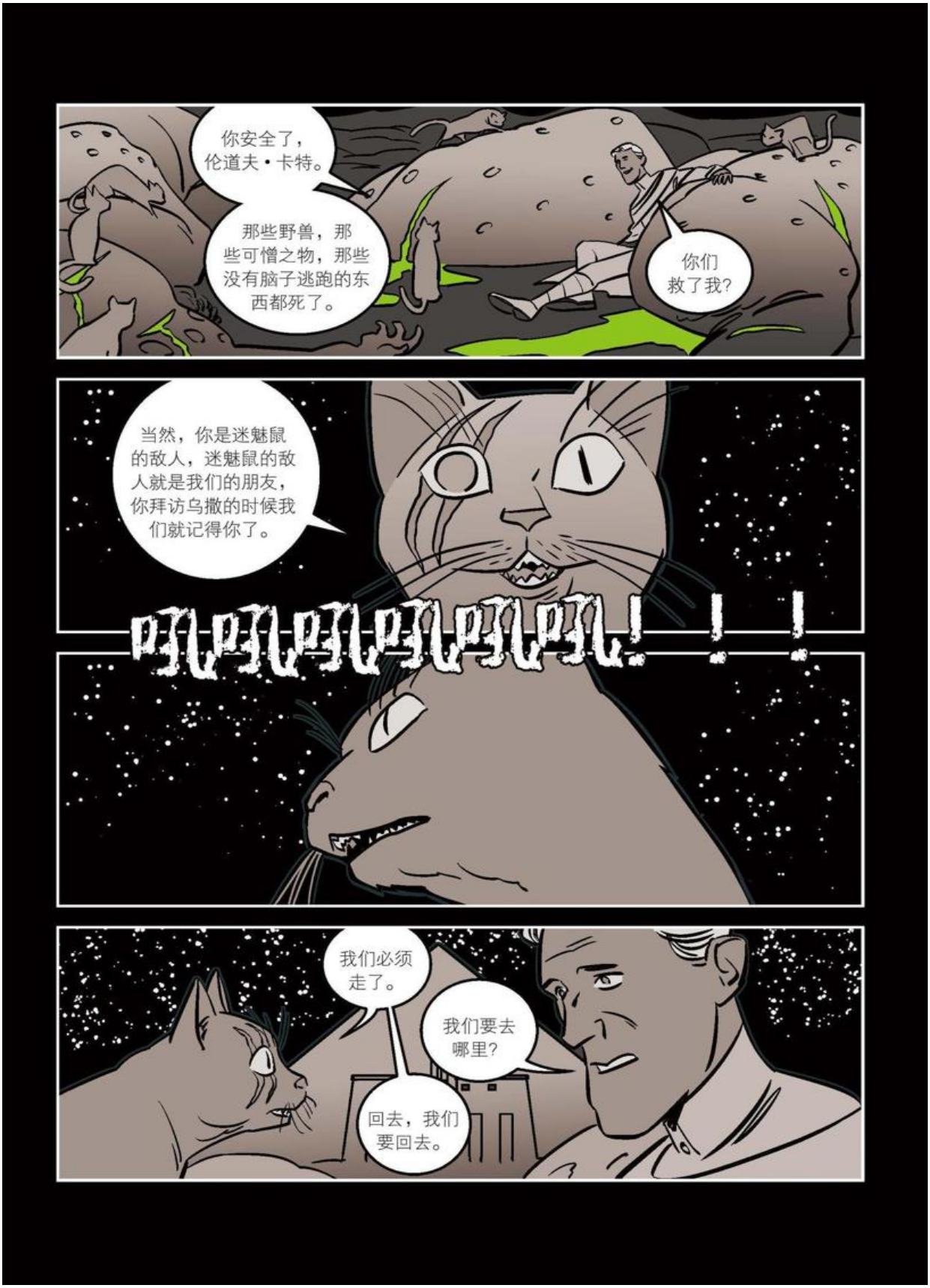

我看见你了！
伦道夫·卡特！
我看见你了！




奈亚拉托提普!
奈亚拉托提普!
奈亚拉托提普!
奈亚拉托提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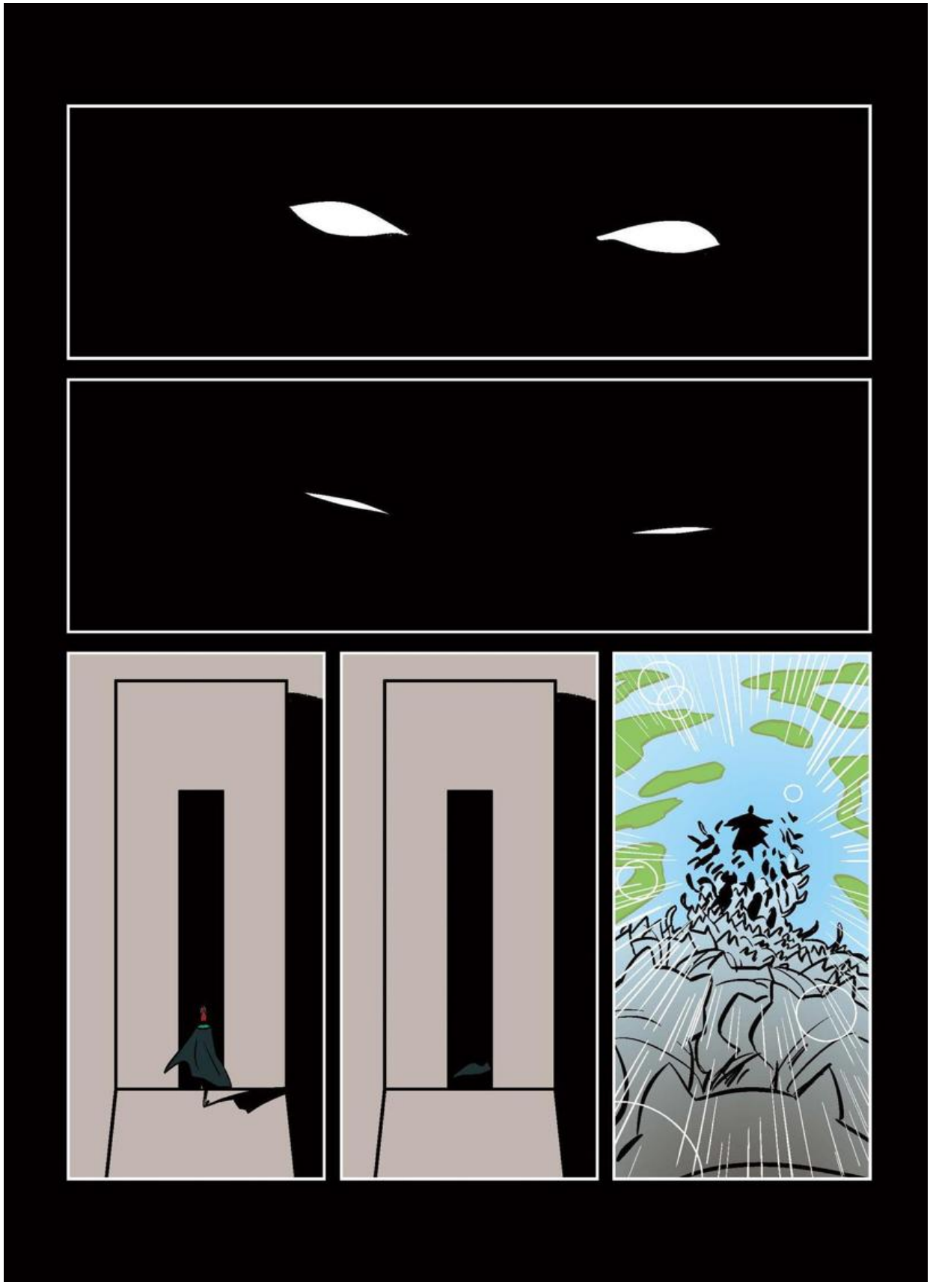

iii
iiii
iiiiiiii


嗷嗷嗷!!!


你安全了，伦道夫·卡特。
那些野兽，那些可憎之物，那些没有脑子逃跑的东西都死了。
你们救了我?
当然，你是迷魅鼠的敌人，迷魅鼠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你拜访乌撒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你了。
吗!!!


你们有船离开这儿?
没有船。
那我们该怎么回去?
和来的时候一样，我们跳。
跳?
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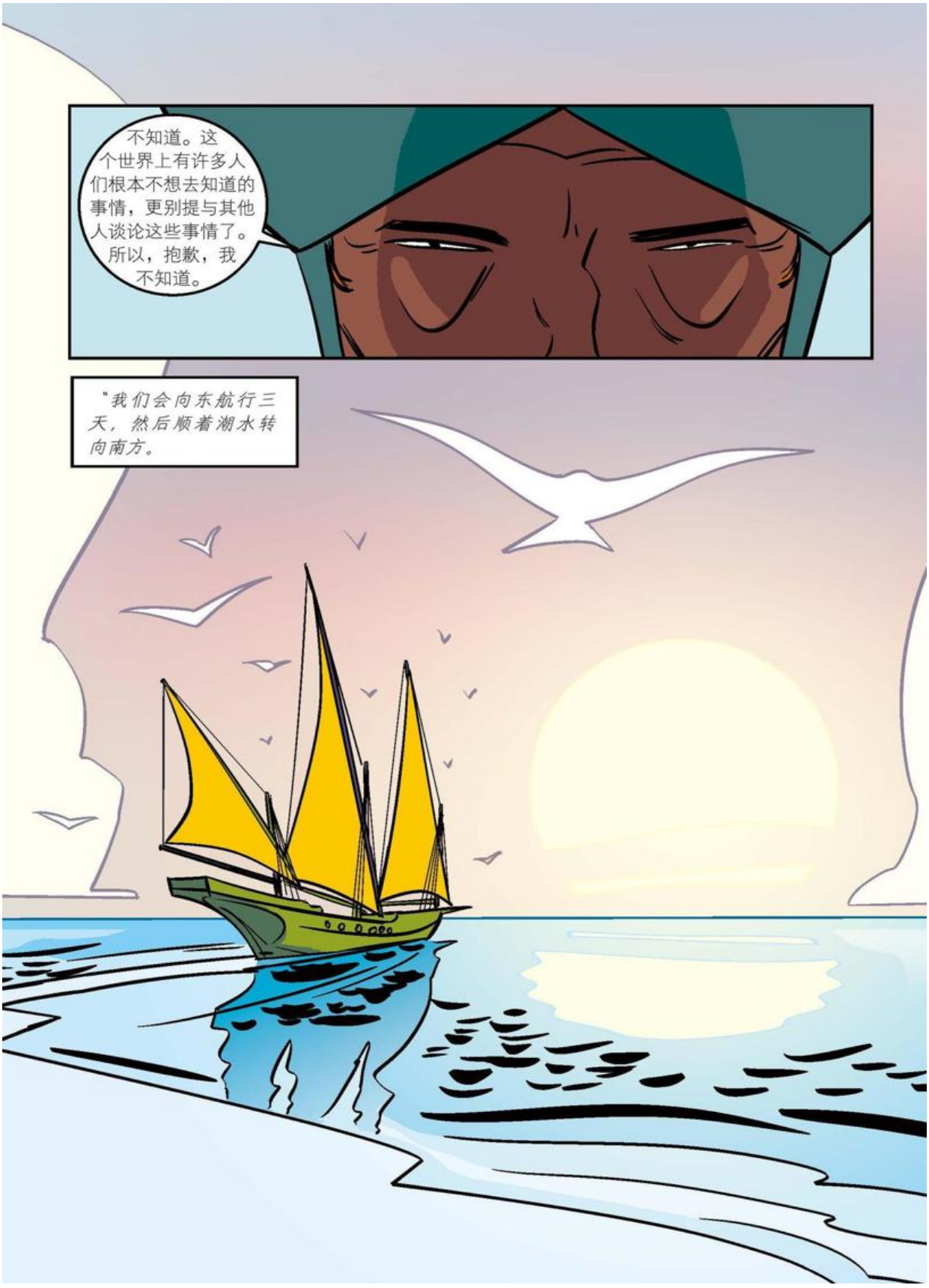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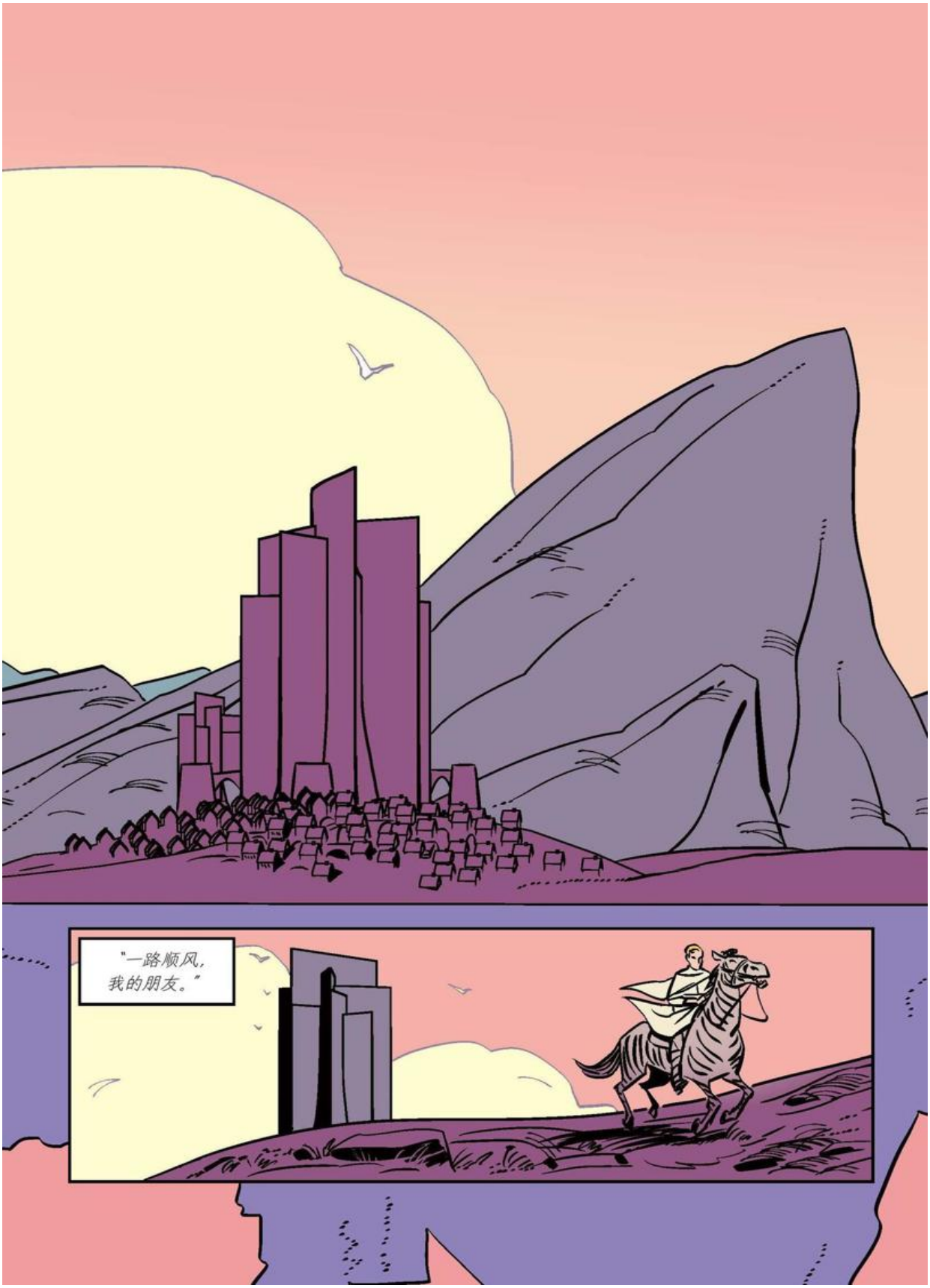

又一个梦中之梦?
并非如此。


在月亮上经历过那些事情后，你肯定已经很累了。
起码我已经准备好小睡一会儿了。
再会，卡特，注意安全，请小心挑选路上的同伴。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帮助，叫一声就行了。
我会的，谢谢你。


为了一些很少有人见过的东西，你旅行得可真够远的。错误之面，我们都这么叫山的那一边，那可不是个好地方。
有些传闻说夜魇住在那座山峰顶端附近的洞穴里。
它们长什么样子？
我们不该谈论它们，据说，如果有人经常想起它们，那些东西就会挥之不散地侵扰他们的梦境。
您知道卡达斯吗？在旅行路上，您听说过有关一座夕阳之城的事情吗？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们根本不想去知道的事情，更别提与其他人谈论这些事情了。所以，抱歉，我不知道。
"我们会向东航行三天，然后顺着潮水转向南方。


"陆地，前方！"
要是你再走这条路，请一定来我家坐坐，我在亚斯湖的岸上有座房子，那湖在距离海不远的内陆里，只要你乐意，我们随时都欢迎你与我们共进晚餐。
谢谢，您真是太客气了。
记住我的话，留心山顶的那些洞穴。
我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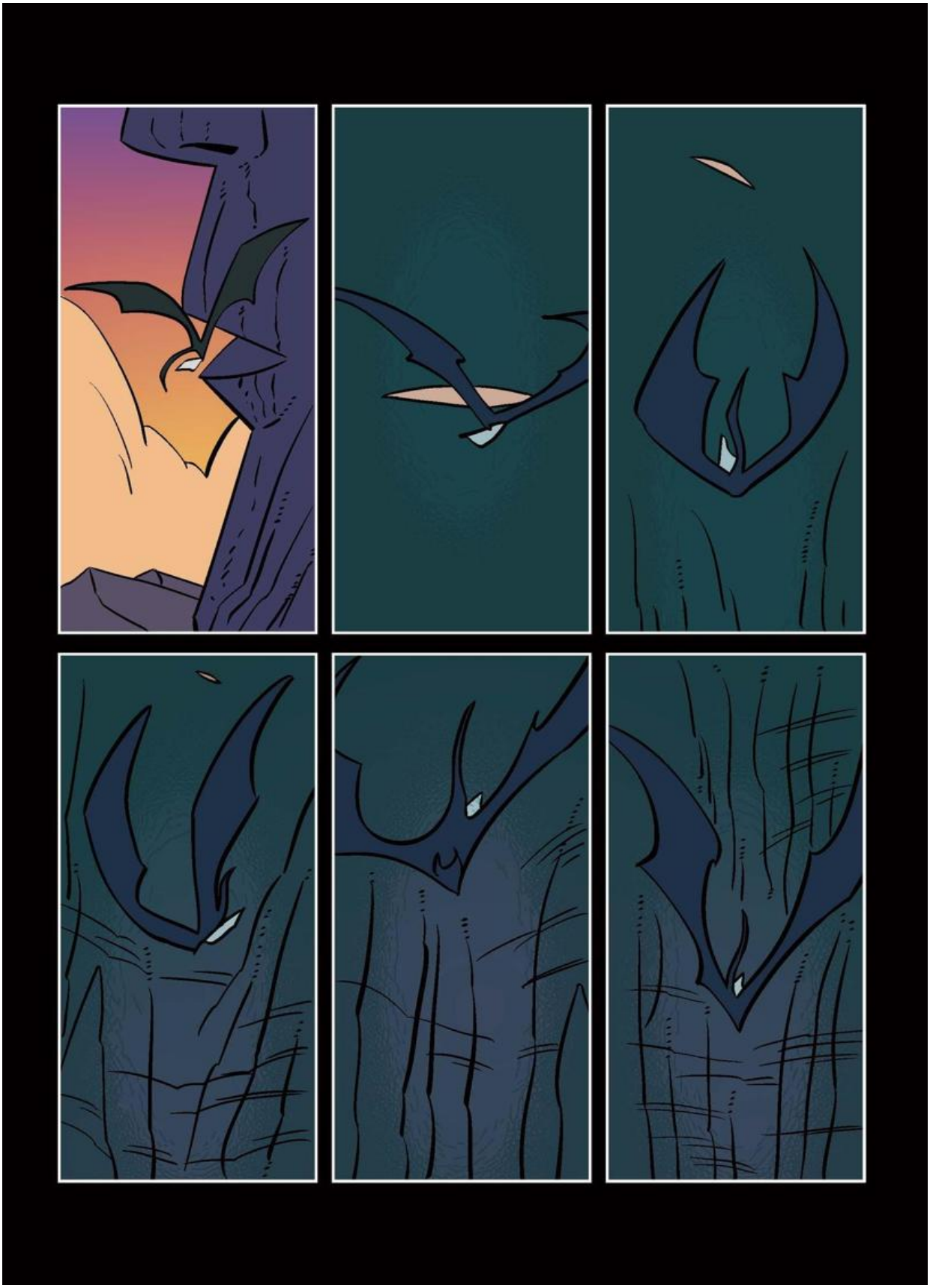

"一路顺风，
我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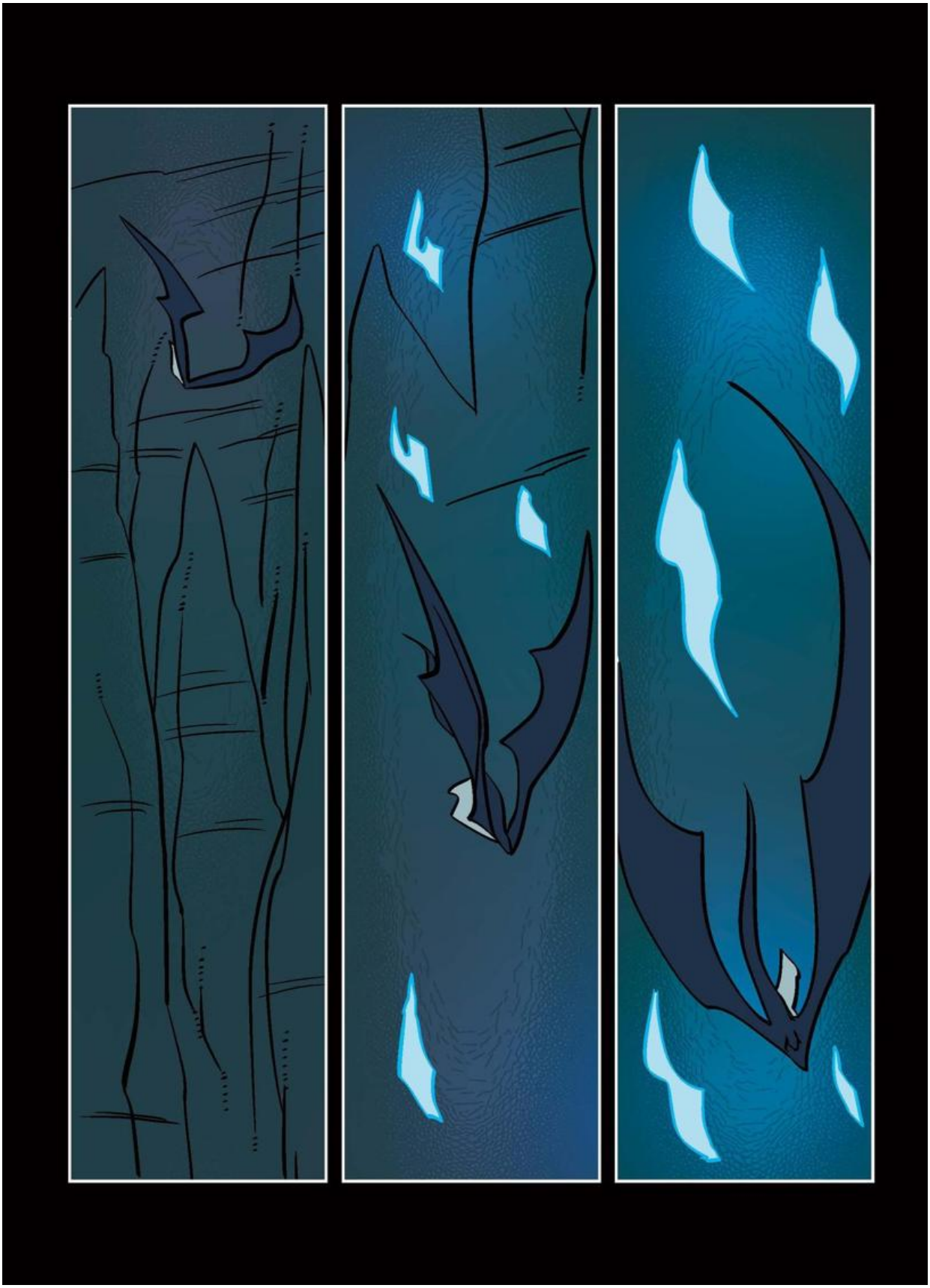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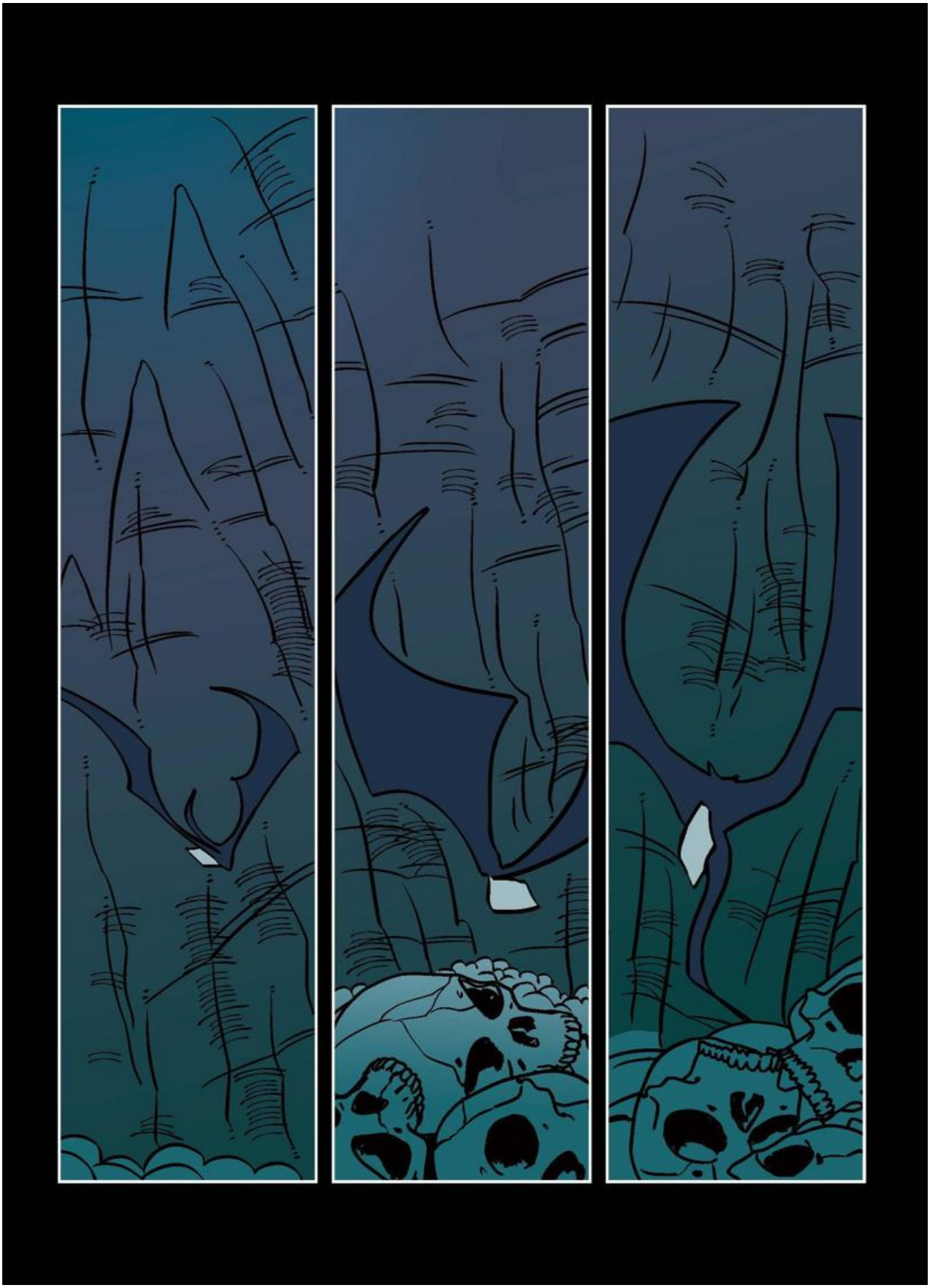

你必须待在这里，贝丝，
对你来说这路实在太陡了。
别担心，我会回来的。
我肯定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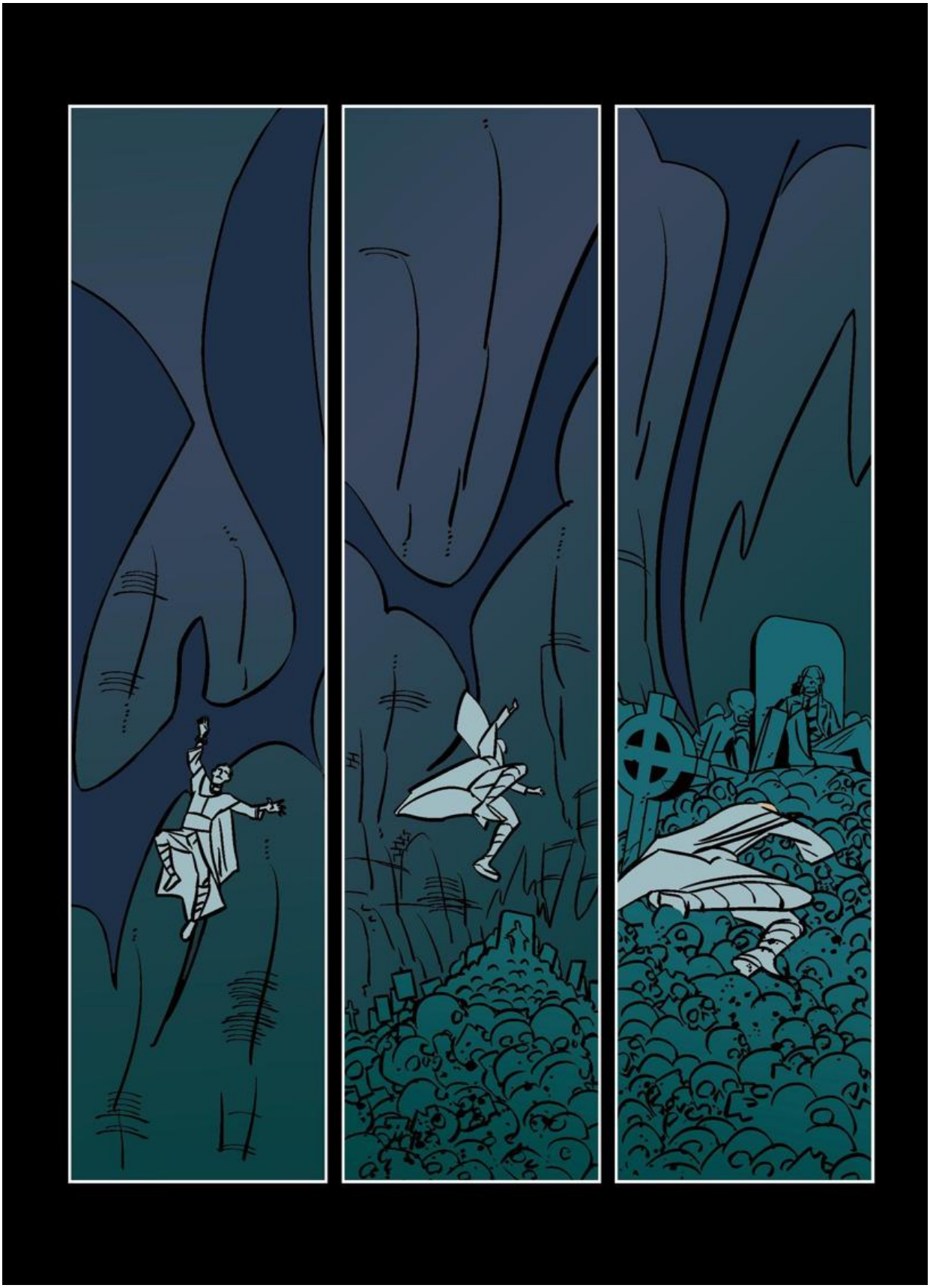













卡特，
是你吗？
皮克曼？！
是你！
抱歉，我肯定弄错了，我听见你的声音，以为你是皮克曼。
肯定是他教会了你说话。
他在这里吗？
他在哪儿？
在这里。
皮克曼？
理查德·厄普顿·皮克曼？
正是在下。


你看起来……
不一样了……
这是……这是什么？在哪里……谁？
塞勒菲斯，码头上的一个商人。
塞勒菲斯？所以，塞勒菲斯有很多这副模样的人？
是的。水手们每年会乘着黑船从北方抵达那里，用缟玛瑙交换雕刻好的翡翠，纺织出来的金线和会唱歌的红色小鸟。
我接下来正要去塞勒菲斯。
那么，你就要回到迷魅森林，穿过奥克拉诺斯河边的园地，前往斯兰的镀金群塔，然后再找一艘桨帆船穿过塞雷纳利安海……但是，不，不，不。
有什么问题吗？
危险，我们食尸鬼不会去，上方梦境世界里的墓园，那里属于妖鬼，那些在死城里出生的东西，要是从这里返回迷魅森林，你会面临许多危险……
古革巨人。

古革巨人，一些长毛的巨大生物，它们在迷魅森林里竖起巨石圆环，向蕃神与“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献上奇怪的祭品……



奈亚拉托提普?



……直到有一晚，尘世诸神知晓了它们的可憎行径，于是将它们放逐到了森林下方的洞穴里。



食尸鬼的世界与迷魅森林之间的唯一通道是一道巨大的石头活门，但古革巨人害怕打开那道门，因为它们会遭到诅咒。



我想象不出一个凡人旅梦者要怎么穿过它们的洞穴世界，因为它们渴望你和你同类的血肉。



那么还有别的路吗?



萨尔科曼德，那是一座位于冷原下方河谷里的荒城……但那里也有特殊的危险，或者你可以从某个墓地返回清醒世界，然后重新开始你的旅程。



我不能返回清醒世界，我已经走了这么远，我担心我会忘记之前了解到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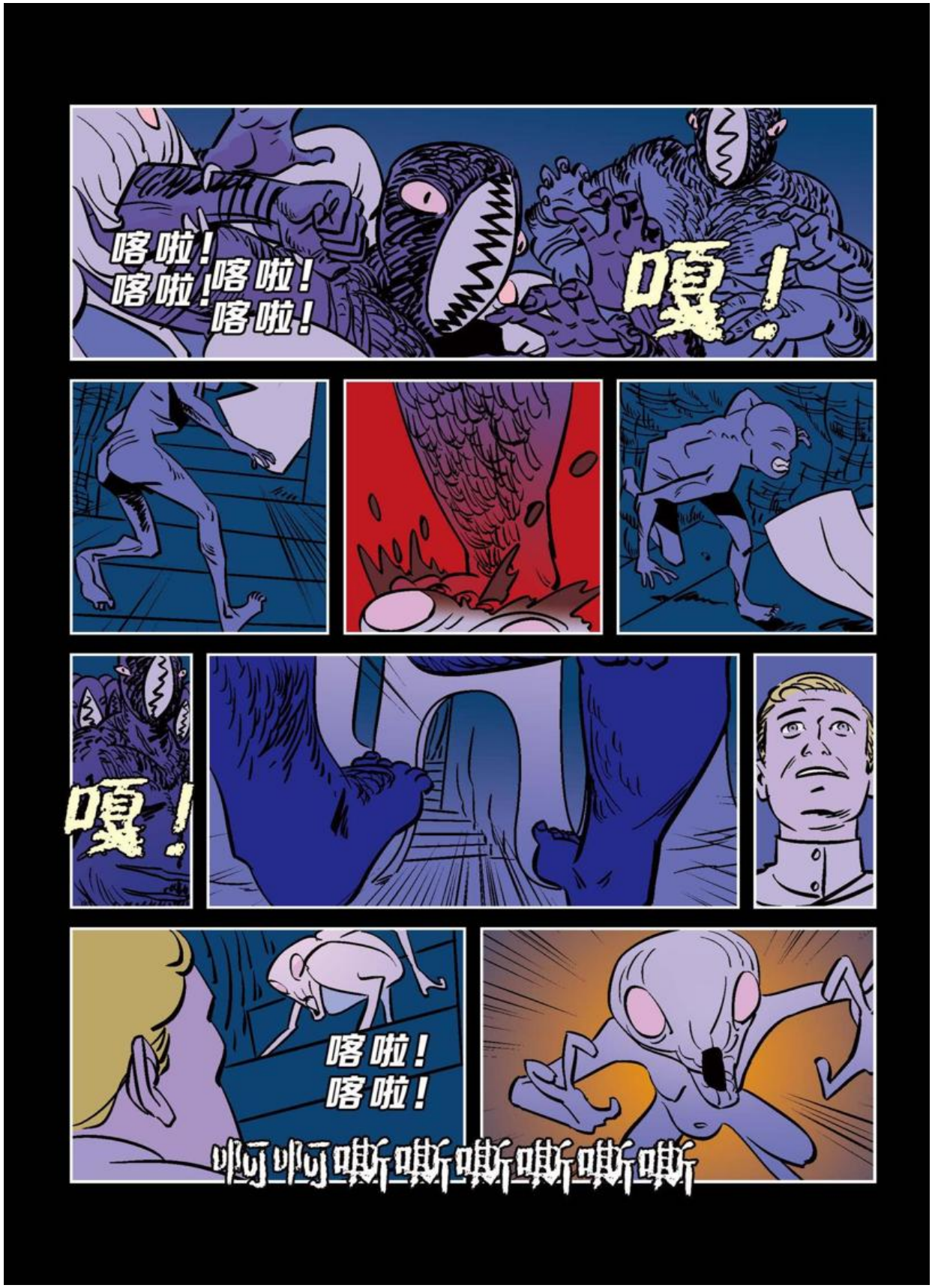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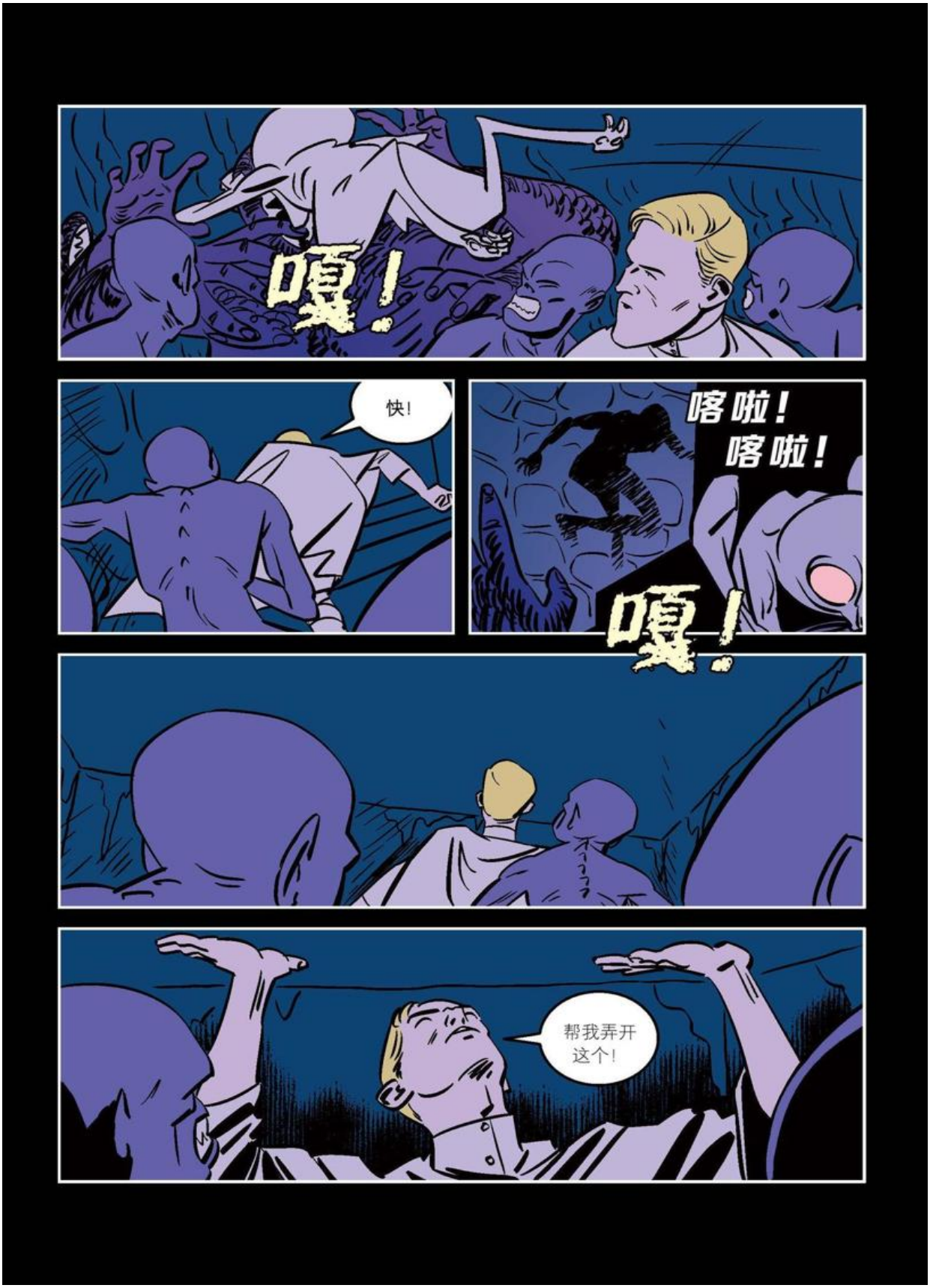

我没有选择，
我必须前往通往迷
魅森林的大门。
不。
拜托，皮克曼。
好吧，我猜我们或
许有办法趁着它们
睡觉的时候悄悄地
溜过去……
但这是傻瓜
才会想要的
差事。
我就是个傻瓜。
很好，那就
好办了。


"你必须抵达位于古革巨人城市中央的高塔，那上面烙着科斯之印，你会看到它的，你会在塔里找到通往出口的楼梯。"
"这些隧道会将你带向一处距离科斯之塔不远的墓地，我会派我的三个兄弟与你同行，但要小心……"
"距离墓地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洞穴，辛之墓室的入口。"
"妖鬼潜伏在那里面，妖鬼憎恨食尸鬼，也恨古革巨人，非常原始，非常愚蠢。"


“古革巨人经常驻守在墓穴群的入口，但那是个无聊的差事，所以它们经常会打瞌睡。”
喀啦！
喀啦！
喀啦！
喀啦！
喀啦！
喀啦！
喀啦！
喀啦！


嘎！
嘎！
喀啦！
喀啦！
喀啦！
喀啦！
嘎！
喀啦！
喀啦！


喀啦！
喀啦！喀啦！
喀啦！
嘎！
嘎！
喀啦！
喀啦！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嘎！
快！
喀啦！
喀啦！
嘎！
帮我弄开
这个！


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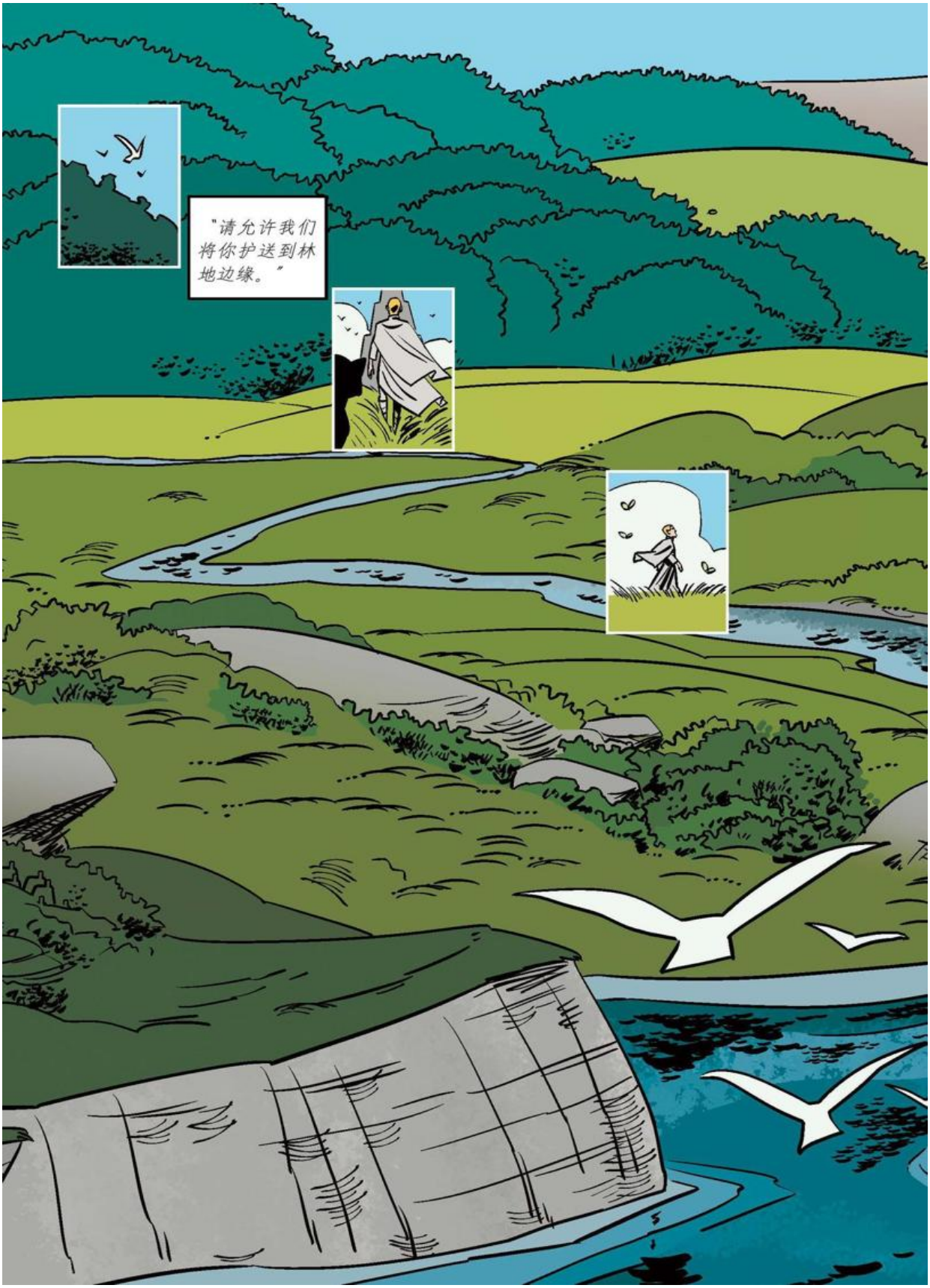

啊，好吧……呃……谢谢你们……
小心点儿，这片森林里到处都是——
迷魅鼠。
嗦嗦
嗦嗦
嗦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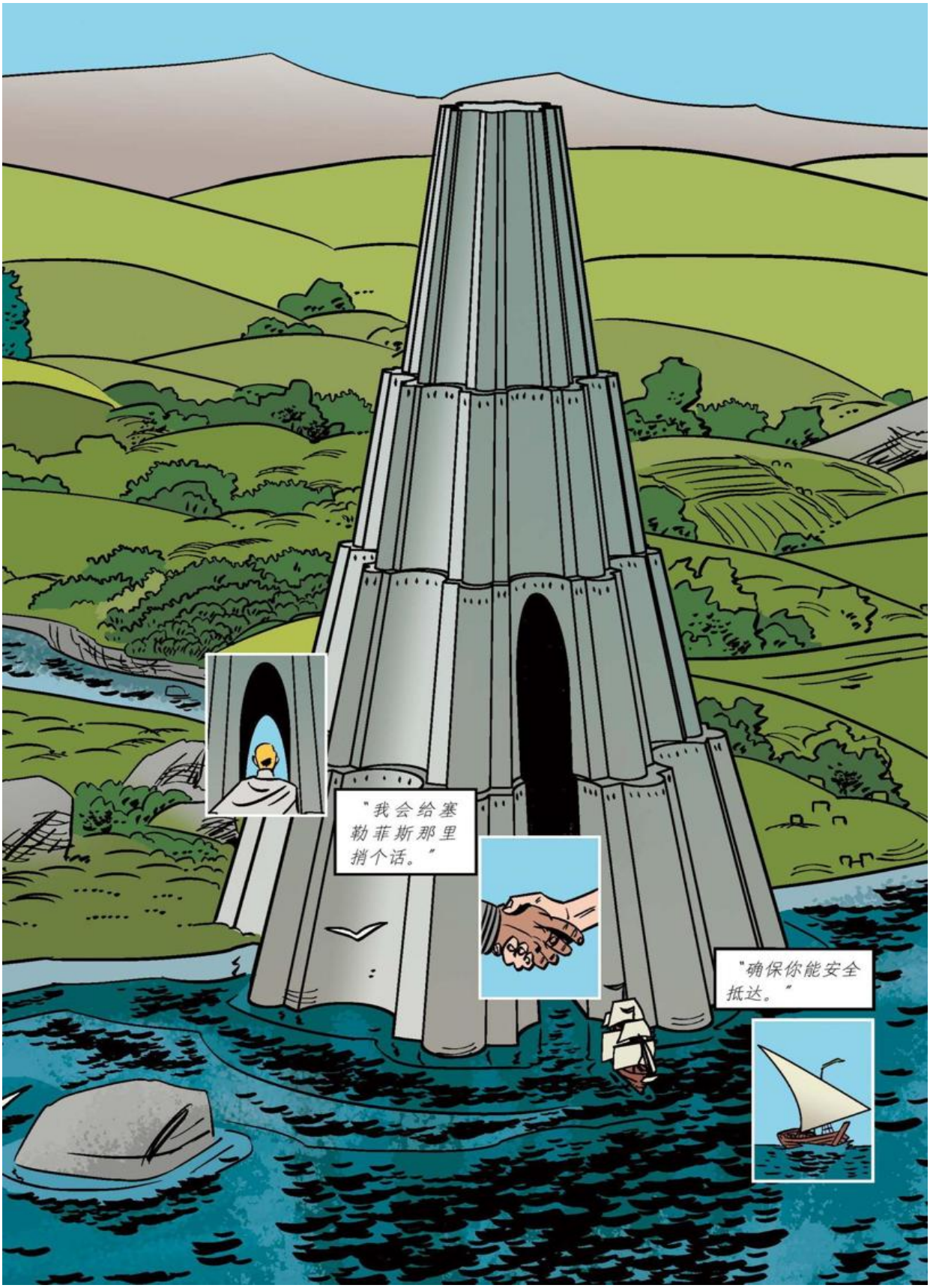



卡特！
很高兴见到你，
我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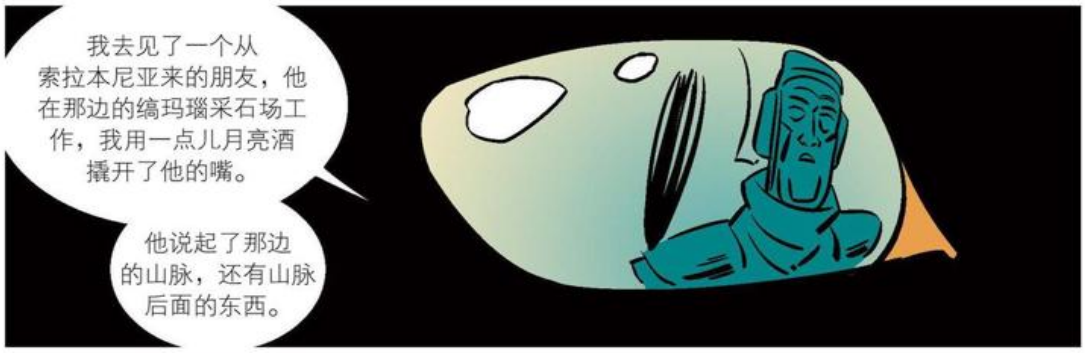

我以为——
迷魅鼠？它们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你可以管这叫一次预防性的作战行动，我们的探子注意到它们在进行作战动员，它们应该多想想的。


你的探寻之旅进展得如何？
我必须去往塞勒菲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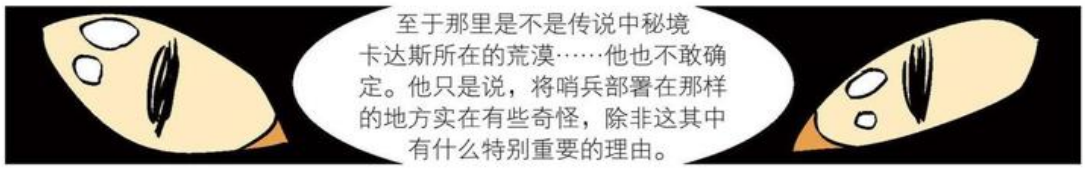

"请允许我们将你护送到林地边缘。"


"我会给塞勒菲斯那里捎个话。"
"确保你能安全抵达。"


很高兴认识你，卡特。
别那么吃惊，我知道你与乌撒的猫结盟了，这件事传得很快。
那么，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了？
确实如此，
我已经注意到了，也打听过了，
你想找的那些人来自因堪诺克。他们不太像尘世里的人，但不会有哪只猫仅仅因为这事就想要登上他们的船去一探究竟，绝不会。
没有哪只猫能够忍受因堪诺克的阴影，
那个冰冷刺骨的昏暗王国里永远也听不到一声愉快的呼噜声，或者舒适的喵喵声，
那里总会让人有些许置身外层空间的感觉。猫不喜欢这种感觉，在这一方面我们比人类更敏感。


我去见了一个从索拉本尼亚来的朋友，他在那边的缟玛瑙采石场工作，我用一点儿月亮酒撬开了他的嘴。
他说起了那边的山脉，还有山脉后面的东西。


"冷原的边缘有许许多多高耸的山峰，而那些山峰脚下有一片荒漠。"
"人们害怕那里。"
"那个充满了邪恶的地方以及那些无名的哨兵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传说。"


至于那里是不是传说中秘境卡达斯所在的荒漠……他也不敢确定。他只是说，将哨兵部署在那样的地方实在有些奇怪，除非这其中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理由。


另外，你的朋友正在宫殿里等你。
哦？朋友？
库拉尼斯王……


"他很期待与你再次见面。"
你想见我，陛下？
是的，老伙计，慢慢来，不用着急。
老伙计？等等，是你吗？埃利——
啊！你不能说出我在人世里的名字，因为我已经放弃那个名字了，而且我也不想再回忆起它。
是你！老朋友！
你在说谁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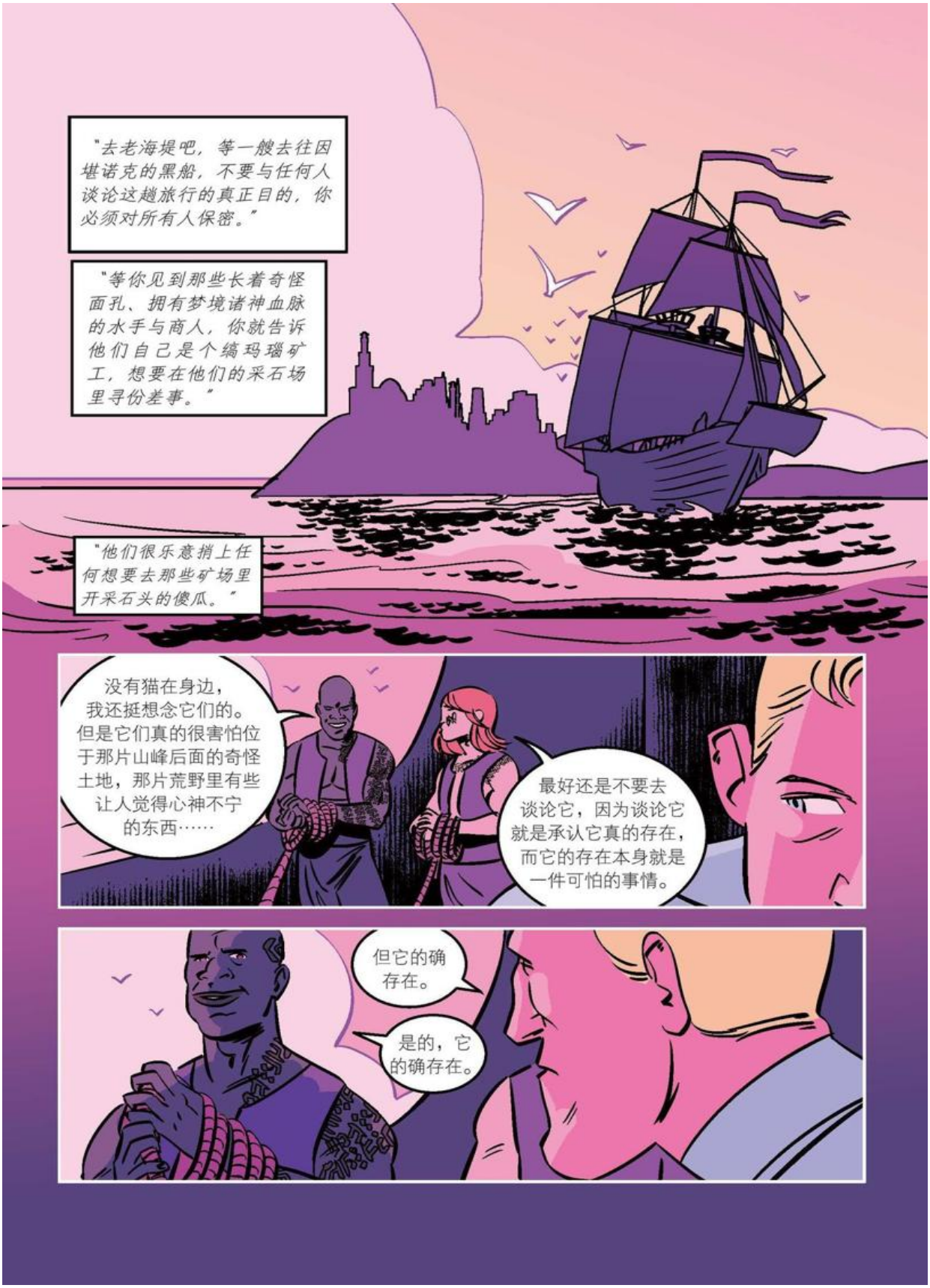

我厌倦了七十重喜乐之宫，我是说七十重喜乐？只有七十重？至于说云城……好吧，一旦你做到了……
所以你用梦创造了这个？
家的一小点儿残影。
我让许多样貌最接近英国面孔的人住在里面，还让他们学着用英国口音说话……不过，他们还没能掌握诀窍。
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庄……我在那里建了一座很大的诺曼式修道院。
能看见吗？
啊，是的，我看到了，你想家了。
啊，或许有一点儿，是的，我敢说我想家了。
你从梦里醒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又该去哪里呢？波士顿？那里不是我的家，从来都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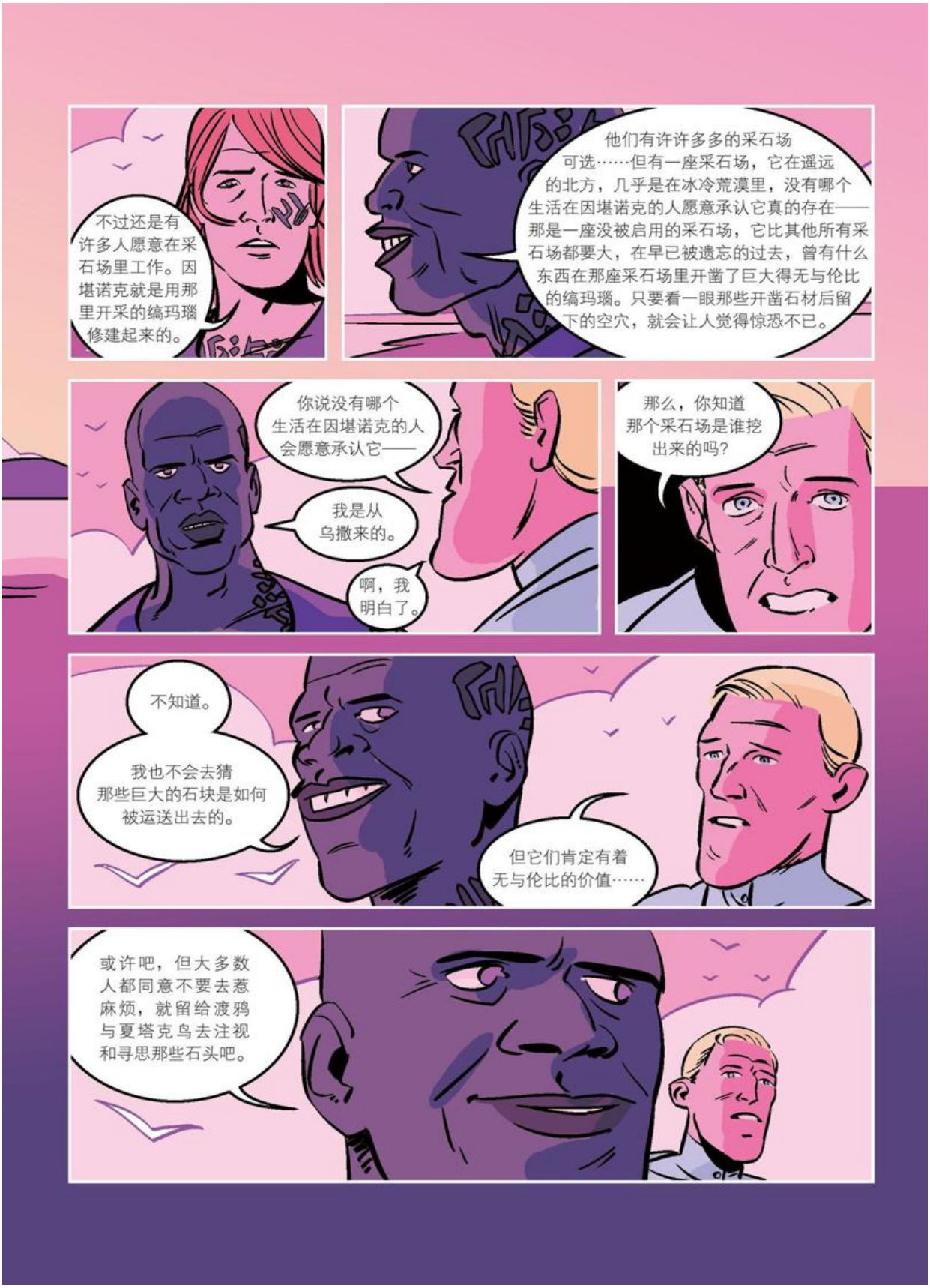

你得知道，我回不去了。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我回不去了。"
发现尸体
一具尸体被冲上
印斯茅斯海岸。尸体
"皮克曼也回不去了。"
艺术家失踪
波士顿居民、艺术家、
波士顿艺术俱乐部杰出会
员理查德·皮克曼已


我很抱歉。
噢，来吧，卡特。我们别再为这件事悲伤了。
我现在是梦境之地里的一位君王，一切想象的壮丽与奇妙，辉煌与优美，狂喜与快乐，新奇与刺激，全都要听从我的吩咐！


是的，
好吧……
我知道你
为什么在这儿。
但是，不，我不
知道它在哪里。
"我在空间的遥远边缘了解了许多有关蕃神的知识，尤其是那些不存在形体的领域，一些有颜色的气体在那里研究最深邃的秘密。"
"紫罗兰色的气体辛咖珂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的可怖之事。它警告我永远也不要接近位于最中央的虚空，因为恶魔之王阿撒托斯就在那片虚空的黑暗里饥饿地撕咬。"
总之，干涉旧日之神
绝对不会是一件好事，如
果他们坚持禁止你涉足那
座精美绝伦的夕阳之城，
那么你最好还是不要去寻
找那座城市。


你自己也梦到了塞勒菲斯，并且花了许多年想要回到这里。
但当我找到它，并最终成为统治这片美妙土地的国王后，我发现自己很快就厌倦了这种自由与鲜活。它们变得单调又乏味，因为对于这类感觉与记忆的渴望已经给我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如果我能够变回那个简单的男孩，然后在纯粹与宁静的英格兰待上一天的话，我宁愿永远放弃自己手里所有的权力、奢华与自由。
你的那座夕阳之城里或许并没有你追寻的东西，
或许，最好还是把它留在一个只能隐约记得的辉煌梦境里。
但看起来不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你的想法，老伙计。


"去老海提吧，等一艘去往因堪诺克的黑船，不要与任何人谈论这趟旅行的真正目的，你必须对所有人保密。"
"等你见到那些长着奇怪面孔、拥有梦境诸神血脉的水手与商人，你就告诉他们自己是个缟玛瑙矿工，想要在他们的采石场里寻份差事。"
"他们很乐意捎上任何想要去那些矿场里开采石头的傻瓜。"
没有猫在身边，我还挺想念它们的。但是它们真的很害怕位于那片山峰后面的奇怪土地，那片荒野里有些让人觉得心神不宁的东西……
最好还是不要去谈论它，因为谈论它就是承认它真的存在，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但它的确存在。
是的，它的确存在。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在采石场里工作。因堪诺克就是用那里开采的缟玛瑙修建起来的。
他们有许许多多的采石场可选……但有一座采石场，它在遥远的北方，几乎是在冰冷荒漠里，没有哪个生活在因堪诺克的人愿意承认它真的存在——那是一座没被启用的采石场，它比其他所有采石场都要大，在早已被遗忘的过去，曾有什么东西在那座采石场里开凿了巨大得无与伦比的缟玛瑙。只要看一眼那些开凿石材后留下的空穴，就会让人觉得惊恐不已。
你说没有哪个生活在因堪诺克的人会愿意承认它——
我是从乌撒来的。
啊，我明白了。
那么，你知道那个采石场是谁挖出来的吗?
不知道。
我也不会去猜那些巨大的石块是如何被运送出去的。
但它们肯定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
或许吧，但大多数人都同意不要去惹麻烦，就留给渡鸦与夏塔克鸟去注视和寻思那些石头吧。


那是块石头吗？它看起来……
有东西住在那里吗？
它没有名字，没人愿意去那里看一看。晚上的时候，那里会传出奇怪的声音。
是号叫。你从未听过那样的号叫。许多人在船上祈祷、诵唱圣歌，想要把它驱走，否则他们就会做可怕的梦，他们在梦中做着梦。
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太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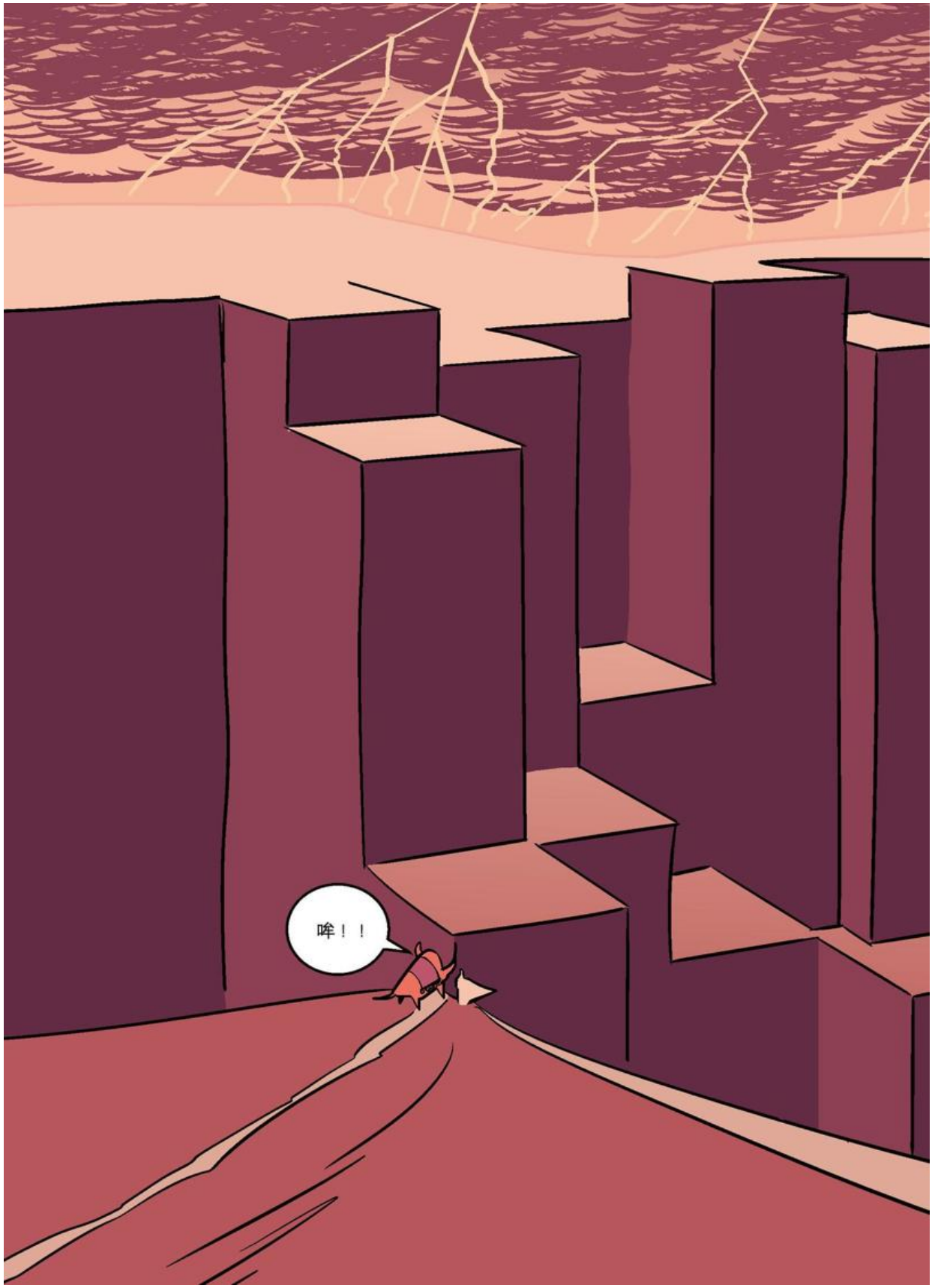

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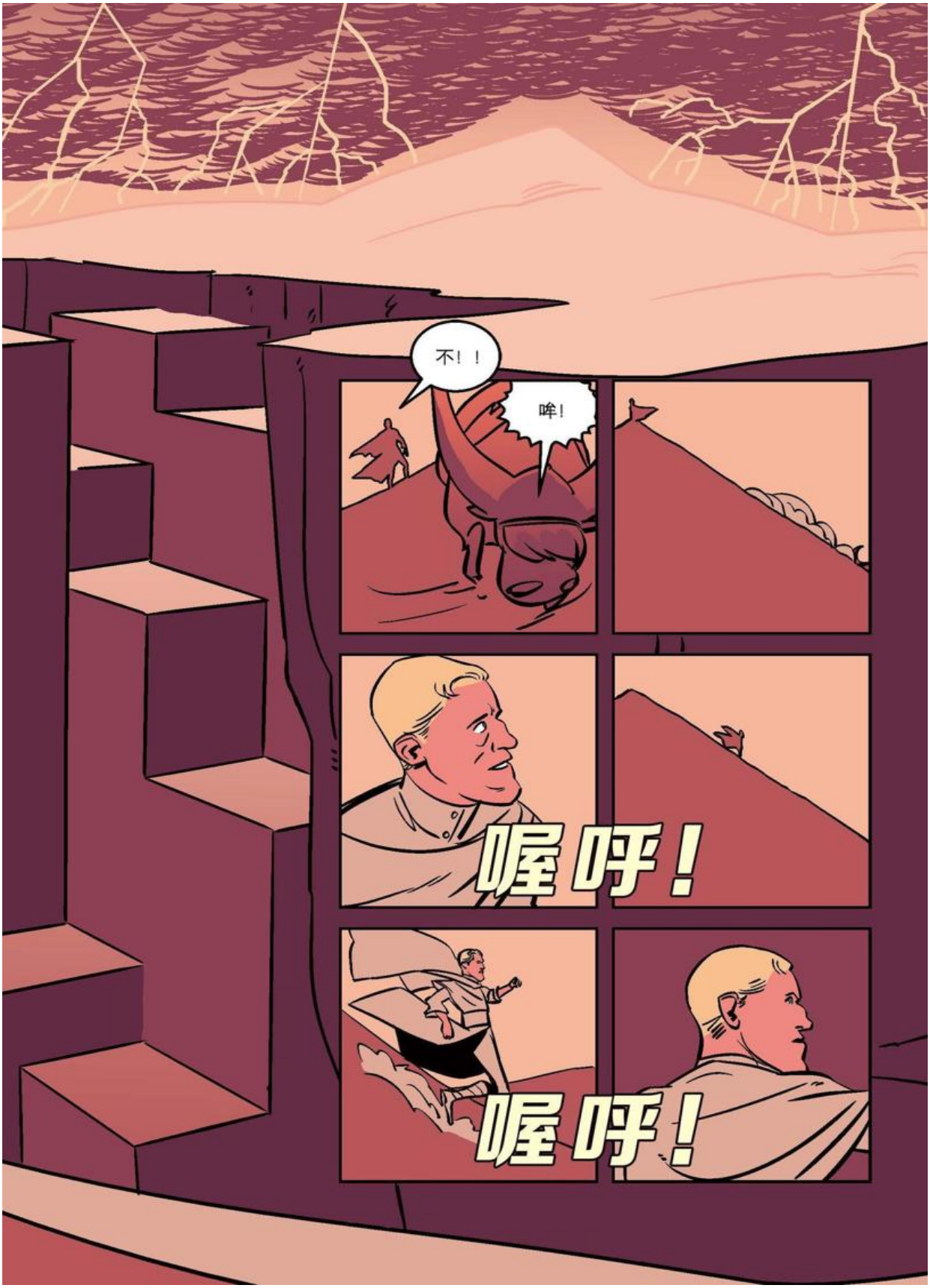

陆地！
当！当！当！
那是旧日之神的神殿，据说一个掌握着重要秘密的年长高阶祭司统治着那里。
祭司们与城市里的居民都拥有着远古的智慧，并且虔诚地保持着梦境诸神的旋律，据说那些旋律就记录在一些比《纳克特抄本》更加古老的卷轴上。


他们是谁?
从北面冷原另一边的山谷里来的流浪者。
从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峰的另一边来的?
传说是这样的。
还有什么东西“传说”是从那些地方过来的?
商人——贩卖夏塔克鸟蛋的商人。
从夏塔克鸟那里弄到的。
我估计也是……
“据说所有夏塔克鸟的父亲都居住在蒙面王的宫殿里，它会向那些好奇的人送去古怪的梦境。”
“据说夏塔克鸟非常邪恶。”
据说?
没有人真正见过它们。
好吧，当然没有。
你说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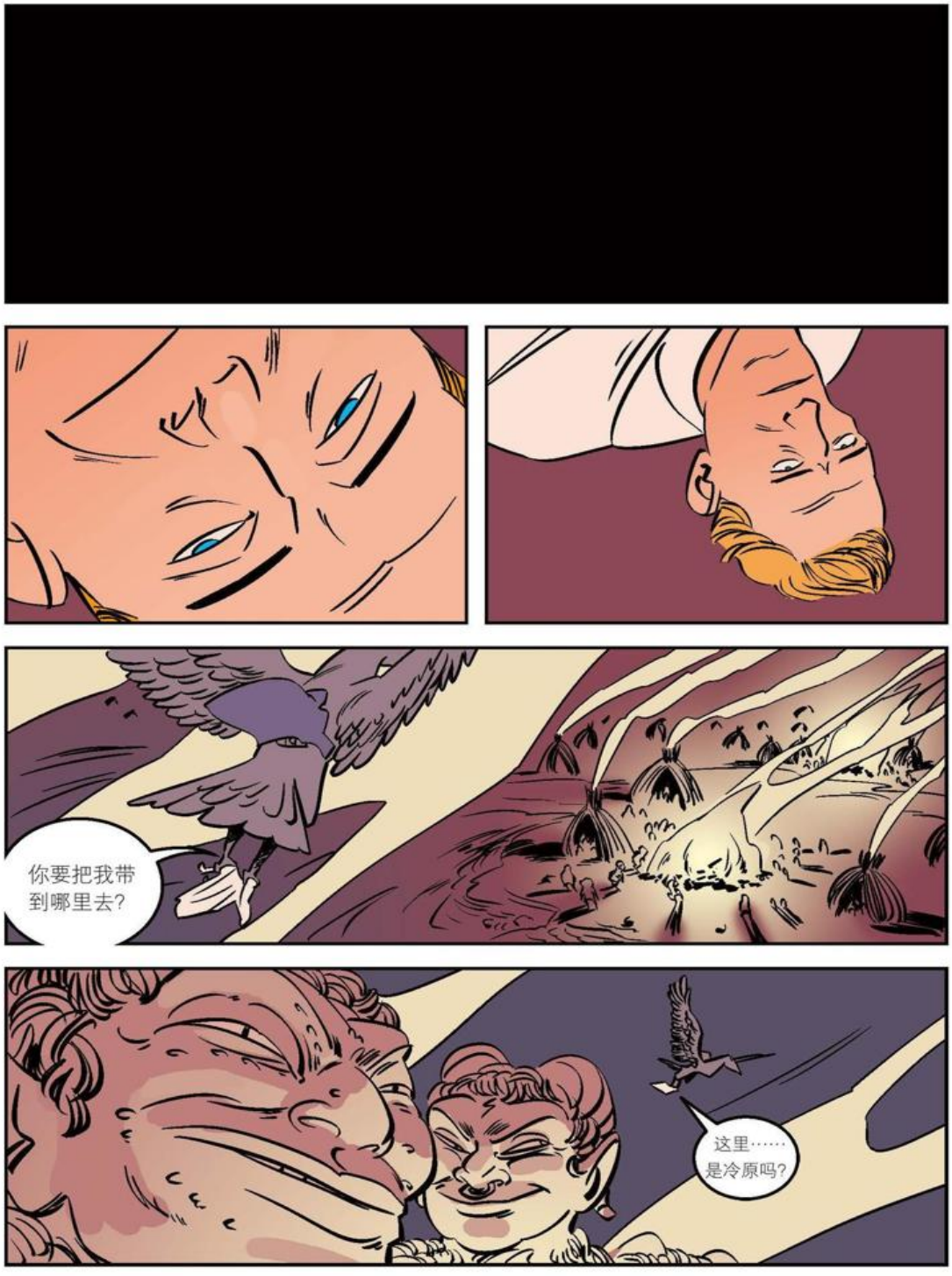

"嗯，北方。"
轰隆隆!!!!
你要去哪里，
朋友?


我能在哪里找到新的缟玛瑙崖壁……
不要走太远，听到了吗？不太安全。
我不会冒险的，除非迫不得已。
好的，一定要小心，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些远古留下的恐怖事物，它们比那些岩石还要古老。
谢谢，我会的。
嘘——嘘，别回头。
哞……
哞！
加把劲儿！


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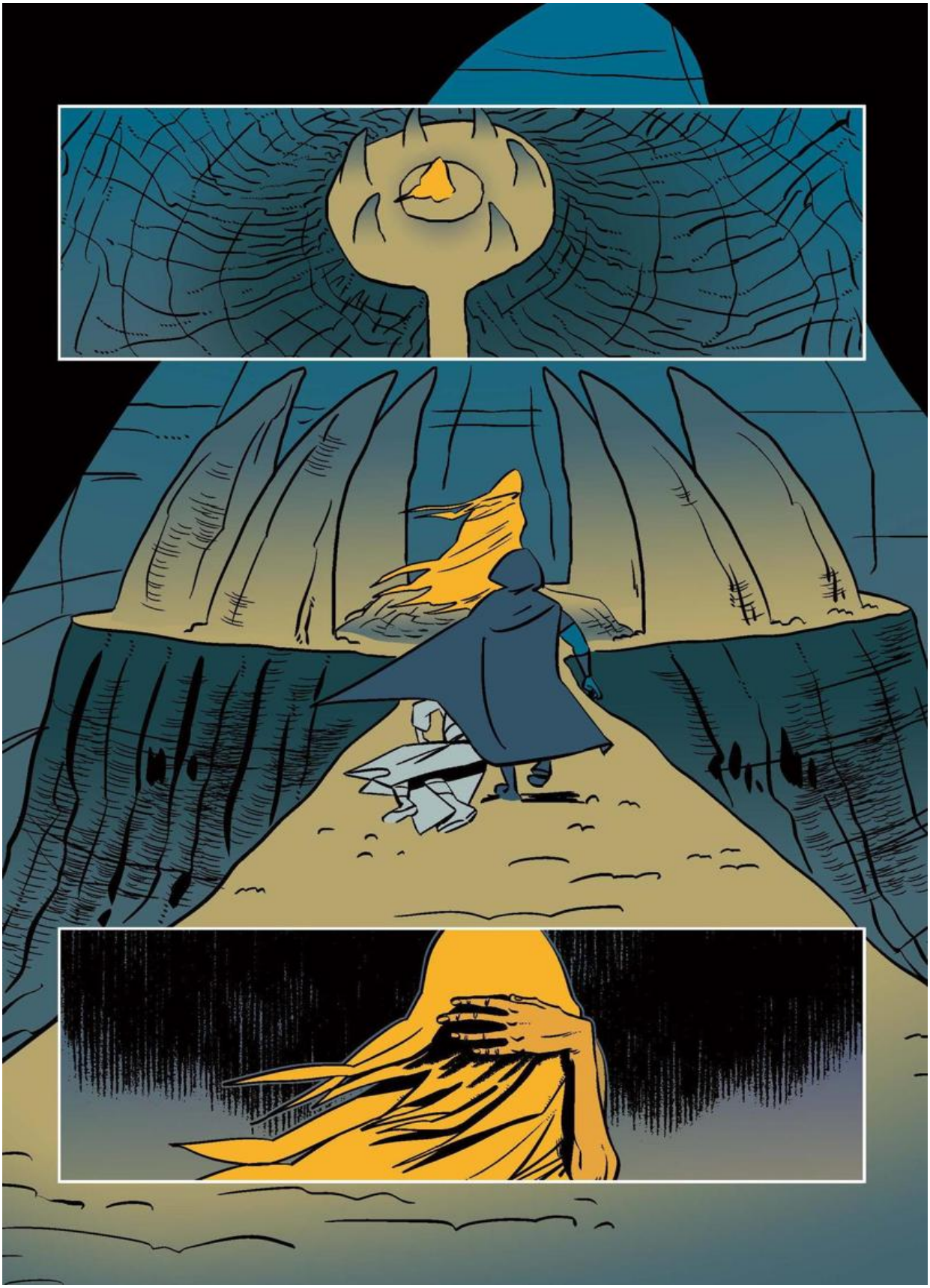

不！！
哞！
喔呼！
喔呼！


喔呼！
喔呼！
喔呼！


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这里……是冷原吗?




我知道你不太能言善道，但我猜你是在为那些更加阴暗邪恶的势力服务。你让那些在狄拉斯－利恩的商人抓住了我，把我带到了月亮上，是不是？
你要把我带给奈亚拉托提普，是不是？
你可以随便做些什么表示一下，我知道我说得没错。
喔！
我就当你同意了。




你……
你是谁?




啊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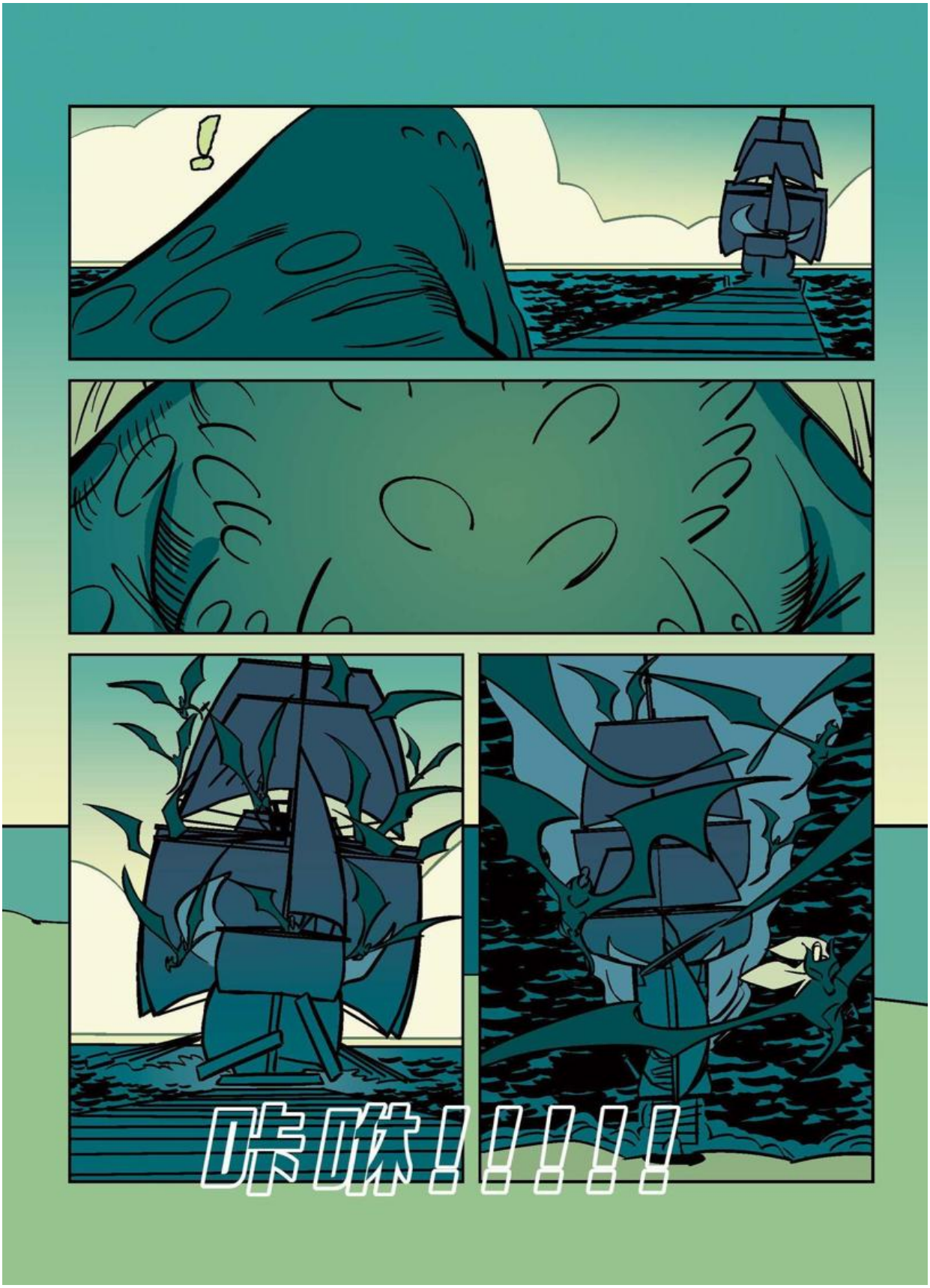

啊呼！！
啊呼！！
啊呼！！
啊呼！！
啊呼！！


啊呀!!
啊呀!!
让它们闭嘴，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让它们给我闭嘴。
啊呀!!
啊呀!!
啊—
你怎么会想着拿剑去捅它们?
你自己说的，不在乎我干什么。
行，我们在这里扎营，休息，把尸体给烧了。
你知道吗?这里曾经是我们的家园。
然后它们来了，抢走了一切。
为了什么?
曾经伟大的萨尔科曼德就这么放着慢慢烂掉。
安静，它们或许不怎么说话，但它们听的可不少。
而且我知道它们一直在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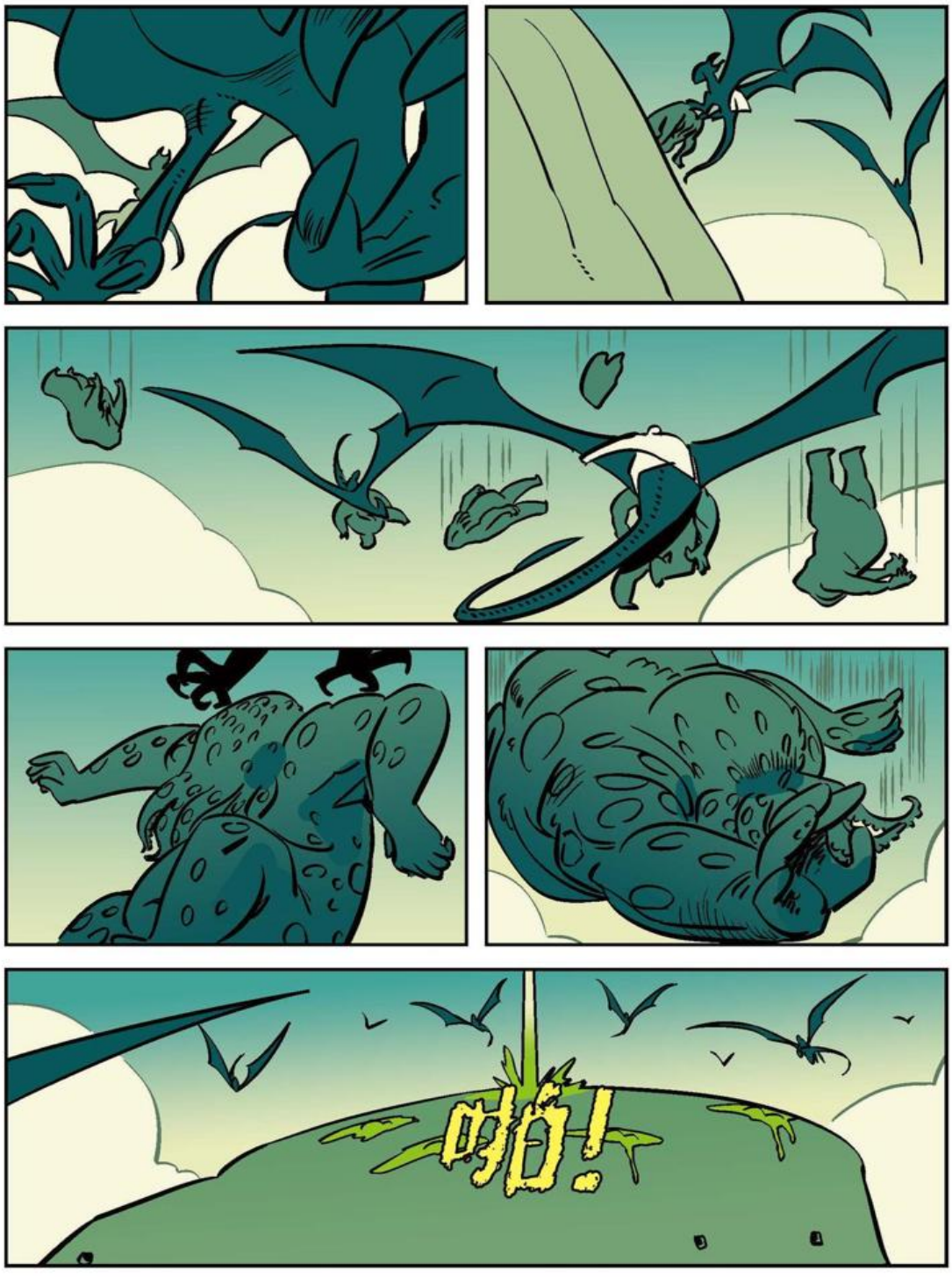

皮克曼！
我的好朋友！
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猜你们和夜魇结盟了?
当然，它们是我们的先锋、我们的战马。你的探寻进展得如何了?
不能更近了。
什么，在萨尔科曼德?
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有一艘黑色桨帆船停靠在这里，那些从北方来的宽嘴红宝石商人在船上。
我相信你派去协助我的那些食尸鬼就在船上。
那他们肯定不会回来了……
很抱歉，是的，那些商人确保他们不会回来了。
必须走到这一步了。
哪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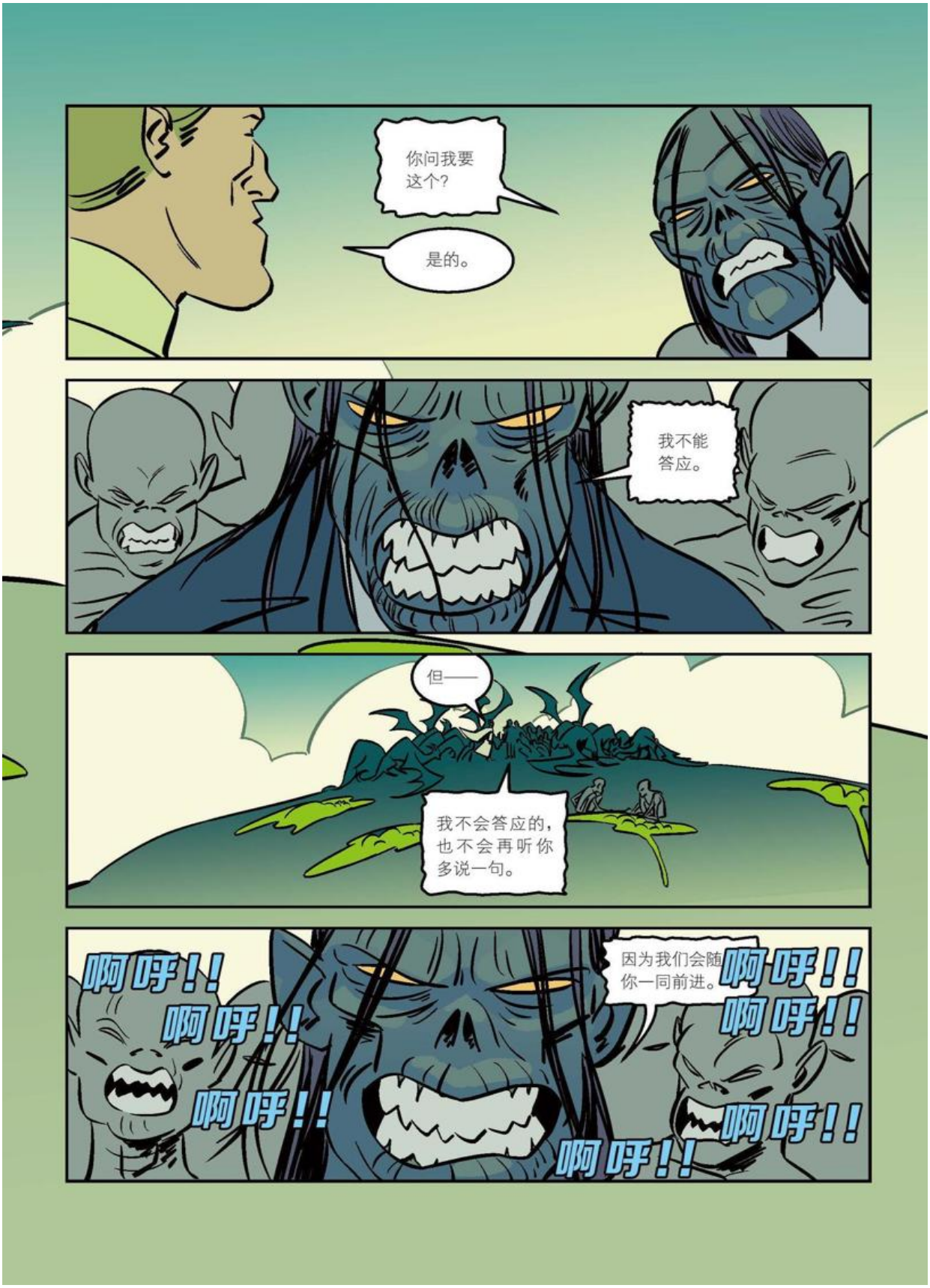

"开战。"
?


!
咔咻!!!!!


?
呐!
!
呐!
呐!
呐!
呐!


咚!


现在恐怕我们必须得分别了，因为我得继续往北走。
不过我想求你一件事。
说吧，听从吩咐。
我能借一只你们的夜魇吗?


你问我要这个?
是的。
我不能答应。
但——
我不会答应的，也不会再听你多说一句。
因为我们会随你一同前进。
啊呼!!
啊呼!!
啊呼!!
啊呼!!
啊呼!!
啊呼!!
啊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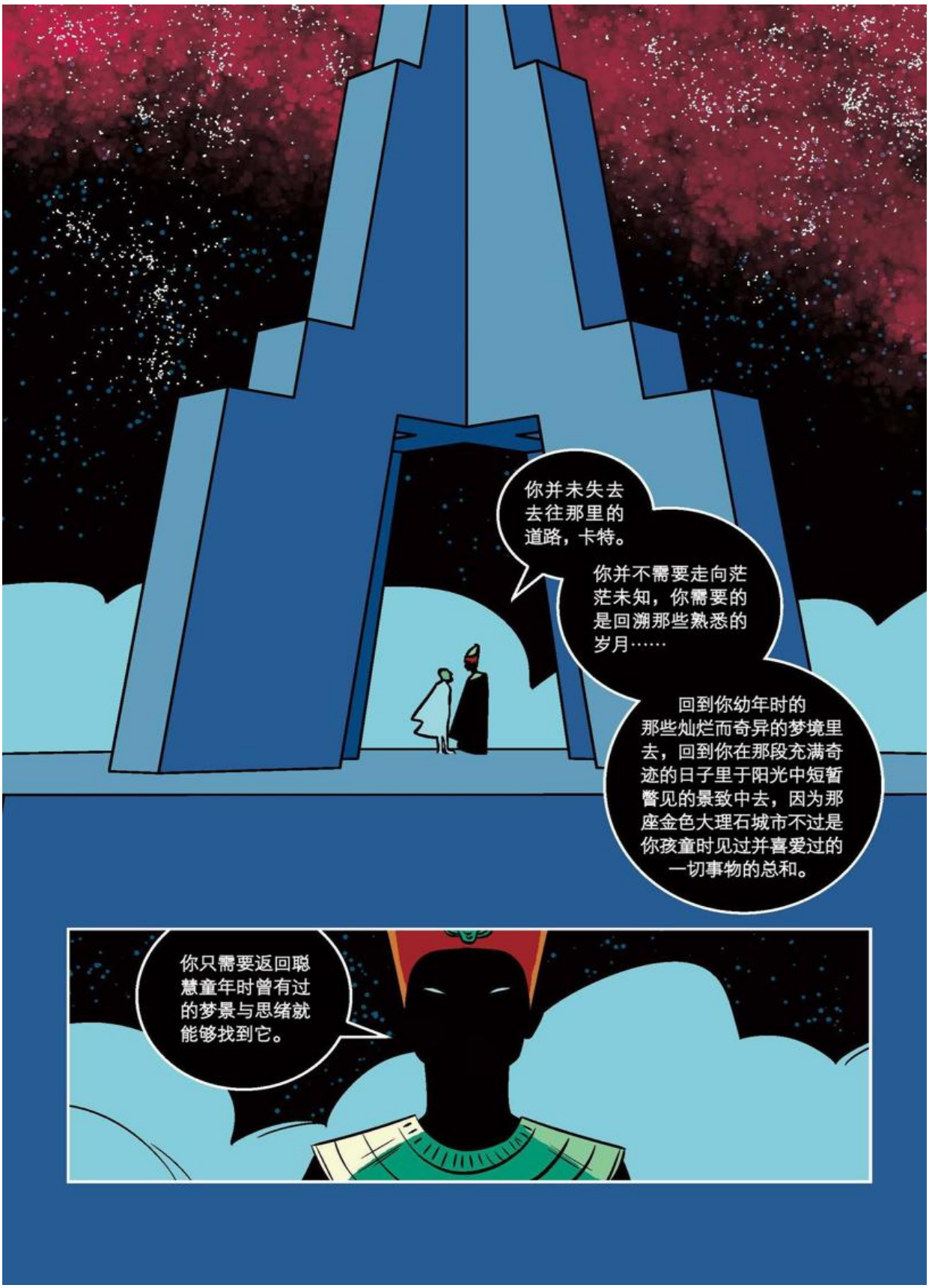



继续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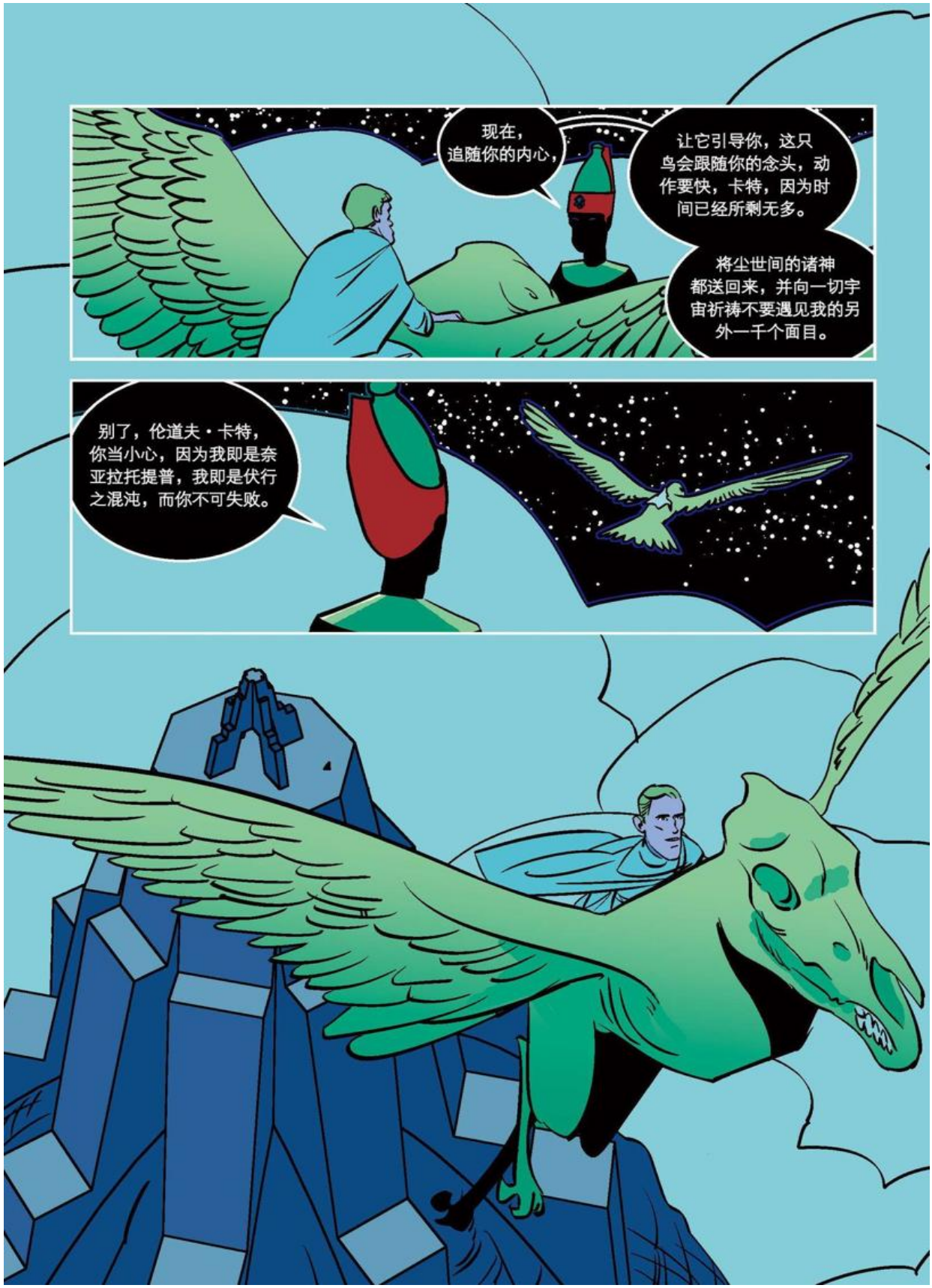



有人吗?
无人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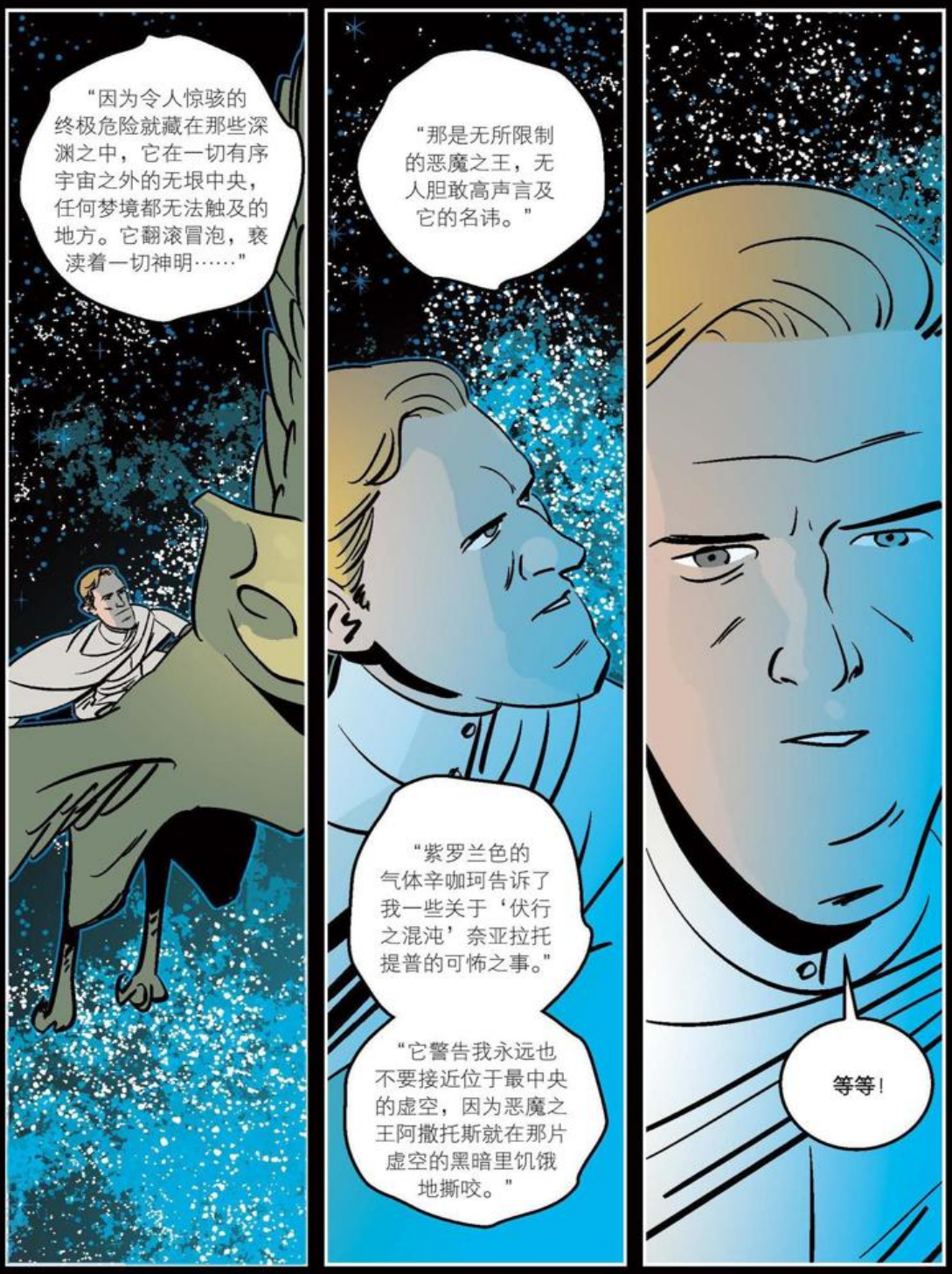

他们已经迁往别处。
你梦中的夕阳之城太过美妙绝伦，因此他们放弃了此处，迁往了那里。
什么?
你的梦太过美好。
你当明白此非梦境之地的幸事，尘世诸神将他们的王座交给了结网的蜘蛛，将他们的国度交给了想要用邪恶行径动摇整个统治根基的他者。
但……怎么去那里？我该怎样才能到那个地方?
那些自外而来的力量带来了混沌、恐怖与彻底的毁灭，你必须前往你的梦中之城，你必须立刻动身，赶着那些玩忽职守的懒散神明穿过北天的微光，回到这秘境卡达斯的顶端，回到本属于他们的位置上来。


你并未失去去往那里的道路，卡特。
你并不需要走向茫茫未知，你需要的是回溯那些熟悉的岁月……
回到你幼年时的那些灿烂而奇异的梦境里去，回到你在那段充满奇迹的日子里于阳光中短暂瞥见的景致中去，因为那座金色大理石城市不过是你孩童时见过并喜爱过的一切事物的总和。
你只需要返回聪慧童年时曾有过的梦景与思绪就能够找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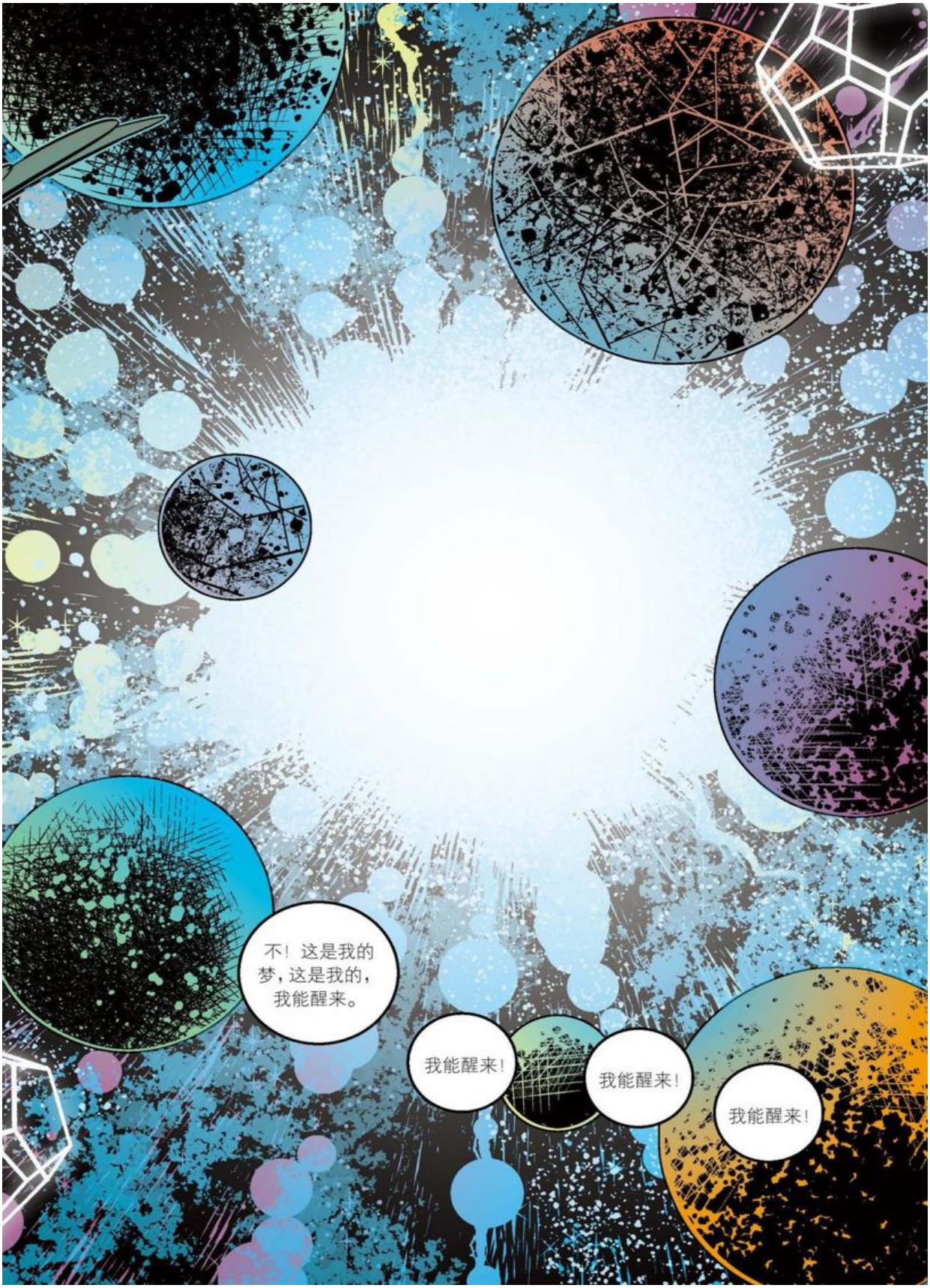

你怎么
……
你必须问问自己，
究竟我是你所梦到的
一部分，抑或你是我
所梦到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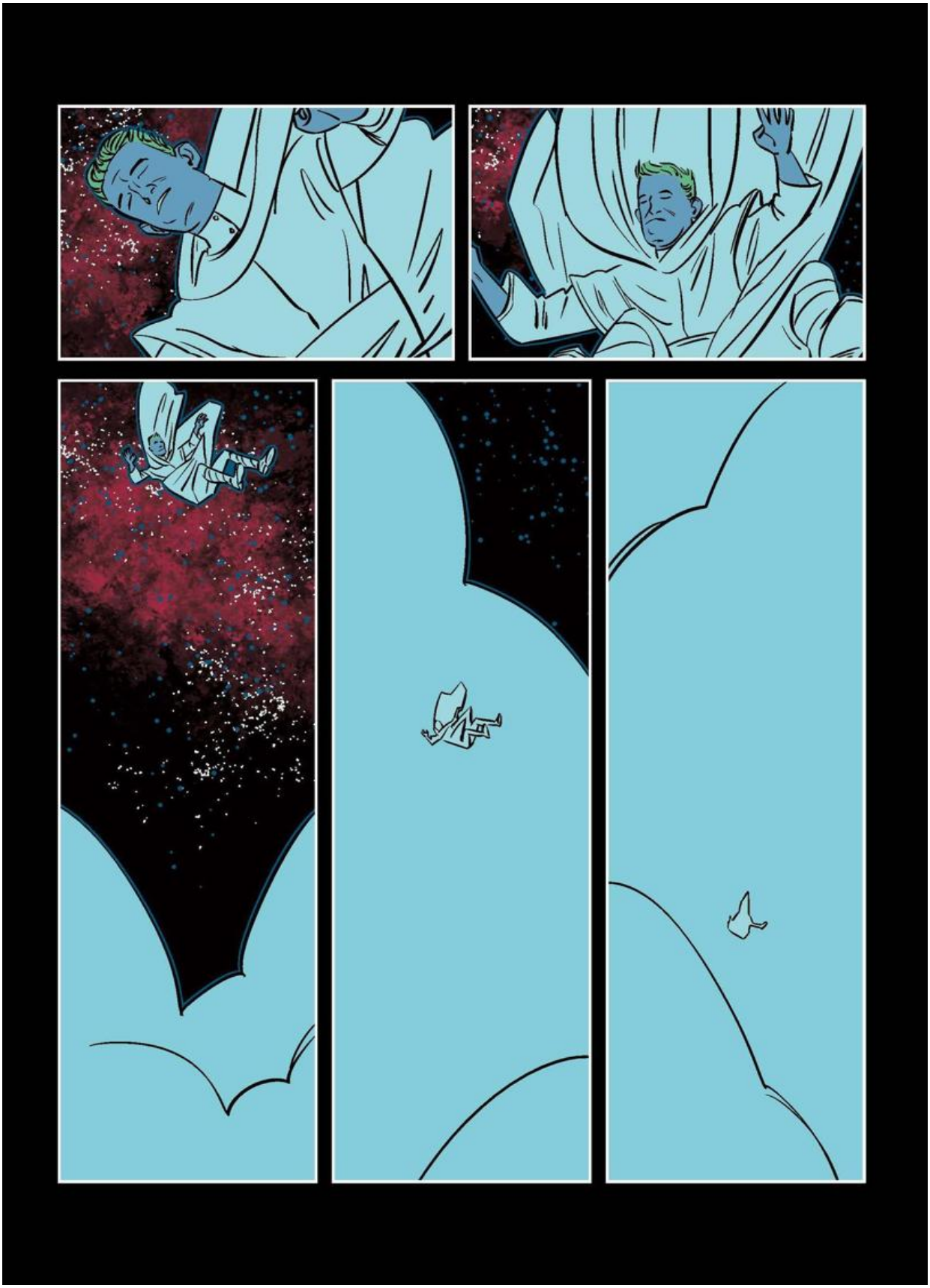

现在，
追随你的内心，
让它引导你，这只鸟会跟随你的念头，动作要快，卡特，因为时间已经所剩无多。
将尘世间的诸神都送回来，并向一切宇宙祈祷不要遇见我的另外一千个面目。
别了，伦道夫·卡特，你当小心，因为我即是奈亚拉托提普，我即是伏行之混沌，而你不可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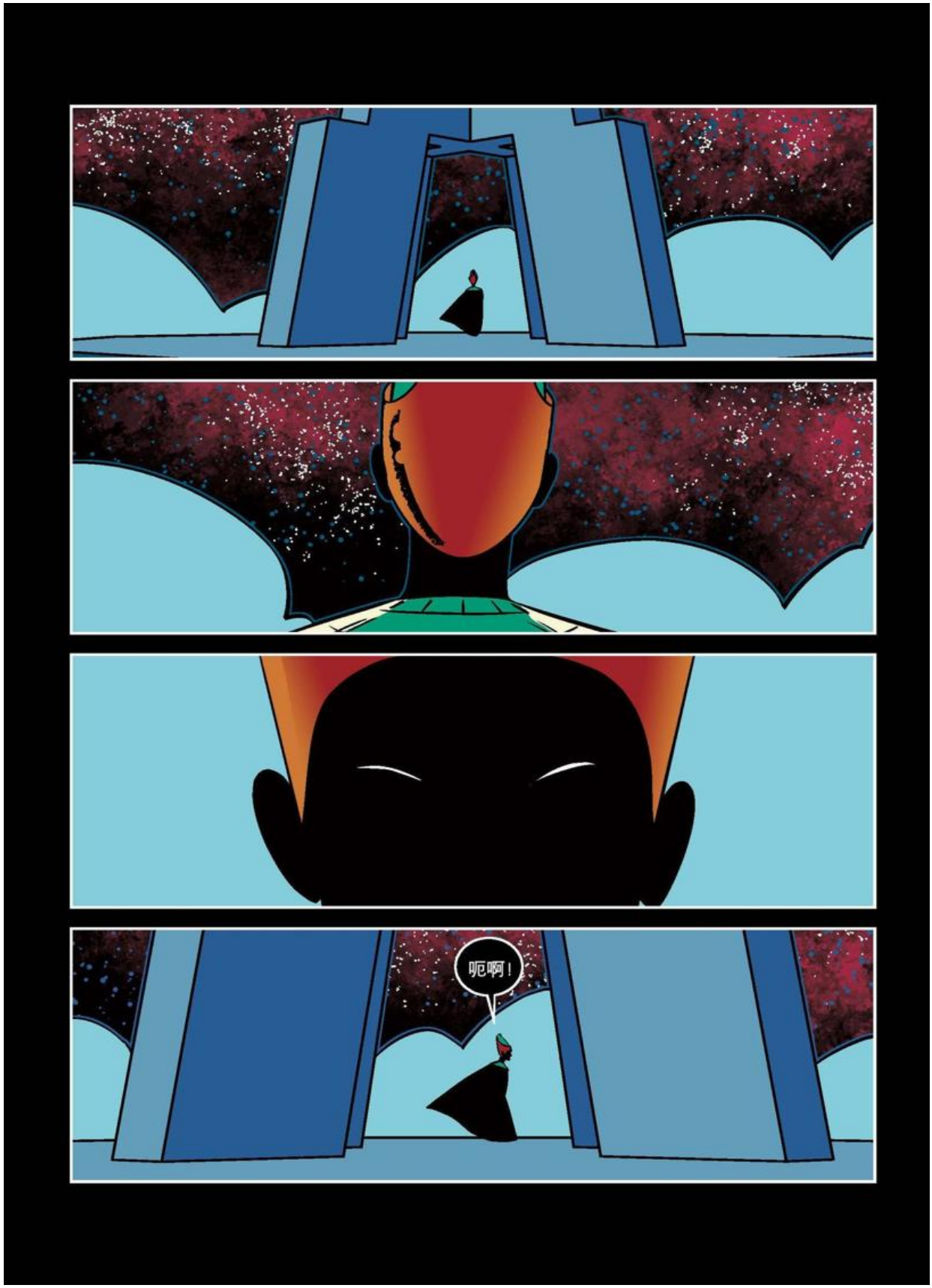

“你只需要返回聪慧童年时曾有过的梦景与思绪就能够找到它。”
“返回聪慧童年时曾有过的梦景与思绪。”
“返回聪慧童年时曾有过的梦景与思绪。”
“……返回……”


“因为令人惊骇的终极危险就藏在那些深渊之中，它在一切有序宇宙之外的无垠中央，任何梦境都无法触及的地方。它翻滚冒泡，亵渎着一切神明……”
“那是无所限制的恶魔之王，无人胆敢高声言及它的名讳。”
“紫罗兰色的气体辛咖珂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伏行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的可怖之事。”
“它警告我永远也不要接近位于最中央的虚空，因为恶魔之王阿撒托斯就在那片虚空的黑暗里饥饿地撕咬。”
等等！


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这是个圈套!
“你必须问问自己，究竟我是你所梦到的一部分，抑或你是我所梦到的一部分？”


不！这是我的梦，这是我的，我能醒来。
我能醒来！
我能醒来！
我能醒来！




呃啊！




它是波士顿城中那些位于山坡上的屋顶与被落日烧红的西面窗户所散发出的光辉；是记忆里我的奶妈在春天里第一次推着我的摇篮出门时，我所看到的一切景象；也会是我此生用满怀爱与回忆的双眼所看到的东西。


塞勒姆，马布尔黑德，普罗维登斯，纽波特，金斯波特还有阿卡姆，它们就是我那座夕阳之城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就是我。
新英格兰的土地养育了我，她将不会消亡的爱灌注进了我的灵魂。
多年的记忆与梦想塑造、精炼并且打磨了这份爱，它是我那包含着层层梯台的奇迹。我只需要返回聪慧童年时曾有过的梦景与思绪就能够找到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寻秘境卡达斯 /（美）H.P. 洛夫克拉夫特著；（英）I.N.J. 卡尔巴德绘；竹子译 .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10
书名原文：The Dream-Quest of Unknown Kadath

ISBN 978-7-5699-3174-7

Ⅰ. ①梦… Ⅱ. ① H… ② I… ③竹… Ⅲ.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0953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1907

First published in 2014 in English by SelfMadeHero
139-141 Pancras Road
London NW1 1UN
www.selfmadehero.com

Original story by H. P. Lovecraft
Adapted and illustrated by I. N. J. Culbard
Edited by Dan Lockwood

The Dream-Quest of Unknown Kadath © 2014 SelfMadeHer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梦寻秘境卡达斯

MENGXUNMIJING KADASI

作　　者｜[美] H.P. 洛夫克拉夫特
绘　　者｜[英] I.N.J. 卡尔巴德
译　　者｜竹　子

出 版 人｜陈　涛
策划编辑｜黄思远　王雅观
责任编辑｜黄思远　王雅观
装帧设计｜迟　稳
责任印制｜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 - 8021507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9　　字　　数｜77 千字
版　　次｜202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99-3174-7
定　　价｜59.9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